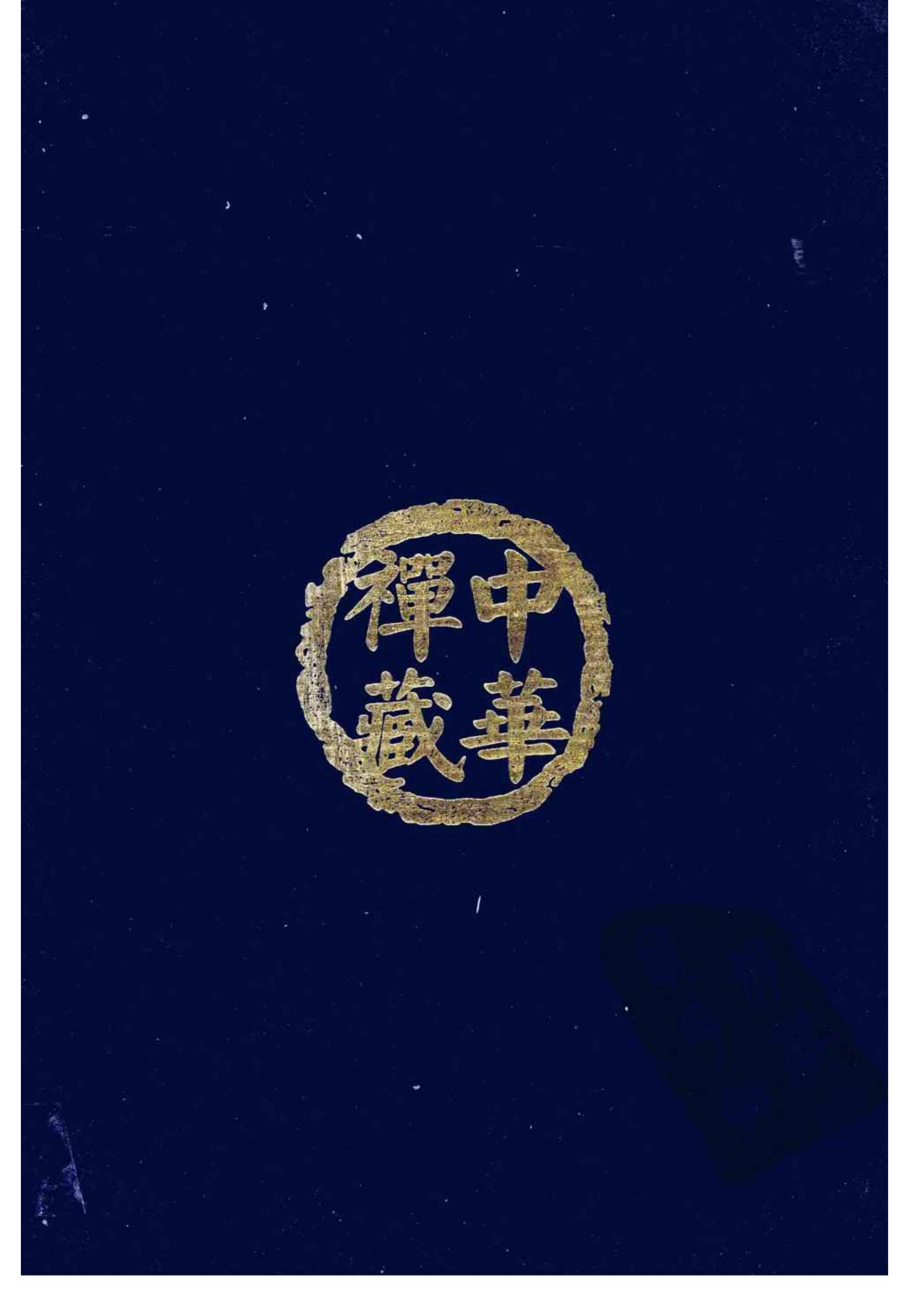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錄部四三

(78)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一、觀濤奇禪師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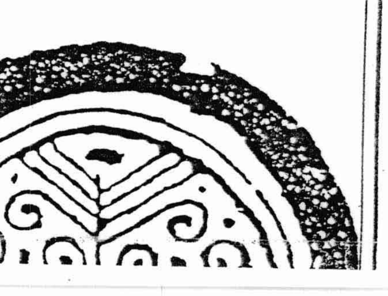
二、雍正御選語錄

目次

觀濤奇禪師語錄

清・觀濤大奇 撰

興舒 等編



觀濤奇禪師語錄目次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一

門人興舒等編

師於順治庚子秋受杭州護法縉紳文學居士暨本山耆舊請住皐亭山崇先顯孝禪寺

三門撥天門戶原無階級就路還家君子可入卓拄杖便進

彌勒殿大坐當軒笑等何人我若不來有屈難伸

佛殿拄的拄撐的撐帶累麻三斤依舊可憐生且道新長老到來又作麼生施設以手炷香曰捻土定千鈞 時殿屋傾圮

韋馱殿量才補職相席打令汝承佛勅我奉師命卓古該今諦聽諦聽

伽藍祠現成行市不費唇齒時有通塞物有麤美廣大家風從新做起

列祖堂面面相覷鬼爭漆器彼此各說異端好似花開碓嘴所以項上鐵枷豈是無因而至今日狹路相逢果然業難迴避

宋開山第一代悟空禪師眞歇清了祖像開疆展土立標建幟正偏千城主賓文備仔細檢點將來大似乞兒小利引得後代兒孫盡道顧名思義門前桃李

成蹊誰識祖翁田地
據室者裏是從上老古錐與天下人生身陷入泥犂的處所山僧今日信是業在其中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如無吞熱鐵飲洋銅各自著便
上堂指法座曰須彌燈王如來入平等三昧爲諸人徹困了也還有知恩者麼不然新長老將第二杓惡水潑汝等去也遂陞座拈香曰此一瓣香奉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次拈香曰此一瓣香奉爲股肱王室屏翰法城人人秉般若力獲金剛心此一瓣香向壽鼓聲中撾得從百怨門裏拈來囊藏一十二年

不敢輕易著價今對人天衆前拈出供養天界善世堂上前住本山覺浪盛大和尚用酬法乳遂斂衣就座白椎畢師曰諸佛遞相出世俱免不得者一椎還有當爐不避火迸者出來(問答不錄)乃曰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所以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聖諦不爲大藏小藏從何處來石頭路滑東土西天自者裏去共住不知名逸拔難成同行不同步提掇不起寶鏡當空光披五位則有君有臣有父有子箇箇始解奉重入人尊貴自居威音那畔田地穩密空劫已前家風日盛高捲洞簾露出好山秀色衝開碧落倒迴九曲文瀾筆花燦而大地皆春祥麟出而衆角齊伏野老自此謳歌家國以之安怗雖然共見熙皞其奈遞相鈍置若有箇漢向者裏著得眼出得身自然不肯循途守轍溺於名言脫卻本來衣不食空王俸橫身物外獨步大方建立埽除未爲分外正當今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性命俱在新長老手裏放行也得把住也得總不由別人且道憑箇甚麼得恁般奇特不見僧問曹山霞和尚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山曰不如曹山師曰曹山老漢將威音王已前婁至佛已後一手提來

一肩擔荷大似以已方人今日或問新長老佛未出世時如何只向他道填溝塞壑出世後時如何錦上鋪花若向者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其或未然卓拄杖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小參萬機休罷古路坦然可中透威音外千聖不攜坐斷毘盧頂顯出本來人巍巍堂堂煒煒煌煌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轉功就位牛背牧童高臥斜陽轉位就功扁舟漁父釣殘寒月功位雙超石女機梭妙奪天孫之巧木人雪曲歌同銀漢之章賓主混融人境一致然後拈一機鶴眼龍睛莫辨立一言河目

海口難宣若是固守寒巖意存玄解機不知向背語未出窠臼如跛驢上壁不堪驅馳直須及盡玄微掀翻劫外方可入作竿木隨身遇緣即宗所以道打破玄關無佛祖方知此道出尋常

上堂卓拄杖曰鴈橫沙塞猿嘯古臺夜來風色緊寒雨打空堦百草頭上插足不入鬧市紅塵挨撥不開明明祖意何用安排皐亭恁麼道若是未過五馬橋笊籬大小杓柄短長置之膜外問著總不知必須親從洛龍池畔出得一身白汗方能拍拍是令著著機先向釜裏添米竈下抽柴埽帚匙筯檢點一回自然

知家大口濶門庭深邃又何待十石油麻樹上攤始公說難說易大衆山僧今日囙無佛法身心少閒僧堂內隨例簽饌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天界老和尚忌辰上堂問好山突出洞水瀰天幹蠱重新誰能出手師曰凉風吹落葉秋色滿平蕪曰秪如先和尚今日還來否師曰白鴈傳霜信黃花落客衣曰恁麼則學人瞻仰有分師曰且設永當曰武夷迥出千峰秀夔筆花開徧地春師曰者漢當面塗汚便打乃曰向上一路掘地覓天末後一句見家活計分付知事行者打鼓普請大家荷钁持鍬將法堂前

佛殿後東廊西廊鏟底鏟埽底埽且得眼前潔淨脚下平穩免彼江西湖南飯袋子挨挨排排躡足附耳商量道有明句暗句全提半提當央直指最後全機使老胡西來直指之道便成彎曲了也賴有黃鶴峰向最平坦處一坐坐斷使東西南北船來陸來但到此中皆可登峰造極若不曾過皐亭渡又焉知有五馬橋洛龍池自然不見山中人所以佛祖出世不過爲此一事何妨屈曲垂慈要他莽鹵者不敢莽鹵儱侗者不致儱侗始成佛祖之功雖然今日皐亭對人天衆前豈肯覆卻記得昔年在太平城裏有一箇得

力句不免舉似大衆乃喝一喝便下座

晩參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山門騎佛殿遶四天下揚聲大叫云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汝等因甚見似不見聞似不聞良久曰特地一場愁又曰隔身句拈却一邊覿面相呈事作麼生還見壁麼

晩參點即不到到即不點黃梅墜腰石風雨生苔蘚投子和尚赤脚下桐城是汝諸人見慣底銅砂鑼裏滿盛油作麼生與他辨主一僧禮拜便出師曰聞名不如見面

結制上堂選佛場開是聖是凡齊著個心空及第十

分春色屬吾家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有殺有活有
縱有奪恁麼不恁麼總得釋迦老子無出頭分德山
臨濟只可傍觀有箇漢向者裏撩起便行也須勘過
了打若是九十日長期說吞栗棘蓬跳金剛圈長連
牀上和泥合水天下老和尚底老婆禪誑嚇閭閻阜
亭本擬別行一路且與諸人放一線道以拂子左邊
擊一下曰者裏是銀山鐵壁右邊擊一下曰者裏是
劍樹刀林還有要求出者麼復擊一擊乃舉臨濟上
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諸人面門出入
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

禪牀搊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眞人是什
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曰臨濟大師雖是箇射鵰手
爭奈輸厺先鋒麤得殿後若不是背手抽金鏃翻身
控角弓幾乎傷鋒犯手
雙峰存和尚訃音至上堂飛猿嶺上事誵訛碧眼黃
頭盡偃戈報道壽昌橋忽斷無端平地起風波我的
好大哥擲卻釣脫卻簑謝家人不奈船何相喚相呼
歸厺來棹入蘆花不見他好大哥還鄉曲調機何疾
唱出令人不敢和豈忍和肯蹉跎換手搥胸爲甚麼
長空無月星徒多大夜冥冥暗誰破不見道涅槃生

死等空華成佛作祖皆話墮雖然如是且道壽昌和
尚遷化向甚麼處厺良久曰夜明簾捲門高廠水上
東山雪嵯峨
晚參舉世尊初降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
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曰我當時
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曰總謂
雲門跨竈也是疾行先長阜亭也與一棒貴圖兩得
相見衛等還甘麼
金華分衛歸上堂古人道厺厺實不厺途中好善爲
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山僧雖離家六十日餘拄

杖子穿雲渡水打雨打風要智者七寶鉢是甚閒家
具雙林傅大士道冠儒履釋袈裟多年滯貨鬧名不
如見面驀拈拄杖云拄杖子向婺州界內之遶一回
也無甚虧危而今依舊倚在古屏畔此是山僧用底
汝等諸人合有長處試舉似看衆無語師曰不圖打
草且要驚蛇
解制上堂把住也在我放行也在我九十日內事看
來成話墮有底聞恁麼說話便道將差就錯挾袱上
法堂背身著草鞵便厺雖則似俊鶻快鷹依舊在孤
峰頂上草裏坐阿呵呵囉囉哩哩哩囉

上堂問高提祖印正令當行請師說法垂何方便師曰山僧敗闕曰只如說法四十九年今日和尚說法與他是同是別師曰喘得阿誰曰怎奈學人何師曰你得恁麽懵懂曰一句無私語當陽顯大機師曰三十年後乃曰濃雲作卷作開寒雨欲止不止打溼達磨眼睛浸爛釋迦鼻孔深山巖崖裏事鬧市紅塵中拨撥將來枯木髑髏前機平田淺草上針劄不入千斤擔五兩輕時人行覆十石車萬斛船末後功勛須知信手拈來粒粒皆從者一粒生且道者一粒畢竟從甚麽處生聻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結制上堂臯亭開爐結制薪米亦難措備忍饑尚且不暇有甚西來祖意旋斫生柴燒火溼煙薰眼流淚十方龍象交叅勉強扳條引例兩序綱紀整肅叢林風規不墜事在發軔之初約法三章告示第一不得躲根第二不許瞌睡第三所關重大拈匙把筯誰爲舌頭原自無骨鼻孔秖可出氣從頂至踵揣摩聖名凡號孰置於此借令而行破釜沉舟之計戰退生死魔軍始見心空及第直待嫌佛不做腦後一椎授記乃召大衆曰既是嫌佛不做爲甚又要授記聻不經斂手雕琢縱好終成廢器

立春上堂二十四氣之始七十二候之元江上柳梢漏洩刧前消息遠郵梅萼占盡格外風光寒巖異草排成心印空庭瑞雪顯示家珍藤條在握天機歷掌又何須枯木龍吟吹落片片馨香髑髏眼睛折取枝枝秀麗等閒識得步步皆如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若或躊躇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佛成道日上堂釋迦老子三千年外于正覺山前明星現時無端開眼說夢曰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雖則似含巳從人其實冒功要賞驀面相欺臯亭一向眼大肚皮寬不

見小過今日翻思往事重爲告報意在于何便下座

晚叅舉天親菩薩從彌勒內院而下無著問經稱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什麽法天親曰秖說者箇法天衣懷云彌勒巳是錯說天親巳是錯傳師曰彌勒也不錯說天親也不錯傳臯亭今日與你重舉秖是不得錯會良久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烏龍深谷岑和尚至上堂舉曹山大師示衆曰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一轉語教伊不疑去雲門問曰密密處爲甚麽不知有山曰秖爲密密故不知有

門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門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雲門諾諾師曰二大老恁麼問答雖則告往知來爭奈疑殺天下人何肰玉局瑤壇盡向步虛聲中唱出青鸞白鶴皆從散花掌上飛來知者能於彩雲影裏親見一面不知者猶在夢中惺惺醉後叮嚀且道古人恁麼道山僧恁麼舉還是有格則無格則聻幸遇烏龍和尚象駕光臨大衆翹勤禮請爲汝等決疑

晚叅舉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師曰漆以堅自割膏以明自焚黃面瞿曇至死不變强哉矯

解夏上堂一葉落天下秋霜鴻陣陣向南征滿天凉氣斗西指水落石出句分明行脚士莫因循南岳天台不涉程乃顧視左右曰秪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亦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重建大雄寶殿陞梁上堂師以拄杖卓一下曰向者一片田地進得一步著得一眼自肰出生一切佛祖含育一切有情安立一切世界莊嚴一切報土折伏一切魔外圓成一切種智於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始能圓中規方中矩橫斜延袤寬廣低昂理事兼備

因果一如以此祝聖國王長壽以此保黎物無疵癘以此兆年豐穀稼成熟以此植福田慈蔭後昆以此報恩普覆含生此猶是建化門庭邊事未是向上宗乘且道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乃喝一喝曰設從覲史天宮見又向皐亭日下看

結制上堂佛祖成規叢林舊例火爐頭無賓主句舉似諸人莫生擬議青州七斤衫寒時好當被復舉長慶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慶曰太遠在雪竇代者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師曰長慶雪竇秪知欲鈎牽人不顧傷慈近刑今日有人問皐亭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只向他道有慚愧者得學人還得也無曰太無慚愧

小叅問撥塵見佛即不問場中選佛是如何師曰雪打玉麒麟曰不落階級一句請師直指師竪拂云向者裏薦取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未審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杲日當天曰秪如疎山道肯諾不得全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疎山倒屙三十年莫是香嚴授記麼師曰正是鬧猍分上事曰月册不犯東西

岸須信篙人用意良師噓一噓問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汾陽五門句請師垂示如何是入門句師曰相見了也如何是門裏句師曰出身不異如何是出門句師曰拄杖活如龍如何是當門句師曰獅子齩人如何是門外句師曰打之遶作麼曰秖如未問話巳前有一句子在和尚處又作麼生師曰合眼跳黃河僧顧左右云大衆記取堂頭老漢末後一句子師曰笑殺傍觀乃曰學道圖出生死飲食爲療饑虛佛法本自無多受用得著爲貴青原垂下一足俱胝豎起一指石室行者踏碓普化搖鈴入市見則直下便見何

曾有涉言語頂門有路潑天不必隨人起止事是現成事理是本有理疎山手握木蛇原是曹家之女

立春兩序爲師慶誕請上堂師以拄杖卓一卓曰過去諸佛與拄杖子同時出生同時悟道同時證果同時轉法輪秖爲貪程太速未來諸佛與拄杖子同時出生同時悟道同時證果同時轉法輪秖爲佛法不現前現在諸佛與拄杖子同時出生同時悟道同時證果同時轉法輪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拄杖子把住則盡十方世界風帀帀地水洩不通拄杖子放行則大地春回十洲花發無影樹覆蔭天下不萌枝果熟三千且道拄杖子承誰恩力有如是奇特有如是威神良久復卓一下曰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夫那得明

小參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資福望見刹竿便回去走殺天下人不離家舍坐殺天下人常在途中山僧當時若見總與三十棒不見道雲雷相送

解制上堂九十日前山僧有一句子在諸人脚跟下滴水滴凍諸人抵死要道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只是道不著九十日後諸人有一句子在山僧拄杖頭上今日特爲汝等拈出儘教三十年後天下人道

山僧教壞人家男女不肯因時轉變必須待價而沽沽不沽趙州東壁挂葫蘆大的大如木杓小的小如蕀蒲雖然大小平等就中也費分疎以拂子擊禪牀曰向者裏分疎得去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其或未然江北江南叢林去卜度看免使他時後日說細說麤

武夷東苑鏡老和尚忌日上堂武夷山上雲千頃九曲溪流清莫比兒孫代代仰高深此事可憑重爲舉識破不值半文錢年深月久價彌增宗門盡是欺心漢看來無出阿翁上老胡西來果無傳千聖不易真

寶方叢林此日一爐香家醜不許外人揚
上堂問蘆花兩岸和明月夜深不見把釣人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昨夜鴈回沙塞冷海門斜挂一天秋曰高山流水知音少卻是伯牙遇子期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疋馬蓬婆去獨還無端失卻燕支山曰柳陌不聞車馬過花街那聽管絃聲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無渡朔風吹黑水不見单騎射虎人曰陽春白雪歌盈道滿載清風下十洲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花發天山春未老杜鵑聲裏木蘭開曰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曰樺皮搭柳樹纏繞自生枝乃卓拄杖曰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袖中暗擲金鎚未免張乖露醜逢人且乞一文錢拈得鼻孔失卻口爭似皐亭者裏桑麻相接雞犬相聞小者如弟大者如兄牛馬同風總是國王水土那辨溪西溪東儘他工夫深歲月久自然推門落臼又何用蘇州有常州有普化遍真翻筋斗
晚參舉黃檗因南泉問黃金為城白銀為壁此是甚人居處檗曰聖人居處泉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近前叉手泉曰道不得何不請王老師道檗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泉曰可惜許師曰南泉豢龍有術擊

虎無能黃檗雖見機而作其奈身雲不普撿點將來兩個老老大大以巳妨人設有人問山僧更有一人居何國土但咄曰草裏漢出去須知皐亭者裏從來不許倚門傍戶
至日上堂群陰剝盡一陽來復大冶烹金藍田出玉撥轉天關并地軸惟有無位真人一向元無拘束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吹回緩律氷河發續虎嘯寒崖龍吟枯木兩序大衆雍雍肅肅上來下去如輻輳轂此時山僧俱不會六六元來三十六
上堂若不是大地平沉虛空粉碎爭顯得一亘晴空紅日當天驀竪拂子山僧今日使汝等立地搆去便能鉗鎚佛祖號令人天驅畊奪食敲骨打髓轉三毒為三解脫出五蘊為五根力翻邪破惡一道平等切不得分緇素別男女愛淨惡染慕聖輕凡良久乃擲拂子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立春上堂師驀竪拳曰便恁麼揑聚將來離名離相絕照絕用直得天地易位七曜迷方萬象藏形生佛泯跡德山臨濟有眼如盲有口如啞汝等向甚麼處摸索乃展掌曰放開一線道隨汝等顛倒所欲於泥牛背上加鞭令木馬絕塵奔逸便見金烏東上玉兎

西移四序迭彰五行交錯山河煥彩草木敷榮物逐
人與時亨道泰正當恁麼時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
道使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解制上堂師卓拄杖曰未結制已前山僧口似匾擔
將千二百斤擔子人人肩上著到及結制巳來山僧
口似紡車罵佛呵祖自矜自誇正當今日有人道得
一句子坐斷山僧舌頭便能於拄杖頭上風颼颼地
七縱八横草鞋跟下踢著踏著印水印泥天台普請
南岳遊山隨處作主遇緣即宗還有道得者麼如無
切忌向諸方說臯亭口過

上堂桃花紅李花白向者裏著得一隻眼色不是色
鶯語巧燕語忙向者裏聞得一句子聲不是聲有般
漢聞恁麼道便向聲前色後坐地勞他坐斷春風老
布袋東撈西摝自來寬皮大肚也忍俊不禁便道彌
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纔
開口一笑不覺綠樹陰濃樓臺倒影臯亭一向冷眼
熱心不免於根本上剖出省得他時後日一隊隊摘
葉尋枝牽藤引蔓者論長較短說因道果驀竪拂子
曰山中活計雖如此不與人間作見聞
融初慧日齋并謝江西淮北二專使上堂昨日有人

從江西來接得淮北信報道黃河水漲浪激三千里
拄杖子忍俊不禁推波助瀾將阿耨達池流出四海
水一齊注入西子湖裏於是五老峰黃鶴峰歡喜踴
躍合掌讚嘆曰不但能潤澤八荒直使盡浮幢王剎
衆生皆得飲水知源今日分付典座直歲打鼓普請
他時後日免得人道菴內人不知菴外事雖然山僧
業方外二十餘年驀竪拄杖曰與者上座起居食息
未嘗少間世法佛法并爲一道有情無情安置一體
不獨飲我以德飽我以義要皆生死以之性命以之
何故聾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不見老宿曰客從

遠方來貽我徑寸璧上有四箇字要且無人識師呵
呵大笑曰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欺壓鄉儒殊不知性
海流入義海一切神通智慧門一切總持陀羅尼門
皆自者裏流出既無人識得則貽璧之意與受璧之
心何在山僧即不然但道上有四箇字字字人用得
用得則不無且道畢竟是那四箇字復以拄杖向空
中點三點曰執其嗣之我有遺則
結制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箇火爐日月星辰山河大
地草木叢林人與非人羽毛鱗甲飛潛動植皆入此
中鼓動橐籥亘空紅燄直得情與無情融爲一體正

恁麼時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聽即不無且道說甚麼法良久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知

小叅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驀豎拂子曰看看夾山和尚來也還有人道得相見句麼若也道得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擬議不來騎牛入諸人鼻孔去了也還知得痛痒也未乃放下拂子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邨

晚叅擧疎山因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山曰京師出大

黃師曰阜亭即不然今夜設有人問如何是冬來意但對他道雪上加霜還會麼京師出大黃雪上要加霜窮鬼不凍殺紛紛錯商量

愚菴盂老和尚訃聞上堂師拈訃帖示衆曰此是愚菴老人三十年於江南兩浙具無礙辨作獅子吼坐斷天下人舌頭底公案適聞踏倒南北峰踢翻西子湖歸涅槃城去了末後光明稱讚莫及如優曇花如消冰日如淸涼月如破暗燈如濟溺舟如光明衣如天饌味如摩尼寶使一切衆生見者聞者心思者意念者身觸者鼻嗅者讃嘆者毀謗者悉獲種種殊勝

功德若有一衆生不蒙利益佛法便有少𧸘舍利流輝又不止八斛四斗山僧今日信手拈來一粒打鼓普請使汝等未見者見取不獨除惑破障要且立地心開驀豎拂子曰看看色奪夜摩帝青寶照世眞燈燄無雙

大佛成上堂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如是則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天人羣生蜎飛蠕動悉住其中正恁麼時衆生界現佛又向甚麼處著不如日月星辰還他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叢林還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天人羣生以致

蜎飛蠕動還他天人羣生蜎飛蠕動正恁麼時佛界現時衆生又向甚麼處著若約阜亭見處也無佛也無衆生也無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蜎飛蠕動一切皆無若有個漢見得定把得住不受人惑阜亭今日爲他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不見曹山和尚問强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是應底道理强曰如驢覰井曹山曰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强曰和尚又作麼生曹山曰如井覰驢設有人問阜亭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是應底道理但向他道岸上蹄踏

踏水中嘴對嘴若曰和尚恁麼道則太煞道也秖道得八成脣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晩叅多言多慮轉弗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前途忽有人借問如何是得力句畢竟作麼生舉良久曰若到諸方切莫道皐亭與汝葛藤來

冬至上堂滴水滴凍好看千峰寒色寸冰寸燄發舒大地陽和直得花綻枯木崖前果結不萌枝上無陰陽處滿目光生大寂滅場百靈滋長所以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麗天而不周任他晷運推移銀臺終是不變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有者道一線長長一綫恁麼商量皆是識情計度推窮到盡未來際依舊五九四十五九九八十一要見天地之心尚遠在驀拈拄杖卓一下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復舉玉泉皓禪師示衆曰晷運推移布褌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師曰皓布褌恁麼舉揚雖則直截根源要且帶些寒酸氣在殊不知大丈夫雖饑而不飡雖寒而不慄秖顧賣弄家私不識舌是斬身之斧皐亭當時若在衆中但叉手向前道低聲低聲

元旦上堂卓拄杖秖此標格過去諸佛不敢違時失

候未來諸佛當善奉行現在諸佛秉是機權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是黧奴白牯手舞足蹈南北兩峰擊拳合掌水流花笑魚躍鳶飛正當恁麼時畢竟承誰恩力若也知得新年佛法一賽兩彩其或未然依舊世諦流布

晩叅舉瑯琊覺禪師曰若人道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師曰古人雖則舍已從人其如所費太奢檢點將來不但勞而無功要且自救不了皐亭不與麼若人道得通方句與他一緉草鞵

元宵解制上堂萬仞懸崖撒得手不論有句無句自然呵呵大笑百尺竿頭進得步不問南來北來管取帀帀清風若是十五日已前十五日已後如看走馬燈相似一隊上來一隊下去天台普請南岳遊山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神通遊嬉則不無火滅煙消腳跟下死獦狚地依舊推不向前拽不退後勞他古今知識朝一頓暮一頓挨撥到髑髏粉碎時枯樁上始見半紅半白自謂菓熟香飄皐亭者裏看來總不堪上齒牙所以古人道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昇天的事也須颺卻𨋢地作金聲直須不顧雖然秖如椎碎妙喜世界底人因甚又去香積國裏持盌

復棄拄杖曰放憨作麼
晚忝舉洞山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山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石女把盞木人奉散花天子太忪忪實絡金鞍雲中迓他年夢入覩史內院大開眼原來是自家門角裏蘆甕吽吽空香起動
普請搬石晚忝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仔細檢點將來大似小兒佉倆皐亭者裏曝曝論實事不管暫到久住普請東山西嶺一轉兩轉無論大小只要虛徃實歸知輕識重會得底磙磙如玉不會底落

落如石忽然遇著歸宗和尚作麼生與他相見分付直歲不得普請
小忝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師曰趙州和尚醫得眼前瘡剮卻腦後肉皐亭即不然山人只管看青山有口何須吞佛祖
晚忝舉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道門曰透出一字師曰透出一字橫三竪四爍迦羅眼不敢正眎帶累東家丘削迹斧伐樹
普門大士開光陳御六君士禮千佛慶誕請上堂父母未生已前一段光明虛空烜赫大地煇煌問著十箇有五雙不知父母既生已後者一段光明晝明夜暗日居月諸分辨好惡較論短長總被廚庫山門遮掩卻正恁麼時皐亭出一隻手爲諸人揭開頂門正眼露出向上眞機使汝等眉堆岳色眼注秋江耳函盡大地驢鳴犬吠女笑男歌鼻嗅栴檀薰陸薝蔔芬陀意覽善惡諸法分別過去千佛因地果海成佛度生說法難易壽量久遠授記多寡涅槃本事乃至現在千佛未來千佛發心無盡願力無盡得道證果無盡壽量記莂無盡於是拄杖子聞此奇特歡喜踴躍爲之讚嘆而說偈曰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昔

曾供養今復還親近鷲召大衆曰分明記取
晚忝舉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州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師曰趙州和尚恁麼指畫疆界其如把手教人行不得皐亭今日八字打開了也儘他飽足覩光爲甚如此聻按劍不須重問主太平風月儘容與
晚忝舉西堂藏和尚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卻又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師曰兩員尊宿總被一箇擔板漢勘破設有人問皐亭無問無答時如何劈脊便棒他既

把髻投衙我者裏殺活有主

解制上堂驀卓拄杖曰十五日已前諸佛生拄杖子也未敢相許十五日已後諸佛滅拄杖子也未敢相許正當今日拄杖子東湧西没舉體全眞春風拂拂春雨霏霏頭上笠子擎山衲海足下芒鞵印水印泥郁郁梅腮綻玉岸岸柳展青蒼猿叫月而清輝湛湛鳥弄春而晴色曦曦是境耶是心耶我觀三千大千世界無芥子許非是菩薩放身舍命處呵呵呵樂可樂歌可歌陌上踏青人試服詠愈多囉囉哩哩哩囉且道是甚麽曲調陽關三弄

南岳成和尚訃音至上堂問淨法界身本無出没如遷那體寧有去來未審南岳和尚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碓搗東南磨推西北曰若有滅度則違背法身若無滅度則錯過今日畢竟如何師曰道路各别養家一般曰謝師答話師曰山僧今日不著便乃曰祖道凋零祖月傾森羅萬象盡平沉神龍入海遭塗炭劍樹刀山取次行還有出手相救者麽良久曰蒼天蒼天

上堂綠暗紅稀春漸暮曉鶯嚦嚦啼高樹桑條撤破柳眉開眼裏耳裏絕囘互花飛幕日遲遲紫燕雙雙尋舊廬蠶婦相將浴種松問渠生計承誰力釋迦老子道一切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雖然如是爲甚麽須彌頂上擊金鐘底人又向扶桑國中去插田

晩參舉曹山因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山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麽山曰在裏許即求出師曰曹山和尚恁麽答話帶累天下古錐至今無安身處待問四山相逼時如何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但對曰甚麽處不是曹山

資政大夫鎭浙副都統陳護法同李護法送崇先額

孝禪寺六大金字額進山上堂未有世界已前先有此山未有此山先有此額未有此額先有此人若不是其人又安能開闢此山若不是靈山又安能當此特額若不是特額又安能顯此至人若不是至人又安能揭出正眼以昭示天下後世知所以尊親致君澤民立身證命知所以證命然後可以陶鑄佛祖開鑿人天鎭攝魔外杜絕邪說救正人心雖然如是山僧今日爲汝等向上揭開了也還有挨授得入荷擔得去者麽如無不免重爲註出若是有血氣者自然當下知歸良久曰自天題處至今逕從地湧來上古

春渴驥怒猊殊有態飛龍臥虎妙如神（古額乃宋寧宗御筆書賜）

晩叅舉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趙州和尚在南泉會裏得箇平常心日用施爲不是喫茶便是穿衣以故塵垢粃糠可以陶鑄佛祖土苴賤穫足誇海市珍奇上古之風醇樸可仰若是如今覓巧妙尖新底自肰眼不下顧時一僧出便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曰未審與青州布衫意旨有同別否師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汝等要識趙州麼裙無腰褲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

晩叅三祖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汝等要識祖師麼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一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二

門人輿舒等編

十四日上堂隔江招手橫趨而去者腳跟下五色線頭猶在他人手裏望見刹竿不歷階次便同者頂門上被丈二楔早已一劄更若叉手當胸向方丈内打葛藤道明句暗句殺活自在擒縱一如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直饒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佛殿著燈籠上撞倒露柱時鼻頭忍痛不禁莫言不相爲好阜亭者裏南來北來總是人家男女十五日已前用晋鋒八博向虛空裏特揮本來面目四字使他開眼也著開眼也著忽有箇漢出衆道未解語言先解笑一摵直取狀元來底和尚作麼生安置豎拂子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

結制上堂高叠龍牙與襪著底平鋪百丈當央卷底死柴頭上無煙火猶勝當年立雪時汝等俱是一千五百里來皐亭者裏覓佛祖鉗鎚祖師巴鼻實倩抖擻與汝道皐亭也不會行箇驢腳馬腳那知有旂篙木杓又未會叅屎乘屎乘那識錢貫井索兩片合不得的皮從未喫著胡餅那討有汁無汁二十年前一雙眼睛被人換卻那辨定盤星上是三斤是七斤一

箇鼻孔被人穿卻那嗅著是乾矢橛是褦溺氣獨畱得赤骨律箇渾身無處覆藏那能向大庾嶺上追他提掇不起底七片八片零零落落今日無論少底百二老底三千俱列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風不通信不達直饒拈得百千諸佛國土向汝面前如怨敵相似百千諸佛同時垂手摩頂授記如飲鴆毒相似始知臯亭從不壓良為賤復喝一喝曰化龍豈是等閒鯉

晚叅臯亭願將父母所生底口供諸人放倫汝等鼻孔還肯借臯亭出氣麼平展處拈卻一邊斬釘截鐵

道取一句來西堂曰某甲有口只堪喫飯一僧曰請和尚合取兩片皮師曰諸人既不為臯亭護惜臯亭豈肯忍心害理拈拄杖一齊趁散

上堂喝一喝曰斬釘截鐵底抹過毘盧頂倒提五須彌遊戲神通開闢世界那顧他寶几珍御淨妙佛上就下平高底披毛戴角啣鐵負鞍無論凡劣驚異險惡泥犁東庄一石西塲五斗木屑土塊秖要布袋滿貯盔盂高堆人人一坐具地寬廓非外寂寥非內只是巳眼未開前塵壅塞進步則觸著鼻孔退後則踢著脚跟死死守住祖師道下繫驢橛子是一句是兩句是三玄是五位仔細看來真真自救不了金毛獅子底爪牙當甚喋屎狗秖好威薛田夫寵婦臯亭原不是你羣隊裏人雖共者箇盔盂喫飯不肯者樣薰人氣息雖共者箇門出入要且同途不同轍忽有箇傍不甘底道和尚恁麼滿口含冰不畏罪犯彌天復喝一喝曰大都緇素要分明

晚叅臯亭今夜荅話還有解問者麼一僧出師便打僧便走師曰勞而無功

晚叅智不到處切忌道著臯亭今日錯口道著了也還有相救者麼一僧曰點卽不到師曰頭角生也未

僧便喝師曰什麼處虧負你僧擬議師曰銜鐵負鞍各自著便

上堂舉龍牙道雲居師兄得第二句我得第一句師曰似恁麼譯神譯鬼何處更有今日當時翠微臨濟會裏蒲團禪板只好驀口塑臯亭不敢自瞞南岳師兄得半句青原師兄得半句山僧半句也無江西湖南踏破草鞋底師僧以身抖擻曰將謂山僧見先師有多少奇特復曰來來若到諸方畢竟作麼生舉衆默然乃曰水不渾蝦不跳釣竿高拂珊瑚上

晚叅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

電拂驀豎拄杖云且道拄杖子畢竟甚麼人與他安名若也道得一任諸人橫擔豎夯其或未然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上堂問纔與露布即屬繁辭不涉語言如何舉唱師曰向鼻孔裏嗒你你還茸麼曰猶打葛藤在師曰卻是者上座伶俐僧便喝師曰一釣便上乃曰三日前權衡在握水洩不通三日後腳底無私縱橫十字藤倚樹樹倚藤踢得倒的那顧枯椿上花艷簇簇道得著的肯惜古路邊蒼苔重重青山帶雲潦水涵月眼裏耳裏絕覆藏寒空征鴈深潭聚魚通上徹下無滲漏珠走盤盤走珠小大相容色映光光映色妍醜并攝直饒眼蓋五須彌底辨別無門口吞四大海底詮顯莫及汝諸人從來壁立萬仞挨撥不開山僧不惜手腳為汝劃破令一切處文彩全彰一切處真機爆露使南來者北來者飽足觀光以拂子劃一劃曰同人在於野得牛要還馬溪東溪西納些些混之不得何瀟灑喝一喝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

晚參舉雪峰陞座召眾曰看看東邊的又曰看看西邊的汝等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者裏會取師曰雪峰和尚將祖宗遺下一片田地四置界畔及中心樹子一并分付了也諸人秖知現成受用不會易俗移風以致年深月久荒蕪殆盡皐亭今夜不妨重為保證東邊的廣漠之野西邊的何有之鄉驀豎拄杖曰葛陂昔日成龍去撥草瞻風信所長若也承當得去再與你一箇花押免使人道冒姓佃官田良久曰白薝蔔花露滴滴碧苾芻草雨濛濛田地自無塵一點是何人合住其中

晚參舉雲門因僧問和尚年多少門曰七九六十八僧曰學人不會門曰不會為汝減卻五年師曰雲門和尚恁麼荅話也是有年無德何故聾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臘月廿五晚參喝一喝曰果能善別音響便自金舂玉應調入陽和若去論甚雲門下有與麼事洞眼下無與麼事臨濟下有與麼事潙仰曹洞下無與麼事再過五日皐亭看汝等手忙腳亂

除夕晚參挨撥到箇時節尤馳求心不歇向別人口角邊去討殘羹老子為之氣衰皐亭若不出一隻手相為他時後日食土也消不得驀拈拄杖眾走散復召曰江西湖南不遠時失候底師僧且道者是第幾句眾無對乃曰堪作何用

歲朝上堂今朝又是從頭起兩堂大衆須善委虎豹文章率蘊容麒麟頭角依位置一片栴檀古佛心石鼎煙斜無隱爾天高地厚報有歸五日一風十日雨大德川流信所之小德敦化脈魚喜但願東風齊著力一花五葉開碓嘴黃閣簾垂尊貴生四臣不昧承斯旨端居寰海定龍蛇文思欽明脈聽裏動容周旋皆中節萬別千差秖者是驀拈拄杖卓一下曰是上古風規是今時樞要新年頭佛法切忌逢人錯擧

晩叅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石頭大師在汝等髑髏內橫出竪入見汝諸人不識騎山門歸南岳山去了秖留得箇末後句子今夜不免擧似良久曰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

解制上堂問結制叢林古規解制衲子家風有一不解不結底人和尚如何款待師曰三門外與他一頓曰全身顯出通方眼覿面相逢要是誰師便打僧便喝師曰兩喝三喝後如何曰石虎巖前獅子吼一掇臨機露爪牙師曰臨濟大師笑你曰者老漢利害也不識師曰山僧今日死在上座手裏僧又喝師打曰馬廐羊塲有甚麼限乃曰十五日已前上下四維春

風包裹你若出得頭來臯亭也不惜隻手直拈一塊乾矢橛驀口塞看你知些氣息的定是嘔出心肝焉肯向赤肉團上錯認方信道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十五日已後東西南北日月縱橫苟若踐踏他古道不著饒你橫擔竪夯未免處處潑徦潑籍忽然被繫驢樁子搒得鼻孔血淋淋始去叫屈道未出門時早是錯了正當十五日鶯啼古木花燦寒枝恁麼來者隨他住不恁麼來者聽所之惟有拄杖無伎倆相伴山僧依舊位不離當處常湛然見則知君未嘗地雖然古人道向上一路滑如苔汝諸人脚下草鞋是幾文唱得來底緊峭緊峭

上堂日用平常句青松葢不帀黃葉豈能遮鶻眼龍睛者腰間響剳剳底用得甚快若是向藤倚樹樹倚藤上去辨有辨無搒得到藤枯樹倒時被人呵呵大笑始知笑裏有刀縱饒有大氣力從南岳負得一橛沒量大底來也當不得家家門前火把子每日黃龍峰上來下去一轉兩轉還是人搬柴柴搬人臯亭門下

上堂攪空風雨連朝作心印披離恣穿鑿因思擊竹老香嚴解道玄玄惟獨脚啐啄覿面當機如不薦別

與沙彌也太錯
上堂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文殊不住金剛窟獅子嚬呻翠靄中脚瘦草鞋寛衲僧家人人知有前三三後三三畢竟是多少
上堂未具胞胎已前一句明如日烜赫輝煌秖是汝等被見聞覺知蒙覆已久在東邊問向上向下西邊論玄要主賓似恁麽馳求心不息抛卻自家屋裏至尊至貴反不知奉養臯亭無論晴雨普請一轉若是坐取安佚底自肰不會將勤補拙底必合知機
上堂問和尚說法徧天下因甚又道無元字脚師曰不妨疑著曰恁麽則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師曰你那裏見得僧便禮拜師曰祖師來也曰恩大難酬師曰得箇毛桃便喜歡乃曰有一人不居目前不行鳥道向銀盌裏作息明月中露影若人親覲得者能使石頭負吼再震新豐古調重新潤西堂出衆作禮歸位師曰三十年後切忌向者厮邊覓
晚叅舉玄沙垂語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且作麽生接患盲者拈椎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麽生接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

病還許學人商量否沙曰許汝作麽生商量其僧便出沙曰不是不是地藏琛出曰某甲有眼耳口和尚作麽生接沙曰慚愧便歸方丈師曰而今一等見拈椎竪拂便向未拈時作道理何異盲言語辨論便在口角邊覓解會何異聾纔問著他不是胡喝便在亂統何異啞似此等不起之症達磨再世有甚麽救處且道三種病人汝等作麽生會一僧出師曰者是患盲底一僧喝一喝師曰者是患聾底一僧打一圓相師曰者是患啞底良久曰要識三種病人問取適纔禪客
晚叅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達磨最初不識賺彼脚痛玄沙頂門眼正衲僧一棒打殺龍蛇三句外六句內汝諸人作麽生辨衆無對乃曰有眼若盲有口如啞
天中節小叅不采藥不書符本無生死諸不祥何須耍用白澤圖七百甲子老禪和五年不會費分疏無揀擇一句汝等作麽生道一僧便出在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卻是汝孤負吾一僧曰請和尚尊重師曰笑殺赤鬚鬍問取東壁葫蘆
晚叅舉雲門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柱作佛法會卻

何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師曰雲門和尚夢裏合眼
跳黃河醒來依舊在牀上既不作佛法會見山何曾
是山見水何曾是水皐亭恁麼道多少人喚鐘作甕
晚叅露𮚑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赤灑灑風吹不入
雨打不溼若是巳眼未開底但秪向耳根熱閙處厺
東撮西撮直饒你拈得出來也止不得小孩子啼哭
皐亭恁麼道如破絮敗纊有血氣的不待雞上樹鴨
下水始知老婆徹困喝一喝曰退後退後
天界老和尚忌日燒香昔年此時日白烏和煙沒今
日昔年時烏雞帶雪飛千影神駒趁不及八臂那吒

夫卻威盡道亭千差葫蘆棚上挂東瓜盡道理一貫
鷺鷥抱卵生老鶴夢裏拾得一千文天明依舊秪一
半那一半留與叢林細打筭
上堂行腳高士橫擔卻拄杖者邊經冬那邊過夏還
知將飯與你喫底有幾箇具眼者裏若料揀不明他
時後日打入異類莫怪皐亭不爲道破東西南北總
是祖翁田地踏得著底自然玉樹撑空金枝覆地你
纔去生心動念早被人侵疆越界了也高聲召衆曰
不得囫圇吞
晚叅百不思時喚作正何文殊起佛見法見正恁麼

時喚作甚麼句衆無語師曰一齊列向鐵圍山下
上堂若是箇本色作家腳尖上踢出一尊佛來當甚
小兒戲耍厺指天指地稱尊道早縱有三斤麻一疋
布也遮掩醜拙不得忽然將三十文打與一條條再
奉三尺竹交割在露柱上帶累古佛吽屈時使得東
山水上行依舊共諸人一樣眼橫鼻直等待南山起
雲北山下雨口秪好挂壁良久曰理無曲斷
晚叅諸人得恁麼應時應節皐亭得恁麼忘前失後
諸人得恁麼壁立萬仞皐亭得恁麼拖泥帶水諸人
得恁麼縱橫自在皐亭得恁麼跛跛挈挈皐亭過處

皐亭自能檢責諸人用處諸人合知一僧出曰風帀
帀地師曰向汝頭上撒一泡屎臭氣也不知
上堂佛殿裏燒香山門前合掌露柱騎牛入淨瓶內
澡浴拨破龍牙和尚行腳底相見事人人知有不勞
舉似白鳥入蘆花如何是轉身一句雲有出山勢水
無投澗聲
上堂雨腳隨風轉慈烏繞樹喧者裏若不洞然明白
直待虛空粉碎時一片兩片不知落處有口如啞有
眼如盲
郢柏旭維那盡七小叅跨過五馬橋向洛龍池畔出

得一身白汗底脚跟下寬廓非外寂寥非內步步合
古轍帀帀起清風儘教四山相逼又何必遠登極樂
高踞涅槃爲他如是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無有
起滅無有淨穢無有廣狹纔起一念分別之心便見
有聖可愛有凡可憎諸人都是擔佛著肩上傍家走
底聞那裏有佛便著佛礙那裏有法便著法縛那裏
有祖師便著祖師魔罥那箇善知識不爲人底那箇
善知識肯爲人底前廊下後架上逢著便問見著便
拶處處全提如擊石火閃電光此等狂解若是箇大
丈夫先天爲心祖底如握寶劒相似一切揮盡若有

一絲頭便見一絲頭不見道纔有纖毫卽是塵擬議
遭他魔境罥所以阜亭十年以來者一副肚腸八字
打開儘他來來往往東踐西踏能得幾箇有血氣底
獨於郢柏上座稍知痛癢五年以來勤劬爲道綱維
內外甚至惡駡痛打心無怨恨至於臨捨識之際猶
諄諄不忘師友則知平日尊師之誠重道之大諺云
弟子尋師易師尋弟子難但可惜者兄弟遵往之氣
未能展盡底蘊遽而中道殂落阜亭今日特地向人
天衆前爲渠據款結案驀喝一喝曰三十年後切忌
道阜亭將官路當人情

上堂若論此事如一條拄杖子相似有時扶過斷橋
水伴歸明月邨有時掀翻海岳撥亂乾坤有時鉗錘
佛祖號令人天其橫也肩挑日月其竪也撐拄天地
雖然如是只是不許喚作拄杖若喚作拄杖此人有
目無足若不喚作拄杖此人有足無目畢竟喚作甚
麼衆無語拈拄杖趁散

晚叅舉南泉因東西兩堂爭猫兒泉見乃提起猫曰
道得卽不斬衆無對泉便斬之趙州自外歸泉舉前
語示之州脫草履安頭上而出泉曰子若在卽救得
猫兒雪峰問德山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山以拄杖便

打趁出復召云會麼峰云不會山云我與麼老婆猶
自不會師曰南泉不惜性命橫身爲物累他兩堂大
衆死而不弔趙州生機有路頭戴草鞋多少人當面
遭他活埋德山雖能據令不會斬猫大意致使叢識
茫茫者反去鑽龜打瓦大衆阜亭要與古人相見不
圖活取猫兒并與兩堂禪和雪此沉冤驀拈拄杖一
齊趁散復召云他後遇明眼人舉似

晚叅諸方三等接人阜亭者裏原無階級你若是箇
橫行濶步底處處可以放身捨命擬向前廊後廡東
窺西窺直饒你見處親切也秖是向外馳求如何道

得箇接手句

解制上堂若是箇不落階級底爭肯來倚他門閉戶直饒燈籠戴帽露柱脫衫通身手眼徹底風流現得神通十八變向天台南岳東湧西沒本色作家看見只成得蔑裂莽鹵總屬依他作解明昧兩岐縱能內守幽閒猶屬法塵影事帶累他一隊黃瓜茄子揚塵簸土皐亭今日若不放一線道未免稱冤叫苦何故鼈傷龜恕籠殺活有主

送天界先師盛老和尚木主入徑山祖堂歸上堂但能合他古轍自然隨處安閒要坐踞虎頭收虎尾向第一句下分三玄列五位始識從上古錐面目忽然海底紅塵起山上鯉魚飛時未免攙前的攙前退後的退後秖好在高高頂上捧盞盂喫飯殊無大人氣象若不是巾子山入於喝石巖前出一隻手多少漢指東為西喚南作北雖然如是雙徑有五峰畢竟那一峰是正主竪拂子曰一杖撐天地雙眸炯古今

晚叅其入離其出微不出不入夜半烏雞帶雪飛老胡又不識衲僧眼如眉可惜了紅瘦綠肥雖然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汝等作麼生會擊禪牀一下曰千里烏騅不易騎

啓華嚴期上堂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徧十方是華嚴一卷經以此眼讀此經中間日照天臨江流嶽峙鳥啼春花猿嘯秋月岸岸漁燈照兩邨邨煙樹籠雲菱歌姿唱蛙鼓蟬笙將長行短頌序正流通有句有義無欠無餘不須更向爭肉案頭覓遮那妙體破驢脊上重問一真法界步步華藏性海在在彌勒樓閣資生產業盡是普賢家具治世語言皆是文殊讚辭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身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然雖如是汝等諸人要識毘盧師法身主麼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晚叅進一步踏斷釋迦脊骨退一步踢瞎達磨眼睛不進不退埋沒已靈萬象之中獨露身底如何是主中主一僧出禮拜歸位師曰依依稀稀莽莽鹵鹵僧曰瞞得大衆眼麼師曰切忌倚他門戶

晚叅拈拄杖卓一下曰不圖打草秖要驚蛇一僧曰和尚也須防始得師乃擲下拄杖曰是赤斑是鼈鼻僧擬議師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拈拄杖趁散

上堂漠漠水田白鷺陰陰夏木黃鸝無位真人面目可憐處處逢渠者裏若不千眼頓開東家作馬西家

作驢

上堂昨日栽茄子今朝種東瓜儱侗底日見儱侗了巴底分外了巴臯亭者裏總與一杓屎那討閒工夫要厺撒土撒沙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厺一重又作麼生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

上堂看簑打簑依樣畫樣山僧是江西割禾客三點如流水曲似刈茅鐮秖要使得快若覓文彩縱橫好似蕭山縣裏草鞋三文錢一緉著也好不著也好到家事卽不問通方一句作麼生道錢塘厺國三千里

晚叅日午打三更夢中占夢者喚作敲唱雙行水上卓紅旗眼裏有溢釘底認爲正令全提縱道得句中有意意中有句帶累達磨老子向露柱裏叫屈衆中還有爲祖師出氣者麼一僧喝一喝師亦喝僧擬議師曰眼裏無筋一世貧

上堂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目前有意人不識老胡空自涉流沙禾山秖解打鼓歸宗剛要斬蛇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晚叅拈起拄杖曰臯亭從不倚勢欺人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底當面分付一僧出曰和尚是何心行師便打僧便走師曰賺殺人

餠夏小叅卽此用離此用銀香臺上生蘿蔔無論渠有地頭沒地頭是船來是陸來銅沙鑼裏滿盛油要問他是賓中主主中主者裏會得橫挑拄杖者裏不會草鞋蹄跳前途忽有人問臯亭得力句作麼生舉衆無對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晚叅柴多蒸飯米少煮粥衲僧家計别山前山後數秋竹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挺敗香嚴勘破多福杖林山下竹筋鞭半裝黃金半白玉

晚叅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嶺猿啼月牀下寒蛩如訴如泣秋林黃葉似春花半隨流水半萎泥沙懷寶迷邦者流蕩在天涯可惜了八達衢頭大白牛車大衆歸堂喫茶

中秋上堂吞得吐得底作他三箇四箇七箇八箇時候之盈昃光明之大小自然輝輝煌煌皎皎潔潔話也話得親切指也指得明白若只向雲際裏瞻望虛空中邈摸要别人出一隻手接上階忽然道出一句明暗不相到直饒拂袖便行依舊在燈影裏行相似臯亭今日豁開戶牖囫圇推出免使一隊江西湖南到處厺討胡餠盌以手打圓相曰何止人間一夜看

因事晚叅一字不著畫文彩全彰三星偃月宮天地

黠黒一條拄杖兩人舁勞而無功秖如平地起骨堆
因誰致得衲子難瞞
晚叅鑊湯爐炭是三世諸佛出身處狸奴白牯是三
世諸佛善知識淫怒癡是成就三世諸佛法門若要
太惡口小家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喫土也消不得
驀豎起拳曰汝等喚者箇作甚麼此時若不究根源
直待當來問彌勒
結制上堂若是作家鑪鞴不須煅五岳鎔七金爲鏌
鎁干將始去破魔網斬結使只據現前鈍鐵頑銅信
手拈出利逾吹毛然後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生身

父母殺生身父母一切揮盡始得和平有般漢不會
隨流得妙向三千里外去摘楊花縱使踏得綱草鞋
破解道印泥印水印空雖則鍼縫全彰文彩徧露正
眼看來泥水不分主賓倒置所以進一步則迷其理
退一步則失其事饒你不進不退好似繫驢橛子若
還拽不脫即能四足風生騰踏萬里籠頭依舊在別
人手裏爲甚如此法如是故
上堂諸方商量浩浩道天柱峰高半由旬三肘量黃
河千里一曲寬一由旬半肘量東家竈門濶三尺二
寸西家鑊底厚一寸五分若還一不是二不可上下

四維春風包裹待東山西嶺靑時十方婆伽梵一路
涅槃門路頭依舊踏不著縱然朝三千暮八百驀起
東海鯉魚跨跳雨似盆傾多少漆桶不快
上堂少所見多所怪腹大尾尖鳥嘴魚腮著相取菩
提者未免疑心生暗鬼病眼見空花忽然一馬生三
寅便道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阜亭一一從頭按過南
來者三十二相北來者八十種好杖林山下竹筋鞭
畢竟作麼生會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上堂大悲肋下還拳忠則盡命黃蘗面門揮掌孝當
竭力你若去東家求床臥西家討飯喫額頭上縱捨

得烏篆蟲文獸蹄鳳翅依舊是門外遊人跉竮下乞
諸仁者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兎亦全其力且道是
甚麼力不欺之力汝等要識不欺之力麼拽拄杖一
齊趁散
上堂衆人咻咻不如一人諤諤龐公笊籬淸平木杓
情有向背底分有漏無漏見處偏枯底論大小短長
若問桶裏水盞裏飯自然打在無事甲裏且道天寒
日短兩人共一盌明甚麼邊事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上堂急水灘頭打毬子見得落處暫時岐路猛火聚
裏拈出蓋膽毛歸家穩坐待十五日已前十五日已

後縱然春風解凍魚躍深潭依舊頭重尾輕還有出手相救者麼二一衆耳聞目覩莫道臯亭平地欺人

晚叅玄沙封白紙寄雪峰家親作祟德山擔疏鈔叅龍潭外侮臨門臯亭當時若見總與三十拄杖何故有情可恕無理難容

解制上堂一向把緊繩頭儘他坐久成勞今日解開布袋且看明眼落井你若道結也逢場作戲解也竿木隨身又何異鈕上著枷枷上著鈕浙東山浙西水那能踏斷泉聲寫出飛禽諸仁者的的直言的的惺惺直言惺惺他時後日切忌喚龜作鼈指槐罵柳若是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自然知臯亭從不拗直爲曲將無作有現成一則公案不免重爲舉似猢猻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晚叅德山小叅不答話趙州小叅要答話更[illegible]易幟撒土撒沙鵲不得喜鴉不得殃甲馬单鎗单鎗甲馬妓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上堂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古人恁麼道也是臨危悚入忽然拈須彌山著在眼裏將大海水著在耳裏又作麼生商量若商量得下知你是箇稜林喫飯漢你若不明也知你親忽有箇衲僧出來道臯亭恁麼也是作死馬醫

上堂拈起拄杖曰便恁麼將去只恐太奢多少人望上心生若是拗折將來猶恐太孤未免節外生枝還有共出隻手者麼卓拄杖一下曰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邨

小叅夜來好風好雨蟯穴蟻垤皆水蝦蟆蚯蚓登堂亦說三玄五位雖然門庭烜赫豈免是非倒置氣得泥人眼赤瑣聒不得酣睡惟有拄杖安閒省卻口勞舌沸固是家風冷落也要顧名思義且道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未審是第幾句一僧曰謝和尚再舉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曰雨過竹風淸雲開山岳露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僧便喝師曰舌拄上齶僧無語師顧左右曰分明記取

上堂夜來雷雨如注今朝風狂日麗小橋曲澗蹊蹋落花無數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釋迦老子成道三七日中覿樹還有知得落處者麼喝一喝曰露

晚叅五派三自性八識二無我鑿石湧泉鑽木出火用處不換機笑倒破竈墮止如四禁三壁明甚麼邊事三江口人捜石鳴鑼六合縣裏打鼓栽禾

遶出歸上堂去時花開紅樹歸來綠滿林梢流鶯叮囑惜春殘誰解機前自較須菩提太無端不但瞞人兼且自瞞還有不被瞞者麼華山處士南岳嬾瓚

上堂山僧昨日進城得一箇獨步大方句今日舉似諸人免使三十年後脚跟在別人手裏上南落北從東過西

晚叅旃檀與荊棘同林貴賤各異大鵬共斥鷃齊飛遠近自殊全提半提或出或入要辨平等一致如何道得箇得失兩忘底句

上堂東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將謂草窠裏有與麼事許多時雨水一齊並畫了也省得東廊下西廊下牽牽挂挂如今說洽委露柱普請燈籠秖有一件事替諸人不得後架上箒子金貴忽有人問急切一句作麼秖對衆無語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晚叅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忽有箇衲僧出來推倒禪牀阜亭便與他全體作用為他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驀喝一喝曰者一喝諸人作麼生商量維那便喝師曰作家作家那曰不消一句子師打一棒那曰只宜老漢師曰比擬張麟遇兎奚為

上堂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岳露回而要相涉不爾依位住蜻蜓立釣絲獮猴倒上樹阜亭恁麼道生鐵鑄錮鏴還有人見得古人者麼擊拂子一下曰千年田八百主

上堂不落階級一句直如弦平似掌自古至今多少人穿緉草鞋向南岳天台七縱八橫踏得著底能有幾個還有要合古轍底衲僧出來踐履看也不枉從阜亭門裏過一遭有麼有麼衆無對乃曰把手敎他行不得為人自肯乃方親

中秋上堂古人道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爭似如今懵懂頑賴於十五日已前十五日已後叉手叠足向方丈內繩牀邊討胡餅喫相似雖則眼飽其奈肚饑阜亭從不將常住物作自己用今夜事不獲已出一隻手秖是不得容易看過驀以手打圓相曰但莫憎愛洞肰明白

天界先老和尚忌辰師曰九月初七一句子三世諸佛不敢舉黃花繞砌傍霜寒白鷺和煙立汀水天中函蓋喪全機向上有路滑如泥縱橫三臺滿目并幾箇知音能善委

晚叅道吾舞笏秘魔擎叉因邪打正因正打邪有般漢聞恁麼說話便道蒹葭自白蒲自綠秋來落葉春

開花頭頭是道㳒㳒無差但去打牛不必問車書也
十炷香夜也十炷香捏緊拳頭數定牙歲久日深自
肰水到渠成蒂落熟瓜只恐蔴上生繩繩上生蛇生
死岸頭未到家三十年後不去叫孃便去哭爺要得
急切相應問取嶺頭玄沙

師至牧菴衆請小叅問寶座分身普應羣生之機明
鏡當臺廣開㳒界之緣竿木逢場請師㳒要師曰市
鄽連野邑朱紫雜鐘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木落
千山靜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霜寒菊未稀曰如何
是賓中賓師曰家鄉萬里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
文明先以理曰賓主一句蒙師指誰是居鄽出格人
師曰今日衆居士請山僧陞座乃曰破塵出經智者
機前自任莖草建刹賢于格外全施既風規之未墜
復何古亦何今所以㳒無定相遇緣即宗道絕功勳
隨機頓現一句千峰頂上何妨帶水拖泥今到鬧市
紅塵儘好閉門打睡有世界以光明爲佛事有世界
以音聲爲佛事有世界以香飯爲佛事有世界以衣
服爲佛事阜亭者裏攝淨穢爲一土融眞俗爲一諦
欲光明者與他光明欲音聲者與他音聲欲香飯者
與他香飯欲衣服者與他衣服不見釋迦老子道我

觀三千大千世界無芥子許非是菩薩放身捨命處
以故等徧等涌徧涌吼徧吼動徧動擊徧擊爲甚如
此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上堂寒汀饑鴈集雪嶺冷猿啼斷臂求心者空階立
未回既是覓心了不可得因甚又道以心傳心者裏
道得個出身句普通年間事秪在目前其或未然去
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上堂無舌人解語牆壁无礙插嘴無手人行拳萬象
森羅犒究荒邨古院裏佛㳒稍擔柴鐮用得著的也
會動地放光若覓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浙東浙西
叢林庫下供過奴也衆得長行短頌阜亭者裏論實
不論虛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自行腳住山以來全得
渠力復豎起曰諸人喚者箇作甚麼曰漆桶不快

上堂鐘鳴鼓響時諸人齊集此不是問禪道便是覓
佛祖似如此馳求昧卻家中主緇田日荒蕪生死將
何補阜亭識慚愧爭肯隨莽鹵也不拈椎拂也不引
今古因甚如此噁豈爲鼷鼠機枉發千鈞弩

曉叅今時叅學人類皆耽著閒靜殊不知打在無事
甲裏忽然遇著逆順境緣胸中便見七上八下礙塞
殺人猶如下雪天相似四野黃雲漠漠長空厲風揺

拈一塵時大地山河盡皆變白將謂是潔淨境界明
朝後日赤日一出遠近山麓依舊峽屼現前大溪小
澗滔滔寒流不止從前所得毫無交涉爲甚麽如此
驀拈拄杖卓一卓曰總未透得者一重關還會麽潮
落海門雪初盡風生秦駐月重明

除夕小參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水上卓旂紅閃爍嬰
兒墮地髩毛斑四九三十六七九六十三透不過者
被我熱瞞明眼衲僧作麽蹐攀顧左右云美花多映
竹好鳥不歸山

元旦上堂拈起拄杖曰臯亭與者上座住持世界以
來東撑西拄全得渠力從不愛富嫌貧較短論長拄
杖子貧時臯亭波波挈挈百醜千拙臯亭富時拄杖
子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有時東勝神洲打鼓西瞿耶
尼上堂北鬱單越誦經行道南贍部洲灑水焚香既
無同異寧有封疆何故如此以拄杖卓一卓曰遐邇
壹體率賓歸王

訪舊同上堂秦望山高鑑湖水濶盡道飛鳥不度山
僧泛一葉小舟將高深坦夷濶狹險艱一一勘到總
不出者裏且道者裏畢竟寬窄多少衆擬議曰何得
抑巳而巳

受壽昌請上堂拈啓曰霞箋錦字遠從上國頒來彩
篆瑤章還自家邦寫出言言玉屑句句金聲乃寰中
之誥典作方外之干城仰披來命展布風猷宣啓畢
乃卓拄杖曰天半峨峰雙輪互繞倒流石峽刹海歸
趨門庭高峻堂奥幽玄出入其中者皆祥麟威鳳鸞
鷟狻猊所以西河獅子伏藏香花南山鱉鼻深遯崖
谿臯亭二十年前識得根源故於三吳兩浙建法幢
立宗旨取之左右用之無窮自分多生慶幸畢世榮
因茲者又承法兄梅逢和尚並黎川闔郡長者必欲
山僧把手看飛龍合譜繡鴛鴦水陸千里使者慇誠
如今不惜醜拙爲答來風驀召專使曰領取同音復
展兩手曰歸到黃龍峯下重爲舉似

弁山訥和尚至上堂見滲漏情滲漏語滲漏投子油
餅滿盛不夠類墮隨墮尊貴墮布袋茶鹽青錢一箇
有時雷震濤飈雨飄山岳有時花笑鳥啼水流魚躍
總不如我弁山法兄運斤成風爐雲錯落所以洞山
老祖道末世衆生人多乾慧見解入有行解入無今
時也有鑽珍珠解玉版者也有擅武庫挾鉗鎚者致
使毘盧師法身主草封塵鎖向上一路右趨轉左臯
亭今日就窠打刼因風放火諸人要識玄關金鎖麽

以拂子劃一畫曰過若也不會禮請弁山和尚重爲說破

慈氏世尊開光上堂問雲開實殿洞見本地風光月映珠林顯出今時面目未審開光一句如何舉唱師曰青山浮翠黛澗水落潺湲曰郎今人人瞻仰有分箇箇讚嘆莫能師曰黃鶯枝上語潦倒不堪聞曰迴出古今正恣眼縱橫無礙任施爲師便喝曰太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師曰自知較一半曰若非皐亭門下未免諸方檢點師曰錯會不少乃曰長年開口笑只爲太惺惺所以三禪迴迴入作無門關

閑雄雄見聞莫及直饒拖得箇布袋將淨穢腥膻神奇朽腐明珠白璧破絮敗繢都盧收拾卻謂是閑家具伸出隻手移山塞海緯地經天打泥鐘擊瓦鼓放溺揩屙揚塵播土盡情拋撒總看作平常事皐亭今日忍俊不禁重爲繪絲虛空雕鏤日月磨栴檀鑄黃金施設在前使一切人見相識心凝神契道令舍近求遠者不向覩史院內再覓蹤由懈怠懶惰者何須龍華三會始承記莂不見道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驀以拂子擊禪牀曰識得了也

戒子澄慧五十誕請上堂但得本莫愁末囫地一聲兩眉橫愛見大悲千眼豁盡知因行措脩誰識發長步潤所以古人道未有世界以前先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旣無生又不壞何待水落石出始見體露金風滌盡潭空方知夜寒無影者裏明太南有衡岳北有泰岱東瞻滄石西眺沙漠中間嵩山最高處爲熊耳峰達磨老子航海而來鼻大眼深當門板齒被流支三藏打落面壁冷坐了九年汝等諸人要見上古風規但飽喫飯叉手叠足去摸索始知皐亭有口不向開處說雖然龐公笊篱清平木杓明甚麼邊

事以拂子擊禪牀曰秋天數鵰鶚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二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三

門人興舒等編

住建昌府新城壽昌禪寺

師於康熙辛亥夏受請秋九月十二日入院

山門高而無上廣而無畔直饒踢盡水泥者裏也須親到舞鳳蟠龍拱青嶂

佛殿二尊不並化三箇訝郎當還須依例作禮且要增金以黃一任平人亂度量

祖師一花五葉直說曲說今日到來摸其窟穴老祖影堂知道山不好全身皆棄倒凝得沒柄钁頭天下人盡去尋討不是嫡骨兒孫依舊門外之遶

提室有黃檗接臨濟之棒承當須是其人得雪峯毬老觀之機入門且看作者若是畏刀避箭且居門外

上堂師至法座前拈請啓曰正宗一句迥絕離微兒奏塤弟拍箎響遏行雲和難齊道風吹又順風吹維那宣畢指法座曰踞毘盧頂頸上行誰不濶行驟步向刀山劍樹裏坐那箇橫身直跨者裏見得新長老話墮者裏不明將錯就錯遂陞座拈香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供養本師釋迦和尚直下六十九世古錐以此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伏願道洽唐虞德同文武此一瓣香瑞世嘉卉柱國楨良供養本寺中興無明經公老和尚及歷代住持和尚以此仰荅股肱王室闔國勳臣暨省府邑宰文武官僚伏願治同伊尹化並龔黃此一瓣香非功勳所致乃願力成就供養南岳笠菴和尚現主方丈梅逢和尚以此增延本寺護法檀那華算伏願扶持佛日高揎化權此一瓣香雜毒叢中種就煩惱海裏飄來第二回拈出供養前住徑山中興顯孝卽此堂上天界先師覺浪盛老和尚以此培植本寺耆舊諸山宿德伏願同趨向上共證心宗白椎竟師卓拄杖曰敲唱雙行要驗生機有路單刀直入須是作者登堂還有作者麼僧出問法轍久竪剎海同趨祖院新臨與開垂示師曰秋雲垂四野秋雨灑長空曰可謂鳳山起舞秋水增潮師曰你那裏見得僧便喝師便打曰不可放過問虎嘯風生翼乎鴻毛過順風龍興雨致沛然巨鱗縱大壑門庭施設卽不問塤箎迭奏事若何師曰節拍清機寄與誰曰天半峨峰千古秀倒流不礙一源長師曰誰人會得曰與麼則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師曰轉見過遙問二尊並化卽不問祖父家業請師宣師曰拽兩齒

耙溅没歷泥曰黃鶴峰與黃龍峰相去多少師曰闍黎曾到浙中麼曰謝和尚一問師曰猶隔三千乃曰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發明正法眼藏展托化外機權半鉤斜照熊耳增寒一鑒輝空藥嶠孤嘯雲巖全身指示新豐覿體親承荷玉繩繩雲居卓卓威音那畔控鳴鏑以爭長空劫者邊佩雙輪而合耀或明或暗頓使人境交參半合半開直得主賓互換廪山獨秀高揭真風峩峰插天昭回四表浚深九曲波瀾縱開筆花正幹盡是建立邊事非為向上全提新長老到來荷祖宗正印承先人法綱聿見雲垂四野林巒飄

襯足之花雨灑長空大地發靈苗之瑞驀竪拂子曰看千峰勢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復舉僧問曹山國內按劍者誰山曰曹山師曰曹山和尚雖然獨據寰中要且未明尊貴自別只知有已不知有人今日或有問新長老國內按劍者誰但對他道與國和尚忽有箇衲僧道和尚恁麼道只知有人不知有已師咄曰從來揖讓稱尊貴若守功勳是外臣

當晚小參水陸千餘里奔馳已一月青山白雲寺歸到且休歇佛法本無多何須重重說大地絕纖塵滿目皆祖業果能自承當秤鎚原是鐵還有為無孔鐵鎚著楔者麼一僧曰學人今日不著便師曰好與三十棒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知汝承當不下僧禮拜師卓拄杖曰切

黎川闔邑紳士入山請上堂風前一句逈絕名模理後千機愈增邈摸若能於洪濛未兆之先覿化機以自裁玄牝初啓之際識天根而獨立始可判分兩儀建立三才奠安五嶽開闢四瀆然後陶鑄生佛曲全萬物所以古人道天地之前徑時人强莫移既名不得狀不得現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草木昆蟲賢愚貴賤又從何處而起今日遠承闔邑護法賁臨泉石

山僧到者裏豈肯緘默所謂借他拍板與門椎我亦逢場而作戲驀竪拂子曰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晚參黃龍頭角固已高聳天外彩鳳銜珠畢竟是誰親得代曰有功者賞曰有功者賞盡是臣分邊事如何是尊貴一路代曰夜明簾不捲又曰夜明簾不捲汝諸人作麼生與壽昌相見良久喝一喝下座

師至龍津寺潤首座請上堂七佛已前田地人人脚頭脚底寬廓非外寂寥非內纔生一念忻聖憎凡厭苦慕樂之心便見四山崎屼二水瀰漫勞他從上作者繪彩虛空雕鏤日月位置五岳疏鑿四瀆或時傑

閣凌霄或時荒煙斷草所以阜亭於五年前令潤首
座居愚守谷迴流尋源要使南來北來直趨向上親
詣寶方以故山僧昨夜信脚踏到也得提燈挈水披
後攙前譬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今日如得與大衆
相見固是平常家風也要璺替隨宜所謂言語通親
眷嬭嬭陞拄杖且道者箇畢竟承誰恩力復卓一下
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屬陰陽造化功
晚叅殘霞一船多處添些黛影千嶂少處減些不落
見聞底禍不入饋家之門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
放下手元來是饅頭

戊新禪人懺罪請上堂通身是徧身是八萬四千無
忌諱揚塵播土徧十方錦縫不彰誰敢覷松引風泉
咽石彈噪晚涼蟲響砌夜來山月上高峯相對喃喃
問緣起何中意意中句驢鳴犬吠大殷空鉗鎚秤錘
無實義杲日輝空雲徧野秋風一陣雨灑地露柱燈
籠長住當他年得投靈山記以拂子擊禪牀曰能救
世間苦觀音妙智力
開爐上堂諸方今日鎔五岳鑄七金爲干將鏌鎁太
阿青萍太戰魔軍斬結使山僧初到黃龍峯下登老
祖之堂就其壁壘更不太改旗易幟減竈添兵依舊

是古爐鞴古鉗鎚要使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人與非
人盡入其中普請成佛設有箇衲僧出來道彼自無
瘡勿傷之也但對他道錯錯作者好求無病藥
上堂黃河千里一曲泰華萬仞一峰不是高深難搆
要且棲鳳藏龍豈比岑嶁浦漵所聚蝦蟹螺蚌狐兎
小蟲汝等諸人著得一緉草鞋出門時箇箇在毘盧
頂上行爲甚麼若逢不逢良久曰棒上不成龍
晚叅捻土定千鈞不管是上竄是下竄若是打一棒
无不知輕重待到滴水滴凍時縱朕轉得法輪也用
盡神通妙用忽遇著箇截木停輪的東一片西一片

汝諸人作麼生相爲好晴明日再普請一轉
冬至上堂萬仞峰頭露一機崖崩石裂平田淺草道
一句河翻波沸丁一卓二放三抛五直得黃雲四合
沙頭立鷺分明翠靄蘢葱斷岸猿啼錯逆若待三日
前三日後以一動一靜爲機似者般底凍殺餓殺有
甚麼數秋戊申冬甲子太陽從亘躔入寶瓶是法住
法位世間相常住還有知得向上一路者麼卓拄杖
曰女媧煉石將天補
弟子指月等請上堂迦葉當稱迦陞千聖不傳無別
訣相喚門前倒剎竿說得不如行得見到不如用到

壽昌門下鋤頭枚耙柴鎌稻擔拈動也山岳起舞放下也海晏河清若是厭勞愛佚的縱佘錫撥寒雲鉼汲浪花裂錦縫覓金針鑽明珠辨九曲依舊漁翁把釣竿雖然古人道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還有向句中得旨者麼揮拂子曰落鴈浮寒水啼猿抱曉霜

晚叅寒雨連山暗溪雲遶殿低目前原有句終不涉離微者裏會得須菩提巖中宴坐者裏不會迦葉尊者赤脚蹋泥還有道得者麼一僧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師曰鵞肥破甑箄

晚叅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古人恁麼道也是抑而為之壽昌者裏從來不許人挂一箇元字脚汝等若信得及把得定管保天上天下

小叅智不如愚巧不如拙拈得地上水礀砂打落天邊第二月如來惟一說無二說諸人若也不信東南天傾西北地缺

解制上堂九十日已前諸人舌頭盡在山僧脚底任是文殊普賢德山臨濟亦覓縫罅不著九十日已後山僧舌頭亦在諸人脚底你也知休咎識機變步步超釋迦言言越彌勒所以山雲帀座春雨涔涔野亭梅花錯落古渡歸鴈喧呼原上牧童長歌燕姿沙頭漁父高唱竹枝雖然章江門外飛猿嶺下有什陳年骨董前途忽有人借問畢竟作麼生呈似他擊禪牀一下曰莫道山僧口門窄

晚叅騎賊馬趕賊古今已有作者將金彈子打雀兒壽昌慣自不惜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恁麼道依舊得不補失眾中還有為山僧救義者麼眾擬議師曰飲水也須防噎

上堂良醫之門足病夫巨賈之家多滯貨達磨不會唐言龐得一場話墮你若是思而知慮而解縱辯得

者竿頭長那竿頭短依舊新羅鷂過

青原智和尚訃至上供鳳宿龍巢隨類墮鶴衝霄漢混難齊明暗不彰功位隱于聖從教特地迷恭惟青原堂上壁歷智公和尚天縱之資取卿相如拾芥神奇之骨棄富貴若浮雲抛卻幞頭並冊霞而選佛忍乘吹毛同大洪以傳燈初入天界之室諸方喜其得師繼壁七祖之堂淼社盡稱有主宗說兼通炮莊卻走班馬儒釋淹貫通雅遠失歐韓所以門風壁立望涯涘者身慄股戰家法森嚴遊門墻者目眩心迷正擬此藏於五老何期浮渡於一葦慈舟欲櫂十八灘

之雲愁霧慘願駕停輪七十峰之松悲草泣今者聞訃之次特薦葵藿之饈雖然正恁麼時且道青原和尚還鑒臨也無浮爐突兀遮兜率槃地阡延截雪山

上堂麥隴煙寒桃花浪暖魚聞雷而化龍蛙乘水而放卵堪笑臨濟德山平地與人攄款汝等來者裏討甚盌拈拄杖便趁

晩叅兩手扶犁水過膝說得不如行得崑崙翻轉作瀛洲聞到不如見到三日風五日雨應時及節披簑側立千峰外的人爲甚麼怕不徹

上堂驅耕奪食之機鋤田翁兩手分付超佛越祖之

談水牯牛一肩擔荷諸人已是無事漢還知壽昌爲人底眼麼筍角貭怕長蕨拳僕蕨伸

祈嗣請上堂雷雨震千峰沿流信可通飛騰三十二一然顯諸宗不二門中是機皆匝一眞界内品彙咸融又如時雨既降山川出雲二木三草悉蒙天澤則一花一世界一葉一釋迦或大身而現示平等或多身而遊化國土或尊嚴殊特或卑劣庸愚或乘獅子吼無畏說或跨象王縱勇健威壓塵爾刹刹爾心心爾念念爾所以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爲父誠實善信男柔和慧辯女故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三世一

時說盡稱妙義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畢竟眞機雖然南泉道盡大地是王老師檀越但施不作施想受不作受想旣施不作施想受不作受想畢竟作麼生始契得他意旨有甚饅頭餕子快下將來便下座

晩叅秧針刺水蝌蚪分行田蛙亂鼓吹之次山鳥濫笙竽之長壽昌者裏內外一如咸爲舉揚汝諸人見慣聞慣以爲泛常忽有箇僧出來曰和尚恁麼道其奈禍不入愼家之門大衆爲山僧代一轉語免使他獨恃其長一僧曰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原來總是歌師曰喪時光藤林荒

上堂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庚峰定向事宜皆吉者裏定當得恭爽若不能拘陰陽不能擇雖然靚史院内今日有幾人犯突吉羅

弟子彭嘉祥四十初度請上堂騎驢曾踏洞庭青細看東山水上行待到石壓笋斜出懸崖花發愈森森者裏若纖然得恭便見百物滋榮千機秀拔何待出得一身白汗始識南來熏風須是出身有何要且有事無身果能向北斗裏深藏始知空劫自巳路柱懷胎方辯本原自性盡支那界內幾箇不是喫爺飯穿娘衣的壽昌也則過本用筏傳火將薪還有識得當

人金剛眼睛者麼靠拄杖曰今日熱如昨日

晚叅離山四十五日高深坦夷俱歷惟有眼睛眉毛依舊兩不相識致使千聖皆疑何能理事如一還有不落階級直趨向上者麼驀竪拄杖曰山僧全得渠力

師至桃花山衆請上堂山僧前日從大好山中著得一緉草鞋鬃峭異常以故今朝有一箇到頂句子幷得門山中遺範始與諸兄弟相見若只借烏藤為伴侶將著笠遮面門雖則逢橋問路遇水尋山倚松岑而品石攀蘿薜以銘泉寄亭臺方寫遊興靠墻壁始

賦歸詞自稱踢斷流水聲看盡飛禽跡殊不知見山依舊怎道將謂桃花是一片紅一片白翠竹是幾竿短幾竿長要與出頭天外者把手同行直是三千里外安知此處僧寶盡滄海之珠叢林皆栴檀圍繞雖然百歲老人分夜燈畢竟是甚麼意旨良久曰百歲老人分夜燈紙撚無油兩頭然設言諸聖無傳法好看千峰足底眠

晚叅舉漸源與和尚因寄蓋約姪來乃捲簾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御簾便歸客位源令侍者傳語曰長老遠涉不易猶隔津在蓋遂擒住侍者與一掌者

曰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蓋曰為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舉似漸源源曰猶隔津在師曰一人開門御敵一人壁壘高陳若不是侍者犯難成仁幾乎入室操戈有人道得通津句與他拄杖子歸堂

師至石門菴弘西堂率衆請上堂未跨石門一句向錢塘那畔早已分付了也又何須鼓響鐘鳴方知向上有機竹杖芒鞋始識機前得路其如山擁桃花泉通石硤松頭露滴銅缾竹杪翠飄衣裓白雲橫谷口從來鳥道無依青猿啼夜月一任玄路有準穿林寒花著雨繞砌芻艸生嵐正恁麼時人在境中境在人

裏還有分得賓主者麼擊拂子一下曰三十年後自有明眼人道破

晚叅金鋤不動土靈苗何處生者裏一科那裏一行有甚麼難下手今時人見解類皆如此縱好好修事得二年同一春也止不得他的貪饕若遇金鳳宿龍巢依然錯過不少拈將須彌山納在芥子裏將謂有與麼事而今平實與諸人商量二時僧堂裏拈匙把筯畢竟承誰恩力且莫心麤

晚叅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盡云槎上泛張騫水茫茫月

纖纖牛郎牽牛立溪邊盈盈織女機中坐贈與一石大如拳歸來持太問君平如悔遇儸不識儸休相悔還與三文擲卜錢汝諸人還知麼他時後日免得鑚龜打瓦

晚叅夜半捉烏雞好看白拈手脚日午點金燈顯他本有光明露柱騎山門上天主峰撞破帝釋殿上天鼓直得苦空無常一時平沉大地汝等還知也未衆無語師曰逢人切忌錯舉

晚叅將須彌山著汝眼裏將四大海水著汝耳裏又道好事不如無將鉢盂載汝將一莖草葢汝又道歷艮爲賊汝等頂笠腰包諸方尊宿豈無相爲得力句拈卻一邊不受人惑底師僧試出來道看衆擬議師曰者野狐精

晚叅問一荅十的與他半箇餬餅問十荅百的他餬餅半箇一向開口不得的囫圇與他一箇若是向父母未生已前道得一句子不可小當他黃金自有黃金價出來當面與他勘過有麼有麼衆無對曰話墮

晚叅第一句壽昌橋與諸人道了也第二句老人石與諸人道了也第三句獅子嗣與諸人道了也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恁麼說話爭柰諸聖眼何然雖如是也不得埋沒諸人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僧才出師便打曰一釣便上

晚叅道用心傳火用薪傳禪用拄杖子傳忽然拄杖子出來道和尚恁麼說未免招人怪笑且拄杖子元是無孔竅底禪和子又是無孔竅底不但不能傳禪兼且言不該典非智者之所談師乃咄曰臨濟在黃檗喫三頓痛棒難道是言不該典雪峯被德山打一棒如桶底脫相似難道是杜撰與化喫大覺痛棒薦得臨濟在黃檗喫棒的意旨難道禪不是拄杖子傳底拄杖子呵呵大笑曰盡太刻舟求劒幾能得魚忘筌

上堂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者裏見得祖師可以騎猛虎入蟻穴趁毒龍上蚊鬚或擬議前是山門後是佛殿有甚麼障礙諸人拍禪床一下曰惺惺著

上堂無師智自然智拾得唱歌寒山埽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之高廣日月星辰所繫地之深厚山岳江海所止汝諸人從頂至踵聖名凡號訛置者裏若得雙眼頓開你即什迦什迦即你若更求佛意祖意

大似捨父逃逝

晚叅折半破三該通今古拈頭作尾和融上下百草頭上一句人人道得佛眼覷不破底機畢竟落在甚麼處使钁不及拕犁

上堂千峰勢到岳邊止碣石東奔不顧萬派聲歸海上消洞水逆流不住三面狸奴憤怒不平使針眼魚吞卻須彌盧蟭螟蟲吸乾大海水八臂那吒揚聲大叫曰衆生本平等日用自生疑

上堂長連牀上抖擻不盡的東廊上西廊下揷脚不入佛殿前僧堂後揀辨得明底叉手疊足時撈摸不

上縱肰著得一緉草鞋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知爛泥中有刺若是有智主人二俱不受雖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還知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箇甚麼事惑亂人不少

除夕舉僧問金峰金盃滿酌時如何峰曰金峰不勝酩酊師曰金峰雖則語赴來機未免隨他顛倒所欲設有人問壽昌金盃滿酌時如何但對他道寧將斟酌意莫用奕棋心復曰冤鼓高歌欲雪天金杯滿酌椒花筵濃雲釀凍催殘臘速遣春風報稔年

解制上堂問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

談玄口不開如何是不開口談的玄師曰不可將鼻孔裏與你道曰忽遇銅頭鐵額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一棒一條痕曰恁麼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師曰得者不爲貴乃曰結卻布袋口三世諸佛出頭不得解開布袋口千手大悲摸索不著一解一結總不出壽昌底手遂撫掌三下曰還知壽昌好手麼復揮案曰自有一雙窮相手不肯輕揖等閑人

晚叅晴天開水道暖日徹秧芽布穀聲聲切春忙亂似麻秪如金鋤不動土靈苗向甚麼處生不可打在無事甲裏

小叅水清渟而涵月山萃拔以蒸雲魚騰躍以化龍龜藏六而通靈人人衣裏明珠爲甚麼不得常光現前洎不問過

上堂山前一片水田禪和家終日披披搭搭亦不知界限之廣狹水路之淺深連日分付直歲普請不但要使功不浪施幷得識祖翁基業高厚還有見得界限分明者麼把秧斟酌分行壠竝望平疇綠滿塍

上堂潑雨戰空聒耳難禁平疇高阜塞眼成塵轉山河大地歸自己衲子從來打幷得下轉自己歸山河大地作麼生出身披簑帶雨耘田者縱有冊青畫不

成
晚參舉定州善崔和尚因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說法崔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曰崔禪聻崔便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便下座師曰崔禪旌旗四列任是飛鳥莫度誰知几席間突出行間小卒當時若不放過盡定州一城人俱該喫棒而今叢林商量道當時崔禪棒折那是則故是秖成得箇生滅心行不但傷鋒犯手帶累令公亦成虛設還要識古人麼大鵬只展摩霄翅焉肯籬間爭腐鼠

上堂諸方今日采藥書符壽昌爭肯守轍循途何故聻無數綠萍浮水面從教人喚落花圖

凝山辭和尚至上堂空界色界懸疣附贅正位偏位鼠肝蟲臂鳥道玄路展手生鐵鋼鎔著鈕四禁三墮滲漏蝦跳何曾出斗不見古人道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向諸聖求解脫十成底事也須颺卻擲地作金聲直須不顧所以博山老人云我得壽昌古佛一箇不肯三十年建法幢立宗旨用之不盡汝等諸人是擔佛著肩上行腳的處處去覓佛覓祖直饒覓得究竟不是真佛祖今者賴遇明眼人在此壽昌豈敢害祕還要識真佛祖麼靠拄杖噓一噓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上堂魚躍淵鶯啼樹蕩蕩一條官驛路自離祿祿脫空行老大縱橫從步武下座徐行曰一二三四五還有相隨者麼眾擬議拽拄杖便趁復擲下曰顧

福山寧和尚訃至上堂法城崩法燈滅法海停波法流竭五月十五雪花飛法身凍殺離生滅模糊肉眼論生死懵懂癡頑歎斷絕無去無來忘言說石羊吞卻天邊月萬象森羅斫額看大地茫茫如潑墨鐵牛乳湩滿虛空散作人間甘露滅者一點那一橛分付諸人好辨別還有知得落處者麼記取此日此時節

晚參大統綱宗先須識句斷梗蓬塵扶傾濟溺秖要墮聰黜明絕聖棄智折筋殘蒿可以破塵破的若是師心佛祖意存玄昧縱饒千聖出來摩頂授記好似入檻獼猴繫橛跛驢不見黃梅會裏五百人俱會佛法惟有盧行者只去負石舂米汝等要步他後塵也須頑名思義雖然如是無厭足王住處為甚麼其門如市復顧眾曰諸人生身父母臥在草窠裏畢竟作麼生救濟

上堂須彌著在針鋒上四維上下位置如東看則西

南觀北何須要太辨邊表蘸瞋眼裏放夜市十字街頭揚聲叫智入三世無徃來中心樹子俱摧倒壓陷華山十八𨚗至今官賦無人納汝等黃瓜茄子還知麼未雨先風雨下不凶

上堂撥萬象不撥萬象胡地冬抽笋氣候無偏向是醍醐句是毒藥句金將火試人將語試壽昌二十年坐者曲彔木從來借他人鼻孔出氣為甚麼如此白蘋江靜月初臨秋聲多半在樹上

上堂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智者見之之謂智仁者見之之謂仁輪扁斲輪郢匠運斤汝等諸人眼能

見色耳能聞聲如何是佛乾矢橛麻三斤為甚麼不會失錢遭罪

上堂刈不鎌子曲彎彎自水木杓圓轆轆鷄足峰前疊足坐曹谿路上相奔逐諸方三八晚參敲金戛玉壽昌者裏種田博飯家風樸素雖是瓦盆竹筯一任諸人恣意取足然雖如是鎮州出大蘿蔔頭畢竟是何意旨絲不如竹

晚參壽昌橋度驢度馬寶鏡池驗凡驗聖老人石坐觀成敗道得的入地獄如箭射道不得的也入地獄如箭射作麼生是汝諸人出身路

上堂霜高木落山骨露水涸潭空岸痕多後夜青猿叫月終朝白鳥浮波西天二十八祖捕風捉影東土五派二支入室操戈笑倒元和佛陀惱亂瞿丘達磨為甚麼如此功不補過

晚參龍峰揷漢青石硤翻空白若以眼見耳聞天地懸隔不以眼見耳聞天地懸隔何故聾西河師子南山白額諸人還道得也未笑倒李八百

開鑪日知浴懷先請上堂猛火著油煎佛喋皮毛剃盡情智竭壽昌原是古鑪鎚餘談一鼓亘天熱三世十方各處分爭肯一模而脫出驀拈拄杖左邊卓一

下曰過去諸佛諸菩薩圓明自在朽木不可雕也以拄杖右邊卓一下曰未來諸佛諸菩薩毛血未克難薦齒牙以拄杖中間卓一下曰現在諸佛諸菩薩多才少智鼠肝蟲臂一齊趁入鑪中要使焦頭爛額梵天濺血諸方盡去買帽相頭壽昌總教從事三尺不見道若不揮劍漁父棲巢秖如揮劍後作麼生復卓拄杖曰只要重論蓋代功

上堂牛拽耙馬搭鞍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寶誌公杖頭刀尺寒山子樺皮作冠瀑布不溜青山走多少時人被眼瞞還有不受瞞者麼松關騎虎有豊干

晚叅解黙飛龍眼睛底爲甚麼棒上失卻慣按牛頭喫草底因甚勞而無功直饒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正好朝三千暮八百

晚叅問一荅十問十荅百父母未生前十箇有五雙道不得無事倚蒲閒縱望晚霞片片挂寒栢

建昌府北園弟子不遷請上堂白雲白青山青霜寒黃落覆苔深偶爾扶筇溪上立也有隨流問法人道無名絕古今莫將言句妄疎親歷歷孤明能自該聖名凡號總虛聲棒頭眼格外機五位三玄作範圍千聖不知何處去空留矢橛療狂饑向上路滑如苔撒

手橫行實快哉懷藏至寶輝天地無數塵勞盡照開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章山永壽寺重建大雄殿上梁本是一株大樹可以覆蔭人天裁成千古梁棟巍然撐持法界日月互繞並河山之壯麗水雲齊赴等性海以攸長盡東西南北之美合陰陽造化之宜任是三十二相讓他高出一頭縱有八十種好畢竟合歸衆妙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因緣會遇如事乃備明堂瓦桷檐涵攝三千大千雕甍石爲闔融通報土淨土重振永壽宗風願祝天子萬年

黎川泉護法入山請上堂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兩個上大人疑殺化三千何故聾擔雪填井止渴喫鹽雖然不見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曰有讀書人來報師曰雲門雖則斯文能任其如道出一隅壽昌門下鄭尚書李僕射世外金湯蘇學士黃太史法中儒雅只如有讀書人來報畢竟是何意旨今日因行掉臂特爲註破讀書人來報吾道一以貫迦葉糞埽衣顏回在陋巷須知此道存今古致有聲光徹霄漢

潤首座請上堂問向上宗乘即不問好山一句請師

宣師曰晴雲烘草色曰恁麼則短柄鋤頭掀翻大地師曰寒日麗松蒼乃豎拄杖曰黃檗用者上座打臨濟祇成得忤逆家聲德山雲門以他扶老流頭致有嚴厲風範蓮華峰菴主將來橫擔千峰幾見路絕人荒有祖以來或時支門拄戶或時拗直作曲或時擊透重關或時降伏魔怨壽昌自撥草瞻風以至出世住山從不曾背他今日登祖父之堂坐祖父之座豈可置他在壁角落裏遂擲下曰莫作等閒看

證侍者請上堂拈起布毛如山依嶽卷卻席子似水歸川從來恩多成怨自古義出豐年老人說法口鈍

下太蔵禪床儘他用劒刃上事餘閒一味工眠任從
客相見要且蒙有人原叅得禪叅不得禪冷暖自知
一聲喚一聲譍兩無孤負教嚴而後道尊何勞勝劣
相角師勝始是資強不必黒白稱譽壽昌門下枷子
大須彌大可依可託藤條長朽杌長堪雕堪飾雖然
全得渠力畢竟同出隻手驀拈起拄杖卓一下曰收
啓千佛道場弘西堂請上堂棒頭得路猶爲頋注之
蹊言下知宗盡屬緣慮之表直饒招手橫趨未是高
才提足睹竿直返難云透關正眼壽昌者裏督煙爲
塔上出梵天鏤氷作花橫亘大地住電爲燈光合塵

刹刻月作舟中泛濁海雖是水月道場鏡花佛事然
而酌水獻花不失其宜何須要向五臺山赴齋大悲
院應供卽能一飽忘百饑未免勞身佚口山僧昨夜
運心誠想欲供三世諸佛洎現前大衆將一句一字
滿足無遺四事具備六度齊彰驀喝一喝曰粉骨碎
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三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四

門人興舒等編

皐亭舒首座洪西堂神監院洎兩序執事同杭州護
法供法衣法被請上堂問具山山頂雲西湖湖內水
雲擁黃龍峰水合石硤流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
如然師曰蒼靄看無盡潺湲弄有餘曰武林闔郡居
士拈一辧香祝和尚大誕未審和尚還受祝也無師
曰帀匝隨風轉闔闢滿地飄曰恁麼則一聲春鳥青
山外無限輪椎擊不開師曰透關有眼者亦自知機
發曰室內兒孫全得力萬邦齊仰祖風高師曰且看

脚板下毛長多少乃曰從來不肯囊藏被蓋要見八
風披露千眼頻彰爲他本有上原著不得一箇佛字
一箇魔字一箇僧字一箇俗字才惹著者一縷便見
金花覆地玉蕊擎天散綵縵於長空布風旛於徧界
所以古人道不受底端的是眼將來底畢應是瞎何
況金毛現於雲中爪牙佈於疊巘嚬呻頋注返擲奮
騰玄沙虎象骨猴南山鼈鼻向北蠻驢腦裂皮焦威
獰遠伏正眼看來總是揚塵足岳擔雪塡井衆中忽
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受檀越供養畢竟作何報荅
驀擘拂子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石鎮衆居士請上堂平常展演沃野千里七聖皆迷於貝茨突兀施陳岡巒萬仞羣僊盡隨於妙峰翻空雪瀑濺顛雷於檐際跨渤巨艘載明霞於階除至若細雲彩電白月清風南金北貝飛綬舞幢如意缾破墻珠四法財八功德俱是日用事爲甚麼如此聻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心如藏樹典客請上堂一字書乾海墨一喝該通五教以百千萬億不可說的字始能發明義海以百千萬億不可說的義盡歸向藏海所謂心地藏功德藏無盡藏如來藏盡該攝一喝中肰後使天中來的菩

薩與他說六度萬行諸波羅密門令他捨欲樂趣佛乘人中來的菩薩與他說五戒十善蠲除苦集契入道心羊中來的菩薩與他說三解脫厺貪瞋癡免畜生報或他方世界來的菩薩從地湧出來的菩薩當與他衣服與他齋喫與他茶喫與他臥具與他醫藥使他發菩提心俱向一喝中成正覺轉法輪般涅槃驀喚大衆曰且道者一喝從甚麼處來復喝一喝曰智者聞之猛提取

兩序請上堂虎豹文章治世經綸銅頭鐵額叢林標格詩昌者裏從來家風樸素人人牽犁拽耙從不論

因計果寒山踢碓拾得挨磨普賢搬柴文殊著火復以拂子點曰第一座第二座金鎖玄關擘箆做第三座第四座縛鬼茲繩要左搓東西頭首執事兩序二十餘人雪峰毬子只三箇聚毛成裘足可觀聚沙作佛虛空大佛身旣有虛空大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出氣放下拂子曰用力不多

金谿項山紫雲禪寺知微禪宿全寰空師請上堂叅禪學道人只要識得本來面目自肰能受用本地風光雖波波挐挐拄杖擊碎千山泥泥水水茲鞋踢翻巨渤或騎獅子或駕象王游戲他方國土或挂垢衣

或著珍御坐斷報化佛頭或以一身現多身或以一劫示多劫所以釋迦老子道如來明見三界之相無有厺來無有起滅如是則紫雲深處面面相覿黃閣簾垂時時得旨何須把火重燭始辯親疎揮拳驀示方知直截風來席上冷濟一堂雪滿山中芳規萬古諸人還要識本來面目麼揮拂子曰曾記少年騎竹馬看看又是白頭翁

解制上堂平鋪蒲團疊起脚直饒三世佛祖也入作無門高捲布簾橫擔杖任是德山臨濟定要公驗分明若是追風良驥透網金鱗必肰別資一路何故聻

濘廣藏山理能伏豹
晚叅正月雨二月雨四十五日盡霧𩃎弄泥團漢居
正位也陞堂也說偈長行短頌悉周備尋聲救苦現
他方琉璃界內攙行市度得癩狗厺生天糞箕掃帚
為授記拄杖子出來道和尚恁麼說話爭奈諸方眼
何師咄曰你者木頭也敢向人天衆前挿嘴惹得伎
死禪和處處厺說神說鬼
師至廪山掃塔瑞如監院請上堂拈香此一瓣香空
劫以前栽就大好山中携來供養我本山堂上洞宗
三十世蘊空忠祖老和尚伏願為雲為蓋普覆羣機

乃曰短節撥雨破寒煙路出蒼崖斷石邊忍凍梅花
依竹外山雲山鳥舞階前高有月深有泉突兀晴巒
影不偏不是羣峰爭比類誰能得見此孤妍所以道
盡大地是真實人體但向脚頭脚底蹋著祖翁田地
收得原本契書自能淬礪古今陶鑄剎海邈寫風光
指揮大地攀躋峭壁懸崖俯摩蒼藤怪石取之終古
以不禁用之萬世而無盡若只在三千里外觀瞻白
雲影裏摸索忽然煙嵐四帀猿鶴翩翩未免心迷目
眩懷疑生謗山僧二十年於三吳兩浙風風雨雨水
水泥泥穩蹋親躋領略殆盡今日登祖師之堂陞祖

師之座擲標烏藤不見短長古樣伽黎原無異色雖
是上古風規亦可為今時樞要直得 揚亦稱揚不
盡讚頌亦讚頌難窮豈可作等閒見鬪爇喚侍者曰
祖師前添香著
泉書記釆天然木如意供師小叅相識一片相失萬
重比曹家女美態雍容非造物之化裁豈五岳之靈
鍾設將狂吟作舞能善用可以撼動穹峒何須擊碎
唾壺在知幾可以摧壞魔宮乃和氣之蒸成假芝菌
之兆豐實淳風之吹出若彤雲之方雩升於巖廊之
上奉一人之㐄　宗處於丘壑之間啓千聖之遺蹤等

秋月陰凉大地並叒日爍破邪宗指揮處花雨濛濛
號令時符印雄雄公輸難施其巧郢人相顧不逢本
色何能擬名住山宜乎稱翁如今拈在龍峯上相佐
山僧振祖風
上堂月迴高空秋露垂鴈聲嘹嚦過峰西年來廝得
心無事不用盲聾免是非玄沙和尚麻衣草屨無端
上平遠臺一滑滑倒至今無有人扶起還有衲子肯
出隻手相扶持者麼求人不如求巳
晚叅舉智門祚和尚因僧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
無門曰六祖原是盧行者師曰青原倒挿荊嘯峰師

兄塁歷師凡住院時已發三枝新幹南岳讓遷二祖舍利塔傳法堂似石師兄已結搆了也壽昌古佛門下子子孫孫東撑西拄老智門雖則因事長智要且言說不到山僧也下一轉語設有人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但對他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者裏見智門則易見壽昌則難具眼衲僧試檢點看

上堂九烏射盡何須箭後有路一翳猶存難期坐亨昇平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薦得底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句通神薦不得底分三玄列五位皆成賸語還有薦得者麼放下杖曰別是一家春

寶方弟子大鑑等莊嚴受業師恩賢耆宿請上堂古佛堂中是誰親到妙高峰頂那箇先登若是不動步者縱能得然燈古佛摩頂記莂猶屬依他何況七日週遮始相見於別峰雖然踢破草鞋未免功勳自墮所以青山崒嵂巖花歷亂鶯啼澗水潺湲岸柳飄颻魚躍平疇綠野淺種深耕冊嶂層巒重荷輕負溶溶春日麗晴色於蒼松疊疊春雲散明霞於翠竹故圓覺經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又云一切衆生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正恁麼時四大離散六塵消殞東山西嶺青畢竟與甚麼作當人金剛不壞身相良久擊拂子一下曰智者聞之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卻機

晚叅舉趙州和尚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州曰呈漆器師曰要識趙州麼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字

寶輪弟子大御等莊嚴受業師知子耆宿請上堂師卓拄杖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正當恁麼時大鐘橫撞法鼓轟闐緇素交叅入境雜遝還作麼生說箇忘所知不假修持的句

驀拈拄杖曰拄杖子與我知公老宿同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共入平等三昧降神處胎或現大身或現小身或現尊嚴殊特或現卑劣愚癡或出家修道或梵行純一或塵勞煩惱或證果成道或內密外現或權乘凡夫或六度萬行或淨佛國土或滿足菩提或演壽量或說本事或一劫住無量劫或無量劫住一劫或一義說無量義或無量義說一義或般涅槃或有餘或無餘或示同生死入無生死或無生死示入生死或淨邊穢或穢邊淨皆是鏡花佛事水月道場所以春山雲漫春鳥丁東啼曉色春晴雨過春花

璀璨徧林巒平疇綠展盡露春光叢林香布咸繞梅檀於是彌勒世尊從覩史內院打箇欠申曰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驀喚大衆曰還是覺時語夢時語擊禪牀曰分明記取

晚叅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且道如何是關棙子自代曰也不較多曰也不較多爲甚百鳥銜花相獻曰悔不慎當初曰悔不慎當初魯祖經年面壁玄沙爲甚要打五火杈曰只知入水求人不覺通身落井如何是出井一句代曰依舊漁翁把釣竿

普門大士開光上堂師曰看海雲雜沓湧出浴伽之

尊花雨闐闐迎承慈悲之相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母陀羅臂竪拂子曰總從者裏出現何待雲山高聳纔瞻寶髻巍峩翠靄叢芳始識身雲殊麗澄秋波於眼裏列黛色於眉端河北驢鳴河南犬吠大悲圓通盡十方世界吼徧吼擊徧擊動徧動震徧震盡演妙音正當恁麼時大士神通願力悲心智慧盡在諸人一念救苦心中顧左右曰作麼生是救苦心合掌高聲曰南無觀世音菩薩

晚叅山僧數月以來同拄杖子從西天東土打箇之遶並不曾遇著一箇明眼人拄杖子從傍曰難道釋迦老子不是明眼達磨大師不是明眼山僧與他一掌而退今問諸人畢竟那箇是明眼衆擬議輸與拄杖子

晚叅道一句子諸人便妄想第二句總不開口又說老漢以方便而今東西南北沸似湯不如囫圇傾出果是久叅高士必知機變後學初機好生緇素驀喝一喝良久曰可惜許

冰生禪座請上堂日面月面高低等見四智三身顯用藏仁曉來寒色在松筠谷口梅花香噴遍十方世界總是當人堅固身何須待洞庭波漲城南草青但

飽喫飯暖穿衣向野亭浦溆看歸鴈陣陣北征儘好掉臂闊步毋論師子返擲象王縱行壽昌素當懶性開口便說無甚大喻小喻延偈長行見事便作無甚一劫二劫證果修因都盧只有一句自然百物滋榮驀以拄杖卓一下曰會麼華拄杖曰令不虛行

晚叅豎起拳曰者一句子莫道諸人道不得山僧也道不得三世諸佛道不得天下老和尚也道不得畢竟作麼生父母所生口終不爲汝說

普門大士誕日撫州廣壽寺僊源禪座請上堂壽昌家風從來種田慱飯儘他諸方浩浩商量有句裏藏

鋒言前得旨任是紅旗閃爍甲馬单鎗按劍相待張
亓立等果然水洩不通鳥飛難度究竟總歸文明賀
聖朝而今十虛通暢七政旋乾人樂春風農耕壠畝
聲塵上也著到色法裏也透過莫道是雙眼直饒千
眼萬眼八萬四千眼悉歸正見莫道是兩手直饒千
手萬手八萬四千寶臂總成大化只要光剃頭淨洗
脚那管是楡楠木做周帀有餘天地懸隔有朝一日
蹋到汝水城畔擬峴臺前見樓閣凌霄鐘聲徹耳時
無論是觀音舉上藍舉始道山僧不欺人正恁麼時
因齋慶讚且歌一箇種田口號良久擊拂子曰春雲

靄雨勸春寒春鳥啼花春未殘春瓏入歌春事悉春
在處處爲春盤
上堂拆東籬補西壁理長則就搭公破鉢婆脚事究
則圓搭燈籠入佛殿裏擠著陳如尊者道去則名客
任名主人未審掌亭人姓甚麼投子道底
上堂鳧脛短鶴脛長松本直棘木曲然於一一法依
根業分布脫襪打眠板響喫粥者來若分賓主不得
祖師已歸西竺還有分得賓主者麼合笑不合哭
晚叅肉重千斤智無銖兩雪峰火爐大趙州脚板濶
衲僧家耳裏著得四海水眼裏放得須彌山袈裟裏

草鞋處處到來因甚青州布衫不會還有會得底出
來商量看如無鄉邨四月閒人少才罷蠶桑又插田
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我靈覺何交涉拄杖子穿
過髑髏且道山河大地與諸人是同是別常因送客
處記得別家時
晚叅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曰祖師心印狀似鐵
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卽是
不印卽是時有盧陂長老出曰某甲有鐵牛之機請
師不搭印穴曰慣釣鯨鯢沉巨浸卻嗟蛙步驟泥沙
陂佇思穴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

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曰
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穴曰太守見箇甚麼道理牧
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師曰盡謂風穴
擐三玄戈甲施四種主賓盧陂縱有七事隨身也遭
擒下殊不知機不密而謀露慮不遠而憂臨盧陂固
不足論老大風穴亦被俗漢覷破當時待牧主道當
斷不斷反招其亂便好一喝不但見方外人風規高
出一籌亦知祖師心印別有長處
上堂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一一分明重爲舉似者
裏會得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現成活計者裏不

會虎皷大蟲蛇吞鱉鼻無本可據且道西方日出卯是第幾句瞥聽瞥喜

晩衆識得一萬事畢你諸人盡是無事人驀豎起拳頭曰且道喚者箇作甚麼自代曰不勞再三

小衆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東西南北無往不遇逢險架橋就水設渡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使民戰栗無數懵懂癡人盡道古人爭樹不爭樹是何故副墨之子不會問之洛誦之孫洛誦之孫不知汝等還知麼擊禪床一下曰千年田八百主

晩衆餧驢餧馬車載斗量不盡透水透沙從教鹽醬隨宜換卻人眼睛底拈放一邊著豎拳曰者裏道一句看復拶衆曰放過一著

上堂聖人無已靡所不已自南自北自東自西牛溲馬渤土塊乾屎隨緣認得性無喚亦無喜雖然布袋和尚向十字街頭等箇人且道畢竟是誰咄曰不敢當前問路底豈不是你

上堂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阿耨四河水滔滔流未已心外無法身心一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不知之謂神昨日啓三郎要得背家女諸人若也不信但

看狙公賦芧

上堂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與諸人起居食息未嘗少間有時也動地放光有時也全提向上只是諸人情存向背見處偏枯未免事事打做兩橛頭頭喪失本眞今日還是用那一員尊宿相爲好若用德山臨濟又道是盲枷瞎棒若用洞山雲居又道是葛藤籠絡若用潙山法眼又道是指東話西畢竟用那箇始得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上堂秋山雲外老秋樹月中分四顧何寥廓此情與誰論乃高聲喚曰門外犬吠聲有讀書人來報

晩衆一葉落天下秋德山臨濟因甚開口不得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也是賊過後張弓許他是箇了事漢

晩衆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僧出作禮師與一踏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歸方丈

上堂霜黄木落山山盡露秋容風急天高處處惟看鴈字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裏眼不透靑黃耳不騎聲度帶累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路

上堂正說知見時知見卽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如今深沙神與地神相鬭不勝鼓一陣黒風將四大

部洲一時遮障了也拄杖子傍觀不忿劈空一棒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汝諸人還知麼兩重公案

晚叅若論此事山僧未開兩片皮汝諸人向甚麼處噉呩便歸方丈

晚叅我若向上提持你者一隊總是涅槃堂裏漢只得隨汝顛倒知見喚三作五指鹿爲馬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者箇畢竟從何而起衆擬議曰不勞再勘

晚叅騏驥追風本是汗血種性大鵬運海好看作者神奇豈同盲龜跛鱉箇箇術途守轍盡大地是箇轉身句道得著底洗脚上船不費餘力要或擬議未免

奔馳南北如何是轉身句衆無對拽拄杖便趂

上堂東頭買貴倏鑄瓦礫價等連城西頭賣賤照乘夜光低並糠粃貴賤得宜市利常倒貴賤失準理有損益於佛法中作麼生辨得失誰人識此意令我憶南泉

上堂通其變使民不倦普請金剛鑄鐵劵隨其肢黜其明鑿殺混沌是何人子順於父臣奉於君要使兒孫足下行還有擺手出漳江者麼丈人荷蕢子路問津

晚叅舉南泉和尚因僧侍立次泉顧眎之其僧便合掌泉曰太僧生僧便叉手泉曰太俗生師曰合掌太僧生叉手太俗生合與不合間二宜免愛憎由也得

升堂愚魯在會參堪笑老臊胡日午打三更

薦正藍旗大將軍呀賴請上堂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常存那箇是常存的性師卓拄杖曰無別物曰是知山色溪光無非清淨妙體師曰莫依他曰秖如薦拔一句又作麼生道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一雨普滋三草二木去也師曰識得拄杖子麼乃曰盡道拈斷梗遂蒿可以破塵破的以殘甏瓦礫將去周壘封關直得金鏃馬前落路分箭後雲影藏後懸機透

刃先阿那箇不是高扶舜日廣布堯仁難免蹄趑趄於步後合擬議於辭端如今東西南北總屬國王水土塵刹浮幢皆爲妙體遮那何須轉山河大地歸自巳亦不必轉自巳歸山河大地要知殺人不眨眼底將軍便是成佛有餘的漢子而今空王俸也不消食鴈傳書也懶去看壯氣歸山川忠心昭日月灑灑落落無蔽無虧始是無依道人之母旣不隨類名墮又肯撲在人天位中雖然如是畢竟作麼生驀喝一喝曰三十年後有明眼人註破

薦正藍旗纛章京車不代鑲藍旗纛章京安捺請上

堂三日前古廟香爐去三日後一條白練去正恁麼
時雲蒸霞蔚日照天臨鶯啼綠樹岸柳搖煙人臥玉
樓山花散綵也不消奪人不奪境也不消奪境不奪
人王令旣行野老謳歌謝閑名於塵表紀勲業於鼎
鐘以智遣惑誰不委知以智遣智幾能搆得所以古
人道盡十方世界是箇眞實人體凡愚聖智生死涅
槃畢竟向甚麼處著驀以拂子擊禪床曰者裏緇素
得明三世諸佛在諸人脚底者裏承當不下諸人在
山僧脚底良久復顧眎左右曰逢人但恁麼舉
薦正白旗夸蘭大賓舉請上堂相隨來也邈盡難成

不是同氣相求爭見風高古策所以把手教人行不
得爲人自肯乃方親金針雙鎖備古錦以含春玉綫
平牽湊天機而叶律盡去驅識情於緣慮之表乾崑
能盡泯見聞於聲色之端喜猶不怠兆五五在明昧
之前列三三處偏正之後到者裏覿露堂堂也須高
著眼君復擲拂子曰分明記取
薦正紅旗蘇章京王國柱請上堂一舉不再舉今已
重舉一見不復見今已纔見果然七事隨身待有伴
師來要立一塵家國無功不處偃三玄甲胄息五位
戈矛打起禾山鼓驗取雲門普何須三變淨土始闡

玄詮九轉還丹方騰霄漢所以趙州和尚曰有時拈
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
用遇緣卽宗不分是主是賓饑不擇食管甚傻子傻
頭若得生機至眞不妨且聞前話於是彌勒菩薩從
覩史內院聞說此話拋出箇布袋呵呵大笑且道他
笑箇甚麼莫待當來
問龍翠忍和尚示寂廬山金竹坪上堂撐束一枝忽
折摧愁斷春風不敢吹八臂那吒負不起六鼇戴去
游山悲不須悲銀盌盛雪混莫及鳳宿龍巢類難齊
小魔拍手大魔笑打鼓普請爲報知雖然如是涅槃

與生死畢竟作麼生辨別汝等諸人若辨得古人底
眼目處生滅而不被生滅之所轉其或未然齊到龍
華和尚座前爲汝說破
晚叅衆汾陽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汾曰
青絹扇子足風凉師曰快便如風圓轉似水汾陽老
人秪知敏於事而不愼於言帚昌師不然設有人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道今日熱如昨日
晚叅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大小
祖師好與三十棒何故辨莫將支道鶴喚作右軍鵝
解夏小叅燈籠騎佛殿出山門光不透脫露柱著靴

衫入淨瓶見處偏枯若是體露金風諸人慣得其便
至於水落石出飛猿嶺下有一句子汝等作麽生道
良久曰立秋當種豆白露好鋤茶
師至延津訪舊歸小參交劍潭奔濤澎湃龍門石怪
險萬狀山僧一艇隨流快捷若風昨從飛猿嶺過踢
碎玄沙腳指底石頭謂山僧曰和尚出入俱從此道
過玄沙和尚有一則公案何不爲天下人拈卻山僧
對他道如今四海平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
結制上堂高高堆滿滿擔潑很潑籮一手擡一手搦
卷舒隨宜百草頭上橫踐豎蹋縱意施爲有甚麽遮

障諸人有甚麽礙塞諸人管他壁壘高低爐鞴冷熱
壽昌者裏大開著門從來易見難識拄杖子從傍曰
和尚恁麽爲人只恐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山僧咄曰
你者漢一向强作主宰若是一等孟八郎漢葬著你
撑門拄戶將謂你有多少伎倆山僧今日若不放過
好與老十且問汝諸人還是賞他是罰他良久曰消
得恁麽
晚叅山僧前日有箇省力句要向諸人道只爲舌頭
痛今日舌頭好又忘卻了也汝諸人還有爲山僧代
得一轉語麽若道得不獨與叢林有人且見壽昌門

下令不虛行首座曰和尚萬福師曰者是第二句玉
山曰和尚未出方丈前已道過了也師曰者是第三
句復顧左右曰分明記取
上堂黃葉曉霜堆驛路小橋臥栁集寒鴉野亭柱壁
多書字風捲遊絲罥落花高高處蒼松倚怪石低低
處淺水湧汀沙風吹釣艇橫雨打茅屋斜盡道境在
人中言外得旨自然頭頭到家似如此會太錯過了
車大蓮花有者道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
外雖然說到難免好境被眼遮汝但過得壽昌橋踏
著石頭路管他是向上向下毋論東寺師叔西山耆

闍三箇柴頭成品字交肩相過叅學事畢竟是無差
步步相隨勝似露地白牛車大衆釋迦老子道此處
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既無人能到是誰知深固幽遠
擲卓拄杖曰看腳下
晚叅天下老師盡說有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殊不
知盡大地總是諸人正句纔起心思應便見有百八
句不可說句直饒不起心思也沒交涉畢竟如何卓
拄杖曰收
晚叅山僧二十年覓一箇不被物轉的不可得何況
有能轉物底縱拈得老人石擲向他方世界只成箇

此無彼有何能得泯然自盡諸人且道如何是泯然
自盡底句擊禪牀一下曰春來草自青
晚叅六耳不同謀三人證龜成鱉達磨航海而來依
舊春寒秋熱致令後代兒孫箇箇循途守轍反道少
林有妙訣
除夕小叅舉僧問石門和尚年窮歲盡時如何門曰
東邨王老夜燒錢師曰古人恁麼荅話不但奢而不
儉要且惹起閒神野鬼多少妄想設有人問壽昌年
窮歲盡時如何但對他道野老敲盆歌臘盡兒孫拍
拔和蠻腔復曰山林燈火照岩叢夜色沉沉古寺鐘

莫謂東風不相識梅花瓏璨露春容
上堂日月杖頭挑照盡髑無依袈裟裹草鞋無間功
不立夜明簾外空劫今時雙彰明月堂前正偏混融
獨舉秖如樞密不得旨闇外化權畢竟是誰制令曰
逢人不得錯舉
臨川南源寺新戒永球等請上堂壽昌老子遺下者
一柄鋤頭雖是式樣不合時宜能操持者管取受用
無盡山僧二十年全得渠力不但能種植靈苗并可
以鋤邪輔正可以降伏魔怨可以撐拄門戸而今南
瀧北嶠東坡西畬盡長嘉穗山披翠以蒸雲水澄渟

而涵碧目前總是祖翁田地又何嘗有一絲毫瞞昧
著諸人又何嘗有一寸尺不與諸人同受用毋歲成
冬藏之候唱邨田樂不拘小律高腔只要應時及節
惟有者柄骨董鋤頭今日不妨拈出汝等俱是他州
外縣來的開見異常欣慕殊勝復舉起拄杖子曰崑
崙瀛洲翻轉後貴在吾人用意良
晚叅神奇化于爛腐智巧出自愚魯達磨冷坐九年
二祖斷臂良苦要見古人風規也須踐他芳武欲得
懇切相應明朝臘月十五良久擊禪床曰三握髮三
吐哺

成道日戒弟子等閙請上堂夜來星月燦晴虛霜氣
凌凌滿佛爐床爲旋鋪秔稻草鼾眠不覺日當晡紛
紛開眼皆說夢閉目存神免歎吁妄想智慧兩何爲
佛與衆生果悟迷以故打鼓爲告報大家莫作屋中
愚雖然如是釋迦老子於正覺山前明星現時悟道
今日黃龍峰下赤日當空汝等諸人又悟箇甚麼者
裏見得定把得住管保汝等天上天下卓拄杖下座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四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五

門人典舒等編

拈古

世尊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師曰世尊門裏出身不得文殊身裏出門不得仔細看來也是徐六擔板

世尊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者箇是甚麼二人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太陽玄曰不因世尊問洎乎忘卻壽昌經曰君子有成人之

美師曰兩箇老老大大從來以己方人殊不知黃面老子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世尊曰那一通你問我雪竇顯曰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卻因邪打正師曰老胡也知有那一通秖是口門窄

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願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

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師曰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黃面老子能說不能用當時待魔王道我待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但向他道我不如你管取低首歸降不見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遂作禮而去阿難乃白世尊曰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曰不但瞞人亦且自瞞及乎被阿難一拶直得向驢前馬後立地且如外道

悟去不知還端的也未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往昔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世尊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異口同聲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

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師曰世尊舍巳從人慈悲太煞文殊權柄在手未得自由兩箇漢無大人相帶累五百比丘髑髏粉碎又何曾夢見若是祖師門下直須血濺梵天不見道爲人須爲徹

世尊因文殊一日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師曰大小世尊明於責人昧于恕巳阜亭者裏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拄杖子兩手分付三十年後亦省得入道料揀不到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師曰城東老母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旣知無回避處何故以手掩面婦人態度一時露出卽今還有不欲見佛者麽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卻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于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接得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師曰大小文殊善財互相熱瞞不顧傍觀者哂

六祖因僧問黃梅意旨什麽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

曰和尚還得否祖曰我不得曰和尚爲什麽不得祖曰我不會佛法師曰且道祖師恁麽荅話還得黃梅意旨不得黃梅意旨要會麽白馬紫金鞍騎出萬人看借問誰家子讀書人做官

忠國師因涅槃時至乃辭代宗帝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良久曰會麽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眞卻諳此事乞詔問之後代宗詔應眞入內問前語眞良久曰聖上會麽帝曰不會眞乃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雪竇頌曰代宗不會且置耽源還會麽秖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者一拶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箇是無縫塔師曰大小雪竇抑巳揚人殊不知無縫塔樣至今巋然不動可惜代宗錯過若是作家君王如飛龍在天光被四表又何止衲僧門下耽源呈頌也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具眼者試退模看

傅大士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秖者語聲是師曰大小傅大士話作兩橛若是衲

僧門下自救不了何故須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

徑山國一欽禪師因馬祖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欽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卻封回忠國師聞曰欽師猶被馬師惑師曰馬師草草問候欽師万字折點雖然往復無差轉見道路迥遮總謂忠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殊不知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馬祖一日問藥山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山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見可謂協於心體布于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滯此師曰藥山於牝牡驪黃之外畧露神駿老追風便顧影驚心步武倒卻若是而今叢林稍見皮毛差勝若道同時不識祖不張乖弄醜便隨羣逐隊

雲門因齋次拈起糊餅云我秖供養江西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僧曰為甚麼秖供養江西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門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盌師呵呵大笑曰皋亭二十年前也曾恁麼來於食等者於法亦等雲門雖則行平等慈未免情識太煞使一隊向北驢

從上心生盡往高高峰頂立已謂珍御寶几若是兩人共一盌江西兩浙有血氣者喫了也須嘔出

夾山示衆曰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雲門偃曰蝦蟆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會取師曰夾山好事不如無雲門禍不單行雖然如是駕與青龍不解騎者多又爭怪得山僧

洞山解夏上堂曰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秖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顧左右曰欲知此事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他合後有舉似石霜霜曰出門便是草山聞乃曰大唐國裏能有幾人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二俱作家且如東去西去者盡是草裏漢又何曾有出身路皋亭恁麼道不圖打草秖要驚蛇

洞山因辭京兆興善平禪師平曰什麼處去山曰沿流無定止平曰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平乃撫掌保福展曰洞山自是一家乃別曰覓得幾人師曰保福老漢錯下名言殊不知洞山老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又道覓得幾人果然搆不著

洞山聰上堂曰晨鷄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

瞜露柱却惺惺後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師曰大衆好言語若人信受奉行敢保一生受記從敎三十年後有人道皐亭和泥合水

金峰一日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什麼峰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峰曰你喚作什麼曰枕子峰曰落在金峰窠裏師曰學他者拙似他者死何不奪卻枕子免得天下人墮在金峰窠臼裏

梁山因太陽玄叅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像曰者是吳處士画底玄擬進語山急索曰者箇是有相底如何是無相底玄頓悟於言下遂作禮起卻依位立山曰何不道取一句玄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曰梁山老人嚼飯餵嬰孩不覺滿面塵灰待他道道卽不辭恐上紙筆三十棒趁出不爲廣大門庭子孫也未至斷絕

太陽警玄禪師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鸛鶴毛鷹嘴鷺鷥身卻共烏鴉爲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仔細看依稀卻似雲中鴈師曰混不得類不齊太陽老人拈示殆盡只是罕遇知音

皐亭恁麼道多少錯會者又向炭庫裏作活計

太陽問僧甚處來曰洪山陽曰先師在麼曰在陽曰在卽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聻陽曰者箇猶是侍者僧無對陽曰喫茶去師曰者僧果的從洪山來只是錯傳洪山語以致虗費太陽常住茶湯

太陽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陽曰滿缾傾不出大地沒饑人師曰太陽老人從來家風嚴密門庭廣大可惜者僧不是登龍者

興陽清剖禪師在太陽作園頭種瓜次陽曰甜瓜何時熟清曰卽今熟爛也陽曰揀甜底摘來清曰與甚麼人喫陽曰不入園者清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清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師曰瓜熟子離離不入園者坐享無功太陽父子恁麼揀辨可謂甜瓜徹蒂甜噫

雪竇顯禪師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什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師曰雪竇老人恁麼爲人何能坐斷天下人舌頭當時若有箇師僧出衆但向他道和尚話墮也不知待他眼目定動拂袖便行

投子義青禪師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子

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子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子曰秖知金玉異那識楚王心僧禮拜子以拂子擊之師曰開疆展土革故鼎新投子老人自是一代英傑且道者一隻箭而今落在甚麼處有人道得許他天下橫行

投子因芙蓉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青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蓉擬進語青以拂子驀口摵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蓉忽開悟禮拜青曰且來闍黎蓉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蓉掩耳而去師曰俊哉大似破壁飛騰三十棒分付得著雖然撿點將來猶少三十棒在

芙蓉楷禪師在投子作典座子曰厨務勾當不易蓉曰不敢子曰煑粥耶蒸飯耶蓉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煑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蓉曰和尚慈悲放他閒去師曰深相體信出入無難芙蓉得之矣三十年後人多僻怠那裏討者閒漢

雪竇一日見僧來拈拄杖曰我兩手分付你作麼生僧退身曰不敢竇曰爲甚麼棒上不成龍僧曰三十

年後恐孤負和尚竇放下拄杖曰吽吽師曰既然兩手分付何妨如龍得水三十年後也顯叢林有人孺子固不足與謀老盧亦勞而無功還有眼親手快者麼復靠拄杖曰收

雪竇一日上堂衆集定乃曰雪竇得與麼長諸人得與麼短若有道得齊肩句許伊把定乾坤師曰雪竇老人雖則高出一籌千古之下遭人怪笑當時若問齊肩句但對他道待老漢腳跟點地著

雪竇到大龍問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卻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曰子有如是見解那竇曰者老漢瓦解冰消龍曰放你三十棒竇禮拜歸衆龍卻喚曰適來問話底僧出來竇便出龍曰甚處是老僧瓦解冰消竇曰轉見敗闕龍作色曰叵耐叵耐竇不顧後舉似南嶽福嚴雅雅曰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竇曰和尚更須行腳師曰雪竇老人大似箇黠兒拾得風流袋不顧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

雪竇舉古德曰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佛祖言教是什麼熱盌鳴聲便請高挂缽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

人又曰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卻須挑起盔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選一人爲師師曰雪竇雖則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帶累多少人生陷地獄要識三員無事道人麼也只是館驛裏撮馬糞漢

長蘆賾歇清了禪師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師曰督亢圖窮七首現旁觀者爲之髮豎還有不惜性命底漢

麼

天童宏智禪師因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童曰文彩未痕袮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童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童曰歷歷纔同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童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童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童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師曰者僧久客未歸猶思故園風景天童老人不惜老婆與他話

盡雲山若是未能身裏出門者何異夢中悲喜然雖如是瞞阜亭不得

雪竇鑒禪師參翠山宗宗問道者竭力不無其勞鑒曰須知有不勞者宗曰尊貴位中留不住是如何鑒曰觸處相逢不相識宗曰猶是途中主賓如何是主中主鑒曰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鑒口鑒拓開便行師曰翠山恁麼問雪竇恁麼荅盡謂賓主穆穆檢點將來大似持盜不得詐道不饑

丹霞淳禪師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升穴

底事直須飈却十成底事直須丟卻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者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帶角混塵泥師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丹霞老人恁麼爲人難免盡喪家珍

天童如淨禪師開爐上堂召衆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因火爐動也師曰天童老人大似貧兒暴富賣弄家珍阜亭當時若見踏翻便行令者一隊趨炎附熱漢凍殺有甚麼過

鹿門覺禪師示衆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此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刧無有間斷師曰鹿門恁麼示衆也是依經解義報恩雖善斷章節句怎奈打失眼睛鼻亭一出孃肚皮便開眼見明閉眼見暗至今胸無一元字脚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又何用別作解會也別無難易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辨得者出來吐露不知者切忌心麁

磁州大明寶禪師示衆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卻針秖見線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卻自曰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

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昏悶乃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割曰原來在者裏師曰大明雖婆心切切若是皮下有血底自然不甘還有為古人出氣者麼鼻亭要問伊知痛癢也未

磁州雪巖滿禪師初參普照照曰兄弟年少正宜力參老僧當年念念以佛法為事巖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照曰如生冤家相似巖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床握巖手曰作家那萬松曰死灰裏一粒荳爆師曰萬松老人錯下名言殊不知青州勾賊破家我若作普照待問而今如何拈棒趁出免見互相鈍置

報恩秀禪師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會恩曰善解龍吟師曰報恩老人雖別音響怎奈尤欠一著在者僧善解龍吟只是不知時節仔細看來也是別寶遇著瞎波斯

西京少室雪庭裕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曰待乳峰點頭卽向汝道師曰為是荅者僧語為是別有道理者僧當時若果然會去乳峰至今橫點頭豎點頭若也不會祖師歸天竺久矣

西京少室靈隱泰禪師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

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承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什麼處卓拄杖曰秖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師曰大小靈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西京寶應遇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西來的意應曰風送泉聲來几畔月移花影到窗前師曰寶應老人平常六韜三略七事隨身恁麼荅話大似坐觀成敗然雖如是還覺腦門重麼

南陽香巖才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巖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如何是事法界巖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如何是事理無礙法界巖曰三冬枯

水秀九夏雪花飛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嚴曰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師曰香嚴只知指蹤畫界不覺通身水泥者僧會即會也是紙上富貴若是四法界未夢見在

西京少室俱空斌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空曰石烏龜向火師曰者僧當時悟去可以隨處作主若更去東卜西卜則病在心頭

壽昌無明經禪師問僧趙州道臺山婆我爲汝勘破了也畢竟勘破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今日敗闕了也昌曰老僧一生也不奈何好教你知若實會舉似來

看僧擬進語昌打一棒云者掠虛漢師曰臺山路惟趙州與壽昌老人親履實踐故不與爲讐可惜者僧當時舍近求遠遂成周遮若是阜亭待他道老僧一生也不奈何但云和尚更須買草鞋行脚不圖勘破壽昌并得參見趙州

雲門澄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門曰輕打我輕打我僧曰我會也門曰你作麼生會僧遂作驢鳴師曰者僧雖善步趨猶欠返擲檢點將來也是邯鄲學唐步

雲門在雲棲棲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問門曰他道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你且道是那一句門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棲領之師曰披沙揀金還他雲門老人眼親手快若是內中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莫道雲棲便是高峰亦拈不出何故聾大衆證明

雲門因僧參乃問你行脚事作麼生僧畫一圓相門劃破圓相僧敲桌三下門卻畫一圓相僧又敲桌三下門又重畫三圓相僧以手抹卻門曰離此之外別道一句看僧擬議門便喝出師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者僧不識大命擅自對壘及乎被雲門大書露布方肯束手歸降

雲門因中丞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門曰我在京師走一遭不曾遇著一人浦復問門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雲門金針暗擲辜負鴛鴦獨宿者俗漢錦衣夜行不思故國風光

武夷山東苑鏡禪師上堂良久云還會麼千古萬古事當不得我縮毛縱一縱當不得我額頭點一點當不得我拄杖子卓一卓當不得我震聲一喝你若不會燈籠露柱替你下涅槃堂且道爲甚麼如此噫立地死漢有甚麼救處師曰阜亭當時若在但撫掌云

者老漢熟處難忘

寶壽方禪師與石車禪師同坐司理黃元公問兩石相磕時如何車曰一碟便死壽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師曰兩箇老老大大向俗人面前呈欵若是皐亭待問兩石相磕時如何只與黃元公你擬向甚麼處迴避雖然如是也要救取元公始得

天界盛和尚問僧甚處來曰和尚不知某甲那界曰野狐精跨跳作麼曰情知和尚有此一機界曰若不是新羅僧禮拜界曰却夫與撒欖師曰者僧纔從漆桶裏探出頭來被人與作却夫不但安名并亦得號

天界問僧汝是延平來底麼曰是界曰交劒潭兩條龍還在否曰不知界曰蚯蚓驀過東海蝦蟆撞倒須彌跂死禪和打瞌睡未曾醒在師曰天界先師費許多氣力作麼若是交劒潭龍莫道者僧恐圖披人未夢見在然雖如是老漢卻被者僧勘破

天界因僧問如何是常住三寶界曰兩粥一飯曰如何奉持界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師曰天界先師是則固是然所費太奢者僧果能奉持受用無盡其或擬議祇好東看西看

天界因僧問石頭和尚有僧問如何是道頭曰木頭如何是禪頭曰碌磚此意如何界曰藝壓當行曰請問和尚如何是道界曰好皮不染皂如何是禪界曰好人不倩錢曰此與石頭答意有同别否界曰白馬廟前好傘鋪曰不會界曰木屐店在對門開師曰天界先師果然藝壓當行祇是不合將石頭和尚家私輕易拋擲可惜者僧不識好惡與作平常骨董往往向白馬廟前錯走

石頭垂示曰語言動用沒交涉時藥山出曰直得非語言動用亦沒交涉頭曰者裏針劄不入山曰者裏如石上栽花師曰大小石頭祇知坐斷天下舌頭不

顧路絕人荒皐亭今日和泥合水三十年後切忌錯舉

隨州護國守澄淨果禪師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國曰地下底一場懡㦬曰滴水滴凍時如何國曰日出後一場懡㦬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國曰三門頭兩箇漢一場懡㦬師曰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人問皐亭笑箇甚麼笑一場懡㦬

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天童覺曰露躶躶圓陀陀直是無稜縫且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

還會麼和光惹事刮篤成家師曰說甚麼無稜縫直得七花八裂塞壑塡溝帶累多少人流蕩忘返有人問阜亭但對他道西天斬頭截臂我者裏自領出去

曹山因僧問如何是法身主山曰謂秦無人曰者箇莫便是否山曰斬師曰入鄉問俗入國問禁者僧抛家亂走處處去鈴綁下乞若不斬卻幾乎認奴作郎還識曹山麼四臣不昧苦封殿禁苑春深總未知

郢州芭蕉慧淸禪師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師曰可惜衆中無人何不奪來拗折免得古今人盡向節目更生節目不見道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吾將以爲敎父

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曰大衆久思法誨山曰打鐘著時大衆纔集定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復問曰和尚許爲大衆說法爲甚麼一言不措山曰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師曰大小藥山龍頭蛇尾當時何不與他本分草料亦免後世兒孫箇箇被葛藤椿絆倒雖然如是要識藥山麼有時獨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保福展禪師因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

挂角時福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雪竇顯曰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子師曰說甚較些子直是未在雪峰生平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劈脊便棒何故聻從來孝子諱爺名

雪峰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洞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曰沙米一齊去洞曰大衆喫箇甚麼峰遂覆卻盆洞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師曰雪峰貧恨一身多不知尊貴家風自別當時若解轉位投機又豈同門外遊人且道洞山不肯雪峰意在什麼處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

頌古

世尊初生

躍冶之金自不祥干將鑄就赤眉殃乾坤擾亂掀元首竊國紛紛有憲章

世尊拈花

蛾眉初覺試新粧一種嬌羞沒處藏推向畫樓誇衆藝偷香端的許潘郎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上來下去總虛張法令何曾會舉揚不是傍人添註腳幾乎空討一場忙

德山托盂
曾向藍田射石虎幾經塞外息狼煙而今撩倒隨
見戲要中紅心那一邊

傅大士講經
聽聽大士何曾解講經晝見日夜見星雪打梅花
玉一庭多少雲山歸未得幾人能不自於塀

僧問巖頭古帆未挂時如何頭曰後園驢喫草
吞吐乾坤老作家一塵不立舊生涯後園荒草㲉
驢喫多少王孫惹落花

新婦騎驢阿家牽

首山驢見撩刺刺新婦倒騎怕跌殺汝水東流過
汴城莫教歷卻凌波襪

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因甚麼天台山
至今巍然

摩月干霄勢莫凌春風歲住赤霞城平田庄上憧
憧客推倒方知路不平

九峰虔因僧問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秖是傳語
人是否
虎驟龍驤越大方金聲玉振豈尋常要知尊貴深
深旨臣相當途印不彰

風穴陞座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
風穴倚官挾勢盧陂帶水拖泥致令祖師心印幾
被俗人輕窺鐵牛機鐵牛機朱點窄處太難拔

巖頭因僧問古帆挂後時如何曰小魚吞大魚
野老相將問卜居太平無象儘容與古帆挂後鄉
關杳惟見小魚吞大魚

經題八字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風捲殘蘆墮秋水隨波泊在
釣魚磯無限魚龍不敢覷長的如戟短的如七鱗
得龍王按劍起夜來風雨落霹靂萬象森羅談不

已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五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六

門人典舒等編

法語

示瞿次知藏

從上聖賢與常人異者不過立身操行不苟故能照耀今昔所以身爲道本言乃樞機其令人信從如影隨身故曹谿始從黃梅負舂後來傳衣鉢繼祖位甚至感王臣師禮於今千有餘年宇內尊崇如泰山當其負石舂碓時不過一力作賤役又誰識所行所爲皆聖賢事業令人名色盡向上第一等而行事與輿

儓傖傭之不若其能振末世光前謨吾未之聞也何以故昔之學者爲道求師焚身斷臂釆薪汲水除糞肩輿故曰身爲牀坐身爲奴僕今之學者爲名求師不過豐欽食厚軟暖色斯踰言斯從嬌其故習寵其作媚以爲恩深稍不順已便離心背德又何曾似古人鞭背流血而不恨褫剝衣裙而不怨驅逐墮崖扃門折足甚至三登九上而不憚勞易服潛形而不爲恥舍邪歸正而不爲欺求賢遠僞而不爲非斯皆哲人事業見諸行事又豈似今時行脚訪道者言不與心親道不與心明德不爲人感智不使人矜事不堪

人傳誦行不致人取並焉敢望人之信重尊從也哉瞿次喜子親依阜亭其任力荷衆別於他人持紙求開示語予故舉古人可以爲鑒誡有益於身心者令其入深蹟遠直至古人地步庶幾與師友聚首非是閑相識也勉之

示雪巢侍者

趙州云不貴苟得不賤高名今時刹竿如林參學者憧憧師不審資資不擇師彼此相欺惟貴苟得覩其用心立身處眞庸流之不若焉能跂及古人項背況有高名不賤能光明碩大者哉今人之天資志氣未

嘗不有過古人者第發心行脚親師擇友立身存心事事與古人悖何以故古人用心要自肯今人求他肯古人立身期遠大今人其早勦古人擇友取直諒今人愛阿諛古人敬嚴難今人事簡易古人行脚爲見道今人好奔馳古人發心畏生死今人念名聞古人重法爲人今人輕法利已此皆近世聞見之昭著者安敢望法門之再振吾道之興隆也雪巢侍者稟質木訥樸實少萃乞假歸閩省親持紙求開示予喜其誠篤故不敢彼此相欺聊舉邇來叢林獘端若是有血氣者當痛心疾首取法古人則古人不前今人

不後也

詩偈

巖上吟

烟水周旋罷匆匆只閉門莫將黃菜葉流出白楡邨
鑿石心堪種撥爐火尚溫幾多賓主句捫蝨向誰論

又

一把黃茅屋還藏犢鼻褌果然天地大愈見佛身尊
五嶽飄中影千秋衲上痕若能名實具目擊可忘言

又

驅犢前溪牧隨流入草根石斑新蘚滑路沒舊燒痕
秋月從人喻此心許誰論寒山詩一卷細讀可招魂

又

亂後人家少山前俱廢邨桑麻侵蔓草雞犬絕黃昏
炙背移甁扰燒茶洗瓦盆幸餘行脚地一衲舊乾坤

又

藤蘿穿石磴新竹破籬門水筧常留月瓜棚暫作軒
護持梅子樹布置菊花根一歲經營始寒時好負暄

又

荷鋤歌白石種荳上高原不識樵人面惟問向我言
前宵逢乳犢昨日囓親孫雖免誅求急願來依世尊

尋山

芒鞋曾踏破五岳半浮沉不畏身難隱惟愁塵易侵
天地終還樸人情始見深未嫌支遁癖且再過前岑

縛屋

山林宜草率廓落見眞情病骨憐衣破龕燈懼滅明
薪茅防滲漏撑木拄欹傾結構須乘早秋高幾日晴

編籬

野曠防侵亂山居須護持斬荊塡缺陷劈茂整支離
秋月經行夜寒雲出入期古人深遠思戒止見當時

栽松

草堂當此後標致望誰尊秀色非無種堅貞別有根
移雲遼倒共扶石淺深存戒令邊剪伐參天勢莫捫

剗草

疾惡心無異傷慈莫近刑芟夷存地步束縛旣淸寧
火燒根難蔓霜侵莢易青荷鋤工不匱勿使害門庭

筧水

山厨初乞火煮栗必營泉策杖尋雲竇攀藤入亂煙
源分隨曲直石落聽潺湲秋禊均鄰圃無勞讓後先

折蔬

小圃霑秋雨靑靑色可飡携筐採白露引灌帶黃昏

味澹心無辱安貧志所存舉盤思欲共把筯媿難言

移竹

讀書深不解終日只看雲聒對無他物相思有此君
南風先致意秋雨後殷勤活計雖平淡聲音自可聞

采茶

平原春事足草色上衣香入路煙埋石歸林綠滿筐
水分秋迹淺月借雪痕長持此堪相語山中意不忘

書妙高菴壁

幻住雲中已一年青青山色有誰憐綠蘿京月緣堦
上消受婆娑半榻禪

又

青山有約記當年爲愛蒼松不費錢霜夜寒濤供客
夢餘聲濺亂打窓邊

寄棲霞鶴谿兄

六朝松裏齊將寺坐久成勞老鈸貧脫卻一雙翻著
襪波波亦腳走塵涯

又

鋤頭活計舊家私眦轉前坡種蕨藜牛拍綿州煙月
調令入平地墮雙眉

留別冊叔

鉢裏餘香始見心還言相共水雲深壓山面目分明
在著得芒鞋便可尋

寄天界谷語兄

破院支撐已十年鬖鬆一鉢乞寒煙王城踏徧歸來
暮衲擁青灰枕月眠

寄贈茗上巖三兄

曾聞茗溪淸且長匹練滉漾神龍藏頭角至今不肯
見疾霄閃電生其光又聞雲霞飛晴岡峰蒼面面芙
蓉裝我亦有懷非旦暮竹杖麻鞋試秋霜探彼窟宅
入其底請爲蒼生治霖雨

答棲霞雁翁兄

千佛嶺前師表堂六朝人去思茫茫青山有主留真
法白雪難酬勝夜光澗草品泉衣濺綠崖花宿雨鉢
函香年來歸路渾無恙松月高寒入夢長

題畵

柳色陰陰蔽日明野亭孤寂少人行江空惟見蘼蕪
影想是錢塘潮未平

寄懷明招補兄

九年不相見空寄幾行書僧史同誰較山雲應自鋤
麻衣盛殺竹杖引清渠他日傳燈譜先岡白髮疏

藥地智兄書至喜而賦荅
五承書記問題梅都作錦鱗腹裏胎布網絡龍空說
劍藥籠指馬實藏雷炮成具茨天無縫弄出泥丸地
有坯遠餉餘滓慚過分祖闗遙肯爲余開
寄借菴弘子
寄言石門闗中主登足看雲事可捐莫學興化嗣臨
濟還如趙州見南泉塵中得旨須分印物外行權好
著鞭楊岐山頭靑未了覓將餘燄作燈傳
送𡡉谷知藏歸江西
廿年不作歸鄉夢山水荼瓜半失眞若到匡廬爲問

訊石門高倘待何人
吉甫翁和尚過草亭
曾聞豎大義高揭衡山空骨力峋嶁聳襟懷洞庭雄
源宗深有辨喻指幾能窮得其終宵語微言可化龍
送光典客歸省
師老宜歸省道情出世長且將雲水意爲作火爐香
竹錫扶春雨磁缾簪棣棠到家應得句舉出驗諸方
泉書記得天肰木如意賦詩予喜和荅
盤根臃腫得春全雲氣之神咏并妍化母有心歸草
木山靈無計護天年書生鮮罷風流在大將歌殘老

志堅且讓山翁閒指點從教花雨徧林泉
峨峰
峨峰天半聳秀壓萬山靑海甸遙神化叢林仰魯靈
蒼黃分草木涼燠辨郊坰砌石開田處風雷晝不停
原山
二姑排遠嶂五嶺燠巒分淸冷秋空月蒼茫煙樹雲
啼猿多領子歸鴈慣隨羣似與諸天近微言信可聞
溪行
花底啼鶯聲安帖沙間立鷺步從容正隨柳岸看船
渡風送原西寺裏鐘

麥羨坵
一鋤雨雪趁春風壠月煙疇汗血功百世道能通帝
座綸音親問綠蓑翁
老人石
鬚眉原帶煙霞色肝膽深懷日月光十二金人歸漢
苑春秋惟見穀城長
寄巢者汰娃
明霞高映秋天迥河渚伊人隔路長幾度鴈聲砧杵
下又隨夜色入松牕
辛亥冬省月拔老師

廿年重得侍巾瓶一榻龕燈話夢醒鶴髮息深存化
母淼瞳照轉辨晨星住山有句過鴻寄出世忘機任
楚經自愧鈍根名慶實幾勞心力慰蛉辨

落梅

雨後殘花落滿苔鳥啼餘夢喚春回明年爲報長安
客馬首還期折寄來

寄皋亭舒長老

皋亭平地起骨堆引得羣峰爭崔嵬晝倚晴嵐不改
變日月旋遶無時開我昔誤入桃花源姓名流落在
漁船風雨飄花隨流水相傳此處別有天汝旣高蹤
雲錦上把竿穩待雲雷放戴角擎頭逐浪來綠綸一
擲機宜當他時莫謂水無鱗明月滿載漁歌唱君不
見任公十二牛餌釣其龍能用大者所得奢豈似溪
澗攏覡蝦

讚

釋迦佛 惟石爲座

如此危峻安能孤坐爲憫衆生平地遭墮以勇猛力
裂愛欲鎖大千世界一肩擔荷所以天上人間見相
聞名盡去拈香擇火無有一箇半箇向空劫已前著
眼看破是渠是我

又 圓相內坐蓮華上

人人心內誰不有此世界未分名自何起費盡腕頭
邈難相似所以趙州稱念弗喜部石跛師喚作乾矢
衆生迷倒認物爲已果能轉物知慚識恥舉敷可坐
月臨秋水

托鉢佛

進止有儀施受有度善哉佛子以法而住

大士 坐一辦蓮葉

眼能觀聲耳能聽色一處休復六用咸克衆生悲心
諸佛慈力體具兼之實憑實式見相稱名如味蒼蔔
熱惱清涼半規誰識

壽昌經老和尚

推倒大好山露出峨峰天半透過祖師室浚深曹源
波瀚振起二百年已墜之綱宗擬翻五燈譜陳腐之

公案窺得古佛聞名徧滿神州開有壽昌門庭嶽嵲霄漢乘願力示現兩身一姓非衣不換應遺讖重來单絲九鼎青山暮且開田說大義麥羨丘尚流血汗砌石開家風破蕭帽猶高檐岸鉏钁一柄傳兒孫海晏菁乾難盡讚

東苑鏡老和尚

武夷巖巖九曲潺潺石屏之下睡虎耽耽奪峨峯印搴博山旗險坑跨過佛祖皆迷機如劈箭舌如雷電生涯鈍钁見者股戰崖屏高扃尾鐺自挈千聖不傳祇此妙訣本色住山冷襟誰類藥嶠汾州差可比擬

末後句子西崟相邑長嘯一聲乾坤辟易世衰道降心燈邪坱遶綱眞風偃穢魂衮奇生也晚未識大全嘉言善行得獲遺篇作此賛詞以塵足岳厚載之量肯拒至濁

天界盛老和尚

死猫頭上親沾著佛病祖病齊發作高提知見跨峩峰拗得一橛利逾鍔自謂絕世之珍奇九曲溪邊打失卻赤手無錐何所為汲汲彌縫造嵩岳從茲名句徧天下足跡幾遭魔外側身雲澤物四十年象龍追步乘頭角王侯士庶等目覩踞坐禪牀恣酬酢伯仲之間見杲洪峽瀉河傾失安約憂天愍人赤子心一睬死生如展縮我師隱德讚難窮虛空五彩重用䕶

自影 潤首座請

生書香之里而目不識六七出千佛之世而志不欲作佛有說法之名未肯與人箇元字腳無容衆之量眉常龍蛇繞座奔如此紕繆師承濫膺人天眞佛祖冤讐叢林殃害分付潤首座為伊埽蹤削跡庶幾於壽昌門庭斯賴

又 孝西堂請

澹寫春山瘦骨露平鋪秋水兩眉寒空王有傳渠慵

食背上生毛仔細看噫太無端從來孝子諱爺名翻笑叢林著熱瞞

又 證侍者請

貌不過常人行未齊先哲學道遇明師而未盡師家底蘊叅禪遭毒辣亦何曾斷臂立雪所以說法不依格則動覆不循途轍知者謂是逍天戮民不識者指為緇中蟊賊更有一樁醜處三十年用不盡底被侍者漏泄

介山頭陀小像

未虎嘯而胸排萬古能探天目之靈祕已鵬舉而眼

空一世肯潑五湖之驚濤行人之所難行忍人之所
難忍總知極平常極容易而智不能知識不能識其
顛倒英雄殺活凡聖豈非麗藴之儔萬回之伍就中
一著不顢頇待三十年後聽其自己向天下人道破
咄

無年齡公小像

楞嚴讀罷正受現前心與天遊象帝之先塵剎其說
不許言詮軍持炷香火用薪傳

佛事

禮悟空禪師眞歇了祖靜照塔空劫已前誰是主册
霞掌下錯承當面門傍破無尋處龘得閒名滿大唐
閒名旣滿大唐爲甚麼無尋處聻以拂子拂一拂曰
到家不怕語聲高一盞淸茶一炷香

壽昌重開山經老祖塔盡道同時不識祖分明指示
也無端致令石峽逆流水倒入西江太瀰漫敎眼宗
眼兩何長振衣而起海天寬好山踏破歸休後龘得
峩峰天畔看看卽不無畢竟作麽生與老祖相見良
久曰兩輪互繞無終古鳳宿龍巢影不彰

見如謐老和尚塔正明不露誰能辯指據紛紛事始
彰天下盡稱爲伏鳳四目八臂休相望休相望且道

今日作麽生通信四山草木深秋後盡是吾師汗血
黃

至一菴成和尚衣鉢塔分付紅爐徹底覓要見眞金色
愈鮮致使劫火瓦礫地傑閣危樓勢插天自是神功
勞百戰大敵不宰遵古勸湘南潭抱不隔幾對睛
嵐目光眩黃龍峰下路同踐秋風颷颷阿兄面此心
未許傍人爲伽黎古色終無變

雙峰存和尚塔叢林此日關册黃阿兄勞板振古綱
爲報四方雲水客離言句子好商量休商量拗開向
上千峰眼始見高深一道長

其天浩和尚塔從來同步不同途鷺入蘆花類自殊
莖膝松枝堪挂劒相逢誰識此心孤心不孤不住靑
霄看變化肯留潭影蟠明珠

海會塔設供大功不宰理原常只此歸趨勝覺場好
看峰前流水意滔滔不盡願猶長

廓山忠祖塔熊耳峰高月影寒一輪足可自盤桓歸
來挑徧靑山色折脚鐺兒不肯瞞恭惟洞山下第三
十世祖廓山藴空忠老和尚之塔肯斧獨脩看大外
之飛潙明珠深抱待寧馨以親授舌本藏雷儘天下
人鬬柴亂朱身同潛角聽塵外客說肯道黃收室得

續荷綱宗而傲世報峰續燄付心印以標宗以故巍然凛嶠四海咸稱尊貴浚哉石磢一脈賴此流長不肖五世孫某遠承慈蔭慚繼芳踪懷辨香以躬獻表恩志而自愧雖然如是正恁麼時如何奉重黄閣簾垂恩光普青苔日照覩聽親

掃父時顯府君墓生緣誰敢昧斯身設道而今始識親踏徧山河皆是血白頭人禮黑頭人

掃母何氏孺人墓借借之機豈易常森羅倒影落寒塘二十四年看不厭青山依舊白雲藏

凛山忠祖忌辰燒香青萍磨得問如何千聖要從脚下過設道今朝無伴侶眠雲桃石不勝多

桃花山影堂上供衆山齊出爭雄長頭角崢嶸歸一方隱德至今稱伏鳳根株原不借春光恭惟桃峰開山寂菴老和尚大好山中剗草嘗性天成如騏驥不受控勒桃花嶺上藏身慧辨生知似鸑鳳必合衝霄住山六十年高懷可並無業操行九十歲眠雲能繼思大所以欲懸彌露馨香晚彰茲者百歲彌壽敬瀹杯茗辨香少展微忱且作麼生與老和尚相見遂燒香曰千峰萬峰齊拜倒滿空花雨晝濛濛

福山和尚封龕坐斷鰲峰殺萬機含生無路辨離微

如何令人疑生死利物真慈識者稀恭惟福山堂上石潮滋兄和尚之靈托迹淮南並青華嚴之骨氣道行江西方洪覺範之風標渠無生死未出母胎覆卻船示有涅槃纔入塵勞翻著蔽兩王名藍瞎卻石頭一城人眼一表化儀揭開琢煉千古師心危言出轉腐爛盡爲神奇風句飛攝强項皆成滋幹正擬慧日長明何期真燈遽滅萬象悲號眉斷青山森羅哀泣淚翻碧水智弓方釋波旬重豎赤幡悲駕暫停人天更驚白墮茲者紫羅帳合脈聽難通夜明簾卷轉功得旨雖然輟櫂停輪畢竟爲什麼邊事良久曰鷄足山前無異路熊耳峰上有真規

舉龕獨坐無尊卑從來類不齊隨他顛倒欲新婦倒騎驢古帆高挂凌風上好看小魚吞大魚

開維金不博金火能入火塑茆莫向此中尋疑殺當年破竈墮擲火炬曰三世諸佛箇箇將錯就錯

懸真位次不用安排天然坐得恰好閑對青山逃落脾笑看一老一不老

郢柏旭維那火與化擯竞賓出院阜亭將郢柏火塟事既兩般理元一貫若道恩慈不分明留與叢林作公案

道因耆宿火般若體般若用寒山拈帚拾得念誦木
葉落時秋潦退黃花開處香風送此回端的不是夢
佛生禪人火佛本無生今云何滅生滅去來似月圓
缺今年冬旱雨無多且看紅爐飛片雪
心月耆宿火如來惟說一心天上只有一月譬喻言
說無窮光明照燭無缺如今月落言路斷畢竟作麼
分別擲火炬云萬里神光一條鐵
綸副寺火熖裏絲條誰見縷鑁鑁雲中別有天神光
萬里無遮障謝家人不在漁舡綸子者回公案始稱
圓

知予老宿封龕四山相逼時如何月朗霜空散彩多
石瘦水枯光不亂惟留清影在爐韝知予達公童眞
入道七十年打成一片盛世爲僧彈指項頓超三際
慈悲濟物忍草徧發山前苕行居躬緋守撐空霄漢
所以若緇若素咸遵德化或遐或邇盡慕芳聲茲者
化緣旣畢能事云週要顯圓光萬里以故藏身一室
必使錦縫重披還須密移那畔貼封條云鳳舞丹霄
機不立金剛腦後示重輪
舉火三世諸佛在火熖裏說法知公老宿與三世諸
佛譚禪祗要見諸行事不許寄以空言免教守株待

兎貴在得魚忘筌擲火炬云不是五位與三玄
王居士火曾擁雕弓唱凱歌天山定後絕誵訛而今
霧掩西江月特繞蓮花奉佛陀擲火炬云也不較多
月坡老師封龕昔未曾生今云何滅七十餘年獨嘯
好月如今月落長空誰敢到此亂說
爲天界巨音和尚設供古佛堂中曾入作刹竿推倒
善世門兄呼弟應如相該斯道寥寥不可論恭惟天
界堂上巨音選公和尚靈根夙植妙齡得炎心宗智
性天生旦氣早膺法印弘大法歷盡艱難擴正眼幾
踏危穿百折不回魔外化爲神足兩間能任宇內仰

作心城盡擬道同佛日何期壽並白雲嗟保社之凋
殘實吾門之不幸茲者聞訃之初特効蘋蘩之薦表
法乳之同源與慧燈之普照雖然天界和尚鑒臨畢
竟以何爲驗拈香曰圓通門啓無終古大地羣昏只
者機
資福天月禪師入塔獨坐無尊卑諸峰類莫齊白雲
籠不住露出碧崔嵬看他揃邈者返擲共雙眉
銘
盱郡金樓峰寶輪寺知予耆宿塔銘 并序
禪師名道達字知予郡之徐氏子七歲投壽昌沙門

元賓爲驅烏有大人器度賓每過督而不見其退心至二十受具成大僧見如諡公鍾愛之寶輪乃唐宋古刹久湮没皆瓦礫荒墟晝夜芟荆榛拾殘甓三十年復還舊觀未幾明運數厄國鼎遂遷一旦遭兵燹諸有燼盡師不少衰以謂災因時變我以願持不數年間百廢復舉四方緇素咸歎爲希有遠近聞名見相未有不遵德化而被眞風肰而景暮齒尊禪誦之餘兩笠煙簑無懈寒暑猶自慊肰終身以行門不如古人至於諸方尊宿及壽昌祖庭知識請法質疑問辨輿襲迨無虛徃以時歉歲荒及接壞鄰封持鬪忿

爭恒輙食遍濟以身排難肰皆至誠導人俱望風宣而消很毒飲醇味以發善心所以維宇撑空叢林香繞忽示微恙遣徒以藍輿迎予囑以後事及叢林大節遂而趨寂乃乙卯仲冬三日也師生於萬厯丁未世壽六十九爲僧六十二年度徒子若干人俗弟子不可計荼毘送喪者徧原谷哀慕如考妣非有過人之智感人之深何能若是慟也於戲世界滄桑俄而遷變况有限之身能住世幾何第六十年爲僧始而事師學道中而爲法求人濟物利生尊賢愛衆末後歸休猶以護惜叢林住持佛法爲憂其生平操行立

身垢衣惡食勤勞穫畊謙德自居皆可稱述今者繼祖位而貪饕不厭至老死而利慾愈深眞鳥鼠之徒聞師行而不愧是佛門之闡提也予主祖庭五載師爲法爲叢林雖祁寒溽暑必奔至每相見以憂世愍人爲念是知師在家爲賢良君子出世爲眞佛種草其弟子某等以師老先製壽藏於寺之右掖而未有銘以予爲知師之深者丐一言而識不朽於塔上以示孝思於後世也爲之銘曰

衡霍之源千里分幹蓼花一穗天開屛翰牛嶸欻起羣峰羅遶芙蓉辦列光削出麗匡布黃金輪持萬壽

栴檀圍繞僧寶若琛辟塵離世任佛重誓以身說法梵𨔝力衛紺宇蔽空冊碧絢目像設莊嚴見聞心肅歲歉時災巳恒輙食分饗四來其心無惓六十二臘無改其操使鑱驅犢不少爲勞尊賢重道覬闡祕奧沍寒溽暑躬爲之造末後歸眞儘可指陳預卜化期叢林是遵寺之右掖壽藏是寓龜鳳蟠旋天休神宅

盱郡永光弘比丘尼堉銘

夫道之寓於物也無貴賤男女無小大異同惟心融神契者之爲聖爲賢心蔽神昧者之爲凡爲外肰於道亦無毁損焉猶日月之在天雖江河行潦陂池溝

洫清濁涸漑之跡影落其中則光耀亦不爲之少虧況與乎陰陽之適靈知之源妙契自心之大至道之常也哉吾於永光尼亦得而論矣當其良人之喪姑欲奪其志惟縞衣綦巾誓彼柏舟引刀斷髮把鏡務面卽古之貞烈不過是也旣許身而祀佛能求道以遂志嚼氷茹荼焚頂矢誓苦參勵行雖無著總持又何加焉以故事久論定一生一死亦可以無憾矣尼名與宏字永光郡之周氏子幼聰慧誦孝經能怡懌父母之愛及字袁姓之子不失中饋之常操井臼奉姑嫜與鄰娌別故有異稱忽夫喪姑欲改適誓死靡

他貧居子立無以資生故許身祀佛投郡之簫菴禮尼大振爲師隨師初參天界杖人示以主人公話晝夜不少懈布幃木榻青燈碧篆窮與境究心地立行端有年矣繼見青原肰和尚示之以本分鉗錘不肯少假其言句而志益猛利心愈堅忍披精進鎧捧無滲器後與國忍和尚王壽昌來參請忍和尚痛爲煅煉必以自證自悟爲至三年之間參請至再而壽昌以嚴棠門庭眞若萬仞壁立卽諸方有擎頭角而至者咸遭黜頷況孱弱之質淘濁之品縱能變大僧而趍分前請其如大火聚中焉肯容毫末乎肰而矢志

堅銳愈鄉而愈壯愈挫而愈利不爲之少滅其鋒衆咸爲之怯渠必以深入重關則以到家爲無事矣歲辛亥偶有觸覺前之參請話頭與所呈之伎倆打失始信忍之不我欺也遂欲請證其是以叐期安居不敢越制而往忽沾疾不起遂而順逝世壽五十九僧臘三十七度徒淰瓆等數十人嗚呼衆生貪欲如火諸佛聖人豁以明道見性猶用之破暗藥食故世不可無也稍縱恣其𤀹若秦之用以焚典坑儒戕賊慧命破壞眞如又何異哉況一裙釵之賦能自樹其身使大家命婦香閨英秀而師其德信其化卽身後之

名猶不忍湮其事而使士君子致幣遠緘丐予之銘而表之非有大過人之操能若是乎今有假我衣服惑隱眞常漂墮本有恬不知耻者至於毀教敗法尤爲得計不亦大可哀歟則予之銘又烏得而已哉銘曰

羣靈一性本無染淨趨向有異遂分凡聖譬如日月光明四揭江潦涔洫影不少渦稟乎陰陽靈知之常妙契本心至道始彰均界雖別豈類雙嫓幼艾多慧門楣高潔及笄于歸頡頏而飛中道失侶絃斷音微引鉎務面鏡破髮剃羅襦不施綦巾自薦敎子無斎

柔弱身贊視佛等慈願焉斯濟青燈熒熒碧篆冥冥
赤軸黃卷弔影惟形木叉繼持如捧盈器涓滴有滲
白璧遭纇惟賢是齊惟道是詣茹荼吞氷志操愈銳
赴火蹈刃期以正信拚此革囊誓求心印萬仞龍門
誰敢輕捫雷火一作礮魄喪魂躡足幾過痛遭折挫
直須自悟終不明破忽然覺觸如聞茶毒打失伎倆
合笑合哭擬求智證聆丁蹭蹬一死一生事久論定
稽古賢媛貞烈堪傳無著總持不隔一綫德有遺芳
行可舉揚大家命婦企慕不忘特營窣堵豐碣高竪
丐我銘詩青山有主

壽藏銘幷序

康熙戊午仲夏之下浣日住武林臯亭崇先顯孝寺次住肝之壽昌觀濤僧大奇從諸弟子請而自叙其生平曰余豫之撫州雲林渭川里人也父姓彭字時顯母何氏誕於天啓乙丑之春生而秀異父母愛之及髫齓有大人氣象隣族皆稱爲宗彥年十九世味泊然思欲出塵而世道淪桑母亦尋終遂投本里項山學出世法以䏶于俗親故往來煩雜舍之參廬陽皖山鐵索老人索以老病卻乃納具于鄂武之龍湖敕壇及歸命依上首月披山主受諸經論并衆發問

上事遂掩關于肝之覺僊峰刻苦勵行造詣忘身關中誓不睡唯行坐而已未及一年因履穿襪弊以手納之正思唯六祖在大庾嶺接蒙山曰不思善不思惡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之句忽然有省自後出世文字皆通曉無滯遂作書作偈辭披欲徧參諸方披壯其行以故破夏往金陵見天界盛和尚界以太平事當道不許聚衆乃上牛首聽素華法師講法華會義因徧歷講肆及界應棲霞之請余再往參之界一見喜之曰子何來之遲即留挂搭一日界垂示余應答不少讓并呈首山新婦德山托鉢諸頌界微笑

曰且喜無佛法知見余從傍曰頭上高巍巍那得無佛法知見界與一掌曰者江西子汝見个甚麼余作拈花勢界曰江西子亂做直喝出即日安入侍者寮當是時界之名動寰宇問法者絡繹不絕皆天下賢士大夫其應酬文翰支給常住與夫灑掃洗沐之任備爲之而參究不輟一日界晨起余與衆兄弟環侍左右界曰一夜勞苦不可當余曰何事想和尚寢息不安乎界曰非也夢中與衲子論有句無句公案一夜神思費盡難得有伶俐者余方執襪過界曰疎山也好者一掇界劈面一掌曰天下人皆患此病余愕

肰曰㗭怪得五祖道相隨來也界又掌曰者也是拾踈山矮子的䠶嗄便推出自是室中徵詰法門之立秘諸聖之要妙皆應對無滯界爲之稱賞不置毎嘆曰惜吾老矣使爾早生十年我之生平大事則有所托幸子年齒方壯有此知見吾可無憾矣故師資相得七年如一日旣而隨徃博山入閩命監夢筆院事又以法衣囑余繼席余辭不願離師于是隨界從括蒼金華返浙時順治丙申年也次年丁酉皐亭崇先顯孝乃宋長蘆眞歇了禪師祖席久虛而歇祖歸眞之塔猶存杭城衆紳士以界爲歇祖嫡孫固請主席

余爲之首衆明年戊戌秋天都汪比部請子住山又明年己亥界亦以老病歸江南居年餘而界寂予奔訃金陵庚子浙中士大夫特書請余主法皐亭旣至而殿堂頹弊不堪過者驚將壓焉當震風淋雨之夕各擎雨具以俟晴明且寺無恒産毎天寒地凍不得黃虀野菜嘗五七日爨不起隣之賢者持三升一斗而至見殘僧十餘輩垂頭落頸氣息不接嘵嘆良久乃去如是者四載先是汪比部元泰施材造殿迄康熙癸卯杭之方伯袁公一相姚戸部元㸌戴文學班立及郡之善人或磚瓦或工資皆不求而樂助木

期年而大殿落成乙巳朝庭有民僧之議諸方鳴鼓辭衆余曰僧爲佛種佛法所以陰翊王度僧其可廢乎善知識與衲子同休戚衆其可辭乎誠知事勿辭四方無依者皆歸焉丙午復建前殿佛像藏經普同凡叢林所宜有者少備其六七而衲子麕至余登座說法不敢沿襲近時一字諸山耆德咸稱皐亭有古人焉余自歎曰欲蹈古人而未能也辛亥黎川護法請主壽昌祖庭不三載而江西湖南閩粵皆揭竿而起寺當杉關阨道兩師衝突殺傷徧郊野余率衆掩埜之疫癘滿山谷余作藥餌施給之自大帥以至裨

將下而士卒見子皆無怒心嗚呼郡邑丘墟村里失其故道而寺之金碧巍然獨存是皆佛祖之光被大龍之呵護執事之勤勞故一草一木皆獲保全庶幾可以謝罪於祖庭矣丙辰閩關通余將欲歸浙黎之紳士堅留至再遂重修大殿葺藏閣益庄田凡不足者補之戊午余必欲歸浙而諸縉紳謂再造之功過於創始懇終老于山無何春夏遘疾執事請述生平以志不忘并乞留壽藏以表化儀余笑曰余本東西南北之人遺骸枯灰幾山剩水隨處可安且余一言一行又何嘗有隱乎二三子耶而諸子乞之不已曰

和尚居壽昌阜亭兩刹皆從苦心血力之勞況生緣木榛人壽昌乃根本之地而數載從切火震蕩之餘竭力保全兼之輪奐一新增其式廓守成之烈有光太祖矣願以留眞跡正狐死首丘之義於理爲安且和尚素性不喜緣飾說三會之錄不乞一序阜亭與刹之功不勒一碑而出世本末又豈可乞當路貴人藻飾之文而譽之以損吾師之眞耶余不得已方允其請而自叙如此卜寺傍三里許地名郭富亭坐乾向巽爲壽藏弟子其識之銘曰

龍峰峨峨　可瞻可式　石峽源源　可濯可激
處此兩間　中心無斁　同心一儀　密室泥黑
深固幽遠　瞻仰難得　眞歸有詣　孤行其操
後世緣飾　不能少蹈　覩古之風　跂古之隆
而余何人　敢膺斯崇　祖庭是依　叢林古格
水剩山殘　處之媿惻　藉以歸休　永安其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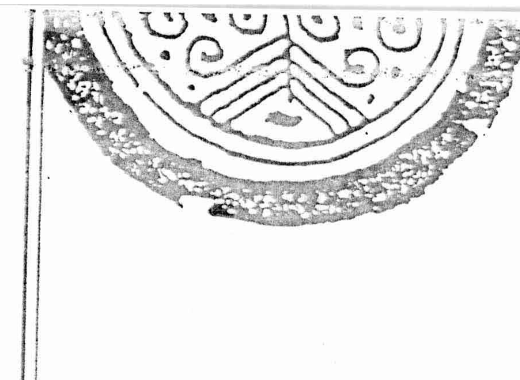
師說行實後疾復作不起至六月望說偈辭衆偈云五十四秋風月幾爲諸人漏洩待到七月初十記取者箇時節迄初九猶晏息如常初十早索湯沐浴更衣端坐趣中及酉泊然而逝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三十有五留七七荼毘建塔皆遵師遺囑云爾

門人典潤錄併識

嗣法門人典孝　典舒　典悌　宗弘
典泉　德神　典卍　溥證
覺範　典照　典敏等仝立石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六





雍正御選語錄



御製總序

如來正法眼藏教外別傳實有透三關之理是眞語者是實語者不妄語者不誑語者有志於道之人則須勤參力究由一而三步步皆有著落非可顢頇囫圇自欺欺人朕既深明此事不惜話墮逐一指明夫學人初登解脫之門乍釋業繫之苦覺山河大地十方虛空並皆消殞不爲從上古錐舌頭之所瞞識得現在七尺之軀不過地水火風自然徹底淸淨不挂一絲是則名爲初步破參前後際斷者破本參後乃知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虛空者十方虛空地水火風者地水火風乃至無明者無明煩惱者煩惱色聲香味觸法者色聲香味觸法盡是本分皆是菩提無一物非我身無一物是我己境智融通色空無礙獲大自在常住不動是則名爲透重關名爲大死大活者透重關後家舍卽在途中途中不離家舍明頭也合暗頭也合寂卽是照照卽是寂行斯住斯體斯用斯空斯有斯古斯今斯無生故長生無滅故不滅如斯惺惺行履無明執著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後一關雖云透三關而實無透者不過如來如是我亦如是從玆方修無修證無證妙覺普明圓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剎救拔衆生利用無盡佛佛祖祖皆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達摩西來歷代授受古德傳燈無盡光中大圓鏡裏日往月來以至於今雖然廣大法門聖凡並托華嚴香海細鉅同歸得骨得髓者固多如麻如粟者何限去聖遙遠魔外益繁不達佛心妄參祖席金山泥封慧日雲蔽約其訛謬亦有三端其上者纔見根塵互引法界相生意識紛飛無非幻妄頓生歡喜謂是眞常休去歇去以空爲空不知性海無邊化城無住果能見性當下無心心既見空卽未見性於是形同槁木心等死灰驀有到前一空不敵縱能立亡坐脫仍是業識精魂況乃固執斷見必至變作狂華謂因果之皆空恣猖狂而不返豈非一妄在心恒沙生滅能不造生死業斷菩提根又其下者見得箇昭昭靈靈便謂是無位眞人面門出入揚眉瞬目豎指擎拳作識神之

活計。張日下之孤燈。寶魚目為明珠。覓栴檀於糞土。喻著鐵丸。口稱玉液。到得臘盡機除。時方知依舊是箇茫茫無據。又其下者。從經教語錄中。挂取葛藤。從諸方舉揚處。拾人涕唾。發狂亂之知見。翳於自心。立幻化之色聲。作為實法。向真如境上。鼓動心機。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既形難撲。遁歸圓相之中。解路莫通。槃向藤條之下。情塵積滯。識浪奔催。瞞己瞞人。欺心欺佛。全是為名為利。卻來說妙說元。盲驢牽盲驢沿磨盤而遶轉。癡夢說癡夢。拈漆桶為鑄香。是則循覓路而撲火輪。能不由善因而招惡果。如是三者。實繁有徒。宗旨不明。沈淪浩劫矣。朕膺元后父母之任。並非開堂秉拂之人。欲期民物之安。惟循周孔之轍。所以御極以來。十年未談禪宗。但念人天慧命。佛祖別傳。拚雙眉拖地。以悟眾生。留無上金丹。以起枯朽。豈得任彼邪魔瞎其正眼。鼓諸塗毒。滅盡妙心。朕實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近於幾暇。辨味淄澠。隨意所如。閱從上古錐語錄中。擇提持向上。直指真宗者。並擷其至言。手為刪輯。曰僧肇。曰永嘉。曰寒山。曰拾得。曰溈山。曰仰山。曰趙州。曰永明。曰雲門。曰雪竇。曰圓悟。曰玉林。十二禪師。藏外之書。曰紫陽真人。乃不數月之功。編次成集者。其他披覽未周。即採掇未及。非曰此外。無可取也。是數大善知識。實皆窮微洞本。究旨通宗。深契摩詰不二之門。曹溪一味之旨。能使未見者。得無見之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妙聞。未知者。徹無知之正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此是人天眼目。無上宗乘。至於淨土法門。雖與禪宗似無交涉。但念佛何礙參禪。果其深達性海之禪人。淨業正可以兼修。於焉隨喜。真如圓證妙果。雲棲蓮池大師。梵行清淨。乃曾參悟有得者。閱其雲棲法彙一書。見論雖未及數善知識之洞徹。然非不具正知正見。如著相執有者之可比擬。亦採其要語。別為一卷。以附於後。兼此淨土一門。使未了證者。筵菩提道場。已了證者。為妙覺果海。途路之助。爰為總序。弁於篇端。刊示來今。嘉惠後學。庶幾因指見月。得魚忘筌。破外道之昏蒙。奪小乘之茭弇。朕有厚望焉

雍正癸丑四月朔日

御選語錄總目

御製序

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盛於晉宋間遠公其殊勝者也向傳泥洹宗旨由遠公而始聞於此土然觀蓮社高賢傳中所載遠公之語遠公固非洞明泥洹宗旨者徒聞其說耳僧肇與遠公同時晉有遠公秦有僧肇言淨土者推遠公言講經者推僧肇宗徒皆視爲小乘謂是菩提達摩以前時人震旦未聞教外別傳之旨不得入祖席焉朕閱肇法師所作般若無知涅槃無名空有不遷形山祕寶諸論非深明宗旨何能了了如斯以此講經正是不立文字諸佛慧命奚隔封疆有何今古豈得謂菩提達摩未來以前震旦無宗旨哉故刪輯其要文序而刊行之學者勿於長江一葦葱嶺隻履邊目起狂華則知菩提達摩見梁武時無所從來過宋雲時亦無所去也

雍正十一年癸丑四月望日

今肇論及寶藏論共收續藏經第貳編第壹套第壹冊故今書之

御選大智圓正聖僧肇法師論

肇論序

慧達率愚序長安釋僧肇法師所作宗本不遷等四論曰有美若人超語兼默標本則句句深達佛心明末則言言備通眾教達猥生天幸逢此正音每至披尋不勝手舞誓願生生盡命弘述夫神道不形心敏難繪聊寄一序請俟來哲蓋大分深義厥號本無故建言宗旨標乎實相開空法道莫逾眞俗所以次釋二諦顯佛教門但圓正之因無尙般若至極之果唯有涅槃故末啓重元明眾聖之所宅雖以性空擬本無本可稱語本絕言非心行處然則不遷當俗俗則不生不眞爲眞眞但名說若能崇茲一道無言二諦斯則靜照之功著故般若無知無名之德興而涅槃不稱余謂此說周圓罄佛淵海浩博無涯窮法體相洪論第一肇公其人矣

傳燈錄載僧肇在姚秦問大辟師乞七日假著寶藏論畢臨刑時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然此偈非肇所作也肇

爲鳩摩羅什高弟秦王姚興命入逍遙園助什詳定經論尊禮有加十六國春秋僧肇傳云以姚秦弘始十六年卒於長安時晋義熙十年也況典刑之人豈有給假著論之理則肇法師之以吉祥滅度信矣事既子虛偈非師作蓋訛傳焉

御製序

古人遇時節因緣每云言下大悟夫言下大悟悟不在言也韓盧逐塊乃於言中求悟夢到驢年是爲執指求月者黃梅曹溪密室夜分傳衣授受究何曾道一字耶迨後黃梅送曹溪至九江驛邊兩人共語曹溪云只合自性自度黃梅云如是如是夫既自性自度則黃梅何授曹溪何受乎雖然此正黃梅所授曹溪所受也永嘉之於曹溪更可分明舉似天下後世夫永嘉參承止一宿耳故謂之一宿覺今觀其問答語永嘉全是逆水之機毫無順水之意然則曹溪何授而永嘉何受乎不知永嘉正從此得曹溪乳不可誣也蓋使有一實法與人而曰法乳直同馬生馬驢生驢耳若此魔外別生魔外又如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尙安得稱慧命哉永嘉言句西竺推爲東土大乘論朕披覽之嘉其修悟雙圓乘戒兼妙自淺之深淺深一致實惟宗徒指南爰加刪訂刊示十方叢林焉

雍正十一年癸丑四月望日

永嘉集收藏第三十三套第七冊又證道歌散見處處故今會之

御選洞明妙智永嘉覺禪師語錄

師永嘉人也姓戴氏丱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帀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以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

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迴住溫江學者輻輳號眞覺大師著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靜緝而成篇目爲永嘉集

◈寒山拾得及豐干全集收子詩文集故今省之

御製序

寒山詩三百餘首拾得詩五十餘首唐閭邱太守寫自寒巖流傳閻浮提界讀者或以爲俗語或以爲韻語或以爲教語或以爲禪語如摩尼珠體非一色處處皆圓隨人目之所見朕以爲非俗非韻非教非禪眞乃古佛直心直語也永明云修習空花萬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大作夢中佛事如二大士者其庶幾乎正信調直不離和尙因緣圓滿光華周遍大千世界不萌枝上金鳳翱翔無影樹邊玉象圍繞性空行實性實行空妄有眞無妄無眞有有空無實念念不留有實無空如如不動是以直心直語如是如是學者狐疑淨盡圓證眞如亦能有無一體性行一貫乃可與讀二大士之詩否則隨文生解總無交涉也删而錄之以貽後世寒山子云有子期辨此音是爲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朔日

◈鑒覺大圓潙山祐及眞證通智仰山寂兩禪師全錄收于禪宗語錄別集部故今省之

御製序

夫佛祖代代相承稱爲父子雖曰假世間之名教表出世之眞傳然大死大活而慧命斯續視龜毛離裏而四大和合者一爲生身一爲無生身同是實際本非引喻也永明云須臾即俗歸眞莫疇茲旨頃刻從凡入聖難報斯恩夫拔火宅而登淸涼之山開迷雲而入光明之海迴視頭剌膠盆身同繭縛之時正所謂如人飮水冷暖自知豈有不念皮肉骨髓所由來者乎莫非父子也而其中父子齊美以潙仰爲最富日提唱一聲啐啄一時同稟法王之正令共現瑠璃之金身一堂兩琴鼓宮而宮應鼓商而商應一奩兩鏡胡來而皆胡漢來而皆漢無上妙旨齊轉金輪一

代法門雙標銅柱蓋溈山仰山之父子正同寒山拾得之弟兄於佛法中如世間所云家慶人瑞者矣故合爲一編以爲天下後世宗徒勸是爲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朔日

◆圓證直指眞際趙州諗禪師全錄收于古尊宿語錄卷十三及十四故今從省略

御製序

夫達摩西來九年面壁無多言句而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首開震旦之宗風後人演唱提持照用權實鳴塗毒鼓揮太阿鋒於言象不該之表形名未兆之先機如電掣雷奔譚似河流海注青蓮花紛飄舌本大師子吼斷十方穿透百千諸佛耳根跨跳三十三天空外究其所歸不過鋪荊列棘徧地生枝甘草黃連自心甘苦耳然則自利利他固不在於多言歟趙州諗禪師圓證無生法忍以本分事接人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朕閱其言句眞所謂皮膚剝落盡獨見一眞實者誠達摩之所護念獅乳一滴足迸散千斛驢乳但禪師垂示如五色珠若小知淺見會於言表則辜負古佛之慈悲落草之婆心也觀師信手拈來信口說出皆令十方智者一時直入如來地可謂壁立萬仞月印千江如趙州之接人誠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古佛云爰錄其精粹者著於篇以示後學俾知眞宗軌範如是如是爾

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望日

◆慈雲匡眞弘明雲門偃禪師全錄收于古尊宿語錄卷十五至十八故今從省略

御製序

顧著曰鑒擬開即咦揚眉眨眼敗闕如斯又道古來老宿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如是鑒咦落草也未大慈大悲那顧喪身失命祇這註破即今早已落草了也佛印元曰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即書之朕今刊錄刪輯雲門言句且道與雲門意旨是同是別雲門古德豈畏落草朕亦大丈夫豈問與雲門是同是別者哉雖然超情絕解直指自心如雲門者實爲奇特垂示後世雲門

與朕實是大慈大悲設使燈籠露柱向前致問還慈悲個什麼答曰鑒進云落草了也答曰咦

雍正十一年癸丑六月朔日

◈妙圓正修智覺永明壽禪師唯心訣載于續藏經第貳編第十五套第五冊又宗鏡錄序于◈藏貳十九套第五冊又萬善同歸集于續藏經第貳編第十五套第五冊又心賦于同第十六套第壹冊故今省之

御製序

宋初杭州永明智覺禪師平生著述有宗鏡錄唯心訣心賦萬善同歸等集凡千萬言並在大藏有流傳海外者朕披閱採錄不勝敬禮喜悅眞所謂明逾曉日高越太清如鼓師子弦衆響俱絕如發摩尼寶五色生光信爲曹溪後第一人超出歷代大善知識者特加封妙圓正修智覺禪師卷中萬善同歸集一書禪師自謂略述教海之一塵普施法界之含識云自師證明方知大小齊觀宗教一貫但學人須必眞參實有所悟乃可觀此書依教行持可以普獨耀之神光圓幻有之萬行所爲無成之成不修之修無礙妙諦有益圓證若未能解縛俱空境智雙泯則必依情起識執相求詮則墮鐵圍之山轉迷眞覺之海禪師云先明其宗方能進道若一向逐末實有所妨然則此書未經參悟不必觀讀本禪師之志也朕既刊其全書頒示宗徒又採其至言附於本集因恐疑誤初學故又指述於此

雍正十一年癸丑六月望日

御製序

紫陽眞人作悟眞篇以明元門祕要復作頌偈等三十二篇一一從性地演出西來最上一乘之妙旨自敘云此無爲妙覺之至道也標爲外集夫外之云者眞人豈以元門爲內而以宗門爲外哉審如是眞人止應專事元教又何必旁及於宗說且又何謂此爲最上覺非以其超乎三界眞亦不立故爲悟眞之外也歟眞人云世人根性迷鈍執其有身惡死悅生卒難了悟黃老悲其貪著乃以修生之術順其所欲漸次導之觀乎斯言則長生不死雖經八萬劫究是楊葉止啼非爲了義信矣若此事雖超三界之外仍不

離手一毛孔之中特以未自了證則非人所可代學者將循無義味語放在八識田中曾起根本無明發大疑情無利無聞縱與身失命亦不放捨久之久之人法空心境寂能所亡情識盡并此無義味語一時忘却當下百雜碎親證真如此從上古德所為決不相賺者真人以華池神水灌溉手珠會三界於一身之後能以金丹作無義味語用忽地翻身一擲抹過太虛脫體無依隨處自在仙佛大丈夫也篇中言句真證了徹直指妙圓即禪門古德中如此自利利他不可思議者猶為希有如禪師薛道光皆歸依為弟子未亦宜乎刊示來今使學元門者知有真宗學宗門者知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為是為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朔日

御選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張平叔語錄

悟真篇後序

切以人之生也皆緣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則有患若其無身患從何有夫欲免夫患者莫若體夫至道欲體夫至道莫若明夫本心故心者道之體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觀性則圓明之體自現無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頓超彼岸此非心鏡朗然神珠廓明則何以使諸相頓離纖塵不染心源自在決定無生者哉然其明心體道之士身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亂其真則刀兵烏能傷虎兕烏能害巨焚大浸烏足為虞達人心若明鏡鑑而不納隨機應物和而不唱故能勝物而無傷也此所謂無上至真之妙道也原其道本無名聖人強名道本無言聖人強言爾然則名言若寂則時流無以識其體而歸其真是以聖人設教立言以顯其道故道因言而後顯言因道而遣忘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人根性迷鈍執其有身而惡死悅生故卒難了悟黃老悲其貪著乃以修生之術順其所欲漸次導之以修生之要在金丹金丹之要在乎神水華池故道德陰符之教得以盛行於世矣蓋人悅其生也然其言隱而理奧學者雖諷誦其文皆莫曉其義若不遇至人授之口訣縱揣量百種終莫能著其功而成其事豈非學者紛如牛毛而達

者乃如麞角也。余向已酉歲於成都遇師授丹法。當年且先公傾背。自後三傳於人。三遭禍患。皆不逾兩旬。近方憶師之所戒。云異日有與汝解韁脫鎖者。當宜授之。餘不許。爾後欲解名籍而患此道人不知信。遂撰此悟眞篇。敍丹藥本末。既成而求學者湊然而來。觀其意勤心。不忍秘。乃擇而授之。然而所授者皆非有巨勢强力能持危拯溺慷慨特達能仁明道之士。初再罹禍患。心猶未知。竟至於三。乃省前過。故知大丹之法。至簡至易。雖愚昧小人得而行之。則立超聖地。是以天意祕惜。不許輕傳於非其人也。而余不遵師語。屢泄天機。以其有身。故每膺譴患。此天之深戒如此之神且速。敢不恐懼克責。自今以往。當鉗口結舌。雖鼎鑊居前。刀劍加項。亦無復敢言矣。此悟眞篇中所歌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備悉。好事者夙有仙骨。覩之則智慮自明。可以尋文解義。豈須余區區之口授之矣。如此乃天之所賜。非余之輒傳也。如其篇末歌頌談見性之法。卽上之所謂無爲妙覺之道也。然無爲之道。濟物爲心。雖顯秘要。終無過咎。柰何凡夫緣業有厚薄。性根有利鈍。縱聞一音。紛成異見。故釋迦文殊所演法寶。無非一乘。而聽學者隨量會解。自然成三乘之差。此後若有根性猛利之士。見聞此篇。則知余得達摩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萬法也。如其習氣尙餘。則歸中小之見。亦非余之咎矣。時元豐改元戊午歲仲夏月戊寅日張平叔再序

悟眞篇外集

性地頌

一

佛性非同異。千燈共一光。增之寧解益。減著且無傷。取舍俱無過。焚漂總不妨。見聞知覺法。無一可猜量。

二

如來妙體遍河沙。萬象森羅無障遮。會得圓通眞法眼。始知三界是吾家。

三

視之不可見其形。及至呼之又却應。莫道此聲如谷

譽若還無咎有何譽

四

一物含聞見覺知盡諸塵境顯其機靈常一物尙非有四者憑何作所依

五

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諸方在目前項後有光猶是幻雲生足下未爲仙

六

求生本自無生畏滅何曾暫滅眼見不如耳見口說爭如鼻說

無罪福

終日行不曾行終日坐不曾坐修善不成功德造惡原無罪過時人若未明心莫執此言亂做死後須見閻王難免鑊湯碓磨

三界惟心

三界惟心妙理萬物非此非彼無一物非我心無一物是我已

見物便見心

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十方通塞中眞心無不遍若生知識解却成顚倒見覩境能無心始見普提面

圓通

見了眞空空不空圓明何處不圓通根塵心法都無物妙用方知與物同

隨他

萬物縱橫在目前看他動靜任他權圓明定慧終無染似水生蓮蓮自蓮

寶月

一輪明月當虛空萬國淸光無障礙收之不聚撥不開前之不進後不退彼非遠兮此非近表非外兮裏非內同中有異異中同問你傀儡會不會

心經頌

蘊諦根塵空色都無一法堪言顚倒之見已盡寂靜之體翛然

人我 又名齊物

我不異人人心自異人有親疏我無彼此水陸飛行等觀一體貴賤尊卑首足同已我尙非我何嘗有你

彼此俱無來泡歸水

讀雪竇禪師祖英集

曹溪一水分千派照古澄今無滯礙近來學者不窮源妄指蹄涔爲大海雪竇老師達眞趣大震雷音椎法鼓獅王哮吼出窟來百獸千邪皆恐懼或歌詩兮或語句叮嚀指引迷人路言詞磊落義高深擊玉敲金響千古爭奈迷人逐境留却將言相尋名數眞如實相本無言無下無高無有邊非色非空非二體十方塵刹一輪圓正定何曾分語默取不得兮捨不得但於諸相不留心卽是如來眞軌則爲除妄想將眞對妄若不生眞亦晦能知眞妄兩俱非方得眞心無罣礙無罣礙兮能自在一悟頓消窮劫罪不施功力證菩提從此永離生死海吾師近而言語暢留在世間爲榜樣昨宵被我喚將來把鼻孔穿放杖上問他第一義何如却道有言皆是謗

戒定慧解

夫戒定慧者乃法中之妙用也佛祖雖嘗有言而未達者有所執今略而言之庶資開悟然其心境兩忘一念不動曰戒覺性圓明內外瑩徹曰定隨緣應物妙用無窮曰慧此三者相須而成互爲體用或戒之爲體者則定慧爲其用定之爲體者則戒慧爲其用慧之爲體者則戒定爲其用三者未嘗斯須相離也猶如日假光而能照光假照以能明非光則不能照非照則不能明原其戒定慧者本乎一性光照明者本乎一日一尙非一三復何三三一俱忘湛然淸淨

卽心是佛頌

佛卽心兮心卽佛心佛從來皆妄物若知無佛復無心始是眞如法身佛法身佛沒模樣一顆圓光含萬象無體之體卽眞體無相之相卽實相非色非空非不空不動不靜不來往無異無同無有無難取難捨難聽望內外圓通到處通一佛國在一沙中一粒沙含大千界一箇身心萬箇同知之須會無心法不染不滯爲淨業善惡千端無所爲便是如來及迦葉

探珠歌

貧子衣中珠本自圓明好不會自尋求却數他人寶數他寶終無益只是教君空費力爭如認取自家珍

價值黃金千萬億。此實珠光最大。遍照三千大千界。從來不解少分毫。剛被浮雲無障礙。自從認得此摩尼。泡體空花誰更愛。佛珠還與我珠同。我性即歸佛性海。珠非珠海非海。坦然心量包法界。任你塵囂滿眼前。定慧圓明常自在。不是空不是色。內外皎然無壅塞。六通神明妙無窮。自利利他寧解極。見即了萬事畢。絕學無爲㡯終日。怕兮如未兆嬰兒。動止隨緣無固必。不斷妄不修眞。眞妄之心總屬塵。從來萬法皆無相。無相之中有法身。法身即是天眞佛。亦非人兮亦非物。浩然充塞天地間。只是希夷并恍惚。垢不染。光自明。無法不從心裏生。心若不生法自滅。即知罪福本無形。無佛形。無法說。丈夫智見自然別。出言便作獅子鳴。不似野狐論生滅。

禪定指迷歌

如來禪性如水。體靜風波自止。興居湛湛常淸。不獨坐時方是。今人靜坐取證。不道全在見性。性於見裏若明。見向性中自定。定成慧用無窮。是名諸佛神通。幾欲究其體用。但見十方虛空。空中杳無一物。亦無希夷恍惚。希恍既不可尋。尋之却成乖失。只此乖失兩字。不可執爲憑據。本心倘乃如空。豈有得失能所。但將萬法遣除。遣令淨盡無餘。豁然圓明自現。便與諸佛無殊。色身爲我桎梏。且憑和光混俗。舉動一切無心。爭甚是非榮辱。生身只是寄居。逆旅主號毗盧。毗盧不來不去。乃知生滅無餘。或問毗盧何似。只爲有相不是。眼前葉葉塵塵。塵葉非同非異。況此塵塵葉葉。箇箇釋迦迦葉。巽則萬籟皆鳴。同則一風都攝。若要認得摩尼。莫道得法方知。有病用他藥療。病差藥更何施。心迷須假法照。心悟法更不要。又如昏鏡得磨。痕垢自然滅了。本爲心法皆妄。故令離盡諸相。諸相離了何如。是名至眞無上。若欲莊嚴佛土。平等行慈救苦。菩提本願雖深。切莫相中有取。此爲福慧雙圓。當來授記居先。斷常纖塵有染。却於諸佛無緣。翻念凡夫迷執。盡被情愛染習。只爲貪著情多。常生胎卵化濕。學道須教猛烈。無情心剛似鐵。直饒父母妻兒。又與他人何別。常守一顆圓光。不見可欲思量。萬法一時無著。說甚地獄天堂。然後我命在我。空中

無聲無臭出沒諸佛土中不離菩提本坐觀音三十二應我當亦從中證化現不可思議盡出逍遙之性我是無心禪客凡事不會揀擇昔時一箇黑牛今日渾身總白有時自歌自笑傍人道我神少爭知被褐之形內懷無價之寶吏若見我談空恰似渾圇吞棗此法惟佛能知凡愚豈解相表衆有修禪上人只學歸口合唇誇我問答敏急却元不識主人盡是尋枝摘葉不解窮究本根得根枝葉自茂無根枝葉難存便逞已握靈珠轉於人我難除與我靈源妙覺遠隔千里之殊此輩可傷可笑空說積年學道心高不肯問人枉使一生虛老乃是愚迷鈍根邪見業重爲因若向此生不悟後世爭免沈淪

無心頌

堪笑我心如頑如鄙兀兀騰騰任物安委不解修行亦不造罪不會利人亦不私已不持戒律不徇忌諱不知禮樂不行仁義人間所能百無一會飢來喫飯渴來飲水困則打睡覺則行履熱則單衣寒則蓋被無思無慮何憂何喜不悔不謀無念無意凡生榮辱逆旅而已林木棲鳥亦可爲比來且不禁去亦不止不避不求無讚無毁不歎醜惡不羨善美不趨靜室不遠鬧市不說人非不誇已是不厚尊崇不薄賤稚親愛冤讎大小內外哀樂得喪欽侮險易心無兩視坦然一揆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起不畏鋒刃焉怕虎兕隨物稱呼豈拘名字眼不就色聲不來耳凡所有相皆屬妄僞男女形聲悉非定體體相無心不染不礙自在逍遙物莫能累妙覺光圓映徹表裏包裹六極無有邊涯光兮非光如月在水取捨既難復何比擬了兹妙用迥然超彼或問所宗此而已矣

西江月一十二首

一

妄想不復强滅眞如何必希求本源自性佛齊修迷悟豈拘前後　悟卽剎那成佛迷而萬劫輪流若能一念契眞修滅盡恒沙罪垢

二

本自無生無滅强作生滅區分祇如罪福亦無根妙

體何曾增損　我有一輪明鏡。從來只爲蒙昏。今朝磨瑩照乾坤。萬象昭然難隱

三

我性入諸佛性。諸方佛性皆然。亭亭寒影照寒泉。一月千潭普現　小即毫毛莫識。大時徧滿三千。高低不約信方圓。說甚短長深淺

四

法法法元無法。空空空亦非空。靜喧語默本來同。夢裏何勞說夢　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

五

善惡一時忘念。榮枯都不關心。晦明隱顯任浮沈。隨分飢餐渴飲　神靜湛然常寂。不妨坐臥歌吟。一池秋水碧仍深。風動莫驚盡恁

六

對鏡不須強滅。假名權立菩提。色空明暗本來齊。眞妄休分兩體　悟即便名淨土。更無天竺曹溪。誰言極樂在天西。了即彌陀出世

七

人我衆生壽者。寧分彼此高低。法身通照沒吾伊。念念不須尋覓　見是何曾見是。聞非未必聞非。從來諸用不相知。生死誰能礙你

八

住相修行布施。果報不離天人。恰如仰箭射浮雲。墜落只緣力盡　爭似無爲實相。還源返樸歸淳。境忘情盡任天眞。以證無生法忍

九

魚兔若還入手。自然忘却筌罤。渡河筏子上天梯。到彼悉皆遺棄　未悟須憑言說。悟來言說成非。雖然四句屬無爲。此等仍須脫離

十

悟了莫求寂滅。隨緣且接羣迷。斷常知見及提攜。方識指歸實際　五眼三身四智。六度萬行修齊。圓光一顆好摩尼。利物兼能自濟

十一

我見時人談性。只誇口急酬機。及逢境界轉癡迷。又

◎正雲勇覺、雪竇顯禪師全錄收于禪宗語錄別集部故今從省略

與愚人何異　說得便須行得。方明言行無虧。能將慧劍斬摩尼。此號如來正智

十二

欲了無生妙道。惟須自見眞心。眞身無相亦無音。清淨法身只恁　此道非無非有。非中有甚求尋。二邊俱遣棄中心。見了名爲上品

御製序

雪竇偏參諸方。機辯無敵。忽遇智門兩度拂子驀口打。豁然開悟。乃嗣智門。學者於此薦得。當知心不在思維而普照法界。口不必語言而遍演恆沙。如雪竇云。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爲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也不消長老一彈指。便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也。雖然一彈指中。隨緣自結。如三十三天共食寶器。隨其福德。而飯色不同。故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一彈指尚且如是。況乃有舌有口。有字有文。豈得籠預渾同。無復選擇。昔年雪竇眉毛拖地。留此葛藤。今日圓明解髻探珠。蛇足一上。茲編也。皆是第一義諦。最上宗乘。學者不假外求。直下自證。則不離此言句。而皆有從凡入聖之機。譬如以火鎔冰。冰釋於水。水冰一味。得無所得。火水殊途。有何交涉。然而火力銷冰。其功曷可誣歟

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朔日

◎明宗眞覺圓悟勤禪師全錄收于◎藏第三十一套第三冊至第四冊故今從省略

御製序

頻呼小玉緣何事。爲要檀郎認得聲。圓悟勤禪師因此言下頓徹。斯語也。綺語耶。禪語耶。塗毒鼓邊。豈容側耳。但於綺語禪語。一佇思擬議。則劍去遠矣。亘古亘今。亘上亘下。亘東亘西亘南亘北。皆是微塵。一微塵中。皆建寶剎。一寶剎中。皆作佛事。凡諸佛事。皆具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於何開口說得。於何著手揀得。開口說者。卽是者個。著手揀者。亦是者個。豈得以者個說者個。以者個揀者個。略一佇思擬議。這邊是地水火風鐵山岌岌。那邊是見聞知覺玉海沈沈。

何亡撒手懸崖盡是開眼說夢所以古德云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於此薦取開口說亦可著手揀亦可如或未能可惜孤負圓悟平生許多絡索即圓明主人一番選錄亦復鈍置不少

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望日

御製序

昔黃帝訪道於廣成子湯問於卞隨務光古之聖王其於高世之士必資其薰習身心以爲宰制萬事之本迨於後世凡入帝王之門者功業邊事尙難其人何況心性邊事從來宗門古德傳靈山之心燈其中不少大丈夫而不入帝王之門其居帝王之位者悟宗旨主復少間或浮慕教相淺識小夫輒以崇尙異端議之而其所尊禮之人多每不足以服世徒滋疑謗於是黃帝成湯之美事不可復見於後世我朝之初居東土也風俗淳古實忠實孝直心直行歷代敬禮

佛天而於僧道並無不問高下一概尊敬之事與蒙古習尙迥殊我

皇祖世祖章皇帝撫有方夏萬幾餘暇與玉琳琇茆溪森父子究竟心性之學一時遇合蓋與黃帝成湯之事無二無別非我朝夙有崇僧之習而然也朕覽玉琳琇父子之書闡揚宗乘之妙旨實能利人濟世如杲日在空迷雲頓淨如淸鐘響夜幻夢旋消惠富來龍象於無窮媲從上佛祖而不愧用是採輯校刊傳示後世因念帝王訪道於高世之士乃古聖之盛軌而自昔世儒每於二氏限量區別朕不忍將來者之終懵而不爲之剖晰也故敘其說如左至於萬善殿西苑說法倂奏對機緣雖載自骨巖侍香紀略但皆佛法中事非裝點誇張妄謬之說亦玉琳琇揚日月之光華作人天之眼目處尙足取者故採編數則敬昭

皇祖當日之恩遇云

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朔日

御選大覺普濟能仁玉琳琇國師語錄

順治十六年巳亥閏三月初一日萬善殿奉
御旨上堂師至座前召衆云會麼若也會得山僧未
離江南陞座說法巳竟如或未然看向第二門頭
施展去也便登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親受靈山記
莂爇向爐中祝嚴
佛心天子成等正覺次拈香云此一瓣香華藏海會
早巳敷宣爇向爐中祝嚴
佛母太后百福具備保助
皇躬大揚法化上首白椎竟問百福叢中選佛場海
衆側聆求法要如何是賓中賓師云一盃千家飯
進云箇中好消息刹刹塵塵現如何是賓中主師
云靑目覩人少進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如何是
主中賓師云庭前古柏蔭人天進云天高羣象正
海闊百川朝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當堂不正坐進
云賓主歷然承指示當陽一句又如何師打云有
功者賞問仁皇好道啓大會於重玄祖令當行建
法幢於今日從上宗猷如何展演師云進前來與

汝道進云金輪頂上無生曲唱徹皇都調更新師
云一句鋒人進云恁麼則萬善殿中爲雨露五
龍亭上起淸風師云共願如是進云只如仰答聖
明一句又作麼生道師云天台華頂萬年藤報德
酬恩心鐵石問即今萬善堂中頂禮萬佛寳號但
知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師云上空辭那進云某甲
則不然師便打僧喝師又打進云不勞重舉師復
打問如何是十方薄伽梵師云處處撞著進云如
何是一路涅槃門師云看脚下進云如何是選佛
場師云棒頭有眼明如日進云如何是心空及第
歸師便打進云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
水不朝東師又打問五祖門下有一神秀大師因
什麼不得衣盋師云爲他通身是佛進云盧行者
因什麼却得衣盋師云爲他不會禪道進云恁麼
可謂伶俐不妨隨處有擬愚端的世間稀師便打
是日名德頗多師復左右顧眎云世尊拈花迦葉
微笑百萬人天次第成佛
御駕儼臨命登萬善寳座揭露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作家禪侶盡出相見。還更有麼。乃云九年面壁。計較未成。立雪齊腰。苦勞徒爾。三拜依位立。可知禮也。儀罪解縛。鞭影高飛。無性性空。松風聒耳。本無一物。追金琢玉。兩枝嫩桂。五葉芬敷。異口同音。千山一月。乃至笑殺老祖。挺生神京。建立臨濟宗旨。禹門浪闊。突兀孤危。事是恁麼事。人須恁麼人。但得恁麼人。何愁恁麼事。且道如何是恁麼事。舉袈裟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好風齊著力。盡向此中吹

上堂。上首白椎竟。問仙客乘雲。泛紫鑾。欣逢聖主話玄微。五句金殿垂恩重。又許扁舟渡雪谿。未審其中祕密。還得大家知也無。師云。天高地厚。進云雷音已震青霄外。四海咸聞第一機。師云。日光月華。問當今天子聖明君。隆興三寶。別禪燈。特請和尚登寶座。御駕親臨轉法輪。如何是轉法輪。師云山僧慚愧。進云。本來大道無言說。未審如何又有言。師云。聖恩難報。進云。一顆明珠在海中。光照虛空。作慧燈。師卓拄杖云。念汝老實。問舌無十字關脚斷五色線。請問和尚。如何是舌頭上無十字關。師云。恁麼的人來與他茶喫。進云。如何是脚跟下斷五色線。師云。恁麼的人來教他地下坐著。進云打破十字關。掃斷五色線。師打云。你替他各喫三十棒。乃云。釋迦文佛降生之月。朔旦艮辰。奉旨重陞寶座。舉揚大法。通琇打點些佛法出來供養大衆。及乎陞到座上。觀諸大衆。通身是法。一一毛孔出無量口。一一口出無量音聲。一一音聲宣無量妙義。人人爾法。法爾盈虛空。徧法界。無有一毫虧欠處。無有一毫空缺處。通琇更作麼擔水河頭賣。直如河伯見海。若恍然自失耳。伏惟大衆。各自珍重。下座

己亥春。詔迎入京。命住西苑。

世祖問。心在七處不在七處。師云。覓心了不可得。

世祖問。悟道的人。還有喜怒哀樂也無。師云。喚什麼作喜怒哀樂。

世祖問。山河大地從妄念而生。妄念若息。山河大地還有也無。師云。如人睡醒。夢中之事。是有是無。

世祖問如何用工。師云端拱無爲。
世祖問如何是大。師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世祖問本來面目如何參。師云如六祖所言。參云六
祖如何說。師云祖言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
何是本來面目。
世祖問思善思惡時如何。師云好善但好善。惡惡但
惡惡。正好善惡惡時。卽參者好善惡惡的是箇什
麼。所謂要一切處參。第一要動裏參。動中得力。靜
中愈勝古人。所謂從緣薦得相應捷也。
世祖退命近侍傳語云恨相見之晩。
庚子秋。
世祖馬上宥省違。
詔敎請至京。
世祖就見西苑丈室。相視而笑曰窮玄奥。
世祖見一矮戒子。指問師。師云長者長法身。短者短
法身。
世祖喜謝
奉

旨進頌
深殿焚香永。心齋笑坐忘。大圓鏡智淨。應物妙無
方
又
慈幃色養適。侍坐快談玄。法界塵塵佛。同光照大
千
雨夜奉
旨書
僧問趙州如何得不墮路。州云識自本心。見自本
性。卽不墮路
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
法。且道虛空作麼生證
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
憂。見聞覺知是流。且道性作麼生認
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且道全體現
時如何。略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淸風安可比
世祖賓天拈香
師云報身如夢幻。世界若空華。唯過量大人。去來

無礙。進如意云。此是
皇上生生用不盡。的現前大衆。專精持念。究竟堅固
大陀羅尼。執事擧楞嚴大悲藥師往生等神呪。並
遶誦普門大士名。懺悔發願回向
元日上堂。問答不錄。師云。追金琢玉。繡口文心。自有
當行作者。轉身捭臂。努目撑眉。一任逞俊禪流。兩眼
對兩眼。眞金不博鍮。未擧先知。早已屬二屬三。當陽
薦取。豈止落七落八。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目前
無閡。黎此間無老僧。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擲拂子云。
踏著故鄉田地密。人人鼓腹樂昇平。下座
端陽上堂。白椎竟。擧天龍爲玄沙侍者。侍沙山行遇
虎。龍曰。和尚。虎。沙云。是汝。虎。師召衆云。衲僧行處。如
火消冰。萬法本閑。惟人自鬧。六祖大師云。非風旛動。
仁者心動。將謂說心性。禪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會多
尊者云。非風鈴鳴。我心鳴耳。多少人面牆而立。心復
誰乎。俱寂靜故。大衆還會麼。一物寂靜多物寂靜。一
身寂靜多身寂靜。一世界寂靜多世界寂靜。先師天
隱老和尚如。是龍池幻翁老和尚如。是濟宗上下諸
祖如是。東土二三。西天四七如是。卓拄杖云。拄杖如
是。山僧如是。大衆如是。顧左右云。堂中喫粥子如。是
下座
幻有大和尚誕日設供。師指眞云。兀坐曙盧。都教人
沒奈何。箇老漢慣得其便。者裏透得過的。如龍得水
似虎靠山。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而今
大明國裏稱爲師翁。後裔者不啻百千萬億。究竟得
大機。顯大用。堪爲的骨兒孫者。能有幾人。某上座。初
閱龍池語錄。見師翁云。世間多少不平之輩。務要別
尋一箇人。與我老釋迦。比勝負較優劣。還知我釋迦
如來是何等一箇面目麼。某上座便於此喪身失命。
將謂師翁面目只如。是後來呈似先師和尚受他許
多惡辣鉗鎚。方知見與翁齊。減翁半德。見過於翁。方
堪嗣續。從此脚跟下自解作活計。雖與師翁同條生。
不與師翁同條死。師翁善爲隱語云。人還知我釋迦
如來是何等一箇面目。令某小嗜秃。最初祇見師翁
殺人刀。未見師翁活人劍。今日某上座不妨顯示。令
見者聞者。知我祖師門下。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顧視左右云。若有問如何是我師翁眞面目。拈香云。
急著眼

佛誕度僧上堂。師云。報恩新長老。今年纔廿四。黃面老瞿曇。是吾最小子。古往今來。多少居曲彔牀的大善知識。凡於四月八日。播弄瞿曇小老的矢臭氣。則有分。還會夢見瞿曇的師麼。若向者裏。緇素得則不論。紫髮不紫髮。不虛親到報恩來。若者裏。緇素不得直饒新報恩。親手爲他剃草。也未免對面白雲千萬里。驀喝一喝。下座

秋中行化上堂。師拈拄杖。召衆云。終日與山僧同居共處。還識得山僧立地處也未。時常見山僧搖唇鼓舌。還會得山僧眞實相爲處也未。若識得山僧立地處。則於此深山窮谷。臥月披雲。却在十字街頭拖泥帶水。而十字街頭。拖泥帶水。却在此深山窮谷。臥月披雲。若識得山僧眞實相爲處。則與大衆。耳提面命却千里萬里。而千里萬里。未嘗不與大衆耳提面命。還會麼。卓拄杖云。頂上一輪。滿淸光何處無

元日上堂。衆問話畢。師乃云。參禪流。聽我說。此事非常休。倉卒登山。須到絕頂。頭入水。須至最深。蓋乾坤寬廣。實難知。滄海淵深。豈易識。不識不知。且止。透頂透底一句。作麼生道。草樹盡非前度色。藍田日暖玉生光

便舟化主。傾崑山衆居士。請上堂。師顧左右云。毀形易服。作世外之士。直須不惜身命。飢寒困苦。置之度外。顯究大事。圖報佛恩。所以古德示衆云。夫旣出家如囚脫獄。於佛法中。萬死一生。更莫棄捨。蓋慮後學過境界艱難。一時打不過。故爾苦口叮嚀。殊不知淸苦。僧家本分。不獨今時如此。自古皆然。昔日大愚芝和尙。常住澹薄。想與報恩差不多。而芝老和尙。窮酸直是窮酸到底。幾株宿菜也不令人好喫。嘗上堂云。大家相聚喫莖虀。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報恩者裏。雖云澹薄。然山僧素願有食有法。令衆安止。近因饑饉。安衆無方。直是食不下咽。坐臥不寧。幸有化主發心。在外漸領信心。檀越入山。且不要學他古人見識度量。與麼小口門。與麼窄。大家相聚在此。澹薄時澹薄喫。齋時喫齋。喚作喫齋。我等與施主。皆共成

佛道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滿院梅花香噴鼻
進云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近日厨房幾斷烟進
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禮拜著復舉雪竇禪師
云客從遠方來贈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無人
識報恩亦有一偈化主崑山歸獻我數塊石遍身渾
是口有眼誰不識下座

行化過淸谿明道蔡封翁就開封寺請上堂師云本
是眞實人共譚眞實話欲明眞實事須辦眞實心會
中辦心眞實的出來互相酬唱問臨濟問黃檗佛法
大意黃檗使打某甲問和尙佛法大意和尙如何師
云化長生米師廼云佛祖出世爲一大事因緣人人
悟自妙心得自寶藏虛空不足以喩其久宇宙不足
以喩其寬岱嶽未可以爲高滄海未可以爲深取之
不竭用之無窮明道老居士深受靈山付囑欲爲有
情揭開迷封悟自妙心得自寶藏特董建此開封古
刹玉琳道人到來特爲舉揚薰召衆云我不輕於大
衆大衆皆當作佛下座蔡居士作禮云弟子每對神
佛前發願護持蔡鐸正念禁止蔡鐸邪思惟願臨欲
命終時淨除一切諸障礙等是否師云即此誓願眞
實皆成佛道士再禮謝

誕日上堂衆僧問話畢師乃云白雲千頃老屋數間
一榻高眠令土木瓦石爲大衆轉大法輪者是先師
和尙向日家風唐存翁合諸檀越建大禪堂十方聚
會應時及節請山僧說法者是新報恩今日行履且
道先和尙向日家風是新報恩今日行履是豎柱杖
云若也會得釋迦不在前彌勒不在後大衆與諸佛
同證一相三昧山僧與大衆壽量無殊若也不會父
少而子老舉世所不信擲柱杖下座

出坡上堂問歲將終期已半當人脚下事請師相爲
師云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師乃云報恩寺裏禪畫
在衲僧邊搬柴及運土終日擔横肩下座

上堂師云馬祖道一口吸盡西江水慈悲之故而有
落草之譚世尊道十方虛空生汝心中猶如片雲點
太淸裏與麼會得正好捉來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有
般漢迷頭認影棄本逐末以守箇昭昭靈靈爲悟主
人公把舉足動步搖唇鼓舌的爲常住心體認六塵

緣影為自心相。譬如病眼見空中華。及第二月。百千澄清大海棄之。惟認一浮漚。迷中倍人。佛所深愍。世尊又示阿難云。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縱離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今時外道好笑。殺人既以曉得走路問話的。為悟自心。更以識神空主人公也不可得。為末後無疑。謹知數千年前。盡被世尊痛呵明呢。有如斯學。凡學者可弗見不善。如探湯猛看破浮幻身心。向一念未生前。當下證得廣大心體。連證之一字亦不可得。便識得一切佛祖廣大心體。方可出生。出死方可入死入生。事是恁麼事。人須恁麼人。苟不如斯。生死到來便驗真偽。復舉古德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驀豎如意。召大眾云。還會麼。良久擲如意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示眾

示眾。舉法眼禪師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偃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天衣懷云。識得凳子。檎木做。大慧杲云。識得凳子。好剃頭洗腳。師云。諸大老。與麼各出好手。放過則盡可居寶華王座。仔細檢點將來。合各與三十矮凳腳

因課誦示眾。師云。邇來魔彊法弱。亦以上無嚴師。故容邪謬之徒。插足宗門。多是學宗旨論宗旨。虛擬宗旨。一味妄穿妄鑿。妄卜妄度。從上綱宗面目。儼然何嘗夢見。所以言言會旨。步步迷宗。即如一等無慚愧漢。妄稱自己亦是臨濟兒孫。開口便道垂慈必有法。無法不垂慈。臨濟宗有元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主有賓。而竟把叢林正務。及兩堂課誦。皆曰此只是應點故事。可將就些。必當少念佛方像祖師門下客。吁嗟乎。我不知此等人面皮厚多少。若道是泛常故事。有礙祖道。則直當不念。何得云少念及將就些。若如此隨順俗套。將就故事。豈是大丈夫作人天眼目。與佛祖為師者之所為耶。我今誠實指示此輩暗短淺俗阿師。且莫誇是祖師門下客。莫虛稱會宗旨。莫別求所以為人。既欲明宗旨。且莫當面蹉過。莫拈一放一。好教你知。報恩者裏。朝兩堂課誦。便有玄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某上座有時一聲佛如金剛

王寶劍有時一聲佛。如踞地獅子。有時一聲佛。如探竿影草。有時一聲佛不作一聲佛用。亦有殺亦有活。亦有縱亦有奪。亦有主亦有賓。亦如淸涼池。亦如大火聚。背之則受諸苦惱。觸之則燒却面門。饒人左之右之。時進時退。或邪或正。或是或非。或行解相應不相應。或見地透脫不透脫。不消別施勘驗。只者兩堂課誦。都料簡詳悉也。凡在報恩者。切莫以課誦出坡等爲虛應故事。須知無不是佛祖之祕密法。無不是佛祖之總持門。無不是佛祖之不傳心要。無不是佛祖之自利利人捷徑。若道別有宗旨。別有佛法。別有好知解。更欲假借趙州念佛漱口之說。以圖避懶。妄擬議人。則先謗他趙州爲不要人念佛。又以報恩念佛作念佛會。則眞可憐生。你若果是箇人。能各出手眼。別樣設施。爲人去。某上座自識得你。不要你類我。若你等道。必要恁麼。我又不恁麼也。祇如我恁麼事。無不具。互要權實照用。主賓縱奪。你作麼生會。敢妄擬議耶。凡爲魔所攝。毒氣深入者。一任你別去學佛法。學宗旨。多生分別。異樣揀擇。他日眼開。自知負墮。如我同志眞實學道者。切須立定脚跟。努力行持。莫爲魔惑。其或獅子蟲。定不輕縱。以亂淸規

羯磨夜示衆。師云。毀犯者墮諸苦趣。執持者報在人天。且道旣不毀犯。又不執持的當生何處。良久云。自是不歸歸便得。故園風月有誰爭。便歸方丈

示衆。學僧問。慈明鬧中取靜時如何。明曰。頭枕布袋。師云。山僧若在座下。管教先南源。不只恁麼休去。何不進云。和尚莫世諦流布。且道先南源又且如何

示衆。師云。汝等諸人。須信本來是佛。各須識取本來面目。踢著本地風光。若識得本來面目。黃金世界。白玉爲身。栴檀叢林。栴檀圍繞。不然草木叢林。時時凋喪。衆禮拜

示衆。舉佛眼禪師上堂云。世人盡道路行難。本分眞金入火看。煉去煉來金體淨。一槌打作玉欄杆。師云。古德恁麼道。應有聞之踊躍者。應有聞之竦惕者

示衆。舉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淨云。鵓鳩樹上啼。師云。可惜者僧。很問不知落處。見淨老云。鵓鳩樹上啼。何不進空掌云。打落枝頭時如何。儻淨

老再云作家禪客天然有在何不進云某甲點茶來請和尚儻淨老再云果然作家便禮拜而出堂不話不虛行雖然鶻鳩樹上啼汝諸大衆作麼生會

死關千丈巖同示衆云者一百二十日老僧日日在兩序諸公肚裏走三轉諸公知麼衆進語畢師又云者一百二十日老僧日日在各堂寮告行諸禪肚裏走三轉諸禪知麼衆進語畢師又云者一百二十日老僧日日在內外大衆肚裏走三轉大衆知麼衆久立師左右顧視下座

小參

晚參師拈柱杖云我此山中一物也無石頭大的大小的小內外諸人每日出坡三兩度驀有箇漢出來道和尚前言不應後語但向他道非汝境界顧左右云若也會得許你不咬一粒米大碗喫飯不挂一縷絲終日著衣若也不會不是逐色隨聲卽落解脫深坑大衆到者裏切須仔細良久卓柱杖云參

晚參師拈柱杖云當初龐居士到百尺竿頭將謂見過於人開口便道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幸而其時諸方有人若遇如今狐狼野干之屬盲引衆盲見有百尺竿頭坐的便道你已死了須透祖師機緣方是死中得活便教人胡穿亂鑿今日透者一則明日透那一則若恁麼豈不見笑一時遺臭萬世討甚蓋天蓋地好龐老耶然而也是當人肯入作家爐鞴肯求大手眼人鍛鍊始得你看龐居士見石頭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頭驀掩其口於此有箇會處慚惶不少未到大休大歇田地到江西馬大師處仍舊問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馬大師蹋向前一步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方與汝道龐居士到者裏方纔命根子卒地折爆地斷放開窮肚皮海納百川七縱八橫千通萬達高步大方發一言令人不敢正耳聽著立一行令人不敢正眼覰著師召衆云馬大師進那一步諸人還見到也未若也見到方可與山僧柱杖子相見若未見到豈可衲子不如他俗人有麼有麼驀豎柱杖云吸盡西江且止只如山僧柱杖子作麼生良久卓杖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缾擲杖出堂

十五夜小參。擧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師云。報恩則不然。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向道今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小參。師云。山僧不指路頭。一任諸人瞎闖。諸人若也瞎闖得勇猛。不顧危亡。得失盡力闖將去。驀然撞著銷壁巉巖。磕破腦殼。則一回知痛癢也未可知。問諸人瞎闖。則不問磕破腦殼時如何。師云。又慚惶。又好笑。問磕破腦殼則不問。爲甚又慚惶。又好笑。師云。非汝境界

小參。擧眉州黃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室。龍曰。所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龍曰。非男女相。師云。古人恁麼道。山僧則不然。如何是密室。七通八達。如何是密室中人。長的長。矮的矮。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喝一喝。卓拄杖一下

仲春晚參。師云。古者道。靈雲見處不在桃華上。且道他見處作麼生。衆無語。師云。正所謂如將名品菓子。殼也去了。核也去了。送人口邊。人不解喫

擧峰西堂秉拂。師云。昔日趙州云。我在南方火爐邊。有箇無賓主話。至今無人擧著。嗯。直饒道閉門打睡。接上上機也未。若如斯提持。今時人聞擧著。向上一路。末後牢關。未嘗不商量。浩浩地。如說藥人。貞樂現前。都不能識。淵明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東坡云。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非吾世農不知此語之妙。吾於趙州亦云。少間煩峰西堂對衆拈出

晚參。問答不錄。師云。早間森首座領衆請法。山僧道鐘動喫齋。召衆云。大包方外。細徹毫端。帆正。晴湘衡開九面。出家兒造次顛沛。不離衣鉢之側。端能與露柱同披一領袈裟。與山僧同一鉢盂烹饗也未。此間一草一木。同證圓明。胡爲有人自疑自別。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繇茲心意識。誠哉是言也。台山南岱宗北。殊天異域之賓。咸與山僧晨香暮燈。共分寥寂。胡爲有人。咫尺關山。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不大可哀乎。昔日少林面壁。二祖趨風。寒庭立雪。沒膝齊腰。何等心。骨鼻祖尙訶爲輕心慢心。徒勞無益。斷臂安心。出羣得髓。瞻彼前修。豈同裨販。打一拂云。精金百鍊自光。鑒藥汞從教誇耀治

晚參問某甲閱楞嚴至七處徵心有箇會處師云咄此非汝心作麼生會進云某甲無心師云齩人矢橛不是好狗問光陰如箭日月如梭如何了生脫死師云莫厚顏師乃云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又有道說甚一重直是千重萬重既然如是畢竟如何明心見性良久云山僧昨在報恩示衆云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天地日月無古今之異禪道佛法亦不應有古今之分爲甚麼古之知識千百世之下凜凜常在人目前後之知識當世現在每淹淹如九泉下人古之學者一面嚼地耀古輝今今之學者今日有些會處明日有些會處及乎生死到來依舊手忙脚亂蓋道無同異同異在人今之發心未嘗不如古人參究未嘗不如古人刻苦未嘗不如古人用心到無用心處亦未嘗不如古人但古人到無用心處決不望崖而退百尺竿頭更能進步所以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今人到千峰絕頂不惟不進步反退轉身來云吾已死而得活了以了不可得爲究竟以擎拳豎指爲透祖師關盡是懸崖縮脚種種自欺去他古人遠之遠矣卓柱杖云有志之士自知好惡

晚參師云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大小祖師話作兩橛明而不能行明的事向那裏去也諸人十二時中行的事作麼生良久云遠菴一水聲常住擁揚千峰勢欲翔

早參師云古者道莫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山僧道莫被天下善知識行履瞞祖師門下客須確實爲生死口不嚼一粒米身不挂一縷絲方可隨意穿衣喫飯眼中不見一畫一豎耳中不聞一語一言方可隨時寫字看書否則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如或生死心不切愼勿出家縱出家愼勿來宗門何以故目下雖未爲生死儻不輕易出家不輕易來宗門尙知有出家事在尙知有宗門事在有等造次出家來此宗門隨羣逐隊發意做工夫如撞釆的一般做幾時撞不著便一日悠忽一日一時怠惰一時自已既然將謂他人亦是如此謗大般若苦報無量有志之士務須確實

晚。參師云。同居在此。不論久參初學。須各各退步。到眞實不欺之地

晚。參師云。龍淵今冬與大衆約法三章。第一飲水不得打濕口。第二喫飯。不得齩著米。第三經行。不得撞著露柱

元旦知浴領檀越請小參。師云。大衆知麼。汝等成佛以來。已經無量阿僧祇劫。舉足下足。其地堅固金剛所成。上妙寶輪。以爲嚴飾。寶池瓊閣。奇樹珍禽。樂具充溢。無有苦緣。壽命無量。光明無量。法親無量。如或未知。則不矜久修。不薄初學。一念回光。即同諸聖。若也根思遲鈍。便請一念不生去。如或多知解。多愚癡。便請淨念相繼去。但辦肯心。決不相賺。雖然如是。且道善財入樓閣門。爲甚入已還閉。所以道。如來不出世。祖師不西來。汝等成佛已經無量阿僧祇劫

晚。參師云。昨夜行者通大衆晚參。山僧傳語云。大好月。你諸人作麼生。曾僧云。砍却月中桂。淸光應更多。師云。矢上加尖。衆久立。師云。山僧自領三十棒

知浴古淵領海寧衆居士請解制。紹興范居士求釋慈同請小參。問答畢。師揮拂云。人人殊勝。箇箇淨明。似鳥行空而昧空。如魚在水而忘水。無瑕翳中。自生瑕翳。無障緣處。自生障緣。結空花於無明樹頭。有何實果。撈水月於昏沈海上。徒見勞心。旣能物、外逍遙。必須眞源頓達。苟知空門皈向。定應覺性洞明。覺性明。眞源達。方知罪垢本空。而無罪不懺。法道本超。而無法不成。大衆。我不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

小參。師云。昨日大衆晚參。山僧道。洗淸昔日擔泉處。研出當年面壁巖。汝諸大衆各各領悟也否。聞斯提學。若能正眼洞開。則忙閒動靜。一語一默。著著有出身之路。用得十二時。不爲十二時用。轉得一切物。不爲一切物轉。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供養大衆。不爲分外。如或不然。二時粥飯。須彌山子唇齒之間。太費支持。七尺形骸。挂冰稜鐵甲。俯仰之際。大有不便。卓柱杖

結夏檀越請小參。師云。圓陀陀。光爍爍。淨裸裸。赤灑灑。三頭六臂。千手千眼。而本無一物。純眞一如。無臭無聲。而萬象縱橫。閉門打座。徧界不藏。鬧市橫身。孤

巍嚴密。諸作紛紜而非動。一物不爲而非寂。違之者
自暴。求之者愈失。千賢萬聖趣向無門。千佛萬祖退
身有分。師以拂子打一下云。誰參勝熱婆羅門。六月
霜花凝枕席。下座

晚參。師云。去聖時遙。言高志下。欲明格外旨。須盡域
中情。顧左右云。大衆看脚下

晚參。師云。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
恁麼則隨他去也。隨他去大隨恁麼答話。有甚長處。
投子望山禮拜。衆無語。師云。古之學者爲已。以竹篦
拍香案。便歸寢室

晚參。師云。祖師時時在水桶上出現。剛見人挑水走
入水桶裏去也。祖師時時在火𦦨上出現。剛見人燒
火走入火𦦨裏去也。祖師時時在木魚上出現。剛見
人打木魚。走入木魚裏去也。祖師時時在鐘鼓上出
現。剛見人打鐘鼓。走入鐘鼓裏去也。良久云。有人出
來道。和尙何得壓良爲賤。山僧只要你恁麼道

小參。師云。理無事外之理。事無理外之事。理外之事
則愚。事外之理則狂。狂則爲魔所攝。愚則爲佛所悲。
寧爲佛悲。莫爲魔攝。大衆來此祖庭。必須立深誓願。
正知正見。正路修行。庶幾同證圓滿菩提

晚參。師云。昔年大慧禪師因一禪子參公案不透。乞
求方便。慧云。你是福建人。我爲汝說箇譬喩。如將名
品荔枝皮也去了。核也去了。送在汝口邊。只是汝不
解喫。師召衆云。當初大慧爲此一人設箇譬喩。此人
當下齩破舌頭。山僧因衆參上樹公案。重重相爲。云
緊夾籓籬。寬闢道。如何衆中未見有脚頭點地的。乃
云。但辦肯心。必不相賺。更與汝等一箇安心丸子。三
文大光錢。買得箇油𩜾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飢

晚參。師顧左右云。今日晚參。不許問話。不問話者三
十棒。衆擬議。師云。自從立雪人歸後。幾片白雲護翠
岑

結制。古淵知浴領海寧衆檀越請小參。問。爐鞴大開。
不留鈍鐵。金鎚揮擲。萬竅通明。還許學人立地成佛
也無。師云。進前來。喫棒。進云。與麼則滾入紅爐大冶
中。直得通身無縫罅。師云。許汝膽大。問。得祖宗之髓。
登祖宗之堂。敢問和尙。昔日僧問臨濟。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濟云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爲甚本山中祖道錯師云一對無孔鐵鎚進云與麼則二大老料揀一齊蒙和尚指示去也師云與汝六十棒問如何是法王正令師云千鈞之弩進云與麼則人人沾恩箇箇得力師云已放過居士問不侶萬法不取凡聖事如何師云佛子受佛戒卽入諸佛位師乃云天目山下無寸土天目山頭無片雲脚跟跐著寸土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眼中見有片雲風力所轉終成敗壞且道住此天目山如何行履卽得虛空拍手呵呵笑報汝人人淨法身聞斯告報直下承當如來禪許汝會更須知有祖師禪始得且道如何是祖師禪驀喝一喝隨擊以竹篦撫案一下

晩參師云祖師示現全身向汝諸人毛孔中念普字眞言汝等盡見盡聞麼一僧喝師云胡喝亂喝乃云分明指出平川路却奈忠言逆耳何

除夕晩參師拈柱杖召衆云識得柱杖子麼一日不爲少千載不成多小則蟭螟眼裏橫眠大則乾坤西傾東關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陰界試看先宗是何標格你有柱杖子與你柱杖子你無柱杖子奪你柱杖子

晩參師召大衆云莫瞌睡

石庭晩參師以杖指一碎石云者石版如何沒一些縫罅久又指一完石云者石版若爲有許多縫一僧云謝師指示師便打乃云今時學者有兩種錯路一種錯路的問著便道喚什麼作燈籠一種錯路的問著便道露柱沒一點縫是者兩般錯路便掩蔽却人人本地風光若不蹋著本地風光終不能免此兩種錯路今日不惜眉毛說似諸人豎柱杖云山僧柱杖子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隻眼顧眄左右云更有一隻不與你們說盡何故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閒看

晩參師云吾觀大衆盡與佛祖無二無別但存人我自生間隔所以祖師示衆誦金剛般若經上根者一聞千悟後來祖師教人參死了燒了話父母未生前話便是將一卷般若經括作一句教人持念汝諸大衆須在佛祖路上行方到佛祖田地若四相未空徒勞無益各宜珍重

曉參。師云。山僧說得一絲佛法。懸在雨華橋上。大衆各去看取。良久云。伯樂曾三顧。千金誰解增。贈君君不納。完璧倚枯藤

曉參。舉傅大士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師云。天目則不然。生鐵打鋤頭。披簑牧水牛。人從橋上過。水流橋不流。且道傅大士的是。山僧的是。良久云。朝參暮請緣何事。應須立透祖師關

早參。舉六祖云。本來無一物。長慶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師云。孫必類祖。大衆會麼。拈柱杖。旋風打散

曉參。師云。汝諸大衆。多有廣遊人間世。偏禮諸名山的。多有參偏諸方。久親知識的。多有諸方許可記莂的。我不問汝別樣佛法。只有一句極平常的話問你。且道者一時香在什麼所在。坐良久云。諦信在處如火消冰。終不却成冰。若道有香可坐。有坐的人。有坐的所在。莫道你廣遊博禮。參方受記。直饒你向世尊肚中轉一過來。也只是箇能仁的矢橛。各各自揣摩道箇驚人句。看顧視左右。震威一喝

小參。舉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迎。有蓮華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華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我。汝雖見我色身。且不見我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我法身。師云。大小世尊抑强爲劣。山僧若見蓮華色比丘尼但云。汝眞能現大人相。殷勤見我。若須菩提巖中宴坐。乃是閉門作活。豈能見我全身。薦。拈柱杖云。還有爲世尊作主的麼。有則出來。各出人一頭地。卓柱杖云。好手豈容無妙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小參。舉趙州問南泉。知有的人向甚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云。長帬新婦拖泥走。州云。謝師答話。師云。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牕。師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曉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佛。州云。殿裏的。師云。古佛恁麼道。可謂眼空四海

曉參。師云。解制來。走動的走動。各執少人。久住者未

免辛苦汝諸大衆如何得不爲境轉一僧云心如木石師笑云說到行到吾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早參師云有一人日勤衆務一物不爲有一人一物不爲日勤衆務且道那箇作家一僧出師打退又一僧作禮師亦喝出師迺云有叟情相似日香夜夜燈

晩參師云如淨瑠璃內外明徹凡見道者若身心世界果如淨瑠璃內外明徹方是眞見本來面目的人不然徒自欺耳生死到來悔將何及不見道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雖非依様畫描却是一鼻出氣

晩參師云秋來好坐禪賢衲莫亂走各得坐具地他年大開口且得地一句作麼生道父母所生口終不爲人說

燈節知浴同王檀越請小參師云如淨瑠璃內外明徹光逾日月量裏太虛探之不見其初避之莫究其極山河大地卽之靡不消鎔明暗色空捨之無以建立神鬼不能覷覓聖不能知潔之不新垢之不故蠉動不滅佛祖不增謂之爲微普天帀地謂之爲顯朕蹟不留指爲智珠闇然日著目爲福嶽坦然日尊召大衆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戒私看文書晩參師云上三畫長下二畫短天左旋地右轉日月照臨乎其上龍象奔走乎其下高出無頂天深逾香水海無論智愚賢不肖識得者箇字宣聖孟夫子拱手讚歎釋迦不在前彌勒不在後奔軼絕塵今之古之誰敢與偶好大哥直截根源尙迂曲尋枝摘葉復何如

小參問話畢師云一片淸涼地安閑絕比倫往來及住衆舉步莫迷津衆久立師震威一喝下座

小參師云有一無事人終日忙鹿鹿有一精進漢長年訥且木如是二人中有一人堪與人爲師汝諸大衆出入好看良久云寂光眞境何嘗遠同在瑠璃國土行下座

法語

示全菴進上座

進上座事我十年不動竿頭每爲鼓破拇指夏初入大雄室聞舉一歸何處話直下透脫須念自利易利人難深心大心終身誓居學地所謂證無量聖身猶

未是泊頭處也

示賢侍司

禪和家善用心難善用心的得正悟難得正悟的打脫見地難打脫見地的不走作難翻此四難爲四易則自利利他一切了辦

古人道數十年尙有走作或云我數十年方打成一片成片者無論矣未成片者但把曹谿云什麼物恁麼來隨時覺察管教衲僧行處如火消冰

示岳書狀

余生平無甚長處祇不記古今隻言片字生平亦有自負處不學他諸方佛法世法贓安得不記人言句者聆我斯言乎書付行岳以示千百年知音者

示巘侍司

在堂中不要學佛學法辯古明今當毒眼孤瞎無佛無祖無人無已放出蓋天蓋地志氣來東拂于逮橫身西瞿耶尼展脚南贍部洲啜飯北鬱單越撒溺語默超越常情動止迥殊舊習天神捧華無路人鬼覰捕無門果能如是不變不離等閒擧起鈍刀子也能殺也能活也能照人肝膽也能稱人伎倆把從上千七百老古錐遺下一言半句或是作家相見或是出格提持或嚴密或危險或泥中有刺或沙裏無油或人目爲譊訛或人目爲奇特千岐萬別駭狀奇音逢著箇鈍刀子自然如庖丁之解牛由基之繞樹豈他穿鑿擔板亂統支離者可同年而語哉然猶未也幷知山僧與麼庭訓亦是憐兒不覺醜方是有氣性衲子祖師云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曰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如斯料簡豈是等閒今時有等無忌憚者擬爲佛祖苗裔得些見地全不修省難免道力不勝業力又安望其透末後句向上關哉戒之勉之

示峰首座

長沙岑禪師因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岑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曰得閒題取一篇好如斯答話非大有福慧人不能

自勵四誓

一誓不與本分間隔作一佛事乃至一稱一禮一誓

不與本分間隔為一人乃至交一言一誓不與本分間隔閱一書作一字一誓不與本分間隔一坐立一譚笑

客問

客問學道如何不蹉路曰善哉斯問世之不參涅槃堂裏禪者難乎其不蹉路矣雖然當今傳法者徧界方行等慈不擇淨穢開闡無遮度諸疑謗先進者以廣接為心後進者以易入為事知名盛而實衰辯名似而實非者難道全無敢謂罕有吾言之安足為人重而可與子深言之也哉客固請曰如子之不以人廢言吾姑與子漫言之學道欲無首越之燕之歎第一須發心諦當或志小見近圖作世間善人只消讀治世聖賢之書行治世聖賢之事或遵行如來權教法門助其修省亦有益無損若欲究竟出世無上妙道當顯為生死始得顯為生死則博聞强記如慶喜一問十答如香嚴百鳥銜華如牛頭千指遶座如夾山尚須捨已從人況降斯而下者乎不為生死必尚知見此道不屬知見不為生死必務功能此道不屬功能不為生死必慕豪放此道不屬豪放一尚知見務功能慕豪放則非慫即狂成魔落外善因而招惡果多自不顯為生死學道者而成豈不一蹉永蹉哉第二須工夫諦當既為生死發心學道可不返躬自省果能具大根器一聞千悟也未若也未能須參一句話頭一日不透一日參一月不透一月參一年不透一年參一生不透一生參今生不透來生參永無退失永無改變方謂之諦當工夫參定一句話頭便是斬知見稠林之利刃渡生死苦海之慈航辨雜毒入心之聖藥指萬古迷津之導師不集善而自集不斷惡而自斷不持戒而自戒不習定而自定不修慧而自慧不課佛而自課不誦經而即誦不求生勝處而自生勝處不求多善友而自多善友本不求譽亦莫可毀如是顯一如是精進如是久遠縱未發明亦現在可為後學規模將來必得佛祖心髓儻名色為生死學道而起傍疑求別助生異見多外騖憚艱辛喜快便嘗教百妄交集其蹉可勝言哉第三須悟處諦當既顯為生死純一參究必待工窮力極時至理

彰命根斷本來面目現不疑生死不疑古今不墮坑落塹不彊作主宰不認識神不陷空豁不涉矯亂不入邪師圈繢不犯明眼料簡儻魚目爲珠瞌睡當死以鹵莽承當爲有力量以硬差排爲不疑以粗放狂亂爲大機大用以顢頇爲透脫無餘竿頭宜進而不進言行應參而不參不須穿鑿而穿鑿不可抹殺而抹殺入門一蹉異解雜陳所謂可痛哭流涕長太息者非此類乎第四須師承諦當非但無眞傳杜撰阿師不可承虛接響卽沿流不斷者亦須察其行實不擔條斷貫宗謬自主張蹉過師家相爲處否不孤負師家腦後深錐否洞明從上綱宗否不施爲偏重瞎人眼目否若無眞正作家宗師爲之打瞎頂門眼奪却肘後符則雖有實悟自了則可爲人則禍生儻若已見旣偏投人又謬自方空豁復向瞎棒瞎喝下似木合水如空合空謬執金剛寶劍斬盡一切爲實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盲引衆盲江河日下或自入處廉纖沾著邪知惡解家滋味邪毒入心如油入麵更或不知錯認漫云自肯不受人究竟謂之不被他

轉却又或云我見處是的只要行履了此等何足挂之齒頰第五須末後諦當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不透末後牢關而言得大機大用不透末後牢關而言具本分草料其不爲粗惡狂徒者鮮矣不透此關有正悟者猶可爲一時唱導之師如無正悟不知有此關者其於古人參悟與悟後重疑不移前作後指悟爲迷者鮮矣誇先聖悞後人皆由不知向上一關可不是懼乎自利不全利人不足皆由不透向上一關可不惕厲乎第六須修道諦當雖發心諦當工夫諦當悟處諦當師承諦當末後透脫諦當更須自已覺察是頓悟頓修根器否是果地善知識否打成一片速於香林否不走作過涌泉否現業流識淨盡否事事無礙否行解相應名之爲祖試看先宗是何標格第七須爲人諦當不可有實法與人不可騙人云有方便助汝易入不可教人不參死話頭決要人眞參決要人實悟決要人悟後達向上關棙決以見性謂之悟不可輕意牢籠人於人認識之謬哄云有省於人向念未生時認妄爲眞印

云有人圖一時門庭熱鬧不顧展轉誤賺邪法縱橫病發於此寧絕嗣不亂傳方謂之爲人諦當前六種不諦當則自錯後一種不諦當則錯人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憐子讀之誠而示之甚弗輕以語人

機緣

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鼓腹云我容得你者些人萬萬千進云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趕得你無脚跪進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容你在者裏立片時

師問僧玄沙是汝虎話你如何會僧舒五指云牙爪齊露師便打復示偈云生平不出嶺一語古今傳明眼人難會君須向上看

師問僧向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進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師指香盒云者是什麼僧擬議師便打僧無語師云眞誠莫作小兒嬉

問行堂云飯桶裏多少達磨眼睛堂罔措問火頭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說法還端的也未頭亦罔措師指傍立一僧云惟有者箇師僧解答話便歸方丈

園頭問和尚病好了麼師云我從來不病有何好不好進云某甲不能親近得和尚師云我日日在你園中

退菴呈世尊拈花頌云倚天長劍露鋒鋩拈出何人敢近傍潦倒飲光輕觸著面門血濺太郎當師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進云却被和尚看破師面壁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龐公

僧問如何是有柱杖子與柱杖子師云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兒童摸壁行進云如何是無柱杖子奪却柱杖子師云多少人飯籮邊餓死

師還江上度親張靜涵老居士過訪十方菴話次伸問塵勞中如何得本師云居士者一問從那裏來士無語師云昔雲棲大師雖不主持宗門指示人參究却甚諦當嘗盛稱人著述之妙末後提撕之云須看者段光明從何處流出於此著眼便是得本之捷徑士云如何用力師云者箇代居士不得

師一日入庫房指園子問庫頭吸盡西江即不問你試吞却者兩籮園子看進云吞却了也師云大衆喫

箇什麽頭。答不契。師自代云。樂則同歡
僧問不與萬法爲侶的是誰。師云。桌子板凳
韞莿壁入精進三次。日上方丈云。某有箇見處。師云
猗子爲甚無佛性。韞拳師肋下云。一向在趙州處落
節。今日在和尚處拔本。師便推出。次日復入。師云。盡
大地火發。得何三昧不被燒却。進云。特來度夏。師便
喝。壁呈頌云。圓似滿月。圓寬同太虛。寬歷劫無姓氏
從來絕躋攀。聖凡由此出。刹海在伊安。始終無變異。
觸處善隨緣。師云。還會適來一喝麽。壁便出
師從龍淵歸。問侍司云。你十二時中。還見念頭起處
麽。進云。念頭了不可得。更覓什麽起處。師云。我適來
見一塊石。有九十九條縫
師與一秀才話次。謂云。你合會得天地同根。萬物一
體。進云。某甲何嘗不會。師云。爲甚殺生食肉
修殿公務作禮。師云。釋迦老子。向灰瓦上轉大法輪。
什麽人得聞。衆無語。師云。好生看取。壁侍司作禮云。
請和尚答一轉語。師云。問將來。進云。問的事作麽生。
師云。逼塞虛空無縫殿。東西南北月輪紅

江上歸。師問衆云。大地無寸土。是什麽人境界。一僧
進云。和尚家風。師云。如何大地無寸土。是山僧家風。
僧不能答。師代云。常州湖州杭州
僧問。大地山河卽不問。一毛頭上事如何。師云。吞取
七箇八箇。進云。不會。師云。吐却兩箇三箇
僧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天圓地方。進云。一歸何
處。師云。地方天圓
僧問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如何是第一義。師云。橫七
豎八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擧扇示云。不得喚作扇。僧禮
拜。師云。伶俐衲僧
問前不得後不得時。如何是出身處。師云。前去佛殿。
後去東司。爲甚不得
問僧父母未生前道來。僧以手外拱云。偏界不曾藏。
師云。偏界不曾藏。因甚偏向那邊。僧無語。師云。何不
道某甲指東畫西
僧參。師云。承你遠來。無可供養。將五間禪堂。與你一
口吞却。進云。大地無寸土。吞箇什麽。師云。多少人恁

麽道君帚柄也要打三十

僧問一塵透脫千界光輝爲甚十聖三賢不明斯旨師云你莫管他十聖三賢且道虛空作麽生證進云覓虛空了不可得師云恰是進云和尚是大善知識師云正要你檢點僧擬議師云直透萬重關莫住青霄裏

師問圓證堂寮主云香爐幾時成佛進云成佛久矣師云昨夜被虛空壓碎你還知麽僧擬議師云脫空妄語漢

師雲覆菴歸侍司中路接師云你來得遲將前面遠山與你作點心侍擬議師以拄杖驀面劃一劃云再加一分鹽錢進云也不得將別人家物作人情師云不但鹽錢點心也消受不起

頌古

擧趙州問南泉知有的人向甚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作禮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牕

雪中春色梅梢見黃鳥聲聞意氣新意氣新誰知黃鳥笑聲頻說與風流明敏者眼從今日碧華自去年馨

擧歸宗常禪師素與南泉同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或後有人問畢竟事作麽生宗曰者一片地大好築菴泉曰築菴且置畢竟事作麽生宗打翻茶銚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宗曰作者箇說話滴水也難消

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金鎚各逞藏鋒技父子不傳兄弟同氣和烟搭在玉欄干上苑垂楊鳥深處

擧陸亘大夫向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牡丹華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

一枝華發十分春覷徹根源把玩新堪羨大夫打失鼻共來笑傲古今人

擧僧問疏山禪師如何是法身山云枯椿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學慈明祖師偕問閙中取靜時如何云頭枕布袋悟入汾陽鞋穿足裂塞却口門出廣長舌如鍾在簴小大徐疾有扣斯應渾身金石三玄彈指四看語默易知難會易見難識蓮棹洛伽雲開兜率

詩

贈履坦禪人秉報天一居士

鼎立三峰勢揷天嶺門雖闢白雲連飛鴻傳得人間信石壁雖依過別川

入磬山

隱居風範依然在說法堂前任草生莫謂門庭能闃寂從來此道少人行

示退菴童子住敔山

澄江有山孰多僻敔山兩灣蒼翠積澄江有水孰多情敔山前後敔水平當年一身澹如水夜隨明月過深林化山擬作推蓬室扁舟乘興堪深入汝今爲我先去住菴傍閒地多栽芋忘世情懷爾我同芧鎌鐵鐘振先風得人不在門如市猶憶當年面壁翁

贈禪人

見道誰修道忘山好住山雪深叢屋老百衲一身閒

又

重巖之下茅屋耽耽有幽人兮雪立冰餐

又

好山如畫畫如山紅葉村村杖笠閒看到桃華成一笑再來雲外訪柴關

守塔懷古

多年黃葉類形骸此日徘徊誰偶諧衲衣草履食接氣象骨崖前呼再來

詠懷

千峰絕頂尖頭屋草薦柴牀火一爐三十年中無一事諸方何處覓潛夫

靜夜思

枝枝葉葉月疎疎密密風誰共蹋流水倚杖石橋東

題壁

星高月曉松雨滿衣西岡危坐嗒然忘歸

偶題

月浸千山冷風鳴萬木寄一聲村外犬客路有人行

山居

荒涼苔壁寺。孤冷草堂人。雨後舒長望。庭泥虎迹新

烹泉

廣修供養事如何。百沸清泉上佛陀。早色爭妍排闥入。鶯啼古木梵音多

對鏡 華山 蕭若

對鏡吾非昔。捫懷志自新。何林一枝別。蔭我雪霜身

冬日有懷 荊山旅堂

空階柏子落。飢鳥入門來。千尺危巖下。梅花幾樹開

望臺山

荒閣三千路。高閒一萬人。當年冰畔石。遲我未歸身

舟居 三却竹林

澹蕩寒煙古木孤。懸雪浪輕帆。只在尋常行處。杳然萬壑千嵒

又

一葉千谿水。三盃六月霜。逢人不舞棹。高臥對斜陽

冬歸草堂

澗形餐柏實。放目看梅花。何處忘機客。同來灌古畬

濟寧道中

臨溪茅屋臨簷樹。雞犬依依水國村。虞夏平成風化永。江南江北共林園

讀白樂天詩懷扣冰 舟次東昌

池上有小舟。舟中處胡牀。我心久忘世。愧未使世忘

甲馬營夜泊

水上舟如織。人間事若蕉。無爲與無欲。誰共我逍遙

節食

寄形天地間。飮食唯接氣。翛然等箇人。明此澹泊意

龍淵南塢坐月

松樹三長四短。石臺七高八低。坐來夕陽在樹。歸去月落峰西

晝寢

譬如木偶人。鼓歌索亦住。山僧動與靜。請問諸露柱

荊溪道中招友

正是千山紅葉時。摩挲石壁好題詩。百年嚼蠟能多味。分取松根帶露葵

高祖寢堂題壁

牀頭懸瀑布。塔頂長苔衣。一住不復入。高寒到乃知

示衆

萬里晴空誰共。三春花柳爭遊。王孫醉眠芳草。何似激石枕流

我有蓮舟一葉。沙城芥劫全收。高歌唾壺擊破。童稚出沒洪流

山居

胸中無一事。終日坐閒閒。睡起摩挲腹。山間與水間

高步

登山造極。步自此始。有懷君子。行遠本邇

促都監立還山

山中有佳月。宜人終夜看。山中有好風。解衣可盤桓。泉鳴千嶂寂。松靜一濤寒。永日鳥相喚。淸秋蟲自紈。解聽紫芝曲。喬木在層巒。活埋與斷壁。千古仰金闌。時哉石粱雉。雪飲且霞餐

普請口占

年來漸覺精神役。老去偏知日月閒。飽飯安眠無一事。椎鳴隨衆看秋山

枕流臺題石

山中流水寂無聲。枯木生花別有春。若箇到來知解絕。紅爐分取萬年氷

庚戌二月磬山題壁

面目分明徧界親。偏於此地受恩深。三更月下低徊立。恍是當年侍拂巾

磬山揮塵臺（先錄法濟十詠之一有此名）

松根時獨坐。花雨不從栽。憶昔別峰侍。無言聲似雷

庚戌題壁三首

本是矜矜自了僧。飽餐安寢別無能。酬恩報祖雄明哲。斗室焚香懷古人

一盞霜華半榻雲。無求無喜亦無瞋。三更對月開扉坐。慚愧焚香侍立人

臥倚青山飯白雲。谿聲鳥語共晨昏。空庭有隙栽蘭蕙。緘戶無蹊入怨恩

捲簾

尋常入望驚殊絕。何意全身住此中。傳語巖棲木石侶。時時放眼識雲松

獨樂園雨後二首

一鷄銀鳳玉龍騰。想見霜華此得名。步到上方忘藥石。勞他從者請頻頻。

枕流石上枕流臺。到者敎君悔晩來。白鷺羣飛千磵雪。洪鐘大扣萬山雷。

巡寮至大義閣 癸丑燈前

花滿寒庭月滿林。巡寮未半欲三更。到門且莫掀簾入。愛此樓前布水聲。

邗江贈虎公至契

交道江河下。於公見古人。素心千里月。靑目一山晴。

楚州題壁

澹黃微綠拂疏風。到處垂楊適我慵。覔得小舠瓜子大。一帆漂渺水雲中。

旅堂

愛柳無如我。摩挲玩歲年。旅堂忘岑寂。一樹適垂軒。

閒窗

風聲雨聲。聲聲入耳。花色草色。色色幽妍。

書問

復呫[illegible]戴廷丞

在在是居士菩提場。物物是居士正法眼。事事是居士菩薩。行步步是居士那伽定。使十二時不爲十二時使。轉一切境不爲一切境轉。斯爲道人。若一處光不透脫。一時光不透脫。卽本分不透脫。須刻刻向父母未生前。絕思惟。無依倚。旣恒且密。時至道成。冷眼圓明。方知在在是菩提場。物物是正法眼。事事是菩薩。行步步是那伽定。使十二時。不爲十二時使。轉一切境。不爲一切境轉。此言不欺人也。居士心光。時洼天目。居士慧性。不昧古今。居士至行。大建法幢。奉復。不覺縷縷

答王泰卿居士三問

問爲人容易。做人難。敢問爲人之道。師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問何爲知生。何爲知死。師云。知所從來。爲知生。知所從去。爲知死。問臨去時。心不顚倒。意不散亂。在何處捉摸。師云。驗在目前。師復云。居士眞爲生死。須知制心一處。無事不辦。但勤持藥師如來萬德洪名。持到持而無持。徹見念未生前本來面目。則率

性而行頭頭是道。所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也。如是方能了生脫死。方可出死入生。何謂了生脫死。如太虛空。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不老。何謂出死入生。譬如大海。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到此則去來自在。夭壽不二。又臨去時作得主。有二種。徹見本來面目。則了知生死不相干。如上所云。若未見本來面目。勤持藥師如來。則臨命終時。八大菩薩接引上生極樂世界。入不退地。見佛明心。因切問處。請不覺縷縷

雜著

東語西話

開了兩片皮。只是粥飯罐。當世有與麼人。山僧禮他三拜

題仙諺

憎愛胸中盡。是非眼底空。泥牛入海後。聚散問漚風

書潙山語

行脚高士。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山谷云。東坡文字語言。歷劫贊揚。有不能盡。吾於潙山亦云。戊子春二日。荊邱書

題雪竇頌古

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雲山水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頭出雪竇眞能於法自在。匪夷所思。如淸光匝地。猶犀夜塘。以盡所欲言而妙。此却把住道道。以不完題而妙盡所欲言。如千雷並吼。易不完題。如千日並照。難偶閱之。直欲擊碎唾壺

草堂書壁

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世尊模範如是。一語不投。折葦渡江。少林九年。終日面壁。鼻祖標格何如

荊山旅堂紀事

丁亥十一月朔。著新架禊飽領本菴香飯。飯餘展足熟睡。皆行脚經年未曾有事。睡起一跌。晩晴快人。遺景在屋庭。東大樹。茂綠未衰。烁映日溢目。忽憶十五年前。侍先師烏峰竹齋。瞌睡起。書窗浣壁。時復憶甲戌秋。先師遷吳興報恩。是日結冬。破屋敗垣。炊巾滿谷。羣賢臥草。眠霜冰骨。老人支枯藤。指點磚頭瓦礫。

爲諸人闡最上機余時獨處江干野色無垠天光連水會和老人寄示偈云師歸山頭宇吾撑水上門脚同踏實地眼獨空叢林小兒無綳尺曠蕩之言不謂至今多人成誦昨便鴻南去拈句寄重監院高歌天地外穩臥雪霜中他日憶此更作何狀

書巖子紙

大雄道人廿年來炊冰羹雪接納諸方能三十夏不憚寒苦者敢保出他人一頭地巖子能否

參禪悟難旣悟巳忘悟難且道忘悟的人何如巖子道看

此事極平易極欺人等閒看得平易者此最受人欺者也戒之哉

多見人在殼漏子裏譚葢天葢地之道徒自欺耳葢天葢地者能把殼漏子作塗毒鼓撾

書楚紙

近年少至性衲子盡稍有見處不能出頭天外全體受用多以名利熏心學文字語言還知但患不成佛不怕佛不解說法麽筆此蜆子和尙卓立紙末

三師說

吾有三師父師母師師師父師生我眼師師開我眼母師護我眼父師身示無常此生我眼者也師師了我生死此開我眼者也母師勖我證果此護我眼者也三師皆有大因緣使我悚然省豁然開惻然痛吾何修而得此三善知識師也噫吾於荊溪磬山開此眼於江上水關忘此眼於吳興草堂保此眼不知何年得眞不負三師也有客躡而問曰忘矣何用保爲曰此非汝所知也保矣更俟何年不負師曰此非汝所知也待汝證果地涅槃與汝共報難報之恩可也雖然父師母師出離之緣皆賴師師乎師乎粉骨碎身未足酬將此身心奉塵剎潛子苦次草遞時乙未九月戊戌

西樓聞雪

潛子早失泰山之仰不獲徧任兩序列職壬辰夏報恩之住持供先老人方丈重歸侍室首修殿公務攝客司諸禪極不安潛子有餘樂也向志夙夜守塔每爲事奪適寓監院寮後軒篝燈正當寶峰塔下漏下

三十刻聞雪起立不禁清絕向於磬山有生平徼幸處千古快心時之句此際是第二番境界時壬辰十一月癸巳手書所用破硯猶是二十年前記室舊物并記

報恩旅堂閒書

近日學者有二病一等弄聰明習外學一等守愚拙般若不清楚二者皆不可與言道不識一丁者必如六祖方可不擯文字者必須遠同西天龍樹馬鳴近同永明明教始得無過

題壁

本學古人莫視流俗閱趙州語錄自勵

跋趙州三佛話

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南嶽磨磚江西鹽醬不是過也又云非四十年不雜用心者不知斯言簡盡

題藥師日課語

予辭恩絕塵不暇披覽偶入藏閱藥師如來本願功德不覺手額失聲願人人入如來願海也或問何於此經驚歎如是告之曰予見世人順境淪溺者不一富貴可畏甚於貧賤今此如來使人所求如願遂從此永不退道直至菩提則欲於王臣長者一切人中作同事攝不乘如來願航何從濟乎大凡修持須量己量法直心直行誠能厭惡三界堅志往生則專依阿彌陀經收攝六根淨念相繼所謂執持名號一心不亂決定往生此先自利而後利人者之所爲也若於現前富貴功名未能忘情男女飲食之欲未知深厭則於往生法門未易深信即信矣身修淨土而心戀娑婆果何益乎則求其不離欲鉤而成佛智處於順境不致淪胥者固無如修持藥師願海者之殊勝難思也癸巳之夏山居不寧偶奉親歸養江上晏如程君以刻成藥師日課見示此出人意表是經流傳已久編成日課未之聞也乃得之吾江之善士爲之助喜信能修持久久不懈知不獨富貴功名轉女成男離危逢吉如如意珠隨願成就即得於一切成就處直至菩提永無退轉何幸如之人間亦有揚州鶴但泛如來功德船

御選明道正覺茆溪森禪師語錄附

結制陞座問答畢師云放下布袋快活無匹閒看猢猻偷喫生鐵阿呵呵的的問甚生前面目誰論梨花笑日齋堂有粥有飯禪和要喫便喫喫即不無飽後作麼生夜行莫踏白下座

解制陞座問正法眼藏即不問今朝解制句如何師云穿山鼻孔破僧禮拜師大笑云雖然和盤托出却是大段不同瑯琊禪師道本來無一物厭殺天下人直饒便分明坐在糞坑裏作麼生是透脫一路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衆兄弟朝看東南暮看西北近世雙笛從羗侁飯不及壺食下座

報恩元旦秉拂僧問古德道淸光照眼尙迷家明白轉身猶墮位且止請問報恩意作麼生師云數點梅花報曉春進云恁麼則月明簾外家風古寶鏡堂前瑞氣新師云且站過問靈山記莂則不問今朝分座事如何師云孤鴻嚦嚦進云龍象雲臻乞慈再示師云野鶴穿雲進云點開碧眼水到渠成畢竟恩歸何地師云不許物外安身進云恁麼則水接長天遠春光徧界新師云巡照去問物有新舊拄杖子還有新舊也無師云老鴉亂叫進云今古頤超圓智體何山松柏不靑靑師云截斷葛藤進云謝師答話師云今日且放過問幾點梅花送春來那裏來師云人笑你進云數聲爆竹催臘去那裏去師云羞也不識進云去來且止卉木咸新又作麼生師云轉見轉見進云一天佳氣萬象騰輝師云望煙尋食地一僧出呈數珠云這箇依舊一百八顆師點出新鮮句師云光寒星斗少進云不會師云切忌五更初又進云不會師便打進云從今更不疑師云錯認焇皮家問舉足動步則不問新年接新令句作麼生師云貴貨易士僧禮拜師云今日行森承老人命爲衆敷揚適纔一問一答祇恐錯會數點梅花報曉春一聲爆竹催殘臘不許物外安身誰論老鴉亂叫嗟嗟多少人望煙尋食地錯認焇皮家呵呵光寒星斗少切忌五更初咄孤鴻嚦嚦野鶴穿雲新年新令貴貨易士衆兄弟六橋近日水仙花十字街頭鐵拐李卓拄杖云珍重

上堂問答畢師乃云行脚須具眼參禪要識句大衆

識得句也未適緣答僧云是柱不見柱咦非柱亦不
見柱既然是非都去了因甚又說是非裏薦取汝等
諸人作麼生薦莫是雲日能催曉風光不惜年麼莫
錯會好寺逢征客盡歸在落花前切忌顢頇儱侗去
所以古德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挑花紅李花白誰
道融融只一色諸禪德瞥不瞥一夜東風吹散枝頭
殘雪會麼老祖殿前梵王宮闕雙峰燈放九天風月
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師關棙子
空認山河作眼睛咄冷的冷熱的熱粥鍋西邊底莓
苔裏石碣良久喝一喝云歇如今是什麼時節師大
笑曳杖下座

兩序請陞座師豎拂云一羣子上來一羣子下去殘
夢五更鐘落花三月雨合掌低頭換步時進前退後
翻身處有利有害人無遠慮歸到故鄉還似客布穀
催耕鳴刖樹叉手句可惜許一切數句非數句打一
拂云去下座問學人道眼不明未審什麼礙師云幾
時立春僧云昨日二十三師云怪我作麼

小參

衆入室師拈杖云摩訶般若波羅密明如日黑如漆
異解多途商量非一卓柱杖云急若人信受奉行一
生參學事畢昔日殃崛摩羅尊者持鉢至一長者家
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
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尊者曰我乍入道未知
此法待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
速往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
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師云從古至今拈提者
極多錯會者不少龍溪今晚索性與你點出天蒼蒼
野茫茫風吹草見牛羊禪和子會也未不會再說一
遍水滔天開提花落滿龍溪鳧隨潮落去日上綺霞
低衆作禮師擲拄杖便起

晚參師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呵呵學人也有趣和
尙也有趣拂一拂歸臥室

晚參師云山門前得底句禪堂裏商量去進到方丈
不必再學何也天溪不肯辜負汝

晚參師云竹窗夜啓月明霜大高鴻入雲鼠兒穿磨
大衆行住坐臥且道是箇什麼良久大笑云癡頭冏

子驟略駝
重陽早參師云今朝九月九猢猻上樹賽觔斗右轉
左左轉右好手手中呈好手呵呵天溪長老不唧𠺕」
早參師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靑咄將謂明星是眼睛
通身有口向誰說挽靄天河洗鐵丁
室中晚參問答畢師乃云阿逸多笑甚麼蛇穿耗子
竄普化搖鈴過鳴呼小子脚板踏破囊瘡近火血沾
衣傷鹽傷醋陳年貨有人道慈翁老有茶請喫茶無
茶滚水好咄漢仙琴高騎赤鯉羲之寫字換鵞兒良
久云歸堂去
六月十九早參師云路上紅塵起江中白浪飛拈拄
杖云觀音菩薩來也有眼者近前無眼者退後一僧
出作禮畢擬歸位師打云與麼不得得與麼良久卓
拄杖云禮拜歸位眞堪笑與麼不得得與麼曼拏羅
指地爲泉胡大頭錘破鐵山若也知去龍行虎步如
或懵懂世尊陞座默然阿難遣出比丘左右顧云牛
山廟三天竺遂以柱杖一齊打散
雪夜晚參師云喫苦茶說淡話誰管佛法不佛法馮
夷剪破龍溪練枯柳梅花處處春喚月下凍痕生籬
井隔窗玉片飛無影樹枝風息轉迎寒寒人如鳥棲
未安日短夜長誰先覺熒熒殘燭嗚嗚角咄咄黃龍
三關香嚴獨脚
冬至早參師云冷地裏夢見一獃和尙曰昨夜三更
子癸時楓杉隔塢問松枝滿天飛雪來何處寒梅低
首笑嘻嘻他又大叫云老祖老祖如今是什麼時節
大衆說看傍僧擬答師便打僧復出問生擒猛虎活
捉獰龍人來時如何師云官法如爐進云忽遇透網
金鱗又作麼生師云謹愼火燭進云驅耕夫牛奪飢
人食未是向上鉗鎚如何是向上鉗鎚師叱云揚州
客僧擬議師云大衆歸堂
小年晚參衆集師擧柱杖云是我不是衆茫然師擲
下歸臥室
四月八日早參師云從古相傳釋迦佛今日降生不
知是否說與諸人檢點看南康府裏星子縣黃梅縣
外義豐城這便是森長老見處良久云知客在否衆
答在復云內外大衆今早都念課誦麼衆云念師便

入臥室

師見病人多逐苦境乃示云莫莫莫病是衆生之良藥我在俗時一病幾死正迷悶中忽聞鼓吹始知病源不從他有遂決志出家云鼓角分明破毒針藁然劉斷愛情心死去活來眞好笑石頭土塊盡知音語諸人識病因大家割捨夢中身咄咄不作維摩詰文殊何處尋

機緣

僧問如何是鳥道玄路師云白雲飛起紅葉落進云文武兼濟人來時如何施設師云不許飲酒食肉進云邪法難扶時如何師云豈有此理進云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早晩也進云何以爲之大機師云米進云何以爲之大用師云時進云異類中如何行得師云斗有大小秤有輕重進云疑情未息時如何師云魚旁尾赤人旁頭白

同參問首座親見老人是否師云是參云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扣冰人少崇福人多

僧入室請師決疑師云鬼谷老爺不在家僧云豈無方便師云歸去門前自打瓦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普請擔泥僧云因甚學人不會師云有直歲在僧云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依教奉行

僧云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關棙子如何是關棙子師云止僧擬議師云去

僧問如何是妙唱不干舌師云罕遇知音僧云如何是死蛇驚出草師云照顧性命僧云如何是鐵鋸舞三臺師云呆鴨聞雷僧云如何是解針枯骨吟師云切忌寐語

僧問終日紛紛擾擾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天晴快走僧擬進語師云換手搥胸

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云門前石馬脚撑天

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云引我笑

僧問一等是水因甚海鹹河淡師云莫矢溺

僧請益云不假牛寸繩如何出得深井人師云賴遇天谿進云大似失便宜師云看你顚倒進云乞師方便師云大聖緊那羅王菩薩

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日長夜短
僧問佛心無處不慈悲觀音大士因甚不去高麗國
師云謝汝饅頭湯餅
游山歸問僧塗毒鼓聞者皆喪因甚擊者不死僧下
語不契師示偈云山上鷓夷又買舟清風明月幾時
休欲知進退存亡事只問歸來鄭化州
僧問昔日趙州勘破臺山婆子畢竟在甚麼處師云
天開逝進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齋堂東邊進云乞
師慈悲直說師云趙州兩隻眼婆子一條舌五臺山
上去舊路嶺莫歇
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臨濟來也僧擬議師便
喝僧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搊住云道道僧茫然師
遂托開僧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掌云非驢所堪僧
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不知痛癢漢僧喝師云
再喝看僧又喝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無相涅槃師云五里亭十里鋪僧云因
甚學人不會師云驢前馬後
僧問如何是雲門顧鑑咦師展手云那僧擬議師云
了僧再問師云去
僧問劈面來時如何師隨聲便掌
僧問如何是大雄山底佛法師云白額當途坐僧云
還有方便也無師云闍黎莫夜行
僧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云南人瘦北人肥
僧問諸佛出身處且置如何是和尚安身立命處師
云你却跳得好僧喝師云爲什麼僧擬議師打退
僧問因甚不點路燈師云一任暗闇
僧問入門便喝便打意作麼生師云祖師在你背後
僧問不慕千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云你五戒也不
持僧云古人到者裏爲甚不肯住師劃一畫僧喝師
云好喝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金鎖斷後時作麼生師云腦門著地
僧問堆堆坐禪圖箇什麼師掩鼻云出去僧茫然師
云走來僧近前師云三黃丸好
僧問從上宗乘如何接續師云日東上月西下僧云
與麼則人人有分也師云知章騎馬似乘船
同參問如何是首座家風師云沒籬沒壁參云忽遇

賊來時作麼生師云憑你模索
僧問畢竟如何是佛師云撞不破便燒
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鋪堂不細行
僧問箭鋒相拄時如何師云過者邊立僧喝師便笑
僧擬議師云大好箭鋒相拄
僧問作麼生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師云昨夜好秋雨
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云𤞞子𤞞子進云不落古今句作麼生道師云官久必富進云七佛未出世時向甚處行履師云疑人莫用
僧入室請益心經云揭諦揭諦意旨如何師云孔子產山東文才今古通大夫天下有白屋出三公僧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自衞返魯
僧問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爲什麼方丈後泥挑不盡師云鬼喫餓饅頭
僧問既是報恩人因甚不識金車山師云看你打之遶僧喝師云有甚了期僧擬議師云還怪得我麼使打

僧問山河大地還有過也無師云缺嘴打鑼
僧問乍起乍滅時如何師云不是鬼燈便是螢火
僧問如何是觀音三昧師云夜來孩子哭僧云如何是文殊三昧師云日裏踢繡毬僧云如何是普賢三昧師云包公廟裏失毡包
僧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云誰與麼道僧擬議師喝出
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飯裏沙多僧云謝師指示師云莫亂嚼
僧問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什麼處師云大衆笑你
師問僧仙鄉那裏僧答合浦縣師云明珠拈出看僧無對師云想是新戒
師問座主金剛且止喚什麼作經主擬議師便笑主問如何是經師召云法師主應諾師云好箇座主主指茶鍾云者裏有趙州也無師云匙挑不上
師問一切葛藤截門瓦子如今門開也瓦子在什麼處僧茫然師云可惜七間僧堂
僧問一字不著畫是什麼字師云鼻大心無毒
僧問未生之前即不問如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

云飯飽弄筋進云某甲卽不然師云要屙那邊去僧
無語師云急歸堂
僧問如何是有柱杖子與柱杖子師云伶俐好僧云
如何是無柱杖子奪柱杖子師云懵懂漢
僧問目前蕩盡時如何師云更夢見什麼
僧作禮師問汝名什麼僧云南山師云南山起雲爲
甚北山下雨僧無對師云春無三日晴
僧問百尺竿頭進步時如何師云三月三僧云學人
不知落處師云起席不謝坐僧云從今得箇安樂地
師云義塚淚痕多
師問僧抑而爲之可謂貴人多忘擬向那邊施設僧
無對師問傍僧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你道作麼
生僧擬作禮師便打
師遊牛首時路逢一道者者彈指一下問云是何宗
旨師云老鼠喫鹽者云如何是藏鋒句子師云東西
南北者云如何是事藏鋒師云隔岸醉人多者云如
何是理藏鋒師云滿江野鴨子者云如何是事理俱
藏鋒師云水裏船船裏水者云如何是事理俱不藏
鋒師云上底上下底下者便作禮
僧問萬法歸一卽不問畢竟一歸何處師云昨日典
座來今朝柴頭去
僧問髑髏粉碎時如何師云僧排夏臘俗列耆年
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諸佛有
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云打鼓轉船頭
僧問王棗仙陀婆意作麼生師云聽事不眞僧云古
人點鐵成金乞師直捷指示師云淮北鼓
師問打稻僧禾熟不臨場且置作麼生耕人田不種
僧無對師云賀家湖上天華寺
僧問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是什麼動師云禪和走入
漆桶僧云和尙作麼生師云苧溪號做慈翁
僧問樹彫葉落時如何師云大好從頭起僧云體露
金風又作麼生師云歌於斯哭於斯僧喝師云汝命
何短僧擬議師打退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否師云雙陸盤開大喝
彩進云如何是至道師云不差不差進云學人今日
得遇和尙師云禪客昨晚在那裏歇

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云古家橋下進云爲什麼佛法不現前師云臨平腐乾

入室僧問臨濟的的意作麼生師云官打現在進云學人不識宗旨時如何師云我是天溪主人進云道眼如何得明師云禮防君子進云乞師方便師云你問什麼僧罔然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大笑云金風落落洗芳菲瘦盡千峯雁始飛南海一波長不定西山牛面莫疑非

僧問燕子善談實相如何是實相師云韓獹韓獹

僧問擡起便行時如何師云泥作頭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橋流紅樹僧云如何是物不遷師云葉泛霜波

僧問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如何是此心師云闍黎鼻頭黑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好日多同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再過一家

僧問作麼生是禪師云日裏不點燈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初七淸明僧云見後如何師云念二穀雨

僧問上木下鐵意旨如何師云逢凶化吉僧擬議師大笑僧再問師云近日工夫太殺閑

師問僧無根樹子作麼生種僧無對師云巡山稍暇

僧請益學玄沙問光侍者打鐵船也未光無對請師代師云今日好風問進門一句作麼生道師云蹋竊騎驚背問既是大雄山因甚麼又道雲濛菴師云你是瘋窑來的僧云是師云扣冰去

徽大蓮雨師落堂云大衆因甚麼迷痴許久不晴衆無對師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天上雷公叫墻下走蟛蜞呵呵好場熱鬧以柱杖畫云湄衆茫然師喝云蹩牛瞎驢一齊打散

解制師問僧云秋風淸秋月明百城煙水任君行只有一事撞見勝熱婆羅門時莫道在洛裏起程何故呢彭亘久云你道老祖意在甚麼處

師問僧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什麼事呵呵不到死牛邊不欠死牛錢我與麼道你又作麼生

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火燒烏龜進云如何

是本身盧舍那。師云受戒也未。僧云如何是淸淨法
身。師云鬪打相爭。
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云東廊西廊。僧云爲甚
十劫坐道場。師云看你顚。僧云作麽生佛法不現前。
師笑云酒鬼子。僧云何故不得成佛道。師咄云痴虫。
師問棠頭無根樹子斫斷也未。頭無對。次早云昨夜
看無根樹子聞鑼聲忽然斷去。師指花云因甚麽喚
作海棠。頭擬議。師便掌。
僧問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你尋衣單
麽。進云學人請問佛法。師云天旱棉花少。
僧呈懷州牛食禾頌。師笑云蠻婆哈醋嘴三尺。村老
聞酸面百摺。引得乞兒聳膊寒。儼然一幅吳生筆。
師垂問云祖師西來。籬邊山菜帶泥挑。滋味新鮮好。
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侍者答云甘草甜。黃連苦。
師云向去莫言今日事。觀音自在放毫光。誰不忍者
說。答深山獼猴虎。師云風燈動夜幃。大棒打老鼠。爲
什麽窗敲碎玉壁偏細。答明月堂前風冷淡。師云太
平時節桑麻話。不用兵符佩絳紗。錯過也。答雲從龍。
風從虎。師云蛟翻波作雪。鼉吼氣蒸雲。金色頭陀供
麥飯還知否。答曲不藏直。師云畢陵伽呵叱河神。梅
花倒影插人頭是否。答樓閣裏善財。師云一鉤新月
魚吞影。雙峯雲外瞑是何病。答碧波生水面。師云月
上女出城。舍利弗入城。布袋和尚何故如今笑不止。
答辰屬龍。卯屬兎。師云東西南北水灑不著。潑墨飛
毫莫混題。你能構得麽。答雨過看長虹。師云禪和子
親舍每疑雲外近。長安翻覺日邊遙。呪侍者答不契。
師遂遣出。

偈頌

雁宕山過夏示徒

踏破草鞋坐消白日。北海天麻南臺烏藥。嚼得破者
急須吐却。呑不下者翻成毒藥。

示溟源禪人

水至柔而能攻堅故一。其內美哉。渢渢乎經始。歸歸
滂沱。淮海子宜自勉。

天目秋夜禮祖塔

凉月侵衣紅葉鮮。杖藜幾度塔松前。寒鴉數點棲枯

杪一陣西風霜滿天

天目掃高祖塔

絲厓海外分離坎金毛崖畔甲丁庚三四四三三四四四三三四四三三西方菴上鐵蛇鑽入金剛眼東塢峰下巖前石虎抱兒眠恭惟老祖珍重萬福行森到此瞻之仰之萬年松拂日百怪石騰溪不一而一不二而二

世尊出山相

頭鬊鬆鼻突兀膝拄腮皮裹骨見之曰佛咄咄

水月觀音大士

一葙青草上四面白雲飛盡日無言說巖花落滿衣野店風濤驚泊岸西峯月上善財歸

布袋和尙贊

頭大頭無角肚大肚無彙蠢道是奉化縣老官不知說得著不著放下布袋等箇人手裏把柄破木杓嗯

頌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是處江湖有釣篷相逢猶更問如何橫吹黃鶴樓前笛直是廬山採茶歌

頌汾陽十智同眞示僧

當軒竹珮因風響遶徑梧陰帶月香曾識桃源仙子面豈緣流水覓胡麻

達摩祖師贊

怒目咬齒何苦如此而今用師不著有理也是無理西天東土一般各各自有所以祖師祖師請起請起

示明鏡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六祖好語話幾人不錯會

宿黃梅小石口五祖送六祖灘

夕陽樓外淡煙籠野渡舟橫草接空望斷嶺南人不見九江月冷水溶溶

宿四祖塔前

破額山窗紙泣風烏聲月下遶青桐夜寒古殿鷄鳴蚤曳杖仍登最上峯

宿黃梅東禪寺

撲面蓬塵擬蔽天東禪槽廠若爲傳應菴華龕三生室耕者南田又北田

秋日掃龍池傳祖塔

塔上雙虹適偶期焚香誰識獨悲思泡當夕照半添色句與秋山兩鬪奇龍出無心三汲浪鶴鳴有意九皐岐若非吾祖何來此雨細風斜歸去遲

禮蘑山師翁塔宿海會寺

遊罷荊溪過上方笑看歸鳥磨斜陽千盤石徑雲鞋屐一室松風月滿牀旣破浮生塵外夢寧耽長夜定中香分明塔下鍾淸韻多少時人歎渺茫

山中四儀

山中行春鳥逢人自喚名芝蘭滿谷藏深草無限禪和努眼睛

山中住結夏安居雲水聚施主雖然箇也無竹石松風時共遇

山中坐燕去雁來歷亂過梧桐葉落一天秋雙峯月上僧功課

山中臥被架前冬脚踢破夜寒無數箇翻身牀頭老鼠如旋磨

自箴

詩云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搏辨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惡稱人之惡者阮嗣宗口不論人過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吉人之辭寡言以簡爲貴言簡而意盡者至言也少言氣完而夢寐亦安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少皐氏有不才子崇飾惡言天下之民爲之窮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矜已能喪厥功齊桓公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人有滿於意而不覺形於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人好直言必及於禍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剛腸疾惡不避嫌疑謂之大失狃於能直者所發多激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往哲提命猶在一堂不亦書之以淸座右嗟乎金人三緘實惟我師

御製自序

夫本妙明心大圓覺海非見聞知解所可通故無語言文字之可立然而古來大德於最上眞乘灼示學人直言無隱於無法可說之中演無意之言句超情絕解直指自心了了可知昭昭不昧使聽者音前薦取性地承當苟非神悟於幾先則必滯情於句下非若秀才訓詁法師言詮錄道德仁藝之文能言鸚鵡說夢幻泡影之論依樣葫蘆此事惟證乃知非自不悟滔滔法海上上眞機隔閡絲毫睽違萬里一音演出徹底分明一字纔成大千透露眞金鑛內必無點銅大火聚中寧容滴水程途階級歷歷若繪諸圖眞僞正邪灼灼自呈於鏡臺蒙易惑明眼無花蓋雨入草心自分甘苦水歸器內各現方圓既具正觀難逃神聽朕於此事曾著參詳藩邸清閑化城游歷有向無方便中曲伸請問亦於絕思維處俯徇來機豈曰梯航不無漏逗今乃選編數帙垂示來茲於所採大善知識語錄之後亦附刊焉朕昔者雖復時談妙旨實未徧閱羣言任性卷舒隨緣出沒實由杜撰非法經文近始披空裏之遺文剖塵中之積卷欲使焦枯栗棘新剌重生陳爛葛藤靈花再發今見昔人之語與朕之所言多不約而暗符無心而自合圓音如是不禁啞然此足表千年而異口同聲非有意一字之雷同勦說也朕今位居元后豈慕作家居士之虛名蓋既親履道場宜宣大覺法王之正令欲人信知祖印親傳實有據本來具足言思絕處非虛說道理昭然非有而非空不出而不入妙性不遠明覺非遙朕實本一性之圓通作五般之實語唯此一事餘二非眞古德之所顯承當來之所默印是以序而傳之不惜重添一番話墮非曰朕之言句可與從上大善知識比肩也觀者切莫哂焉

雍正十一年癸丑四月八日

和碩雍親王圓明居士語錄

覺生銘

佛佛祖祖覺悟生民惟此一事餘二非眞此事云何直指人心此心云何有幻有眞幻亦非幻眞亦非眞

眞卽是幻幻卽是眞心卽是佛佛卽是心何名衆生
執生滅因背眞合妄顚倒沈淪欲了生死切莫用心
切莫斷妄切莫求眞諸緣若息何處有因少涉取捨
卽憎愛心卽此憎愛卽生滅因卽此生滅名曰無常
因此無常顯有眞常何名眞常遍界不藏頭頭吐露
法法全彰萬年一念物我一如本無來去豈有終初
平等不動是名眞如覺明妙有無實無虛妙有覺明
無欠無餘聖賢不著凡愚自縛妄執妄有錯中更錯
迷生是非悟無好惡不必計議不必卜度佛生之分
只在識覺知解念想盡情棄却驀然相應如響應聲
明暗塞空無處不通圓虛寂照如月攝空無今無古
無他無自無二無一光湛清碧如來如來如是如是

眞心銘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多少學者錯認識神凡所推解
皆妄非眞琢石磨玉枉費艱辛不必除妄不必求眞
畢竟如何只要死心一心若死萬心皆眞塵塵刹刹
的的親親此名不二玄妙法門

一貫銘

不二之門吾道一貫一二之法惟以息見見若能息
觀體全現棄其生滅住此不辯不辯是非憎愛自幻
如此進途是名正見若道同行另有公案向下文長
語言道斷非一非二萬年此念

立春日王垂示云八萬有塵有不有十二空門空不
空識得口中兩片舌許汝具得一隻睛若但隨著赤
律律一箇舌頭依著光爍爍兩箇眼睛要會螺螄跳
上船只恐蝦蟆未必肯作狗叫青山原不長草綠水
本不生魚說甚麼朝遊北海暮宿蒼梧春也融和夏
也炎蒸秋也淒爽冬也肅凝饒伊一觔斗翻到非非
想天也跳不出者圈子去何如一頭淬在恒河沙裏
塵塵爾刹刹爾悠悠自在任運如如雖是背父逃走
却作的是本分營生一時倒撐鐵舫泛滄海何妨自
家骨肉依然親若也不會更爲註破不見塵塵刹刹
刹刹塵塵是我我是刹刹塵塵誰見塵塵刹刹咄四
序一年輪轉遍試看今日又從起
擲香水海於兩掌心三尺孩童弄泥團伎倆撮三千
界於一指尖赤發乞兒貪小利營生路逢道伴交肩

過趙一道一人何得有兩頭一口吸盡西江錢二說瞎漢生吞鐵蒺藜不與萬法爲侶孫三言尙欠老虎呑却大蟲在橫擔拄杖直入千峰李四云還須遇著死蛇休打殺青黃赤白黑雖然色色不見酸甜苦辣醎一一嘗著滋味始得便只在長安城內打箇䟦跳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必至入含元殿裏翻一觔斗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所以大慈父我佛言我若按指海印發光汝纔動念塵勞先起且道作麼生卽得今朝臘月八日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心不可求法將安寄兎角杖挑潭底月巴鼻儼然龜毛繩繫樹頭風顯露巳了頭頭物物逼塞虛空心耶法耶只在當人識取若道描不成畫不就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底要且未必在者裏著脚喝一喝

路逢瓦礫休輕棄將得歸來盡是金一時將寶藏金丹訣兩手分付諸人了也還有知恩荅麼回顧左右云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

不管張三嘴上鬍誰論李四身如漆電光影裏吼泥牛任運騰騰沒絆繫照顧眉毛眼上排留著鼻孔好出氣眉毛則且置且道鼻孔落在甚麼處東牽東去西拽西來

靑靑翠竹一莖兩莖東三莖四莖西鬱鬱黃花一朶兩朶上三朶四朶下松直棘曲剝削一些子不得鵠白烏黑點染一些子不得會得底須彌山塞却咽喉會不得底香水海浸瞎眼睛呵呵有甚麼交涉

眞空妙有妙有眞空一條拄杖兩人扶打著西邊動北邊薰風拂拂時雨濛濛東東滴滴滴東東無孔笛逢氈拍板大家齊唱玉芙蓉不見道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

樹作筋兮石爲骨水爲血兮山爲肉日作心兮路爲腸天作皮兮地爲膚惟有大地衆生沒處安排把來權當肚裏蛔蟲設有箇漢出來問道集雲你只向他搖手云怕怕若云大善知識爲甚麼怕但云從來沒見者樣箇大怪物呵呵大笑

衆生不了猶如小兒放風箏相似隨風放去風定却復收來收來放去實同兒戲何日是了期所以古德

每拈云脚跟下紅絲斷也未此語甚親切譬如風箏線斷紙鳶落在何處參

尋師訪道何異驢頭上覓鹿角行脚參禪大似龜殼裏取珍珠眼觀耳聽增添些什麼鼻直眉橫少欠些什麼會得底當下承當會不得千生百劫且道承當箇什麼你是你我是我你是我我是你若也不會圓明更再下一註脚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你不是我我不是你

王云海闊吾魚躍天空我鳥飛我海任魚躍吾空任鳥飛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此三句有一句可與佛祖爲師試檢點看若儱侗會去辜負圓明若擬意分疏未免辜負前聖且道作麼生始得豎拳云木鳳披毛霄漢舞石虎懷胎海底行

月下賞花次聞鐘聲王云鐘是我聲只是聽不著花是我色只是見不著酒是我味只是嘗不著月是我體只是觸不著乃對侍從云圓明今日飲酒啖肉論玄談禪且道有罪過也無衆無對王笑云幸而談論是我只是說不著咄莫非酒話衆皆大笑王云也不可草草汝等但一心念佛念法念僧自然有箇會處

從來都道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圓明以爲不然第三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一句薦得自救不了若道圓明有意別資一路翻拈倒提未免辜負一番眉毛拖地何則一句中有不具三句之道三句中未有不具一句之理諸方自有具眼者辨取

王云寒山大士道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眞心圓明今日道情是身中水能迷般若津欲行菩薩道戒慾護眞身且道是同耶異耶

西天四七教外別傳大似飽漢說餓話東土二三一花五葉盡是開眼吟夢詩若然將什麼維持正法覺渡羣迷常拈一隻無孔笛隨緣演唱太平歌

淨潔潔一片閑田地露堂堂萬古舊家風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山水雲霞粧點乾坤錦繡日月星辰照耀宇宙輝煌東南西北歷歷八方布列春夏秋冬明明四季周張自然觀自在妙圓淨妙音即便恁麼去何

異寶鏡當空全沒交涉在且道作麼生行履良久云
饒伊一口吸盡西江還須直入千峰始得雖然尙欠
知恁麼來在

清淨法身性合空百千萬億化身性合有圓滿報身
性合空有大圓鏡智卽有卽空平等性智卽空卽有
妙觀察智知空有而不知成所作智如鏡獨三身三
智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耆三身四智一體
全彰乃不二之法一一倘了不可得何得三四之說
也要會三身四智一體全彰麼彈指云切忌認性爲
我

一念動一念靜動靜二相渾無定一箇鼻孔香一箇
鼻孔臭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俊鶻搏空
入雲端欲落不能下癩狗滾地墮泥中欲起不能陞
且道是苦是樂但至否極泰來自然羣陰剝盡一陽
來復到者裏雖是春同往歲要如梅椿上開的不是
去年花恰有箇小犬跳躍在傍叫道光光光光光圓
明不覺失口說却被道著
橫說十方竪說上下若道隨彼逐浪吾嘗於此切只
是你自未夢見在有時如來有時如有時來來有
時如如若不如是爭得如是若問如何是如是夜來
諸人八萬四千毛孔爲甚塞却了一千二百五十衆
默然王云是你不通却千圓明甚事

從來言見道易修道難修道易守道難守道易行道
難圓明不然此論若見假道易修假道難修假道易
守假道難守假道易行假道難若眞實言則行眞道
易守眞道難守眞道易修眞道難修眞道易見眞道
難但得眞見修守行皆易於爲力若見處不眞修守
行不但難之一字亦斷不能成也所以云參須眞參
悟須實悟但得本何愁末各人捫心自問不可强蒸
沙望成米飯徒勞何益若不到大休歇田地不可妄
爲休歇也學者其勉諸

有時大有時小有時有時無大也非是放開小也
非是捏聚有也非別有無無也非別有有若能恁麼
方得恁麼若能得恁麼不可知恁麼若知恁麼卽不
得恁麼如是見如是行如是修如是證同見同行同
修同證者珍重勉之

明頭也合。逾白晝之光。暗頭也合。較黑夜彌寂。開眼也合。無一物非我身。閉眼也合。無一物是我。已言本無物多饒舌。說一合相。強安名。誰道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只得緜緜然。知而不知。密密爾見而不見。依草附木。混俗和光。飢渴則飲食。寒熱則披解。往之來之今之古之。聽天而天不拘。由命而命不束。雖非長生却乃久視。且道如何是久視。一粒金丹藏世界。萬般珍寶聚形山。喝一喝云。有什麼交涉

天堂地獄。即此人間佛國。忠恕貪瞋。皆是識性佛心。勉修善因。以招福應。莫種惡果。以造業根。雖是有爲幻做作。確然無相實功德。寧可從有背有。不可從空背空。背空從有。惡果而招善因。從空背有。善因而招惡果。然自本具。非向非背。非有非空。非無向背。非無有空。非無亦非。非非亦無。無非亦無。無無亦無。達者不用頻頻舉。未了之人仔細參。畫一〇相云。參什麼。復畫一⊙相。云參什麼。復畫一⊛相。云參什麼。復盡掃却云。參什麼。參參參

眼聽聲。乃名真聽。耳觀色。乃名正覩。非是六根互用。却乃法爾如然。所以慈悲大士。號觀世音。若不如是。何得與佛佛同一慈。力與生生同一悲仰。雖然此猶是化門度生。聲色見聞邊事。設有箇漢道。捨此向上道句看。圓明只得撫其背云。亦不必話作兩橛

多少住山者。却在山外住。多少江湖客。却在水面。行不知朝堂城市中人人。却在山水裏。不明斯旨者。大似誑惑閭閻說話。孰不知真語實語的語。確語。何則試看住山者。阿誰不在山外住。江湖客阿誰不在水面行。朝堂城市人。阿誰不在山間水裏。良久。大笑云。恁麼說話。可謂真實的確。誑惑閭閻也。有不甘者出來。大家同發一大笑

情生智隔。念起神昏。是非迷正性。好惡障真心。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貪瞋癡念起。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戒定慧情生。門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不見道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且道此知見力。心也。意也。識也。非心也。非意也。非識也。磚石瓦礫。大的大。小的小。稱他分兩。作麼東西南北。近的近。遠的遠。量他丈尺。作

麽只可言了心不可言無心所以云莫道無心却是道無心又隔萬重山有法卽有心無心卽無法不是無法無心只要心法一貫傍有一從者云供養百千萬億佛不如齋一無心道人𠰥王云待汝會得無心再向汝道

十三弟朝陽居士丁酉年春打破漆桶以能問於不能虛懷請示難辭一番漏逗援筆以應此

昨有深契不生不滅相應之說夫見到不生不滅者不足論也今賢弟乃坐在不生不滅甲裏也夫坐在色身內不生不滅者固不足數也今賢弟乃坐在法身中不生不滅者也能此者三十年後覓箇人也難得若於如來法門坐一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尙未夢見在今將色身法界不妨蛇足一上一切衆生認色爲已偶爾警省識得本來主人不生不滅者次也一切聖賢以大千爲已一念眞實入妙圓覺海不生不滅者上也卽如人之夭壽物之短長雖有差別仍屬夢幻又何足貴色身不過百年世界不過一劫故認色身者不可說短促認法界者不可說延長如言色身法界終歸於盡將謂別有安身立命底所在却話成兩橛如言色身法界皆無盡藏乃外道空言蓋色身小者近者不必言卽法界大者遠者亦有成住壞空之理今日所契不生不滅相應處猶是眼前功夫邊之展轉如更踏一步向前自然不假絲毫便見三身四智入我衆生三千世界八萬塵勞豎窮三際橫亘十方不生不滅不滅不生不生生不滅滅不生生滅不滅生滅不生生生不滅滅滅饒他如來一按指海印發光也只得向他道者老漢不識好惡莫道此山多險峻前途猶有最高峯同行者勉之

問重關工夫如何大事已明雖忌疑而他求恐脚跟不穩然多强作主宰有慢向上卽未踏重關最忌不疑得少爲足不肯努力行者一步破參後要疑而進重關後要不疑而入眞實如無明者件事原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旣無明本無又何用斷若以靜止動以眞除妄饒伊一念萬劫終是空亡外道成得箇甚麽邊事佛云迷頭認影祗爲衆生一向忘頭認影熟了

錯認顚倒。既識得頭了。管他影作麼。然此事不可作一不可作二。影是日月燈火光芒邊事。有頭必有影。有影必有頭。衆生住影觀頭。聖賢住頭觀影。說不得自觀自說。不得他視他。日月燈火四光息後。那有頭視頭底事。四光不能長息。頭影何得長無。因熟處難忘。所以有無量劫熏習種子之說。只者一句若錯解了。賺煞多少人。譬如日光頭影隨日滅。月光頭影隨月生。時還喚他是先前底影子得麼。原是當處受生當處受滅。經云。金已出鑛。不復爲鑛。總工夫渾些。乃又來認影認鑛。並非我頭金來作鑛作影也。勉之

問同途工夫如何。一切衆生本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破本參後。妄想已除。透重關後。執著全消。智慧德相。那裏有證不得底。事只是此時且莫管同途不同途。及前後等事。但就者裏靜以俟之。隨遇而安。說箇三千大千世界。視如宅舍。不免猶有小大遠近比量在。我只是見得一切處皆可坐臥起居。有什麼堂寢庭陛之分。所謂無入而不自得。切不可作是非覺。不可作眞妄覺。不可作捨就覺。不可作去住覺。如是覺者。是名正覺。者還是燈影邊事。譬如燈體雖無用。其用在光。然其光却在燈體。破參如燈近光。透重關如燈遠光。不能即至於燈體者。是燈光暗弱無力也。故行履到周年半載。若仍不見動靜。還是重關工夫未曾通徹。果能一念信心當下用力。不妨重起疑情。古云。功不浪施。又云。佛法不怕爛。却即便錯用了心也。只當書作幾篇文字。辦理幾件事情。總是認得明了。一切不妨。底光畢竟能見體。體畢竟不離光。然是體不在內。實在內。不在外。實在外。千萬不可預爲計較。徒自障礙。更不可錯認錯解。那句經那句文。著一境界。便是魔境。雖然從緣入者不是家珍。即愚兄從上所說。也只作公案看去。不可被葛藤絆住。必待一一從胸襟中流出。方是向上一路。因賢弟問有反面同途如何用力。不知何前何後。隨援筆寫及。然此乃是目下工夫道理。用力所在。若更進一步處。預言無益。俟一步踏到時。自然慶快平生。不消言得

王云。佛法度人無量。佛法悞人無量。一切衆生熱火

寒冰內九横八苦千生千死六道輪迴無有休息茫茫業海痛莫可喩善男信女能生一念淨信猛省回光卽登彼岸超離苦海是佛法度人無量處彼岸巳登萬業冰消逍遙極樂之鄉遊戲淸涼之界回觀三界猶如火宅譬如傷弓之鳥退舉高飛又如漏網之魚深藏遠遁往往令人執指爲月畫餠无飢這是佛法悞人無量處那裏知得鑊湯爐炭內卽是法王全身法華經中化城之喩甚切衆生於一切痛苦孰不生厭厭故易棄一切樂利孰不生戀戀故難捨乃至生必定愛死必定惡故離死從生易捨生就死難所以說者件事非將相之所能若論生中之生將相能也死中之死將相能也生中之死死中之生將相不能也不見道天下可均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何故不可能因有能所以不能也這百尺竿頭懸崖撒手一步必須大丈夫漢纔能了辦非希圖小利畫地自止輩所可擬料也古人云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又云取捨之心成巧僞若欲了明此事待汝脫却汗衫斷了命根方許汝會常住眞心也要會常住眞心麼晝行須把火夜坐莫張燈且道是度人無量是悞人無量喝一喝云向下文長來日再說

一日王云者件事因在內所以不在外因在外所以不在內因不在內外所以在內外因在內外所以不在內外不見臨濟道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後人不解其旨把作接人邊會去未免辜負他前人此等說話譬如天之春夏秋冬地之東西南北人之生老病死日之子午卯酉月之晦朔弦望也且道孰有孰無孰眞孰妄本是以有顯無以無顯有二既不無有四何得有無有無尙且不立眞妄從何而分所以說無明識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旣是無明卽佛性空身卽法身則佛性法身何可貴無明空身何可賤只者一貴一賤卽生取捨一生取捨卽生眞妄眞妄一生有無纔起生死隨之萬業雲集皆從此一識一覺而生也所以佛云我若按指海印發光汝纔動念塵勞先起者箇關頭第一要緊一絲不透一毫不脫如一

指之障須辨是誰之過歟古人云塵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眞若欲塵垢盡除必須心法雙忘若欲心法雙忘必須心法合一但有彼此相何能忘此心此心如鏡萬有來臨盡皆塵垢若不能渾物我但云我自無心於萬物妄爲鏡已打破皆屬誑語自欺自悞此事須實踏不二心地非知識可解者參

王示一禪者云學者已入道而不能踏破重關者有三病一者惺惺的有箇大圓光相似或放或收以爲操縱由已是一二者呆呆的無聲無臭或隨或奪以爲物來則應事過不留是一三者見紅是紅見黑是黑胸中隱隱底似有箇物在是一是皆識漏未除淨相裏作活計樂境裏覓生涯若如此去直饒千百劫也只作得箇種佛種底伶俐衆生何時得了期必須跳出化城踏覓眞境還如未破參時一般更加一番苦心尚恐不能何況優游自在貪圖小利畫地自限豈能進步也待汝內外一如今古不隔百尺竿頭者一步踏來再向汝道眞實不虛之說

從上佛佛祖祖千說萬說總爲者箇能見者箇切莫管者箇若一管者箇即成假者箇若認假者箇還不如不見者箇何故妄想易捨執著難銷後學者不可認賊爲子得少爲足得少爲足事小一認賊爲子則障汝前程萬里不見佛言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未了者當踊往直前莫貽自悞

凡人欲了此一大事只得將者箇覓那箇覓得那箇那箇却成者箇者箇却成那箇到此時須要離却那箇要離那箇須要就那箇那箇成了者箇者箇就是那箇那箇就是者箇到此時方可商量眞者箇若見了眞者箇實實無者箇那箇一任者箇也是那箇那箇也是者箇既然道實實無者箇那箇爲何又道那箇者箇却不知此時者箇那箇不是從前那箇者箇若也不會且下四句註脚八萬塵消頃刻間石含玉兮地擎山淸風皓月無人識惟證方知非可傳參

參須眞參悟須實悟何謂假參爲博得箇明眼宗師作家居士之虛名也何謂眞參爲了死生也若實爲生死致心一處窮究趙州道七日不悟摘取老僧頭去永嘉道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試看

前聖要心之緊懇。自可信此事之的眞。所以石霜云。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冷湫湫地去也。若是假參者。到此便謂可以成名。便不肯驀直而前。搦心自問。果了死生乎。非欺人也。非欺天也。乃自欺也。不但墮落空亡外道。奈大誑語成之罪業。何若爲生死眞參者。斷不肯畫止此也。不見雪峰道。不休不歇去。業識芒芒去。七顚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的坐臥去。荊棘裏遊戲去。刀山劍樹鑊湯爐炭去。驢胎馬腹去也。若道二老別資一路。作此見解者。實辜負前人眉毛拖地之深恩。然若不到不休不歇。斷不能眞到休去歇去。若不到業識茫茫。斷不能眞到一念萬年去。若不到七顚八倒。斷不能眞到枯木寒灰去。若不到十字街頭鬧浩浩的。斷不能眞到古廟香爐去。若不能到荊棘林裏遊戲去。斷不能眞到一條白練去。若不能到刀山劍樹。以至驢胎馬腹去。斷不能眞到冷湫湫地去。到此雖未能了死脫生。實見明脫生了死之路。此正文殊言其力未充之候。然猶功勳邊事。不見涌泉欣禪師云。

相續也。大難要會相續的面目。麼求聞見而不可得。作善惡而亦不會。湛湛碧天秋月皎。大千沙界露全身。咄。切忌耳聞眼看意會

生死一事。如大海中之浮漚。本屬空幻。衆生妄執爲有。正我佛言。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爲色。色雜妄想。想相爲身。此想不眞。故有輪轉。譬如澄淸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之謂。經云。凡事因譬喩而得明曉。佛言衆生執有之因。如譬言浮漚之起。乃因物觸風攪而成。聚則浮漚。散則海水也。我之妙明覺性。譬之海水。衆生塵刹。譬之浮漚。海水無暫竭之日。浮漚無常滅之時。雖是當處受生。當處受滅。卽此生滅。亦隨海水以無窮。衆生以漚泡爲己。而觀海水。如來以海水爲己。而視浮漚。衆生非離海也。如來非離漚也。須知生滅相。卽常住相。所以佛言。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也。愚昧衆生。不但不知海之爲己。且亦不知其漚之爲水也。若彼投胎奪舍者。卽如捨此漚而就彼漚也。勤求長生者。卽如以諸權巧護惜此漚也。神通變化

究竟是

者即如以幻術舞弄此漚也所以道饒經八萬劫終究落空亡乃顯而易會者善男子大丈夫勤求此事務研至與海同體而後已方爲了事不可坐浮漚中目爲全潮爲了事也一知半解之人較凡愚稍差者知漚之爲水也是以不得大死者未捨此漚也得大活者通身入海也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者如浮漚非只海有江河湖海各有漚也然漚體水性其理本一聖賢修證之等列如江河湖海雖有大小深淺之不同不得仍名爲浮漚也佛與衆生其性無二亦然衆生不可言有生死聖賢不可言無生死若欲了生死不必離生死覓但即浮漚中識得漚是水諺云但入深山去何怕沒柴燒切不可得少爲足以能推的心識得大海之理便妄爲已證休去歇去不但畫地自限且大誑語成翻落無限苦趣也古人道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以上乃性覺妙明之說更有本覺明妙之理實有口道不出若是鐵漢子到此自然領會亦不煩圓明重下註脚也擲筆慚惶處三十年後自有無面目人證明

天下叢林拈椎豎拂堂頭動輒言放行也恁麼恁麼把住也恁麼恁麼拈起也恁麼恁麼放下也恁麼恁麼實令人發一大笑愚何至此尙敢大言將此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實不解此輩具何面皮肚腸也此事本不動搖阿誰放行把住本自具足阿誰拈起放下從上超佛越祖闡揚宗旨震雷音作獅吼底大善知識亦間有恁麼學者乃黃葉止兒啼底婆心使子遺孫底說話何嘗似今日盲眼禪徒將此以爲究竟極則也並此化城境界亦未親覩實踏尙屬拾人涕唾爲珍饈所謂可憐愍中更可憐憫者也此乃執識神生死本外道斷常邪見認賊爲子豈止中止化城而已自悞不了有悞他人於心何忍能不畏佛誑語之戒乎未了禪和見圓明此說當各各自省自問知愧知勉發勇猛心務踏向上一關討箇大休大歇續佛慧命亦不枉出家參學父母之生身大丈夫三字也況南泉分明道破歸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但者一句不可錯會若言此皮袋中有一祖父不出此皮袋之門如此見解何異坐井窺天蒙眼捜

磨此言山川草木祖父不出山川草木之門龍鳳鵾鵬祖父不出龍鳳鵾鵬之門亭臺屋宇祖父不出亭臺屋宇之門鳥獸昆蟲祖父不出鳥獸昆蟲之門虛空祖父不出虛空之門塵刹祖父不出塵刹之門也若然則有情無情物物俱有祖父各不出其門則此皮袋亦萬有中之一物亦自然有不出門之祖父也如是參如是悟始得不見臨濟道有一人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在家舍不離途中會得此二人方得會不出門底祖父且道作麼生會折合歸來炭裏坐再道作麼生歸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

喝一喝云刀斧斫不開

經教語句人人皆知爲指月標渡河筏既見道已皆知標筏而捨之孰不知此乃外標筏也如我此一見乃自身之內標筏而人不知捨也何則經云知見無見方是無漏眞性又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所以道迷時師渡悟時自渡學者不可草草

凡學世間事非用心之至學不能成學既得成必到得信手拈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方名精純悟出世間法非無心之至悟不能徹悟既得徹必到得隨緣應物有法皆心有心皆法方名究竟圓明此說未具眼者觀之大似妄談般若孰不知古人云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萬重山不妨重爲註破凡夫以幻心爲幻事至極則無心地位迷之而不收入覺道人泯幻心究眞如至極則眞心地位覺之而不放入迷正所謂常惺惺常歷歷此境界乃佛說如是住如是持如是信解如是奉行者

從上提唱三印多言上士聞道如印印空中士聞道如印印水下士聞道如印印泥者圓明以爲不然接初機下士如印印空接進步中士如印印水接同途上士如印印泥何則若言下士執有滯句爲印泥何可言聞道也自在諸方作者撿點在

學人初聞道空境易空心難究竟則空心易空境難空境而不空心到處爲礙空心而不空境觸途成滯不見道心空及第應知心外復有何物而可空物外復有何心而可空所以云我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少有分別心則非第一義若不如是必不

能守

妙明心地要會不難但辨信心卽在目前夫生滅心乃生死本凡所對待因緣善惡是非人我彼此憎愛取捨皆是無明生滅識性本地妙明眞心中實無這些葛藤學道之人但能識得本心看破生滅幻心卽明生死之理若能了辨生滅幻心卽超生死之道看破謂見了辨謂成其途路中無修守之修守若非踏破重關物我一如亦不可輕言易也其强作主宰輩與下士聞道大笑著何殊凡入道者諦自省可也

此一件事若與語默邊會總沒交涉初學欲了明此事務將聰明知解語言文字盡情抛開的確一字用他不著淨名經云依於義不依語能如是直心而入必得了明將此爲入道之基但旣入矣又不可以默爲究竟云此一事不在語句上便務靜觀心又所謂逃坑落塹也所以經云雖復不以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何則語言乃色相之名若不能徹其名爲能徹其體果能徹其體自能徹其名語默二見不除皆爲障道之因聊述前後堦級次第上根大器者自能領會直踏華藏焉

凡夫種田從地上耕種道人種田從地下耕種凡田賴時雨滋長禾苗聖田需法雨收穫籽粒務心田者諦審思之設有增上慢人道求心了不可得更有何田可耕可種則未免辜負圓明此數句說話也自有眞實修行明眼人辨取在

學者參悟見道頃刻之間便可明生死幻妄之因識得卽生死而離生死之理然明雖在一時而了不可限期眞心若不修無修幻身何得證無證所以道難言外其身而身存寒山大士言易者易其形夫外易之道有二有從內而外身易形之道有從外而外身易形之道若執內之外易則似滯殼迷封若執外之外易則似癡狂外走若不明二種外易之道但囫圇排擬復不力行行業則饒伊經千生百劫亦不過空言明知生不是生死不是死爲何被生死之所流轉委之其力未充而已擬欲脚踏實地了明生死不能也且將二種內外外身易形之理試體會看若也體會得出許汝明佛仙一貫之道若也不能體會不可

執狂空以欺已欺人也卽圓明亦不敢自言了證但所見實有確據願與同見者期共勉同行云爾

十月初五日祖師誕辰王云達摩大士乃我震旦大恩初祖西歸時復慈留隻履我東土百千萬億衆生而祖履亦化爲百千萬億隻履人人惠之現今各各在目前爲何諸人負恩辜德一一棄之不顧況當年祖師九載所面之壁亦日日在各各面前何不體究若也不會圓明今日與諸人露箇消息參透會穿

王云學道之人識心不了不著有便著無不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之間博量卜度及自覺得此病又在非有非無處著倒所以古人諄諄垂訓令離四句之說四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是也若透得此四句如何保任遇一切諸法有我亦隨順與之有却不被此有所礙遇一切諸法無我亦隨順與之無亦非世俗虛豁之無遇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亦隨順與之亦有亦無不作凡情戲論遇一切諸法非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非有非無且非互相背違此淨名所云外道六師所墮汝亦隨墮是也若不如是不得輕言離四句也珍重

一日偶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從來拈提此旨乾峰拄杖一畫爲最但未免太隱圓明今日重開一面年牙相似體鳥鳥不同心且道與乾峰同耶異耶若檢點得出許汝解涅槃門一路

天無心覆而普蓋地無心載而普擎三光無心明而普照聖人無心用而普應聖凡之殊絲毫之隔只在有心無心之別耳所以道人能常淸淨天地悉皆歸何況其他萬有諸法與吾爲礙爲滞也旣爲人矣何不則天象地法三光作一眞人不亦快哉有一從者進云恁麼則王爺自能超凡入聖也王云恐是何言哉曰聖一字則余豈敢修而不倦誨人不厭或可謂云爾已矣

有問如何是無位眞人王云貪復云此一字已繪出無位眞人行樂了也若也不識只得蛇足一上言無位眞人者本非無位强名之曰無位耳若言有位却是無位說他無位却是有位要識無位眞人須從有位中會譬如一人不住東南西北四位立在者裏若

東望此人則謂之西西望此人則謂之東南北亦然此乃逃一位而墮四位也上下亦然乃至塵塵剎剎亦然然則塵塵剎剎盡是有位眞人舉一言是有位眞人則百千萬億爲無位眞人也從此一一推而廣之將何爲有位眞人也既不可名有位眞人豈非無位眞人而何所以無位眞人之名如此而立乃從有位眞人而得此名也所以有因無有無因有無無卽是有有卽是無若於有無之外另覓無位眞人保汝覓到驢年亦不得夢見在若也不會參

有僧問無位眞人如何保護王默然良久僧云懇乞指示王云護眞但化妄妄化自皈眞躲躲化導去妄盡卽全眞眞名因妄立妄盡何名眞一眞不自立是名爲護眞云王爺還是演教還是酬機王云先演教後酬機云衲子分疏不下王云觀音千手千眼大師會得也無云會不得王云若也不會圓明八萬四千張口理應分疏不下僧禮謝王笑云何不道今日纔見多口親王

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王云者句也須吞却僧云不解王云閉眼鑽入恒沙裏僧云恁麼則馬祖云一口吸盡西江水悞矣王云中人以下果不可以語上也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什麼王云是六僧云如是如是去也王云還添減些子纔得圓

中秋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王云只此十二字也少他不得僧云作麼生行履王云客來我便出何怕不相親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王云切忌賞中秋僧拍手王云我醉欲眠君且去

除夕有一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王云歲月蹉跎何暇戲論云小僧是至心眞實請問王云來年此月此日此時向汝道僧禮謝王取筆簽一押云立此存照

歲底王至柏林書春福散衆一僧至云一大藏經盡被王爺布施了也王隨手執筆自向額上一點僧云王爲何自已點額王云自已點了免被他人點僧云作家王爺今日大有人我在王指額點云者點的是我是人僧慚惶作禮王急取烏帕拭淨墨點又一僧

出云金不博金王爺爲何將烏帕拭墨王云仁者到諸方切不可舉圓明分黑疏白僧云衲子不敢王云本洗水也有一老僧在傍云王爺眞正仙機王云仙機與否無據情知你不解佛話又一僧云請王爺道佛話看王云且書壽字僧云王書底是福字何得言壽字王云不見道人間五福壽爲先老僧復拍手笑云有憑王云八十公公嚼秫稭老僧云貧衲實不解此語王云老老大大何曾嘗著些滋味衆笑無語王云今日無端頻遭點額

一日較射衆皆空發惟一善射護衛矢矢中的射畢論賞罰王罰善射者而賞衆者云僕矢皆中的何翻受罰耶王云余所論者中地汝所論者中的何得不罰汝也者云若如是論則易事也王云原係易事誰教汝自己爲難衆皆大笑乃厚賞善射者

一日王賞花飲酒晚歸寢室呼從者點燈來纔者牽燈入室王將燈吹滅云點燈來者重燃燈方至王復吹滅云點燈來者云王醉也王喝云速點燈來者急復燃燈入室牽立王云燈下仔細覷看余醉也乃汝醉也

一日網魚從者將所網之魚呈獻王云網得之水何不一併呈來者云網何可網水王云水不可網魚如何可網得者笑云此魚即是網網得王云網呢者云在池邊王云可惜許令從者將魚擔去放生

從者一人問參禪悟道惟覺一眞我如何是眞我請王指示王云水重水銀輕者云豈有水重似水銀之理王云若如汝說大海裏盡是水銀耶者云總算自然水多水銀少王云癡人誰不教你總算

一日晚有侍從一人求請開示明心見性之法王云大海裏張燈捕魚蝦去即得從者云水裏何可張燈王云水裏既不可張燈心如何可明性如何可見者云若如是明心見性之理無耶王云不是無是理只是無有是理者云某甲更糊塗不解矣王問云月上也未答云月尚未上王云待月上時再向汝道

有僧請示問云踏破虛空向後作麼生行履王云合大體去僧云設如有箇直入千峰萬峰的還有事也無王云牛過窗櫺僧云莫是安身立命處麼王云身

亦非身命亦非命僧云被貧衲勘破王爺伎倆了也王云大士今日如何喚余僧云雍親王殿下王云若然未許你勘破在

王一日聞戍樓鐘聲問云什麼聲從者云是鐘聲王云我只道是鼓聲從者笑云何以鐘聲作鼓聲賺小奴王云你見撞鐘來那從者云雖然不見聽得是鐘聲王搖手云却是你賺我

王夜坐忽聞風起喚從者者應入王云風喚汝不管余喚汝即應何恁從者無對王云風喚汝即去余喚汝不來何恁從者又無對王云大門閉了不曾從者云倘未王云開開

有僧問童子持鑑意旨如何王云小兒伎倆云如何是大人作用王云訓他不持云王爺特尊貴生王云將謂你是小兒僧便喝王云小兒形態畢露云切莫壓良爲賤王云公案現在云恁麼則王爺一狀領過也王云無奈被闍黎帶累云轉見不堪王云漆桶相逢傳爲諸方笑具

有僧問大海無波因甚觸風鼓浪王云只爲無心云本自清淨爲何遇緣生情王云只爲有意云如何修行王云有意處無心無心處有意云若然人天福報則不無衲僧門下尚欠一籌在王云試露消息看僧便喝王云龍頭蛇尾漢云王爺又作麼生王亦喝僧又喝王云果然通身鱗甲僧笑云收

閑坐次侍從請示云古德往往有一字之答意旨如何王云汝等試問看　問如何是佛王云天　問如何是法王云地　問如何是僧王云人　問如何是不是佛王云物　問如何是不是心王云佛　問如何是不是物王云心　問如何是萬法歸一王云開　問如何是一歸何處王云合　問如何是庭前柏樹子王云入　問如何是吹布毛意旨王云隨　問如何是藏三勍意旨王云慈　問如何是未生前本來面目王云讓　問如何是趙州關王云穿　問如何是君王云仁　問如何是臣王云義　問如何是臣奉君王云禮　問如何是君就臣王云智　問如何是君臣道合王云信　問如何是透網金鱗王云苦　問如何是不與萬法爲侶王云親　問如何是

一口吸盡西江王云浸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王云怪　問如何是細入微塵王云奇　問如何是古淵寒泉王云冷　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王云狂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王云癡　問如何是人境俱奪王云睡　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王云醒　問如何是第一句王云下　問如何是第二句王云中　問如何是第三句王云上　問如何是卽心卽佛王云誑　問如何是非心非佛王云誕　問如何是若能轉物卽同如來王云急　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王云很　問如何是踞地獅子王云毒　問如何是探竿影草王云戲　問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王云屈　問如何是到岸不須舟王云留　問如何是生無所住心王云如　問如何是因果報應王云確　問如何是眼耳鼻舌身意王云六　問如何是色聲首味觸法王云一　問如何是北斗裏藏身王云顯　問如何是一領布衫重七觔王云露　問如何是大海無魚王云妄　問如何是大富無糧王云詐　問如何是大悟無道王云賊　問如何是一路涅槃

門王云然　問如何是香嚴上樹意旨王云墮　問如何是神前蠟燭臺王云眞　問如何是殿閣生微涼意旨王云隱　問如何是三玄三要王云九　問如何是我宗無語句王云實　問如何是空谷傳聲王云應　問如何是看山不是山王云明　問如何是看水還是水王云瞎　問如何是狗子無佛性王云鈎　問如何是脚跟點地王云退　問如何是百草頭邊祖師意王云賺　問如何是塵塵刹刹露全身王云徹　問如何是飯羅邊餓死八王云愚　問如何是不涉功勳王云誠　問如何是無爲而治王云平　問如何是念佛往生王云必　問如何是六波羅密行王云種　問如何是淨躶躶赤灑灑王云累　問如何是不染一塵王云濁　問如何是雲門一棒王云空　問如何是主王云陞　問如何是賓王云降　問如何是主中主王云多　問如何是賓中賓王云重　問如何是賓主互換王云錯　問如何是一喝分賓主王云研　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王云易　問如何是須彌納芥子王云難　問如何

是無舌人解語王云辯　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王云
中　問如何是大人相王云沙　問如何是無量法
門王云雜　問如何是戒定慧王云鼎　問如何是
出家人行履王云俗　問如何是在家人修行王云
僧　問如何是驢胎馬腹去王云償　問如何是別
峰相見王云會　問如何是塵說刹說熾然說王云
鳴　問如何是一念萬年王云夢　問如何是淸淨
法身王云無　問如何是萬億化身王云有　問如
何是圓滿報身王云串　問如何是途中不離家舍
家舍不離途中王云恰　問如何是照王云妖　問
如何是用王云精　問如何是照用同時王云捏
問如何是照用不同時王云裂　問如何是竪窮三
際橫遍十方王云普　問如何是普度衆生王云引
　問如何是太平世界王云和　問如何是西來大
意王云月乃云一字之意雖然如是一字尙然多設
何況餘言若能會得一字方可涉獵餘文若不能領
一字之旨儘熟誦三藏十二部博通經傳子史皆如
以明珠作魚目徒增茫茫業識耳有志達士但悉心

究了此一字千經萬卷卽在其中矣決不相賺
有僧問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意旨如
何王云因他有因他濁云晴空如何言得有濁王云
一團提會中許上座添一位
一道士問云釋道之教是同是別王云同則總同別
則總別云如何是同處王云渴飮飢餐云別處如何
王云黃冠僧帽衲衣羽裳士云貧道所問三藏洞文
之教意王云仙佛設教之意豈出衣冠飮食也士有
省禮謝云多感布施無上金丹王笑云雖然還須煅
煉九轉方得成熟
春日林中同僧坐次聞黃鸝聲王問云此鳥弄豔詞
演唱般若功也過也一僧云將謂王爺唱曲王愕然
云大德幾時得者箇消息云豈不聞鴉鳴鵲噪盡演
摩訶王笑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有僧問與化四方八面來時打中間底意旨如何王
云太煞力生云王爺作麼生王云割肉喂鷹去云與
化又道過卒風暴雨向古廟裏躲過哧王云轉見不
堪云王爺又作麼生王云幫他括幫他下僧禮謝云

恁麼則興化未徹在王云盜名欺世虛譽惑人者如麻似粟豈止興化一人而已所以要具參方眼睛不然不被耳朵瞞者罕矣

一護衛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王云因慈悲故有落草之談云如三脚驢子弄蹄行八角磨盤空裏走是何言也王云因落草故有慈悲之談云佛經爲何不見有此說話王笑云因佛不慈悲不落草所以不言及此

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什麼人王云即內不即外離二不離一云恁麼則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也王云日落西山月昇東海云可作得中心樹子也未王云還見四方八面麼云作麼生行履即得王云泥牛奔入海底羚羊掛角松梢

僧問萬里不掛片雲時如何王云萬里不掛片雲云爲何又道靑天也須喫棒王云萬里自不掛片雲與靑天有何交涉云恁麼則恁麼去也王云靑天也須喫棒云前言何在王云因有前言乃舉後語云莫非末後句也王云將什麼喚作最初句僧禮謝王云無始有終的衲子三十年後覓一箇半箇也難得

一日賞花次王云人欲修佛極易之事不必千經萬卷佛言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只此一句即可成佛世尊乃大慈悲父如語眞語實語者有一侍從云衆生如何被物轉王云賞花從者云如來如何轉物王云花賞者云衆生隨波逐浪如來如何行履王云鈍置漢浪逐波隨也道不出者云若如此極易也喫飯但言飯喫睡覺但言覺睡即可謂同如來耶王喝一喝云是你聽見我喝是我喝見你聽者云自然是奴才聽見主喝王笑云眞正聽喝的奴才

是日大風有僧問曰風鼓塵也塵鼓風也王云好好一箇圓球被汝擘作兩半云大有人未肯點首在王云一口吸盡西江堪作什麼僧於言下大省王歎云雖然蒼海不覺闊易清天不覺空難

有僧問靜喧語默如何通不犯去王云飲啖珍饈不知百味云恁麼則枯木寒灰去也王云即此用始得云恁麼則鑊湯爐炭去也王云離此用始得云如何行履王云耳觀目聽去云向上還有事也無王云有

云乞請指示。王云耳亦觀不著。目也聽不著
中秋月初八上堂。夜對月閑坐。王云好月不圓不缺。好箇時節。侍從無語。王云從前弘覺忞禪師舉仰山玩月次。山指月問者箇月尖時圓相向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向甚麼處去。石室云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門別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時師會下有一僧云逢尖即尖。遇圓即圓。師自別云尖時圓相尖。圓時尖相圓。弘覺大似將張三作李四。若僧韓盧逐塊。道吾躲跟石室。龍頭蛇尾雲門。猶較些子。雖然如是。如是未免有者箇在。圓明即不然。是尖不見尖。是圓不見圓。恁麼說話。還有檢點者麼。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不是與人難共處。大都緇素要分明
一日同僧齋次。王學昔日黃龍心與夏公立譚肇論。論會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子臥香桌下。龍拈尺擊狗子。又擊香桌。云狗子有情則去。香桌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成一體。公立不能對。靈嵓慍云要會情與無情共一體。鎚殺有情狗子。碎却無情香桌。將來與他一團束縛。拋向大洋海。自然灑灑落落。弘覺忞云何如有情狗子仍教他守夜。無情香桌且留支用。要會情與無情共一體。但將擬議思量的與他一刀兩段。則十方空蕩蕩地。自然常光見前。喚甚有情無情。與你爲礙爲緣。據圓明看來。二老俱涉功勳。不免勉强作主。非的實之論。各爲公立代一語看。有云恁麼則兩重公案。者王云一任雙參。有云分疏即不堪。者王云不分疏可堪。那有云狗子不動。香桌走。者王云各人且掃門前雪。有云還識香桌狗子麼。者王云躲跟到那里去。有云香桌狗子一狀領過。者王云闍黎也少不得在裏許。衆云王爺却如何代。王云狗子擊則去。香桌擊不動。此正有情無情共一體處
一日同僧坐次。王云文殊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圓明從一切法立無住本。問諸仁者。同異在什麼處。有云翻手雲覆手雨。者有云今日瞻仰。者有云黃河九曲水出崑崙。者有云著珍服掛垢衣。須是王爺始得。者有云王爺陞堂。文殊放參。者王云俱未在。文殊先天而天弗違。圓明後天而奉天時。且道圓明與文殊是

同是異有云昔日文殊今朝王爺者有云文殊途中家舍王爺家舍途中者有云同則總同異則總異者有云文殊不識王爺王爺不識文殊者有云喚王爺作文殊亦得喚文殊作王爺亦得者王云俱非圓明境界文殊是圓明圓明不是文殊

閑坐次衆護衛侍側有一侍從問云如何是奴才的眞我王自指云是我從者云小人豈敢當王云實話者云若然王爺將何爲我王云是你者云如何是主僕的你我王復指一人云是他衆皆不解王云佛法平等無人我貴賤是非之分者曰若然將子孫喚祖父可乎王云善哉此問一切衆生皆因執幻我故所以孝慈亦皆成幻孝幻慈執有我故所以有孝有不孝有慈有不慈菩薩因無我故上與諸佛同一慈力下與衆生同一悲仰孝敬祖父則同悲仰慈愛子孫則同慈力如此則只有孝慈而覓不孝不慈了不可得是則名爲眞孝眞慈即此孝慈便是眞我推而言之萬事萬理皆然華嚴經云以菩提心爲家以如理修行爲家法古德云佛法不壞世間相如井底之蛙坐井窺天之凡愚謗釋門如楊朱墨翟之邪見外道謂之無父無君者何異仰面唾雲自取辱耳此皆未見顏色之瞽論汝等切莫惑此邪說吾儒聖人切言世間之法而罕言命與仁者非棄出世間法也恐凡愚著空見故也佛釋之切言出世間法而罕言是與非者非棄世間法也恐凡愚著有見故也釋教實有補於聖人之明德新民克已復禮之教聖教實有補於佛言之戒行功德因緣果報之教中外二聖實互爲表裏化人度世之慈恩實無同異聖佛合一之微旨非凡夫知識之所能推口筆之所能示惟證乃知難可測者須各努力參究余實達一貫之宗非强立分別之論決不相賺

侍從一人問曰如何是無所住心王云明來明住暗來暗住色來色住空來空住從者云此有所住心也王云又道無所住者云下愚實甚生疑王云將你的疑給我來者云小人自已的疑如何與得王主王云既知此我的不疑又何法與汝也者默然王笑云參

一從者問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爲甚尾巴過

不得王云你看見牛過窗來那云未會王云且莫聽
人愚弄云過去祖師豈有誑語王云自然祖師豈有
誑語云王爺前言何在王云實話且莫聽人愚弄者
茫然王笑云莫輕視人圓明也是箇不打誑語的小
祖師
一從者問玄沙道聾瞽瘖啞人作麽生接倘遇此等
人王爺便作麽生王云薰香接者云設復塞却鼻孔
又如何王云與他服痲木藥喫者云恁麽則更毫無
知識也奈何王云已爲汝接竟從者不解王云看來
你較此病人却更覺難接
一從者問香嚴道口啣樹枝手脚俱不攀踏有人問
西來意答卽喪身失命不答又辜負他來意却如何
是好王云你設身在樹上問樹下問者云設身樹上
王云那來問的你道是好心是不好心者云有什麽
好心王云似此不好心的人采他作麽雖然下樹始
得安穩
熱河有僧問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意旨如何王
云我

皇巡狩中外歡迎云還登寶殿也不王云不是不登
如同行在云四海五湖王化裏也王云淸風明月綠
水靑山有什麽交涉云恁麽則向中不說異異裏不
言同也王云分別卽不得云如何操履王云大德道
此去京城多少路僧禮謝王云不可將途中作家舍
僧云又道家舍不離途中㖿王云將謂上座作如是
解
一侍從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王云喫土云學人不
解王云逃坑落塹不喫土喫什麽復云透網金鱗以
何爲命王云以火爲命云學人更不解王云避溺投
火自然以火爲命從者默然王云解得無語不解無
語云仍然不解王云好箇消息可惜只多了箇不解
僧問如何是有一人盡力入不得王云鳶飛戾天云
有一人盡力出不得㖿王云魚躍於淵云二人相去
多少王云上下察也
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恒沙鬧市裏請王爺指出
一箇來王云問他第二月作麽云如何是月王云到
卽不點云卽恁麽去也王云保任保任

一侍從問如何是佛祖的的之法王云你問我答從者云王爺不曾答王云我不答你不問者云若然則問與不問答與不答皆是的的法也王云問與不問答與不答皆不是的的法者云學人不會求王爺開示的的佛祖之法王笑云除此之外將何的的佛祖法與你說者默然王云向上一句又被你占了更沒得說也

有僧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王云貪官遭籍沒云萬物皆備於我却作麼生王云也是乞兒獲小利云兩途不取不捨如何行履王云清清者云清清與惺惺是同是別王云惺惺有不清清之時清清無不惺惺之理云向上還有事也無王云有云請王指示王云千峰勢到處萬派聲歸時云此時此處可通一消息否王云今日十五不可說俟到初一慢商量

有僧問一人門內出不得一人門外入不得事如何王云憑空築堵牆作麼僧云渠却出入得自由王云何苦走出走入僧云恁麼則皇風成一片何處覓封疆王云還我中心樹子來云祖父從來不出門王笑云大好拆却牆僧作掌勢王云者便是牆僧一喝王云者便是門云請王出入看王云我王府內無如是奴僧無語王云伎倆應盡闍黎無過云到此王爺作麼生道王云代汝一語還我王府來僧稽首云果然作家難親王王云幸不是知音

南來二僧參見方入堂王云二大德余一人認得一人不認得二僧云某某皆係初見尊顏王云圓明言的是前生僧云王爺莫非宿命通也王云非是圓明宿命通自是闍黎未會前生話云未生前話如何王云一識一不識二僧欣笑作禮王云亦不可作兩說

茶次王云一人喫茶一人茶喫云前三三後三三王云却又不是者箇道理

有僧問我是有如何王云須待有現云我是空如何王云須待空現云向來葛藤如何安置王云如同有會云終非究竟王云用無餧冰火去云恁麼則洪爐一點雪也王云珍重僧大展禮云將此身心奉塵刹何以仰報我王恩王云知恩即不得僧感泣禮謝云又是一重恩爭能不感激王笑云瞎驢又恁麼去

柏林僧至府坐次問如何是庭前柏樹子王云你道柏林寺裏明日放堂明日打齋

一道者問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意旨如何王云汝但去人看

有儒士問三教之同異王云若論○以內三教實同一道不可泥於迹象涉於事爲而妄生分別也儒以修齊治平設教道以虛無淸淨設教究其所以示人者不能外○者箇而釋教亦不捨離○者箇既不捨離即此○內而言則不謂之一貫不可也若以○之外周孔黃老之書未言及此能明此者惟有釋典耳下士愚盲小智見淺謂○以內倘不明了何暇究○以外不知○以內者倚○以外者而立若不明○以外則○以內無論不能頓地透脫即使到得盡處猶有者箇○在人但知拘滯生死不知窮其無生不死此一大關惟此一路方透即以佛教而論如講演戒律何嘗不與宗爲一貫必須宗爲之統攝離宗則盡屬幻作宗乃第一義也然一亦不立方是佛旨即此觀彼自明三教分合之定論圓明寧甘汝等迂儒之謗斷不忍令衆生長溺苦海而不拯救指迷也士聞愕然諾諾而退

四月八日月下坐次有從者指月問云那一半爲何不見王云理合如是

有儒士問如何是六般神用王云穴裏工人只須兩箇不兩箇

溪邊閒步一書生問如何得似碧潭光皎潔去王云滅去目下一點

僧問了明此事有捷徑直指之道否王云有總不出佛經祖意但人疏忽而不省耳如三藏十二部無非敷演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教外別傳歷代祖師提唱無非即心即佛一句汝但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心心即是色佛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空空即是佛能將此四句(色心空佛)合成一句承當一生參學事畢

有道者問無邊身菩薩爲何不見世尊頂王云如文殊菩薩不能測如來智云文殊爲何不能測如來智王云如無邊身菩薩不見世尊頂云佛見無邊身菩

薩頂否王云見則非佛不見亦非佛云佛測文殊智
否王云若測非佛不測亦非佛道者有醒王云卸下
道冠始得

侍從拈香次王云香煙如何得無香味去者云却請
王爺道王以手掩鼻

有僧問慧燈朗耀時如何王曰伸手不見掌云意旨
如何王云一里火光

王至柏林僧衆迎次王指墻下一犬問大衆云不得
目爲犬道句看衆無語王云常住的

一日月夜延僧茶話次一僧問云如何是靜極光通
達王云今日合昨日看

僧問無明識性即佛性之說如何理會王云此意有
兩說無明譬波佛性譬水不可言波非是水不可言
水全是波凡情認波捨水聖見取水棄波皆非眞如
佛性所以圓覺經云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又云住妄
想境不加了知金剛經云如如不動如如者如波不
動者如水若了徹之人無明識性即佛性未了徹之
人無明識性非佛性參學之人不遇明師指引若但
認以揚眉瞬目動轉施爲將昭昭靈靈謂自眞性是
則認賊爲子不但辜負己靈抑且謗經謗法學者當
窮究徹底不可被古今未達向上之盲眼宗師不了
義論中止自悞也僧禮首叢履

一日王云三冬滴水滴凍且喜春融冰泮諸人看看
池內龜生毛也未

一侍從問如何是鬼王云糊塗人云如何是神王云
明白人云如何是佛王云不明白不糊塗人云如何
是人王云一任揀擇

有僧問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坐致太
平請僧得一如何王云淸寧太平僧禮謝王云爭奈
你不是請僧云爲何不是王云因闍黎未得一在云
誰是請僧王云圓明是請僧云恁麼則王爺得一也
王云我却不是請僧云王何前後互異王以左手拍
膝云請僧復以右手拍膝云請僧

有僧問如何是自性本不生滅王云因常生滅所以
說不生滅云如何是本不動搖王云因時動搖所以
說不動搖云如何是本自具足王云因無一物可得

所以說具足云如何是能生萬法王云因無一法可
見所以說能生萬法云王言與祖說大相違背王云
若不違背卽有趣向云如何生無所住心王云入林
動草入水與波僧無語王云還須違背始得
有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眞王云浮山九帶八辯見七
徵心六波羅密五位君臣四料揀三玄要二賓主一
句總答汝了也云葛藤則且置設如有箇纖塵不立
底王爺又如何接王云一任門外聽諸訛云塵塵剎
剎露全身阿誰分上事王云阿誰無分云恁麼則王
爺分半座與貧衲始得王云闍黎要還俗耶云王爺
亦不得出家王云可惜棒不在手云何不領話王云
向誰討保僧作禮王云雖則如是須知更有在僧拂
袖便行王喚云大德記取圓明此語好
問一僧云將虛空塡實將實地撮空向甚處出氣立
脚僧云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王云恁麼則了生死耶
離生死耶云待塡實虛空撮空實地還許通箇消息
也無王云消息卽不無還我塡撮伎倆始得云非人
撲地倒騎牛王云也是木女石郎唱合歡云若然文

不加點也王云幸爾還有一點在云且喜流通
王沐浴衆茶飲次問從者云身內是水身外是水汝
看我身是水也不者云王身豈可言水王云大身原
是四大合成汝可信得及否云信得及王云可又來
汝細思之火見水自然滅土見水自然沈風見水自
然浮其餘現今與水相合底此身非水而何者云雖
然如是說理上行不得王笑云你既不知理却如何
向汝談道
王問一僧云不張弓不鳴絃箭箭中紅心是阿誰伎
倆僧云藍田射石虎須待李將軍王云莫謗李廣好
云還是大功不宰是無爲而治王云憫明生平不辜
負人云若然空谷應響也王云者掠虛漢云恁麼則
洪鐘在架也王云者敲磕漢云如何卽得王云啐啄
同時失云爭奈作家不啐啄王云還我話頭來云貧
衲不是作家王云轉見轉見云與王爺平分始得王
云一任效顰
有僧問如何是大海無魚王云大地還見有衆生麼
云大富無糧又作麼生王云闍黎吃飯還咬著米粒

那云大悟無道又如何說王云情知你我未會大悟云王爺何得以已方人王云却被闍黎帶累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王云吾嘗於此切云恁麼則與王爺一鼻孔出氣也王自指鼻云且道圓明那一鼻孔通那一鼻孔塞云無暇分疏王云若然未許闍黎一鼻孔出氣在

一日風有僧問風聲來耳耳聞到風王云白鶴唳空石人側耳云小僧不會王云有聲無聞云有聲無聞意旨如何王云有我故有聲無我故無聞云恁麼則任自聲也王云大似土牛木馬云若然則我聲也王云拾人涕唾漢云會也會也王云會處道來看云有口的的道不出王笑云許汝識得一星星

僧問阿難云世尊大開慈悲令我得入請問如何入王云芥納須彌易須彌納芥難云恁麼則倒騎青牛去也王云雖是知恁麼去還應知恁麼來云如何恁麼來王云芥納須彌云還假功勳也不王云若假功勳去來皆幻云如何行履王云但盡今時自然成立云立後如何王云密在汝邊僧禮謝王云切忌將此數句留在胸中云貧衲不肯辜負王云珍重

有儒士問曹溪一派則且置五家宗旨請王宣示王云圓明但知曹溪旨不解五家宗士云一旨五宗是同是別王云遇正則同遇邪則別云曹溪一派之旨如何王云不取不捨云不取不捨箇什麼王云不取妙明不捨明妙云如何行履王云惺惺著云如何修證王云修證則不無染污即不得云向上還有事也無王云有云如何趣向王云佛言不可說千聖豈能宣云恁麼則不可得而聞也王云證者自知非可測士禮謝

王執扇問一僧云若道心內物缺半邊若道物內心缺半邊若道在心內外缺半邊若道不在心內外缺半邊且道如何得圓成去僧笑而不答王云試一一問圓明看問云物在心內耶王云在心內云心在物內耶王云在物內云物在心內外耶王云在心內外云不在心內外耶王云不在心內外云恁麼則四邊俱缺矣王云圓成已竟還少欠箇什麼僧歎服禮謝王笑云纔只道得一半

閑言說

遍界無藏擺不掛。一絲頭隨緣開飲啄。悠然任自由

不識路

山自高兮水自淸乾坤物我太分明。偶然忘却來時路偏向他人行處行

夜步

月上池魚呑餌。風來竹影掃塵。此際頓忘物我。渾然一派天眞

懶夫我慢

一覺醒來時眼處。滿窗紅日天將午。抖擻精神著力看佛法世法誰來忤

易難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不造罪福出平入平

寫眞

有人有我渾然幻。無我無人非是眞。獨坐有時山夜冷朝廷淸淨一王身

空色

空兮色兮色空非空色。兮空兮空色非色空色是空。色空是色空色。云何空空色色

自然而然

身應王位爲名繫。心向空門又法縛。兩頭擔子齊拈也早是秦時舊轆轢

小園三字經

圓明闊眞妙好。如佛地同仙島。靑山環綠水抱。鶴銜芝魚呑藻。有交梨多火棗。種桑麻植秔稻。閱六經禮三寶。任春秋隨晚早。不拘束無煩惱。奉天時養吾老

自得

有甚千年與萬春。朝朝暮暮好光陰。一物喚來皆不中逢場作戲樂天眞

人生

浮生如夢幻。夢幻卽長生。長生離夢幻。便是野狐精

實話

誰言世事等浮雲。捨此何方更覓眞。莫道無人解句意賴他露柱作知音

自述

暮歸朝出也尋常。玉兎金烏一任忙。四海浪平無箇

專憑將一句祝吾皇

閑

草堂空寂寂簷鵲演摩訶豈永閑無事渾忘歲月過

錯錯

十八木珠一串穿終朝念佛滌心愆可憐不識彌陀旨數盡恒沙也枉然

解脫

悟是迷根修爲法縛不悟不修歲月耽擱何計度生對病設藥海上奇方一服病却平地金仙百億化身不悟不修名解脫人

笑話

離明此事是何因到底皆緣信不眞一切圖維齊放下寒灰豆爆笑當人

竹

數莖翠竹移自幽谷亭亭拂雲靑靑覆屋何以名之本來面目

念珠

百八心珠顆顆圓癡人惧作手中禪其間妙義無多子佛尾佛頭一串穿

扇

玉骨冰肌得自由山川人物中輪收收開捏聚渾閑事一度風生一度秋

眞經

說經萬八千未曾道一言欲識西來意香爐與柱礎

鼻煙壺

全體瑠璃靜發光頂門具眼豈尋常等閑與破其中味誰道壺中日月長

止兒啼

人我生是非是非生憎愛憎愛心一生萬有爲對待寡豈能斂衆處處成滯礙何如渾物我悠然得自在

紙

冰肌素質無瑕垢一任東君自剪裁饒他玉簡金經出若箇不登寶筏來

露

出入同門形影莫陰無量劫來不離寸步愚者自瞞對面不睹一朝打破廓然獨露

釋迦文佛

大慈悲父大醫王。演說衆生療病方。砒霜翻作醍醐用。笑絲堵前石敢當。

觀音大士

三十二應露全身。拯救衆生渡苦津。只此慈悲心太切。卻將覺海作紅塵。

六句

聞不是耳。見不是眼。但可轉物。莫被物轉。非垢非淨。無增無減。

示人

佛與衆生差別處。只於覺識轉移間。回頭直下之成也乎者。從教一串穿。

警世俗句

笑凡夫。何太愚。珍糞土。棄寶珠。甘五濁。樂三途。忘生死。迷有無。蓬舞風。葉泛湖。堪憐愍。可嗟吁。當警醒。莫踟躕。誠省己。自識吾。只彈指。一斯須。超彼岸。踏仙衢。眞活計。實良圖。休遲疑。莫含糊。千聖轍。萬佛途。明指示。莫負辜。

不二

佛生相隔多少。祇在一念之間。失之毫釐千里。得來沙界眉端。

偶成

紅塵覺海原無隔。堪笑衆生眼自瞞。莫謂毫端全攝去。者毫更是障知端。

塵心

身是心中物。心是身中神。法界亦若爾。塵空兮空塵。

石女曲

佛祖無言徹底宣。幾人能不錯流傳。當時古德曾經道。卻是虛空摹得圓。

愛山居

誰是山中人。渠是山中叟。有人來訪問。渠便大開口。

木人歌雪

卽心卽佛是非是。非佛非心非不非。試把是非皆坐斷。管他心佛作何依。

實相頌

云何名實相。湛湛與堂堂。虛空有損墜。眞體無戕傷。

此共天天久此同地地長保經八萬劫終不落空亡

擬金丹

金丹一粒水銀圓光射三千星斗寒恰似碧潭秋月影淸淸湛湛徹層巒

聞鐘聲

一聲萬籟寂萬籟一聲鳴不是知音者徒勞側耳聽

懺修

心從何起將心懺懺得心空罪福空修幻修兮行幻行上天下地自從容

無理之談

鐵舟泛巨海泥牛踏太空箇中眞意味料得幾人同

中秋

眞空世界中秋月旋碾淸霄無障遮盤古至今明此夜何曾有意照天涯

燒香

我香我焚我煙我聞香聞合一我我誰分

物我

情愛空閑閑空裏性耽山水水山中譏言魚鳥非相識且共升沈上下同

月中兎

我家有一物大似月中兎遇霞便餐霞逢霧便吐霧或時躍天衢或時步雲路玉毫現三千眼光射四部不染亦不貪無喜亦無怒升沈同古今往來任朝暮悠悠度歲華長生不拘數

自在

明明洞洞絕塵纖露露堂堂遍大千妙諦不言空與色人間天上任安然

白猿捉月圖

老猿閑不住頻捉水中月因迷月體無狂心不肯歇

淨土

一念不生此淨土直心前往彼西天內丹成了外丹就三字拈來豎作川

眞心詠

皎潔虛明空界寂靑山綠水意分明秋來春去渾閑事月印寒潭一色淸

合頭語

明頭明明合。暗頭暗暗合。色頭色色合。空頭空空合。明此四和合。是名一相合。一相無和合。一一和合

俗談

葛藤亘古自如如。萬別千差總一渠。識得箇中非物我。縱橫自在任收舒

誰說

渠本自無生。何處窮渠滅。塵塵露其體。剎剎演其說。

遣懷

五蘊當下空。三毒霎時歇。湛湛碧天清。浩劫一輪月

昨自神洲遊北溟。今從天竺到臺山。雖然行脚癡狂客。却是乘空一地仙

徹論

動靜原一體。是非無二心。不空亦不有。無古亦無今

魔說

我佛道無生。我却道有生。如來說不滅。我却說有滅。若不如是說。不得大休歇

說夢

甲子週流年復年。幾番滄海變桑田。翻雲覆雨渾閑事。誰解壺中別有天

行脚

東西十萬里。南北八千程。會得脚根下。移來一步行

引鏡

你是我兮我是你。你我對面不相識。二人合眼細商量。一片青銅一飯器

答起滅

起從何處起。滅向何處滅。如念亦如風。何處可把捉。起滅旣若斯。生死亦如說。法界亦同然。空不空無別。但了取捨心。洞然自明白。任運兮如如。悠悠兮萬劫

不是繫根

無相光中藏日月。驢胎馬腹作生涯。山河大地渾閑事。錦被蒙頭是處家

心體

明者明其心。見者見其體。見性明心體。明心見性理。理體無同亙。心性無比擬。歷歷與明明。如斯而已矣

指路

煙水雲山千萬疊。就中一路坦然平。世間多少探奇

客妄覓鵬程鳥道行

對月談心

不是惺惺不是癡箇中滋味幾人知試看秋夜搏空
月湛湛淸光誰可移

書齋述心

風花雪月天眞佛几篁琴書迦葉身不是懶於拈妙
句只緣無處覓詩心

一物頌

身中有一物時時身外安或同鸞鶴淸霄裏或共蟲
魚山水間不動不定無往無還飛潛任其所以出沒
聽其如然極樂界自在天彌勒後威音前不得號佛
强名曰仙

西江月 秉片時之興率成一十六首書罷不覺擲筆大笑

其一

海底泥牛辭寂掛樹石羊沒踪三千破衲擁晴空却
惹非人出夢　耳覰鐵驢搜磨目聽木馬嘶風銅蛇
鑽入石稜中兎角龜毛斷共

其二

大道非二非一凡夫說一說三終朝揑怪日參禪此
句何嘗夢見　此句却非此句此句不出一三高低
普應霎時間一月千潭徧現

其三

遍界如來妙體萬象隱顯其中乾坤物我本來同莫
作經文空誦　會得千途一轍不會六道縱橫如如
若若自從容豈費纖毫功用

其四

煙水雲山疊疊浩浩萬里前程默移寸步自分明大
千須臾坐定　從他寒來暑往誰云地濁天淸笑看
日月任西東一曲無聲三弄

其五

八風吹來不動還同柳絮楊花箇中妙理實堪誇不
是脫空說話　會得途中受用不會毘裏波查分明
直截報君家不必別探奇法

其六

春夏秋冬四序覆載高厚乾坤就中一物太慇懃處
處皆有渠分　視之却又不見聽之更復無音欲識

此物名和身塞耳合晴相認

其七

鼻舌身意眼耳香味觸法色聲但不對待便靈通翻成六般神用　凡情聖見無二佛性卽是無明幻化空身妙體成何止三十二應

其八

佛性戒珠心印廓遍沙界沒垠塵塵刹刹滿圓身拆合不離方寸　識得無形妙體如來寶藏奇珍但棄生滅守常眞根塵自然脫盡

其九

空空空兮色色色色兮空空色空通塞本來同隱顯測其定動　動動動兮定定定動豈假施功榮枯得失聽天公自在彌陀淨境

其十

霧鎖長江浩瀚雲封華嶽氤氳霎時風捲霧雲分山水依然遠近　濁浪攪爲酥酪大千變作黃金不須卜度妄勞心雲霧從他爲暈

其十一

一二三四五六六一二五四三芥納須彌自等閑說甚顚倒互換　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石人鼻孔垂唇邊誰道一條白練

其十二

善惡種瓜種豆收來亦屬空花何如自種野人家心田一粒無價　此粒非空非有大千隨處生芽根深蔕固遍天涯道子難描難畫

其十三

十方世界法體名曰如來化身不須斷妄莫求眞卽在目前切近　取之轉迷轉遠捨之愈沈愈深的實妙訣在無心歷歷明明普印

其十四

石火電光歲月急忙下手猶遲光陰荏苒幾多時剎那疾如彈指　心田離此卽此迷途百轍千岐茫茫堪笑世人癡大似河邊覓水

其十五

至道本離言語風雲月露成吟信手拈出却無心聊寄閑情一哂　多少詞壇詩社刻畫爭欲驚人平頭

合掌各評論總被文魔牽引

其十六

西江月詞數首堪笑不諳宮商參差韻調欠鏗鏘大似無聲演唱　乘興豈知工拙推敲不費思量游戲三昧偶逢場腔板原來一樣

教外別傳不立語言文字如何是三寶大地是佛虛空是法衆生是僧如威音前彌勒後之說世尊若不指出我輩何以得聞凡似此皆從緣所知非自眞見但了目前虛空自然會豎窮三際但了目前片地自然會得橫徧十方三寶一體大道只在目前不必向高遠奇妙會實不用一句語言文字如是參

上諭附錄

佛祖之道指悟自心爲本是此說者名爲正知正見用之以利人接物令人直達心源方得稱佛祖兒孫所言外道魔道者亦具有知見因其妄認識神生死本以爲極則誤認佛性謗毀戒行所以謂之外道魔道朕覽密雲悟天隱修語錄其言句機用單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來的意得曹溪正脈者及見密雲悟錄內示其徒法藏闢妄語其中所據法藏之言駁其全迷本性無知妄說不但不知佛法宗旨即其本師悟處亦全未窺見肆其臆誕狂世惑人此眞外魔知見所以其師一闢再闢而天隱修亦有釋疑普說以斥其謬然當日魔心不歇其所著述不行即燬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復有五宗救一書一併流傳冀魔說之不朽造魔業於無窮天下後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即有知而闢之者有德無位一人之言無徵不信將使究竟禪宗者懷疑而不知所歸而傳染其說者將謂禪宗在是始而起邪信繼而具邪見起邪信則正信斷具邪見則正見滅必至處處有其魔種人人承其魔說自具之性宗不明而言條之枝蔓肆出今其魔子魔孫至於不坐香不結制甚至於飲酒食肉毀戒破律唯以吟詩作文媚悅士大夫同於倡優伎倆豈不汚濁祖庭若不剪除則諸佛法眼衆生慧命所關非細朕爲天下主精一執中以行修齊治平之事身居局外並非開堂說法之人於悟修何有

又於藏忍何有但既深悉禪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見現在魔業之大預識將來魔患之深實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夫禪宗者教外別傳可以無言可以有言古德云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若一滴投於巨海如是言者言言從本性中自然流出如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公案何一非從本性中自然流出從無一實法繫綴人天今魔藏立一〇相爲千佛萬佛之祖以袈裟纏縷爲宗旨所繫有四法有雙頭有小法大法有大法之大法稱爲細宗密旨有傳有授而魔嗣弘忍以僧伽難提遇童子持鑒直前爲從來有象可示證其魔師一〇之象爲不悖又以多子塔前袈裟圍繞一事作袈裟爲宗旨所繫之明證又以臨濟打克苻普化鑿爲黃蘗三頓棒之彖象種種作爲實法不勝枚舉全從知解穿鑿失却自心黃蘗云今時人只欲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酥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以知解不消皆爲毒藥盡向生滅中取眞如之中都無此事夫食不消之人多而

魔藏父子則是已經飽毒者也佛法不二豈可執定三四而更有密傳三四之宗旨廣引從上古德言句相似者爲之注脚轉以較勘不立言說單提向上之正宗仰面唾雲反汚已面趙州云老僧此間卽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隨伊根基接人自有三藏十二部接他了也祇說無是非分別相早不本分何況宛立箇是非分別相世尊四十九年所說古錐千七百則公案總是語言文字若不識得這箇縱使字字句句依樣葫蘆卽爲魔說卽爲謗佛縱能記得佛祖所說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公案字字句句不差正是光明海中多著泥滓況旣落言詮卽同教相旣同教相則三藏十二部現在又何必立教外別傳之旨任伊橫說豎說能出三藏十二部之外乎聖人多能佛多神通能非聖本神通亦非佛宗仲尼何嘗知西方之梵語如來不能作震旦之唐言能與神通各有所窮與這箇有何交涉何況文字一端魔藏父子輒以不識字譏密雲意謂不如伊等學問若要詮理論文自有秀才們在何用宗徒識字不識字與這箇又有

何交涉。博通經史。如剪綵以添樹上之生花。目不識丁。亦飯熟不借鄰家之水火。若魔藏父子。其大病根正在識丁。而不識這箇。今使蒙古人來便接蒙古。俄羅斯人來便接俄羅斯。還羅蘇祿琉球日本人來便接還羅蘇祿琉球日本。若必待伊識得文字。然後接得則佛法不能蓋天蓋地矣。魔藏邪外知見。自以爲言言據古。字字稟經。豈知盡三藏十二部。乃至十三經二十一史。諸子百家。盡世間四庫縹緗所有文字。並與貫串配合。極其穠消纔泯。自道佛來也開口不得。正是佛出世也救不得也。阿難三十年爲侍者。祇爲多聞智慧。被佛呵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難消。況魔藏以邪外知見。唐突佛祖。向上邊事。尚安得有呵斥分。祇瞞得有眼無珠之徒。明眼人前。魔形自露。趙州云。如今知識。枝蔓上生枝蔓。都大是去聖遙遠。一代不如一代。只如南泉尋常道。須向異類中行。且作麼生會。如今黃口小兒向十字街頭。說葛藤。博飯噇。覓禮拜。聚三五百衆云。我是善知識。爾是學人。可知法藏父子之魔形。從數百年

前。趙州早爲判定。更不必到眼始知也。悟修皆以臨濟一棒。指人。魔藏斥曰。一橛頭禪。絫跟窠臼。若論箇事。無論奇言妙句。俱用不著。雖一棒一喝。亦爲剩法。古人不得已而用棒喝。原爲剿絕情見。直指人心。魔藏若以情見解會。乖謬之甚。古不云乎。一棒喝不作一棒喝用。何嘗執此一喝一棒也。魔意但欲抵排棒喝。希將伊所妄立之一〇相。雙頭四法之實法。以邀奇取勝。殊不知其大乖教外別傳無法可傳之旨也。且悟修未嘗謂一棒爲千佛萬佛之祖。而魔藏妄揑一〇相爲千佛萬佛之祖。獨非絫跟窠臼乎。若將一〇相作棒喝用。猶是絫跟窠臼。若將一〇相爲千佛萬佛之祖。直是魔家窟宅矣。忠國師以九十七〇相示耽源。耽源以示潙仰。魔藏杜撰。稱爲然燈以前無文密印。當日耽源示仰山。仰山一見即焚却。源後問仰。仰即重集一本呈源。更無遺失。又潙山舉〇相內作一日字。仰山就地畫一〇相。內作一日字。以脚抹之。潙山大笑。魔藏但於仰山一見即能記憶處。詫爲神奇。而不於潙山大笑處。仰山焚却及脚抹處。薦取。

所謂韓盧逐塊若謂九十七○相奇特者朕今卽作八萬四千○相歸於八千三百九十七○相又歸於七百九十一○相又歸於九十五○相又歸於九○相又歸於一○相正如入海算沙亦遊戲華藏之一具有何奇特至於三玄三要自臨濟唱出以來古今宗師無不拈提而皆不能分明學似魔藏乃執黃蘗三頓棒以附會之杜撰差排是乃全不知三玄三要臨濟不云乎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語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首提演唱二字演唱不能無言句言句須識玄要方成活句然一玄而三要卽具三玄而九要全具如此㊂㊂㊂乃玄以立要要以貫玄非九要不能貫三玄得九要而三玄始圓不分而分分而不分所以玄要之法無法不該如一棒喝不作一棒喝用顯而易見者又如四料揀之法亦如春夏秋冬之四時雖寒暑變遷總不出此一年此一年卽棒喝也曹洞之五位亦如五行之互具不出此一氣此一氣卽棒喝也若夫浮山九帶朕謂一句中須具九帶而九帶中須具五十五束又如汾陽十智同眞朕謂一句中須具十智同眞而一同眞中須具五十五實如此與玄要之旨何別推而廣之難以悉數總之歷代祖師雖更換面目接引世人總不離世尊拈花臨濟棒喝之旨離此者卽爲魔說況此棒喝能具萬法能消萬法此棒喝豈有定相一棒喝何得作一棒喝用魔藏不識目爲一橛禪如果言禪卽一橛已屬多設魔藏意猶未足不知必待幾橛方稱其魔意也三頓棒與三日耳聾豈更有別意有何交涉乎又魔藏作五宗錄序以窣堵波爲喻以九級爲五時教義以結頂處爲如來禪以千丈旃檀從空破頂爲祖師禪以五光三昧爲五家宗派又自詡其言爲塔頂上加聚沙一掬種種魔說夫一切教相皆屬筌罤摶土種瓜瓜成非土金從鑛出鑛豈卽金乃謂教之級盡其結頂處卽如來禪直同夢囈且西來大意卽是如來涅槃妙心五家分派的的歸宗何可分佛分祖而又分五家雖二乘之與大乘尚如皮肉骨髓層次歷歷而分拆不開何況單提向上邊事五光五派有何交涉大似漢代迂儒謂尚書二十八篇應雲臺二十八

將魔意祇欲推五宗爲超佛越祖而掬沙加項已又度越五宗如來所謂大妄語成者又魔藏指曹溪本來無一物爲落空亡外道而弘忍泥黃梅亦未見性一語死在句下夫祇就本來無一物句論固似自了之見而下既云何處惹塵埃亦可謂超越功勳直臻向上也黃梅亦未見性一語死在句下者且不必論若言掩人耳目者亦非黃梅豈肯疑誤衆生而米白無篩之對曹溪又豈世法謙讓悟修所判雖稍儱侗而藏忍直斥爲空亡外道轉見不堪可見其自了尙未能一味有爲實法邪知邪見耳弘忍又指斥密雲情與無情煥然頓現爲闔閣中物引雲門直得大地無纖毫過患爲轉句不見一色爲半提須知更有全提底時節爲證殊不知密雲之一棒到底正是處處全提皆是情與無情煥然頓現之力彼既未到密雲悟處乃牽引雲門言句附會蓋覆狐遷於城鼠依於社使人不敢焚熏究竟城社自是城社狐鼠自是狐鼠何能混狐鼠同於城社弘忍又云三峰師天童師其源流我輩師三峰師其法乳魔罪不問自承豈非並未會實無一法可得故曰源流所得有憑有據故妄云法乳耶夫工夫了徹識得自心師資道合針芥相投啐啄同時從上心印亦惟言汝如是吾亦如是耳何嘗有一法可傳況亦實無一法可得一言相授受者如是方名法乳若藏忍之邪知邪見魔外師徒以密傳口授爲乳是乃毒乳何云法乳朕謂魔藏原非全無知識只因離師太早煩惱妄想貢高我慢祇圖爭勝欲於法門中獨出一頭不顧已之脚跟全未著地欲裝點智過於師伎倆揑定一〇四法雙頭等名相擬爲超師之作每立一妄語即指摭文史穿鑿古德言句以證實之正如永明云以限量心起分齊見局太虛之闊狹定法界之邊疆遂令分別之情不越衆塵之境向眞如境上鼓動心機於寂滅海中奔騰識浪於管中存見向壁罅偷光立能所之知起勝劣之解齊文定旨逐語分宗蟭螟豈健於鵬翼螢照那齊於日曜魔藏父子之語言著作永明數語可爲判盡當日魔藏取悅士大夫爲之保護使緇徒競相逐塊遂引爲種類其徒至今散布人間不少宗門衰

朦職此之由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時熄滅著將藏內有所藏忍語錄并五宗原五宗救等書盡行毀板僧徒不許私自收藏有違旨隱匿者發覺以不敬律論另將五宗救一書逐條駁正刻入藏內使後世具正知見者知其魔異不起他疑天童密雲悟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衆著直省督撫詳細查明盡削去支派永不許復入祖庭果能於他方參學得正知見別嗣他宗方許秉拂諭到之日天下祖庭係法藏子孫開堂者即撤鐘板不許說法地方官即擇天童下別支承接方丈凡祖庭皆古來名刹且常住本屬十方朕但斥除魔外與常住原自無涉與十方參學人更無涉地方官勿誤會朕意凡常住內一草一木不得動搖參學之徒不得驚擾奉行不善即以違旨論如伊門下僧徒固守魔說自謂法乳不謬正契別傳之旨實得臨濟之宗不肯心悅誠服夢覺醉醒者著來見朕令其面陳朕自以佛法與之較量如果見過於朕所論尤高朕即收回原旨仍立三峰宗派如伎倆已窮負固不服以世法哀求者則朕以世法從重治罪莫貽後悔從來邪說之作易惑人心然內道外道是非邪正亦不難辨本乎自性而爲修爲說即謂之內不本乎自性而妄修妄說即謂之外釋宗每闢玄門爲外如紫陽眞人於所註悟眞篇後另註外集不雜玄門一語一一從性地演出禪宗即從上宗門禪師似此曉暢無礙包括於數篇之中者亦爲罕見而目之爲外可乎如眞人者是外之內也如魔藏之徒攘佛法而壞佛法乃內之外也曹溪清派何可容此濁流況此魔說與魔子孫流落人間末學受其無窮之遺毒法眼慧命之所關朕豈忍不辨其是非天下後世必有蒙朕眉毛拖地之深恩者須知此魔之不可不辨因其爲佛界之魔此異之不可不揀因其爲同中之異傳曰息邪說正人心夫祛邪扶正朕之所不得不然者也學稽三教之名始於晉魏後世拘泥崇儒之虛名遂有意詆黜二氏朕思老子與孔子同時問禮之意猶龍之褒載在史冊非與孔子有異教也佛生西域先孔子數十年倘使釋迦孔子接迹同方自必交相敬禮蓋五典九經三物六行治天下之

大綱小紀固始自二帝三王而集成於我至聖然必解脫諸相而後此心方能達萬事萬物之性理此則其必然者後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謂某爲日謂某爲月謂某爲星朕意不必如此作拘礙之見但於日月星之本同一光處喻三教之異用而同體可也觀紫陽眞人之外集自可無疑於仙佛一貫之旨道既一貫愈可以無疑於三教並行不悖之說爰附及於此使天下後世眞實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廣大識見朕實有厚望焉

朕意禪宗莫盛於今日亦莫衰於今日直省刹寺棊布開堂秉拂者不可勝計固莫盛於今日也然天下宗徒不特透得向上一關者罕有其人卽能破本參具正知見者亦不多得宗風如此實莫衰於今日也夫達磨西來九年面壁方得二祖慧可傳衣以佛祖之慧力接引人天尙俟九年之久始得一人今溥天之下萬刹萬僧萬僧萬拂師以盲傳弟以盲受人人提唱宗乘箇箇不了自心豈不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垂絕如綫雖曰豈能必如達磨之傳二祖然亦必眞參實悟自具正知正見而得正知正見之人而授之豈有盲傳盲受毫無著落若以此爲振興佛教續佛慧命與毁佛滅法何殊甚至名利熏心造大妄語動稱悟道喝佛罵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賣拂賣衣同於市井將佛祖之慧命作世諦之人情雖竊有佛祖兒孫之名並無人天師範之實如法藏弘忍輩惟以結交士大夫倚托勢力爲保護法席計士大夫中喜負作家居士之名者受其籠頂互相標榜世尊當日雖以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善信護持未有令枉道而從人也況乃不結制不坐香惟務吟詩作文以媚悅士大夫捨本逐末如是居心與在家何異若此則將來佛法掃地矣夫西來的意不落言詮綱宗之設所以揀魔辨異雖更換面目接人何嘗有意別立言說離單提向上之正旨橫分畛域各立門庭也於今宗徒多將識神生死本傍語言文字邊拾人唾餘學人饒舌問者答者互相亂統棒者喝者翻成鬧跟忽於解路中相逢使作交融之水乳謂是我宗密意若然與外道邪魔何異正所謂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

。抗自負且重。何言利生。以限量心。起分別見。向眞如境上。鼓動業識。齊文定旨。逐語分宗。令後學者雖欲勤心力參。奈荊棘布地。熱毒迷空。措足無從。依心生業。日積月久。雖宗徒愈盛。而宗旨愈泯矣。良可慨歎。特頒明諭。曉示叢林。目今直省諸刹堂頭。若有自信無疑。已臻向上。如願來見朕者。著來京。朕自以佛法接之。其深山窮谷之中。或有獨老煙霞。不肯受盲師衣拂。自具正知正見之人。宜念宗風頹敗。當出而仰報佛恩。果是實蹋三關。知見超越。朕必褒賜禪師之號。令續從上諸祖法乳。設若以名利心。生徼倖想。一至朕前。水落石出。伊既希冀世榮。朕即投諸法網。其或本未自信。不過依樣葫蘆。既稱禪徒。只得說法。正見魔見。兩皆不具者。聞朕此旨。當竭力領衆。結制坐香。勤求本分。或摘鐘撤板。或棄拂捨箆。重復加力參學。必期了證。毋再自欺誤人。若大誑語成。則善因而遭惡果。何苦如此。其餘緇侶。未受付囑者。當念佛祖留此法門。原爲衆生生死。若不以了生死爲念。拔袈裟何事。要了生死。須明心地。勿守一知半解。得少爲足。勿墮學識依通。未證謂證。勿但圖妄囑出頭。誤人勿苟合世法。求名損己。所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上則孤負佛祖眉毛拖地之深恩。下則孤負自己本來具足之面目。長受沈淪。永依苦趣。誠爲可憫。豈不惕然。是宜眞心切。念求了求。當惟有大悟大徹。方免醉生夢死。其或未能。且堅守佛制。嚴淨梵行。莫犯貪瞋癡。常修戒定慧。不可妄爲知證。貽誤後學。存此佛種以待機緣。若惟以邪知邪見。密傳口授。欺己欺人。貪名逐利。世諦流布。毀戒犯律。則俗子之不如。豈法門所宜有。亟須自省。知往修來。毋負朕諄切護法訓誨之至意。著該部傳諭直省督撫。曉示天下宗門禪林。

圓明百問

問凡有一身。必有一心。淸淨法心。百千萬億化心。卽不問。如何是圓滿報心

問既是頭頭顯露。法法全彰。爲何被森羅萬象。色空明暗埋却

問鐘聲鼓聲。同來耳中。黑色白色。同在目前。且道辨

別的是不辨別的是
問如何是觀體現前的水中眞火火中眞水
問有一絲毫便多一絲毫即不問有一絲毫便少一絲毫事如何
問一人賣珠買產一人賣產買珠且道二人阿誰獲利
問兔角弓龜毛箭潑發中紅心此人伎倆何如
問太陽中却具太陰之體太陰中却具太陽之用將此體用試定奪看
問大海內有一通天徹地至寶神物且道是什麼
問天上有件物地上有件物人上有件物山河萬類上風雲星辰上昆虫草木上皆有一物且道是何物
問屋棚爲何在人脚下臥榻爲何在人頭上
問一人乘馬却脚點地一人步行却脚不點地且道是什麼人
問水結爲冰冰解爲水且道那箇是眞體
問且道光含萬象是光透萬象是試檢點看
問松樹稍頭有一物有體松樹根下有一物無體且道是何二物

問圓月內有一點太空中有一點大地裏有一點巨海心有一點有人會得此四點參學事畢
問大則遍滿三千即不問如何是小則毫毛莫識
問金木畢竟是金木爲何水火不是水火土爲何又是土不是土試道看
問四通八達易七花八裂難七花八裂易四通八達難若檢別得出許汝內外一如
問老鼠鑽入米囤裏且道是鼠吃米米吃鼠
問一人山頂立一人山脚坐二人相顧且道誰上誰下
問如何是東行却西走如何是北走却南行
問世尊說大藏經訓導衆生之恩初祖九年面壁開示諸人之德且道孰爲深厚
問將四海投於一滴水五岳移入一撮土則不問將虛空收歸何處
問天無上有上泉無下有下空無際有際海無邊有邊且道箇什麼是無的
問以三千爲已任爲何又道寸絲不掛體
問平伸兩空掌一手有物一手無物且道却是爲何

問氈蓆。乃萬毛千葦共相無明之所成。且道羣毛衆葦。無明在什麼處

問一部華嚴經內有一字。與當人最切。且道是那一字

問歷歷三千界。爲何又道湛湛絕點塵

問一間屋。棟梁椽柱。磚瓦土石基址。且道以何爲體。以何爲用

問以刀割水。且道是斷不斷。大好譬一事。試擧看

問春夏秋冬四序。以何爲正令

問一圓靑銅鏡。一方玻璨鏡。且道二鏡。那一鏡有痕跡。那一鏡無痕跡

問空中書字。是水面簽押。是泥上搭印是

問目下在土地上。有百千萬億魚鼈蝦蟹。浮沈游泳。諸人還見也否

問雪峰三箇木球。如何得合一球。去俱胝一指。如何得成三指。去試作用看

問萬有諸法。皆是鏡中花。水中月。且道鏡在彼。鏡在此

問五音六律合聲。五蘊六根合性。且道似同似別

問有因無爲果。無因有爲果。除此有無。以何爲因。以何爲果

問人人脚跟下。有對金剛釘。爲何各各步步不能揷地

問天上羣星。皆拱北辰。世間萬有。却朝何宗

問一人飾粉塗脂。一人灰頭土面。一人浣濯灰土。亦不塗飾脂粉。且道三人孰優孰劣

問一人多夢。夢裏作得主。一人無夢。夢裏作不得主。且道二人孰優孰劣

問一般果子。桃爲何甜。李爲何苦

問一人道山中有水。一人道水中有山。二人內一人得體。一人得用。試辨別看

問萬有諸色。皆各分五色。萬有聲音。皆各合五音。且道何因有此差別

問如何是仰觀。却下視。如何是下視。却仰觀

問泥金剛。鬚鬢儼然。且道四肢有寒毛耶。無寒毛耶

問相識熟人對面。如何得不識去。不識生人對面。如何得相識去

問古人言殺人刀活人劍今射一箭殺一物活一物且道活者何物殺者何物

問器世界內瓜多子情世界內魚多子且道空世界內阿誰多子

問城東老母怕見佛一人怕見太陽相同太陽在東此人避於西太陽向西亦然且道此人住居何所姓甚名誰

問一枝筆具清淨法身圓滿報身百千化身且道還有欠缺處也無

問地上有一羣星天上有一撮塵試拈出看

問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兩句有一句親一句疏試檢點看

問如何是將大千撮來如粟米大

問佛說三藏十二部如語實語眞語者爲何又道不曾說著一字

問大海汪洋滔天波浪爲何不見一滴水

問山頂有一松樹水底有一松樹二樹同根且道那裏是同根處

問一九合十四數五九成四十五數且道那句是體那句是用

問拂子絲絲向下垂爲甚珊瑚枝枝撐著月

問投何色於水水便變成何色且道水性合色色性合水

問晝明屬日夜黑何因試道看

問會絲爲繩以那一絲爲體聚毫爲筆以那一毫爲用試分析看

問山是山水是水爲甚鹿不是鹿魚不是魚

問有一人好靜而不淨有一人好淨而不靜且道二人有優劣也不

問且道鏡中花水中月較天中月檻邊花孰眞孰幻

問古剎三門且道那一門是正路

問山上有一人却在山下山下有一人却在山上且道二人相去多少

問千萬字中皆容一字一字之中却容何字

問日月日日東升西落風雲爲何時刻不定試比量看

問如何是峻嶺不高如何是陂澤不下

問月光穿簾入燈光透簾出二光相合去還道有分別也無

問金剛經內有第一義字包括全經之旨且道是那一字

問引鏡照形孰爲眞我空谷應聲孰是我聲

問上而最上者何物下而最下者何物外而又外者何物內而又內者何物

問百爐焚百種香且道以那一味爲主

問雲無心以出岫誰知無心鳥倦飛而知還誰知有意

問大地沙門一隻眼爲何千手千眼觀世音

問日下如何得逃影去

問二人執線兩頭東扯西拉且道誰是得者

問香燈一般是火爲何一有光一無光

問海濱有一老姆家有一甕有時一甕中盡是海水有時將甕水成大海去且道具何神通不可作大海投於一甕會

問有一條線從三十三天直穿到十八層地獄試拈出這一條線看線不可作絲會

問有一人修行而不修行有一人不修行而修行且道孰是孰非不可作執相修修無修會

問玉琳國師不安有僧問候師云我本無病有甚好不好且道此意如何若道另有不病者則國師話成兩橛矣不可作此解誣謗

問星月普印一潭且道以那箇爲主不可作潭水爲主會

問凡人有六金剛圈若能跳得出許汝出三界不可作六根六塵六識六道會

問三千大千可是百千萬億化身否答云是問目前叢叢蘆葦可是百千萬億化身否答云不是問云何得話成兩橛笑答云人情慣務遠而略近且道意旨如何

問人身內有一物具一體五用身外有一物具五體一用且道是什麼物不可作五蘊六識五色五音會

問水火之中皆具殺人刀活人劍且道鋒刃在什麼處利害在什麼處不可作焚溺飲食會

問情世界器世界萬有之中有一物是我自已試定當看不可作儱侗會去

問如何是上而又上之人如何是下而又下之人且

道二人是同是別不可作尊卑山上山下會

問水因何解渴而不能解飢。飯因何解飢而不能解渴。答云勤勞思歇。閒極思動。寒則思暖。熱則思涼。且道是何意旨

問萬有諸法皆歸一空。且道空歸何處不可作本分解路

問餅盤釵釧總是一金。且道分也不分也不可作製造前溶化後以道理講說會

問心手水墨筆紙。且指出是誰成字不可作和合相看

問三千大千色空明暗。萬有諸法。總是一箇字。且道是何字不可作歸於一心一理會

問不論聖凡賢愚蠢動含靈。各各身中有一物最高。且道是何物不可作頂會

御製序

達摩未到梁土以前。北則什公弟子。講譯經文。南則蓮社諸賢。精修淨土。迨後直指心傳。輝暎震旦。宗門每以教典為尋文解義。淨土為著相菩提。置而勿論。不知不覺話成兩橛。朕於肇法師語錄序。已詳言宗教之合一矣。至於淨土之旨。又豈有二。這箇如摩尼珠。面面皆圓。如寶絲網。重重交暎。如大圓鏡。萬有虛空。不得而出。如大火聚。萬有虛空。不得而入。誠乃不無不有。無欠無餘。果能了悟。則終日喫飯。不曾嚼著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然則終日念佛。豈有為念佛所罣礙哉。如猶不能了悟。則色空明暗。受想行識。盡是一場大夢。又何必但許人惡夢。而不許人善夢也。曹溪十一傳而至永明壽禪師。始以淨土提持後學。而長蘆北磵諸人。亦作淨土章句。及明蓮池大師。專以此為家法。倡導於浙之雲棲。其所著雲棲法彙一書。於本分雖非徹底圓通之論。然而已皆正知正見之說。朕欲表是淨土一門。使學人宴坐水月道場。不致歧而視之。誤謗般若。故擇其言之融

合貫通者。刊為外集。以示後世。如學人宗旨不明。即將南無阿彌陀佛一句。作無義味語。一念萬年。與之抵對。自然摸著鼻孔。如其已得正悟。則丈六金身。是一莖草。三千世界。是一微塵。延一剎那頃於萬億年。攝一毫毛端為四大部。寶池金地。充塞現前。翠竹黃花。無非正受。於此淨土。正可隨喜。花開見佛。豈不是直指心傳也耶。是為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望日

御選雲棲蓮池袾大師語錄

淨土問答

問。念佛之心。無雜無間。即精進度。何故乃云不退墮耶

答。將謂精進乃能不退墮。非精進即是不退墮耶。辯此有二。一者亦可即是不退。何以故。雖常言精不雜。進不退。然此二字。總之成就進義。古云精進度懈怠是也。進與退對。故精進即不退。二者此重念佛普攝諸度。不重訓詁精進二字。況既云精進乃能不退。今念佛之人。永不退墮。則念佛即成精進。不必更求精進矣。如所問。乃是精進念佛。非念佛即精進

問。世人聞念佛念心。心淨土淨之語。因膠執內心。撥拭令淨。偏空自喜。撥無西方。及語心土一如。則曰我心非石。懷土奚為。蚓實含泥。黃壤豈侔金界。鼇誠戴岳。持地何若摶空。蓋亦喻似丹臺。象比蓮壽。四十脈絡。以當寶網交羅。一靈內朗。以況彌陀安住。近肺約西。通舌為池。法譬而已。無論實境。則有引風水之凶吉。致子孫之興衰。例依正之互融。示機感之靡忒。此猶未委正因。未窮十妙。更求明誨。傾此惡見

答。心淨土淨。語則誠然。但語有二義。一者約理。謂心即是土。淨心之外無淨土也。二者約事。謂心為土因。其心淨者。其土淨也。若執理而廢事。世謂清閒即是仙。果清閒之外。無真仙乎。至如攬身分而言淨土。此則邪見尤甚。苦報彌深。蓋吾佛唯明一心。而謬人恒執四大。是故認肉絡為寶羅。指妄想為真佛。肺屬西而便名金地。舌生津而遂號華池。鄙僞千途。莫可枚

學豈知革囊不淨幻質非眞徒費辛勤終成敗壞而復迷醉無知竊附於心淨土淨之說不但愚夫愚婦惑之士大夫亦有受其害者良可歎也

問或謂佛逼衆生拋離骨肉棄捨形骸近別家鄉遠投外國魂爽幽幽入此夢境夢中獲覩色色非眞聞之慘然有何極樂又云在生亦是夢境既全是夢吾復可悲將謂菩薩先醒却行如夢六波羅密則實報莊嚴更成恍忽矣我其歸常寂光乎寂光無色菲渺安依不如寓世夢間一任獻吉懵惡

答虛浮界內是夢非眞常寂光中是眞非夢世人以夢爲眞以眞爲夢顚倒如斯良可悲矣豈知骨肉之即讐寃形骸之爲桎梏得生淨土是則脫沈疴而再蘧天年釋徒犴而榮歸故里名之極樂詎不然乎若夫菩薩行門雖云如夢譬之大寤將臨夜現吉祥之境豈比重昏失曉魂招凶祟之徵蓋菩薩在夢而將醒凡夫由夢而入夢至於寂光則明然大寐之得醒矣

問世之求往生者非即欲往生者也就使正體念時佛現其前引之西往必辭以化緣未周婚嫁未畢幸少須臾無死耳復有一人異於前人力修三昧無間六時慮後倦勤失此機會便乃投身自斃縱火自焚既匪捨報安詳如入禪定佛憐其愚亦肯手相接否

答智人之修淨土也在生則自淨其心報滿則任緣而往不欲生而戀著世緣者慢也急欲生而自殘軀命者愚也如是之流輕則攝入魔羣重則沈於惡趣日光普照不及覆盆佛雖大慈莫之能救

問王臣往生是不舍國事者也居士往生是不舍家事者也夫居士一心念佛或無他礙若王臣之勞於王事當不若家事之可推諉者楊無爲諸君亦何嘗被謫官之刺而竟致化佛之迎豈軍旅政刑一切不妨往生乎抑彼念念與實相不背乎

答達心之士萬機萬變而國政非繁執境之流一夫一婦而家緣尙累譬之明鏡照物終日照而無勞空谷傳聲多衆傳而不困如是則大君不異世尊百辟何非海衆都兪吁咈而妙法交宣慶賞刑威而眞慈

平等王事佛事打成一片何淨土之難生耶

問今之迷者猶背燭而坐回首無不見燭者彼一念緣佛便應見佛如必念之熟而後見將回首見燭者亦必瞪目熟視久而後見哉向令佛設善權念佛時隨念見佛停心絕念及與雜念時便爾懵然斯人人念佛矣安有闡提耶

答太陽日日當天而戴盆不覺明鏡時時對面而瞽目無知念佛之人念念與彌陀相接而自昧自迷何以異於是良以心水不清佛月不現衆生自咎於佛何尤且明燭在背回首幾人指點徒勞堅然强項乃責佛之難見亦獨何歟

問黃帝內經明大惑之病謂目中無端忽有所見是也今學人於本無中忽有所見與見鬼何別又云將死之時乃得接引所謂時衰鬼弄人捨身而隨之不亦大惑歟

答無故而忽見安得非邪昔觀而今成安得非正蓋因果之常理也淨業學人應須平日考因果之根原辨邪正之微細至於臨終所見魔佛顯然誰足爲惑如觀立佛而現坐佛者魔也正報依報不與經文符合者魔也以空觀空而隱者魔也苟爲不然則淨心成就淨境現前接引往生訓垂金口安得與無故忽見比耶

問或云西乃天傾物老之方人死念絕乃得生彼又云天傾之處地爲有餘有餘則能廣容往生之衆又云庚辛屬金金不變壞以示不退轉之義又云萬物以西而成百果皆實於秋行人東方行因西方證果竊爲往生乃是生機何不入東方生物之府而反入肅殺之地若標第一義諦何不直於中央攝人耶無乃但論一時當機所謂西者無所取義歟

答如來一語多義攸含但邪正殊途理應揀擇若云念絕則誰生念若云地容則地容有限金性不變秋位司成二義爲近據實而論亦不盡然蓋虛空無盡世界何窮今此極樂之邦東觀則西西觀則東南北二方亦復類是釋迦勸往故說西方別佛讚生必標他向那得執西立義膠固不融不然童子遍參何復

南爲正位藥師示現乃令東亦淨方但歸心一處專念斯成已耳

問兜率彌勒宮也昔人往往發願求生具有儀法至唐道昂專修西方而臨終兜率來迎夫兜率可不願而致西方似亦可不願而致矣又或誓取銅輪反得鐵輪誓取金臺反得銀臺則誓取西方淨土反得東方淨土亦未可知

答十善戒定生天之正因發願回向淨土之正因故生天者容有不資於願而生淨土者無願則不成蓋淨土非無善力而願乃居先生天亦假慕求而善爲之主世有初修天業後一意西方是以歿現玉京俄隱跡而重彰佛國正專求之所感豈漫修而可成至如銅鐵未符金銀稍隔則是求上僅得其中然而終竟必如其願志西方而功未就要於人天善道受生耳若能純一用心堅誠發願西則必西何東生之足慮

問懺中所禮佛乃盡三世而所念佛獨一彌陀固謂三世諸佛無稱名之願耳然彌陀亦有多名具在經中隨取一名持之得否據小彌陀經翻爲無量壽無量光而觀經獨稱無量壽者豈能觀之智所觀之光即爲光耶六方佛中其西亦有無量壽者即是此佛自讚否耶

答如來名號誠曰多端但取偏熟衆生耳根於中實無差別惟彼彌陀之號普遍十方故令稱念之人皆歸一致且無量壽是唐言阿彌陀乃梵語而壽豈現等虛空光明自徧宇宙舉體該用但云無量壽足矣若夫十方諸佛聚之歷有同名釋迦尊稱多之至於無算極樂教主何獨不然非佛自讚亦無疑矣今時有人執念釋迦而不念彌陀者自以爲是拗衆稱高聽釋迦使汝師彌陀而汝不從教譬之子違父命而不就明師雖日呼其父安得不云忤逆

問極樂之樂從情識生三禪而上已不耽樂九品之內顧復求樂何也若云寂滅爲樂之樂豈必緣衣食自然無有衆苦而得名乎若云淨土唯心心體常樂何爲又言觀佛心者大慈悲是

答極樂雖接凡情其實有二一者對苦說樂無有衆

苦故名極樂二者稱性說樂無苦無樂故名極樂此之眞樂豈情識之擬耶又聲聞以寂滅爲樂大聖以慈悲爲樂則大慈悲心非卽常樂乎而世人以戚戚言悲抑末矣

問一人作佛事諸佛應盡知十方佛來迎是人何所向諸佛本同迹同種種皆同念佛者合是十方諸佛同來接引此獨一方三聖往迎必其念時所見偏淺

答諸佛雖能徧知而赴機不亂一佛旣勤專念而感應自符修淨土者就使諸佛齊彰亦必有主有伴彌陀獨顯化佛雲從因果法爾如然非是偏淺所致

問涅槃云釋迦亦有淨土本我導師在彼末法最後誠言可無信受便爾六時但念迦文生難勝國豈不當機耶釋迦極讚彌陀合如其願旣生彼已遣我承事彌陀亦復何礙

答諸佛誰無淨土彌陀亦有穢邦頁綠土土交資佛佛互讚如世易子而敎猶花接幹而生妙用微權不可思議惡知難勝非卽淸泰之鄉安辨瞿曇得無法

藏之後但遵現教毋用他求

問有云大徹大悟人不妨更見彌陀旣已不歷諸位立地成佛矣以佛見佛猶以知知知此一見爲是參爲是證意者權示榜樣又或理旣頓超身猶凡下往獲妙用乃可度生耳

答凡夫心始得悟見處與佛相齊菩薩行實無邊功能去佛猶遠不妨再依古佛重受新聞且證且參何窮何盡昔人謂離師太早不能盡其妙況離佛乎若執三祇薰鍊是藏教小乘而弱羽狂飛失利多矣可不愼諸

問卽淨卽穢卽穢卽淨西方此土不踰分寸生而卽無生去則實不去今彈指一念頃屈伸臂此已約時便似舉足移步雖云極速猶是兩途

答執謝惑銷縱使路阻千山而融通不二情關識鎖就令速超彈指而判隔彌深今學人唯圖句語尖新喜談卽穢卽淨不知頭沒九淵之下謂天壞無殊身沈鮑厠之中謂薰蕕不別良可哀夫

問執途之人而問之皆曰念佛乃口稱非心念詰

之則曰心口相應夫心口相應斯成聲因心而動斯爲念安得以聲爲念乎或謂萬法唯心何聲之非心耶然則鐘鼓琴瑟之鳴亦是念乎幾矯亂矣

答鐘鼓雖合洪韻非叩不鳴琴瑟雖具妙音無指不發鐘鼓琴瑟譬唇舌之外張若擊若彈似心念之內動如其絕念從何發聲是以寐語喃喃亦由夢想豈得佛聲浩浩不自心源但世人任運稱呼不專不切初則藉念成聲頃則隨聲亂念名曰相應實不相應耳天如有言口與心聲聲相應心與佛步步不離如是念佛其庶幾乎

問善財之參德雲始知念佛法門及南遊百城五十四參而見阿彌陀佛則三昧成矣他日文殊現身竹林但令人念阿彌陀佛夫以善則位殊十信文殊何不徑指彌陀而顧使周歷百城彼學人未南詢而輒議西歸者太早計乎

答始參而教念佛則從源以及流周歷而見彌陀則由末而歸本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故南詢而西返豈曰遲還往生而偏遊何云早計晉王發藥標本隨宜操縱微機凡情靡測

問總攝六根而念佛此勢至語也念既從心則凡發願回向禮懺者一念蔽之矣世無心外之願與心外之回向禮懺也夫一心念佛而是佛所發之菩提即願也專向是佛即回向也南無即禮也一念消生死之罪即懺也餘可例知矣念佛有何不足而紛紛使心亂哉

答一心清淨是爲理觀內明五體翹勤乃曰事懺外助直觀本心非不徑要而末法衆生慧薄垢重須假理觀事懺內外交攻庶得定就慧成死生速脫但今人僅存事儀理觀全荒何況外飾虛文中無實悔反令淸信男女紛紛亂心背普賢之願王乖慈雲之本制嗟乎傷哉弊也久矣

問觀經言觀佛心者大慈悲是世人若能放生戒殺仁民愛物以至九類衆生皆滅度之而不作滅度想遂與法藏之心契矣且又不違釋迦觀心之訓柰何取觀身與稱名之麤迹而反以佛心爲助緣耶

答念佛有二一者念佛心性二者念佛身名念心性者見眞佛也不妨覩光明相好之佛於西方念身名者見應佛也亦能覩自性天眞之佛於象外本迹雙舉理事同原心性豈非功緣身名豈云麤迹今五部六冊之徒藉口無爲撥空因果障人禮像嗤彼稱名古德有言人人丹霞方可劈佛箇箇百丈始可道無其或未然入地獄如箭射

問空花巾兔之類世所謂幻妄也一切依正之報世所謂實事也佛言實事俱是幻妄則空花巾兔又當何名藉令彼之實事果爲幻妄其形狀了了虛僞一空花巾兔可矣安俟推破始知幻妄是故有幻者有如幻者有妄者有如妄者彼同居淨土幻妄耶如幻妄耶全妄是眞全幻是中同居穢土即同居淨土同居淨土即上三土耶

答空花巾兔全體虛無肉兔樹花從來幻妄本不推而自破但在迷而未知故正幻與如幻無殊實妄與似妄何別同居淨土即幻即如即眞即中統而論之即穢即淨即一即三畢竟空寂有何階限然雖如是情見未破欣厭猶存應須消除幻妄證入眞常捐業穢邦求生淨國若夫捨垢取淨是生死業何淨土之有

問人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乃始猛欲求脫不敢暫息也一聞橫出三界之旨捷路修行之說念佛消罪之文十聲往生之願便謂有佛可憑無業足懼以致悠悠竟不得力而入閻老手者多矣則蓮宗誤之也彼宗教二門參究甚難又不許疾見功效生死二字常係於心安得有此

答凡人修道有聞難則止聞易則行者有聞難則勤聞易則惰者古聖施教各順時宜善用心者存乎其人而已念佛一途直超三界大悲之極故啓斯門若夫怠荒成弊衆生自誤非佛誤衆生也我欲仁而仁斯至仁在目前狂克念而聖斯成聖非遙遠是亦以易誤人乎若夫一言頓悟立地成佛宗門言易抑又甚矣安得亦謂之誤

問豐干彌陀化身也寒山拾得文殊普賢也彌陀之現不領觀音勢至而挾文殊普賢以遊至所屬

詞又多宗門語將無以念佛觀佛爲局而轉如來禪成祖師禪乎抑常寂光土之人詎是莫由接乎答觀音勢至固稱日侍導師文殊普賢何嘗暫離安養故釋迦乃娑婆化主會有觀音黃蘗非儒教宗師席延裴相融通攝化寧有定乎至謂語涉宗門似乎更翻淨業殊不知九蓮華蕊枝枝開迦葉之顏七寶欄楯步步入善財之閣八銖毫相銖銖觀中道眞詮六字名稱字字示西來密意何待轉小爲大變局爲通然後接彼上根演斯玄化故知念佛一路卽是入理妙門圓寔五宗弘該諸教精微莫測廣大無窮鈍根者得之而漸免苦輪利智者逢之而直超彼岸似麤而細若易而難普願深思愼勿忽也

答曹溪川附原書

久不奉面命歉歉乃時時獲翻刻教迪我孔多慰謝慰謝南企法雲殊切瞻依適歙郡斷凡悟上人祇趨壇下爲求法故附此候安不佞繆迂近守東魯遠宗西竺乃於儒釋之書爲蠹魚者四十年於玆矣亦嘗奉教於諸達者有所蓄積冀正之於大善知識茲因斷凡之來布之也夫釋尊有三藏十二部教所謂於廣大海張衆多網又所謂大囷小囷也者祇宜談大以該小詎可學一而廢多比吾黨中有倡爲歷劫成聖必漸無頓之說者夫漸亦聖說未嘗不是而以漸廢頓左矣尊者內祕頓圓而外顯淨土法門諸佛有然無足疑者豈近來聽衆不無如法華所說初聞佛法遇便信受思惟取證者直欲以彌陀一聖而盡廢十五王子以淨土一經而盡廢三藏十二部則不佞之所不願聞者也時雖末法而斯人之機豈無巧鈍有如釋尊爲迦葉爲憍陳如其說如此爲善財爲龍女其說如彼二十五聖各證圓通文殊所稱又如彼正所謂昨日定今日不定又所謂說我是空且不是空說我是有且不是有此所以爲善無常主活潑潑地如木上接葫蘆然非死煞法也倘釘樁守窟焉利人天所願尊者爲大衆衍淨教遇利根指上乘圓融通達不滯方隅俾麤鵠並適不亦盡美盡善乎哉又佛華嚴乃無上一乘圓教如來稱性之極談

非教非宗而即宗即教不空不有而無垢無淨是在法華猶較一籌若餘乘似難與之絜長比短也者尊者乃與彌陀經並稱已似未妥因此遂有著論臘之駕淨土於華嚴之上者朱紫混淆之謂何鹿馬互指又何說也此而無人言之天下後世必有秦無人焉之嗤亦願尊者爲淨土根人說淨土爲華嚴根人說華嚴毋相謅亦毋相濫乃爲流通佛乘乃爲五教並陳三根普攝奈之何必刻舟而求劍且彈雀而走鵠也若夫華嚴一經有信解行證四法善說此法者宜莫如方山今其言具在可覆也爰有清涼人號爲華嚴菩薩而實不會華嚴義旨草草將全經裂爲四分以隸四法舍那妙義委之草莽矣亦願尊者辨黑白分涇渭揚杲日於義天嗟嗟今之時緇素中高流日就彫謝不佞之所仰重於尊者如泰嵩然故不以贊而以規知尊者無我而不佞亦非爲我故諄諄言之惟尊者亮之

久聞居士精意華嚴極懷敬仰茲接手教殷勤直欲盡法界衆生而納之一乘性海是普賢大願也然不肖雖崇尚淨土而實則崇尚華嚴不異於居士夫華嚴具無量門求生淨土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就時之機蓋由此一門而入華嚴非舉此一門而廢華嚴也又來論謂不肖以彌陀與華嚴並稱因此遂有著論駕淨土於華嚴之上者此論誰作乎華嚴如天子誰有駕諸侯王大臣百官於天子之上者乎然不肖亦未嘗並稱也疏鈔中特謂華嚴圓極彌陀經得圓少分是華嚴之眷屬流類非並也古稱華嚴之與餘經喻如杲日麗天奪衆景之耀須彌橫海落群峰之高夫焉有並之者此不待論也又來論謂宜隨機演教爲宜淨土人說淨土宜華嚴人說華嚴此意甚妙然中有二義一者千機並育乃如來出世事非不肖所能故曹溪專直指之禪豈其不通餘教遠公擅東林之社亦非止接鈍根至於雲門法眼曹洞溈仰臨濟雖五宗同出一源而亦授受稍別門庭施設理自應爾無足怪者況不肖凡品乎若其妄效古人昨日定今日不定而漫無師承變亂不一名曰利人實

誤人矣何以故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平民自號國王不可不愼也二者說華嚴則該淨土說淨土亦通華嚴是以說華嚴者自說華嚴說淨土者自說淨土固並行而不相悖今人但知華嚴廣於極樂而不知彌陀卽是遮那也又來論淸涼不會華嚴義旨而裂全經爲四分以驅四法夫信解行證雖貫徹全經而經文從始至終亦有自然之次第非淸涼强爲割截也其貫徹也所謂圓融其次第也所謂行布卽行布而圓融四分何害使無行布圓融何物必去行布而圓融則不圓融矣且信住行向地以至等妙佛亦自裂全經爲五十二段乎何不將五十二段一句說盡而爲此多卷之文乎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因果未嘗不同時而亦未嘗不因自因果自果也何必定執八十卷經東作一塊都盧是箇無孔鐵鎚而後謂之圓融乎定執一塊不許分開卽死煞法卽釘樁卽守窟安在其爲活潑潑也方山之論自是千古雄談而論有論體疏有疏體統明大義則方山專美於前極深探賾剖微盡立則方山得淸涼而始爲大備豈獨方山

卽杜順而至賢首諸祖亦復得淸涼而大備豈獨華嚴諸祖卽三藏十二部百家論疏亦復得淸涼而大備溫陵解華嚴以方山爲主淸涼爲助已爲失宜而居士顧訾之此不肖之所未解也又龍樹於龍宮而出華嚴而願生極樂普賢爲華嚴長子而願生極樂文殊與普賢同佐遮那號華嚴三聖而願生極樂咸有明據皎如日星居士將提唱華嚴以風四方而與文殊普賢龍樹違背此又不肖之所未解也況方山列十種淨土極樂雖曰是權而華嚴權實融通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故淫房殺地無非淸淨道場而況七寶莊嚴之極樂乎婆須無厭皆是古佛作用而況萬德具足之彌陀乎居士游戲於華嚴無礙門中而礙淨土此又不肖之所未解也不肖與居士同爲華藏莫逆良友而居士不察區區之心復欲拉居士爲蓮胎骨肉弟兄而望居士之不我外也居士愛我不疑而規今妄有所規亦猶居士之愛我也病筆略申梗槩殊未盡意惟譬之諒之

敝郡斷凡上人字書上謁附致悃素願承來論規

切究竟般般亟也荷荷謝謝來翰云華嚴具無量門求生淨土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就時之機由此一門而入華嚴非學一門而廢華嚴又謂華嚴圓極無可篇於其上者並爲確論第華嚴是法身佛說一乘妙義迥異諸經而入多與釋迦經一目之故疏此經者賢首爰肇其端方山深契其旨在清涼則擇焉而弗精在溫陵則語焉而未詳至有誤爲綸貫者抑末矣溫陵云方山爲正清涼爲助此見最卓而尊者以爲失宜似未知溫陵亦未知方山者諸不了義經論及別行普賢行願品與起信等論皆稱說淨土此豈無因然華嚴經中未嘗及之即方山所第十淨土更晰也法華鱗差十六王子內有彌陀未嘗定爲一尊其贊持經功德旁授安樂實說女人因果首楞嚴二十五聖證圓通文殊無所軒輊但云方便有多門又云順逆皆方便然纔以遲速不同倫則於無軒輊中又未嘗無所指歸也者故要極於普門而不推詡夫勢至更加貶剝曰無常曰生滅若夫釋尊祇說大小彌陀

不嘗足矣胡爲乎紛紛然三藏十二部爲乎賢首清涼諸師亟標小始終頓圓五教僉以爲允而未嘗品及淨土心宗家流尤所蕩掃大鑒之言且未及詮更拈一二如誌公曰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如齊已禪師曰惟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遠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又曰你諸人日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又曰其或準前捨父逃去流落他鄉東撞西磕苦哉阿彌陀佛此之三言或以爲苛然豈無謂而彼言之亦必有道矣古德云一切衆生自已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乘又有云直下頓了此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此是無上道此是眞如佛學道人祇怕一念有與道隔矣又有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不向生死中定當何處更擬佛擬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在所以達者亟道祇劫辛苦修行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又道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況毋論三乘一乘要

之無我我所今之往生淨土也者我爲能生土爲
所生自他歷然生滅宛然欣厭紛然所未及悉顧
從來談蓮乘者必曰華開見佛悟無生蓋必待往
生而見彌陀始從觀音若勢至抑或彌陀論以無
生此時方悟豈其上品絕少中下滋多滯在祇劫
似爲迂遲矧欲修淨土亦須先修有無等四四十
六觀門試問所觀者是何軌則能觀者還有幾人
所以念佛者如牛毛往生者如麟角何似反而求
之自有餘佛在也彼寒山之勖豐干謂往五臺禮
文殊不是我同流此在道達佛道者出辭吐氣自
別且也一切佛道以金剛般若爲入門以佛華嚴
爲究竟金剛則曰實無少法可得而佛華嚴所稱
佛地二愚一則曰微細所知愚一則曰極微細所
知愚所以阿難自道不歷僧祇獲法身識者猶且
呵之故或曰佛瘡或曰佛魔文殊嘗起佛見未免
貶向二鐵圍嗟嗟見河能飄香象智主不受功德
道人心無住處蹤跡不可尋故不歷權乘獨乘一
乘此則不依之所爲惓惓者也彼諸佛諸祖爲一

分執著我識下劣衆生以及小乘弟子惟依一意
識計以現在色心等爲染淨依者憫其四大既離
一靈無歸如失水魚躑躅就斃故不得不將錯淨
土而安置之此亦化城之類也傳有之若能悟法
性身法性土要歸於無物是眞佛土若華嚴性海
所現全身如人身中有八萬四千毛孔東藥師西
彌陀各各在一毛孔中說法度生人若識毛孔徹
全身未嘗不可倘拋撮全身入一毛孔不但海漚
倒置而蠅投窗紙其謂之何昨不佞手疏所云爲
宜淨土人說淨土爲宜華嚴人說華嚴自謂不悖
諸佛法門亦是爲尊者亦必片片尊者乃欲攜賓
蓮胎則昔人所云若提物入迷津與夫棄金擔草
之謂矣更稽之古人有云若欲究竟此事須向高
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若閨閣中軟煖物捨不得
有甚麼用處又有云諸經所稱無瞋恨行此之瞋
恨非凡情可比恨者恨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
福相而不自覺瞋者瞋吾度脫之未至也以故自
覺覺他有世間智有出世間智有世出世間上上

智學以語人得無違拒庶幾能利益於人邇者三教聖人出興於世無不爲一大事且觀時節因緣偏者補之弊者救之微者顯之要以心性開示於人已耳以今天下拘儒株守傳註曠士溺意虛玄餘之手木總而口彌陀者自通道大都迨窮村僻巷居相望而肩相摩也尊者又從而和之非所謂順世情之教波隨而風偃者乎是在不佞不能無疑而來翰乃稱雖崇淨土實尚華嚴又云由此淨土一門而入華嚴此如古德所云但爲弘實而衆生不信須爲實施權以淺助深又云用與遍時口雖說權內不違實但使含生得權實諸益也者則不佞誠契之祇頌之且羨且慰矣乃會下聽衆自杭過蘇者時時有之罔弗津津九品間與之言稍涉上乘則駭心瞠目或更笑之此其過在弟子耶在師耶大丈夫氣宇沖天而度生爲急若出世矣開堂矣敷座矣不具大人作略祇作閭巷老齋公齋婆學止忽被伶俐人問著或明眼人拶著擬向北斗裏潛身耶抑鐵圍山裏潛身耶不見道若是

大鵬金翅鳥奮迅百千由旬踪影神駒馳驟四方人極斷不取次啗啄亦不隨便埋身且總不依倚佛法大事非同小可願尊者重厝意焉來翰又云彌陀不異遮那是也第化境化儀各各差殊蓋諸佛教義通宗因緣既墮因緣豈無大小定有深淺故謂諸佛爲異則千佛一佛不可謂異謂諸佛爲同則偏照能仁二尊亦自不同古人以爲一切諸法同異重重不可一向全同不可一向全異不可以全同作全異不可以全異作全同迷此同異二門則智不自在如云擬向白雪蘆花處覓則以溫州橘皮作火得乎首山念有云夫爲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所以古來有拈古頌古又有別古懲古如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又云至道最難須要揀擇所以華嚴第八地曰寂滅眞境現前矣猶云應起無量差別智又云觀察分別諸法門此非作而致其情也我之鑑覺自性本自圓明如大寶鏡胡漢不分而分如如意珠青黃不異而異若是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人何嘗離却揀擇別求明白者些

道理。便是揀擇不揀擇。所謂善巧分別清淨智非耶。方山爲論。清涼爲疏。皆綜佛乘共闡圓宗。雖論有論體。疏有疏體。然惟其義。不惟其文。文或殊而義則一耳。如以其義。則見地迥別。清涼演說諸經。眞善知識。惟於華嚴。其句訓而字釋。豈無補於含那。其挈領而引維。實弗逮夫棗柏。清涼棗柏之區別。弗明。則盧舍那經之旨要。終晦。所謂信解行證四法。裂全經而瓜豆之。此其大者。自餘更多。不佞謂之擇焉弗精。非無以也。倘以爲未然。請更質之於棗柏大士

辱惠書纍纍。及二千言。玄詞妙辨。汪濊層叠。誠羨之仰之。然竊以爲愛我深而辭太費也。果欲揚禪宗。抑淨土。不消多語。曷不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既一佛不立。何人更是彌陀。又曷不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既寸土皆無。何方更有極樂國。只此二語。來論二千言。攝無不盡矣。茲擬一一酬對。則恐犯鬪爭。不對。則大道所關。終不可默。敢略陳之。來論謂清涼擇焉而未精。懸意不知。清涼擇華嚴未精耶。抑亦居士擇清涼未精耶。又來論謂不了義經。乃談說淨土。而以行願品起信論當之。起信且止。行願以一品而攝八十卷之全經。自古及今。誰敢議其不了義者。居士獨尙華嚴。而非行願。行願不了義。則華嚴亦不了義矣。又來論謂法華記往生淨土。爲女人因果。則龍女成佛。亦只是女人因果耶。謂彌陀乃十六王子之一。則毗盧遮那。亦止是二十重華藏之第十三耶。居士獨尊毗盧。奈何毗盧與彌陀等也。又來論謂楞嚴取觀音。遺勢至。復貶爲無常生滅。則憍陳如悟客塵二字。可謂達無常。契不生滅矣。何不入圓通之選。誠曰觀音登科。勢至下第。豈不聞龍門點額之喻爲齊東野人之語耶。又來論謂齊已禪師將古人念佛偈逐句著語。其曰惟有徑路修行。則著云依舊打之遶。其曰但念阿彌陀佛。則著云念得不濟事。居士達禪宗。何不知此是宗師家直下爲人解粘去縛。乃作實法會。而死在句下耶。果爾古人有言。踏毗盧頂上行。則不但彌陀不濟事。毗盧亦不濟事耶。此等語言。語錄傳紀中百千萬億。老朽四十年前。亦嘗用以快

其唇吻雄其筆剳後知慚愧不敢復然至於今猶赧赧也又齊已謂求西方者捨父逃逝流落他鄉東撞西磕苦哉阿彌陀佛往應之曰卽今却是如子憶母還歸本鄉捨東得西樂哉阿彌陀佛且道此語與齊已所說相去多少又來諭謂多劫修行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居士已得無生法忍否如得則不應以我爲能生以土爲所生何測卽心是土誰爲能生卽土是心誰爲所生不見能生所生而往生故終日生而未嘗生也乃所以爲眞無生也必不許生而後謂之無生是斷滅空也非無生之旨也又來諭謂必待華開見佛方悟無生則爲迂遲居士達禪宗豈不知從迷得悟如睡夢覺如蓮華開念佛人有現生見性者是華開頃刻也有生後見性者是華開久遠也機有利鈍功有勤怠故華開有遲速安得槩以爲迂遲耶又來諭謂遮那與彌陀不同而喩華藏以全身喩西方以毛孔生西方者如撮全身入毛孔爲海漚倒置夫大小之喩則然矣第居士通華嚴宗奈何止許小入大不許大入小且大小相入特華嚴十玄門之一

玄耳舉華藏不可說不可說無盡世界而入極樂國一蓮華中尙不盈華之一葉葉之一芥子地則何傷乎全身之入毛孔也又來諭謂荒山僧但問以上乘便駭心瞠目居士向謂宜華嚴者語以華嚴宜淨土者語以淨土今此鈍根輩正宜淨土何爲不與應病之藥而強聒之耶又來諭謂老朽旣出世開堂不具大人作略而作閭巷老齋公齋婆擧止設被伶俐人問著明眼人撥著向北斗裏潛身耶鐵圍裏潛身耶老朽曾不敢當出世之名自應無有大人之略姑置弗論而以修淨土者鄙之齋公齋婆則古人所謂非鄙愚夫愚婦是鄙文殊普賢馬鳴龍樹也豈獨文殊普賢馬鳴龍樹凡遠祖善導天台永明淸涼圭峰圓照眞歇黃龍慈受中峰天如等諸菩薩諸善知識悉齋公齋婆耶劉遺民白少傅柳柳州文潞公蘇長公楊無爲陳瑩中等諸大君子悉齋公齋婆耶就令齋公齋婆但念佛往生者卽得不退轉地亦安可鄙耶且齋公齋婆庸呆下劣而謹守規模者是也愚也若夫聰明才辨妄談般若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者

魔也愚貴安愚吾誠自揣矣寧爲老齋公老齋婆無爲老魔民老魔女也至於所稱伶俐人明眼人者來問著摸著則彼齋公齋婆不須高登北斗遠覓鐵圍只就伶俐漢咽喉處安單明眼者瞳人上敷座何以故且教伊暫閉口頭三昧回光返照故抑居士尚華嚴而力詆淨土老朽業淨土而極贊華嚴居士靜中試一思之是果何爲而然乎又來諭謂勸己求生淨土喻如棄金擔麻是顚倒行事大相屈辱也但此喻尚未親切今代作一喻如農人投刺於大富長者之門延之入彼田舍聞者皆笑之農人不知進退更掃徑謀釀請焉笑之者曰主人向者不汝責幸矣欲爲馮婦乎農人曰吾見諸富室有爲富而不仁者有外富而中貧者有未富而先驕者有典庫於富人之門而自以爲富者且金谷郿塢於今安在哉而吾以田舍翁享太平之樂故忘己之卑憐而爲此今知過矣於是相與大笑散去

答吳觀我

來書云兢兢以未獲了明此一大事爲甚憂此人情所謂不足憂者也卽此是入道正因願一心本參而已又浮山册中諸名公俱稱述觀棋黑白語爲上妙玄談此語雖傳誦千古而遠老深深處不在此此等今日聰明人亦能爲之卽九帶等亦不須穿鑿求會但做遠老安樂工夫耳有如是工夫方有如是證悟古德謂祇愁不成佛不愁佛不解語至哉言也幸留意焉

答謝青蓮

提話頭是宗門發悟最緊切工夫修淨土人卽以一聲佛號做箇話頭此妙法也但心麤氣浮則未能相應須是沈潛反照至於力極勢窮乃有囫地一聲消息

答金廣聚

來問曰末後緊關曰甚深之旨曰本地相應曰直捷指斯事緊也深也本也直也皆切問也然只在近思而已除此靈知炯炯外皆緩耳淺耳末耳曲耳誠卽此念佛一念所起覷得破管取大事了畢又不可見如是說便作思惟卜度穿鑿求通則反失之矣但念

念體究眞積力久而自得之方是證悟

答張廣經

所問雲門語不須究他說教外別傳只看他說須退步向自已脚跟下推尋是箇甚麼其推尋今亦不難旣信念佛但內看念佛的是誰便是脚跟下推尋也久之則正訛中所云最後窮玄極微一段事不患不得

答廣印

眞信淨土決志往生者不論已悟未悟其從事單傳直指而未悟者雖曰以參禪爲務不妨發願往生以未能不受後有畢竟有生處故不是偷心岐路心也其已悟者古人云汝將謂一悟便可上齊諸佛乎故普賢爲華嚴長子雖塵塵華藏在在蓮邦而行願品必拳拳乎以往生安樂爲言也已悟尙然未悟可知矣

一念不生是禪非參起念下疑乃名曰參楞嚴經云又以此心反覆研究等是也念時參時俱屬有念亦不相悖

卽心卽佛若眞信得及眞見得徹千了百當更無疑滯者方可任運過時如其不然未可放參

大悟則有念亦可無念亦可所謂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是也

永明說先以聞解信入却又說後以無思契同契同則法身透矣情識盡矣是亦解亦證紹祖位不亦宜乎

不務實修實證而以口頭三昧逞機鋒鬬勝負此言語不可有也眞爲生死心地未明互相辨論互相酬唱此言語不可無也三登九上一句千山不論未悟以前卽旣悟以後尙有最後重關參求決擇之功未可便止

答僧海光

汝若一切無在何人受衣汝若周遍一切衣居何地汝若一切無在則本自無體安用戒爲汝若周徧一切則本自無欠何求具足菩提有樹明鏡有臺本來有物此三句翻破曹溪後一句原不惹塵埃依舊落他窠臼何不道本來有一物任使惹塵埃

答周海門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當下布毛滿地何待拈吹那更說同說別直饒是同早已成兩橛去也烏窠初不曾鋕置白公偏厚待者然雖如是於前言不會玄旨只麽止惡行善亦不誤人若向古人道如來不斷性惡及兀兀不修善等處錯會爲禍不少

雜答

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今之執禪謗淨土者却不曾眞實參究執淨土謗禪者亦不曾眞實念佛若各各做工夫到徹底窮源處則知兩條門路原不差毫釐也

若直指西方不但過此娑婆十萬億刹者爲非也說箇自性已涉程途若實談淨土不但寶池金地種種莊嚴者爲非也纔著惟心翻成垢穢離此二邊作麽生是西方淨土

工夫最怕揀擇有志於學者只是一箇正念常在胸中逢靜時也如此逢鬧時也如此憑他靜鬧變遷而我者箇念頭斷然無有移易如是方無間斷謂之善做工夫也豈不見古人道智者除心愚者除境如必嫌喧取靜則境界恐無有靜之時亦無有靜之處夫求靜者莫如深山之中然深山靜矣而樵斧聞於隔雲牧笛鳴於斜照則耳畔又安能靜也然樵斧牧笛或可使屛絕之使不交於吾耳至於淸宵而猿啼虎嘯白晝而鵲噪鴉鳴又安能靜耶然猿啼虎嘯鵲噪鴉鳴或可驅逐之使不交於吾耳至於狂風起而萬竅怒號迅雷發而千山震撼則此時嫌喧取寂者將屛絕之耶驅逐之耶以此推之境界決無有靜之時也決無有靜之處也學人但患志不猛烈耳存一猛烈之志則何之而不可

示大同

古人教親近明師求善知識而善知識實無口傳心授祕密法門只替人解粘去縛便是秘密今但執持名號一心不亂此八箇字即是解粘去縛祕密法門即是出生死堂堂大路朝念暮念行念坐念念念相續自成三昧莫更他求也

示李居士

參疑二字。不必分解。疑即參之別名。總是體究追審之意。但看念佛是誰。以悟爲則而已。又古德云。看話頭。不得卜度穿鑿。亦不得抛向無事甲裏。但只恁麼看。此要言也。

示吳大峻

莫管悟與不悟。莫管有無內外中間。莫管止觀。莫管與他法門同與不同。既疑情不起。亦莫管是誰不是誰。但執持名號。一心一意。無間無斷。純一不雜做去。

示沈廣達

世諦中。覺名利恩愛之畢竟成空。便成覷破。眞體上。覺生老病死而本來無有。即是修持。初機與究竟同。歸因該果海。究竟與初機不二。果徹因源。祇貴明心。別無異法。

答周海門

月雖皎潔。水淸濁而影別昏明。心本昭靈。事善惡而迹分升墜。豈得以月體本無淸濁。而故云濁水爲佳。心體本無善惡。而遂云惡事不礙。既存空見。便悖圓宗。識渠善惡雙空。正好止惡行善。猶是識渠未眞。步步行有。口口談空。此今日聰明人參禪之大病也。

答戒問

高談無佛之世。直指當人之心。則不但老瞿曇絕口。毗尼優波離羞稱羯磨。即使束五部置之高閣。褫三衣懸之樹端。未足爲過。如或不然。法林惟恐不稠。正見惟恐不應耳。何紛紛之足厭。空有二契。眞空則萬法俱備。何須更習毗尼。墮頑空。則衆善皆墮。豈不有傷戒品。執莽蕩。輕軌儀。其失大矣。

總觀心地本體。則體惟一念。本自圓成。細析心地法門。則門有萬殊。不妨分屬。故云三十心者。皆一毫頭也。復以一二分屬戒相者。毛頭之上。更出毛頭也。譬天王雖名天主。亦應列任六曹。六曹猶未偏周。豈不重開百職。經始標某心某心者。六曹之謂也。今復增某心某心者。百職之謂也。姑取義之相近。亦令餘可例推。便初學易知簡行。在智者神融意會而已。

非常大器。過量圓人。既不拘夏前夏後。自相應。即小

即大總持戒品。已達教相全文。正受毗尼。便悟禪宗妙旨。建立則繁興萬法。不礙六時。掃蕩則屏絕纖塵。奚存一念。遠公常禮有定。永明自行不斷。豈彼小根。故爲細事。凡我後學。願各深思

此梵網經。以心地爲宗。無一法不從心地中流。無一法不還歸心地。菩薩萬行。若非出自一心。還歸一心。即不名佛因。不名佛果。今此華出舍那心地。表菩薩從自心中出無量因行。還以此華供養彼佛。表還以自心因行。成自心果佛也。據華嚴因該果徹。不離因果。不落因果。拈來無一物不可供佛。舉起無一法不可爲因。若執華必表因。非圓教義。何以故。有時華表因。實表果。開華後乃結實。故有時實表因。華表果。種核後乃生華。故有時定因慧果。淨極光通。故有時慧因定果。惑破心安。故烏可一途而取。一格而論乎

如來妙定。非動非靜。而常動靜。非出非入。而常出入此三昧號體性虛空。虛對實。故使體性不空。當如山不納山。石不容石。一頑定耳。體本虛空。故華光任現。豈以既入三昧。便應灰滅不生。圓覺經。如來入大光明藏三昧。而起現淨土。與十二大士。更相酬答。抑又何也。且三昧有百千萬億等名。不是一味寂靜。故有三昧。二乘尚不聞其名。菩薩猶未解其義。而執泥寂靜則獅子奮迅。頻呻皆成喧鬧矣。又問諸三昧各有出入。何獨此中而說出入。答。出入非難。自在爲難。三乘斂念方入。起念方出。不名自在。隨心自在。乃稱妙定也。據華嚴。即入即出。依報正報。交互圓融。不可思議。此特其小小者耳。何足爲異

與劉羅陽居士

曩啓專以念佛求生淨土。奉勸然此道至玄至妙。亦復至簡至易。以簡易故。高明者忽焉。夫生死不離一念。乃至世出世間萬法。皆不離一念。今即以此念念佛。何等切近眞實。若覷破此念起處。即是自性彌陀。即是祖師西來意。縱念不悟。乘此念力。往極樂國。且橫截生死。不受輪迴。終當大悟耳。願翁放下萬緣。十二時中。念念提撕。是所至望

與馮筠居居士

七十古稀。百年能幾。今此暮景。正宜放開懷抱。看破

世間宛如一場戲劇何有眞實但以一聲阿彌陀佛消遣光陰但以西方極樂世界爲我家舍我今念佛日後當生西方何幸如之發大歡喜莫生煩惱倘遇不如意事卽便撥轉心頭這一聲佛急急提念却回光返照我是阿彌陀佛世界中人柰何與世人一般見識同瞋作喜一心念佛此是智慧中人大安樂大解脫法門也

答袁孝廉

嬰兒曾不欠少圓明寂照之體但迷而不發耳何止嬰兒凡人自幼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死無不在迷此圓明寂照之體有而不現非無也至於曹溪水趙州茶且不必以胸臆強解只顧本參以求正悟何謂本參若於念佛法門信得及但參是誰念佛所謂本參也

與朱西宗居士

人之處世遇順境者其情愉以安遇逆境者其情憂以危然而順未足爲幸逆未足爲不幸也溺於意之所願則出世之心不生戚戚乎不得志夫然後厭身世之桎梏而求以出世是故萬苦交於前但以正智觀察苦從何生從身生身從何生從業生業從何生從惑生因惑造業因業成身因身受苦但能破惑一切空寂敢問所以破惑之方只須就本參話頭上理會念佛的是誰捉敗此疑諸惑皆破思之毋忽

答江廣宥居士

承居士來論朱紫陽終是謗法當有何報余謂各有其報其爲儒家賢者自有人天之福然既排佛則聞法爲難

已事辦方可爲人

古人大徹大悟參學事畢且於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不惜口頭生醭龍天推出方乃爲人故辭法席者頗生生居學地而自鍛鍊予出家時篤奉此語佩之胸襟後以病入山久久不覺漸成叢林然至今不敢日所居爲方丈不敢開大口妄論宗乘盡與衆同修非領衆行道也忝一日之長互相激勸而已諸仁者以友道待我而責善焉幸甚

自他二利

古云未能自利先能利人者菩薩發心斯言甘露也不善用之則翻成毒藥試反己而思之我是菩薩否況云發心非實已能也獨不聞自覺已圓復行覺他者如來應世乎或謂必待已圓而後利他則利他終無時矣然自疾不能救而能救他人無有是處是故當發菩薩廣大之心而復確守如來真切之訓不然以盲引盲欲自附於菩薩而人己雙失謂之何哉

講宗

宗門之壞講宗者壞之也或問講以明宗曷言乎壞之也予曰經律論有義路不講則不明宗門無義路講之則反晦將使其參而自得耳故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又曰我若與汝說破汝向後罵我在今講者翻成套子話矣西來意不明正坐此耳

妄拈古德機緣一

雲棲僧約妄拈古德機緣者出院一僧云此不必禁禁之則斷般若緣彼謗法華者地獄罪畢還以謗故植緣法華況妄拈者非謗乎予曰子言則誠善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謗法華者出地獄而植善緣孰若敬信法華者不入地獄而即植善緣乎又謂妄拈非謗而不思無知臆談皆名謗大般若是故漫述師言者被點檢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彼尊師也非謗也錯答一轉語者墮野狐身彼錯也非謗也何二人皆成罪戾古人一問一答皆從真實了悟中來今人馳騁口頭三昧明眼人前似藥汞之入紅爐妖邪之遇白澤耳若不禁止東豎一拳西下一喝此作一偈彼說一頌如風如狂如戲如謔虛頭熾而實踐亡予以為宗門復興吾以為佛法大壞也

妄拈古德機緣二

僧不悅曰審如是古德機緣更不可開口一評量乎曰止禁妄拈未嘗言不可拈也二僧同起捲簾古德云一得一失子試評量得失誰在僧無語予曰昔人有言十問被師家問九回答不得未為害但恐無知妄談則終無升進耳慎之哉

禪宗淨土遲速

一僧專修念佛法門一僧以禪自負謂念佛者曰汝念佛必待生西方已見阿彌陀佛然後得悟我參禪

者現生便得悟去遲速較然矣汝罷念而參可也僧莫能決擧以問予予曰根有利鈍力有勤惰存乎其人則彼此互爲遲速未可是此而非彼也喩如二人同趨寶所一人乘馬一人乘船同日起程而到之遲速未可定也則利鈍勤惰之說也參禪念佛亦復如是語其遲念佛人有累劫蓮花始開參禪人亦有多生勤苦不能見性者矣語其速參禪人有當下了悟不歷僧祇獲法身念佛人亦有現生打徹臨終上上品生者矣古云如人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强分難易

居山

古云大隱居廛小隱居山遂有甘心汨沒於塵俗者不知居廛者混俗和光鬧中得靜有道之士則然非初心所宜也或曰永嘉謂未得道而先居山但見其山必忘其道是不許居山也此各有說予讀山居爲汨沒於塵者誠也而永嘉所言自是正理出家兒大事未明千里萬里尋師訪道親近知識朝參暮請豈得蒙昧無知作守山鬼乎故知行脚在前居山在後可也則亦不悖乎永嘉之言也

爲僧宜孝養父母

有爲僧不孝父母者予深責之或曰出家既已辭親割愛責之則反動其恩愛心矣曰惡是何言也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積因成正覺而梵網云戒雖萬行以孝爲宗觀經云孝養父母淨業正因古人有作堂奉母者擔母乞食者未嘗以恩愛累也奈何於親割愛矣而締交施主不絕餽遺畜養弟子過於骨肉是無親而有親出一愛而復入一愛也何顚倒乃爾且已受十方供養飽暖安居而坐視父母之飢寒寥落汝安則爲之

眞友

中峰大師警策有參禪必待尋師友敢保工夫一世休又曰縱饒達摩與釋迦擬親早已成窠臼此醍醐至妙之言也然不可聞於下士也執此言而自用自專不復知取友之益則翻成毒藥矣取友非難得眞友爲難飮食財帛相徵逐者惡友也善相勸惡相規者好友也開我以正修行路示我以最上乘法爲我

燈。爲我眼。爲我導師。爲我醫王者。眞善知識友也。不可一日而遠離者也

傳燈

傳燈錄所載諸師。如六代相承。五燈分談。諸大尊宿。皆天下古今第一流人物。所謂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者。是也。豈易言哉。而今人或得一知半見。或得些少輕安。便自以爲大徹大悟。而無眼長老。又或以東瓜印子印之。一盲衆盲。非徒無益而有害。可勝悼歎

續原敎論

國初翰林待詔沈士榮居士。作續原敎論。其詳品名儒學佛一篇。備學唐宋諸君子。如白香山。蘇內翰。至裴丞相。楊大年等諸公。禪學淺深。最爲精覈。其言曰。郞裴楊諸公。不云無悟入。而保養受持。則未可知也。豈有身居名利之場。又非果位菩薩。而能無細惑流注者哉。游戲法門者。固不必論矣。我輩身爲出家兒者。試靜思之。

護法

人知佛法。外護付與王臣。而未知僧之當其護者。不可以不愼也。護法有三。一曰興崇梵刹。二曰流通大敎。三曰獎掖緇流。曷言乎愼也。護刹者。梵刹果爾原屬寺產。豪强占焉。奪而復之。理也。有如考諸圖籍。則疑似不明。傳之遠久。則張王互易。以勢取之。可乎。喜捨名爲吉祥地。力不敵而與者。謂之寃業藪。若僧惟勸化有力大人。以恢復舊刹爲大功德主。而不思佛固等視衆生。如羅睺羅。殃民建刹。卽廣踰千頃。高凌九霄。旃檀爲林。珠玉爲飾。佛所悲憐而不喜者也。有過無功。不可不愼一也。護敎者。其所著述。果爾遠合佛心。近得經旨。贊歎而傳揚之。理也。有如外道迂談。胸臆偏見。過爲稱譽。可乎。若僧惟乞諸名公作序作跋。而不思疑誤後學。有過無功。不可不愼二也。護僧者。其僧果爾眞參實悟。具大知見者。尊而禮之。實心實行。操持敦確者。信而近之。理也。有如虛頭禪客。下劣庸流。亦尊之信之。可乎。若僧惟親附貴門。冀其覆庇。而縣纘錦繡。以裹癰疽。祇益其毒。有過無功。不可不愼三也。是則王臣護法。而僧壞法也。悲夫

頌古拈古一

或問古人皆有頌古拈古子獨無何也答曰不敢也古人大徹大悟之後吐半偈發片言皆從眞實心地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不假思惟不煩造作今人能如是乎國初尊宿言公案有二等如狗子佛性萬法歸一之類是一等又有最後極則請訛謂之腦後一鎚極爲難透予於前狗子萬法尚未能無疑何況最後故不敢恣其臆見妄爲拈頌也

頌古拈古二

或曰子其謙乎蓋能而示之以不能乎曰非謙也是眞語實語也楞伽示宗說二通而教多顯義宗多密義故又云無義味語予於教之深玄者猶未能盡通也而況於宗門中語乎復次宗門問答機緣雖云無義味語然有猶存少分義路可思議者有絕無義路似無孔鐵鎚不可鑽刺者有似太虛空不可捉摸者有似鐵蒺藜不可咬嚼者有似大火聚不可近傍者有似赫日輪不可著眼者有似砒霜鴆羽不可沾唇者安得妄議略舉古人一二世尊拈花迦葉破顏微笑我今已能冥會佛心如迦葉否客誦金剛六祖卽時契悟我今已能頓了深經如六祖否臨濟見大愚而曰黃檗佛法無多子我今已能實見得無多子否趙州八十行脚曰祇爲心頭未悄然我今已能心頭悄然否香嚴擊竹有聲而曰一擊忘所知我今已能忘所知否靈雲見桃花而曰直至如今更不疑我今已能的的到不疑之地否高峰被雪巖問正睡著無夢時主人不能答我今已能答斯問否又三年而於枕子落地處大悟我今已能有此大悟否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倘有一未明其餘皆未必明如兜率悅公之謂張無盡是也非惟古人卽今人所作亦不敢輕評其是非而漫爲之貶駁也何也人坐於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又未嘗繫籍聖賢故也嗟乎錯答一轉語墮野狐身百劫笑明眼人答話倒屙三十年覆轍昭然可弗愼諸

出家利益

古德云最勝兒出家好俗有恒言曰一子出家九族生天此皆贊歎出家而未明言出家之所以爲利益

也豈曰不耕不織而有自然衣食之爲利益乎豈曰不買宅不賃房而有自然安居之爲利益乎豈曰王臣護法信施恭敬上不役於官下不擾於民而有自然清閒逸樂之爲利益乎古有偈曰施主一粒米大似須彌山若然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又曰他日閻老子與你打算飯錢看你將何抵對此則出家乃大患所伏而況利益乎哉所謂出家之利益者以其破煩惱斷無明得無生忍出生死苦是則天上人間之最勝而父母宗族被其澤也不然則雖富積千箱貴師七帝何利益之有吾實大憂大懼而併以告夫同業者

三難淨土

一人問釋迦如來以足指按地卽成金色世界佛具足如是神力何不卽變此娑婆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之處便成七寶莊嚴之極樂國乃必令衆生驅馳於十萬億佛土之迢迢也噫佛不能度無緣子知之乎淨緣感淨土衆生心不淨雖有淨土何由得生喻如十善生天卽變地獄爲天堂而彼十惡衆生如來垂金色臂牽之彼終不能一登其闕也是故剎那金色世界佛顯神力而依然娑婆矣又一人問經言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斯言論事乎論理乎噫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禮佛一拜從其足跟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今正不必論其事之與理但於至心二字上著倒惟患心之不至勿患罪之不滅事如是理亦如是理如是事亦如是何足疑也又一人問有人一生精勤念佛臨終一念退悔遂不得生有人一生積惡臨終發心念佛遂得往生則善者何爲反受虧而惡者何爲反得利也噫積惡而臨終正念者千萬人中之一人耳苟非宿世善根臨終痛苦逼迫昏迷瞀亂何由而能發起正念乎善人臨終退悔亦千萬人中之一人耳卽有之必其一生念佛悠悠之徒非所謂精勤者精則心無雜亂勤則心無間歇何由而生退悔乎是則爲惡者急宜修省毋妄想臨終有此僥倖眞心求淨土者但益自精勤勿憂臨終之退悔也

世夢

古云。處世若夢。經云。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云若云如者。不得已而喩言之也。究極而言。則眞夢也。非喩也。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死。俄而入一胞胎也。俄而出一胞胎也。俄而又入又出之無窮已也。而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俄而沈地獄。俄而爲鬼。爲畜。爲人。爲天。升而沈。沈而升。惶惶然。忙忙然。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非眞夢乎。古詩云。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今被利名牽。往返於萬里者。豈必枕上爲然也。故知莊生夢蝴蝶。其未夢蝴蝶時。亦夢也。夫子夢周公。其未夢周公時。亦夢也。曠大劫來。無一時一刻而不在夢中也。破盡無明。朗然大覺。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夫是之謂夢醒漢

一轉語

先德開示學人。謂我今亦不論你禪定智慧神通辨才。只要你下一轉語。諦當學人。聞此便晝夜學轉語。錯了也。既一轉語如是尊貴。如是奇特。則知定不是情識卜度。見解依通。所可襲取。盡從眞實大徹大悟中自然流出者也。如其向經教中。向古人問答機緣中。以聰明小智。摸倣穿鑿。取辨於口。非不語句尖新。其實隔靴抓癢。直饒一剎那下。恒河沙數轉語。與自已有何交涉。今莫管轉語諦當不諦當。且拋向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之外。只牢守本參。密密用心。時時不捨。但得悟徹時。豈愁無語。吾雖鈍根。不敢不勉

本身盧舍那

僧問古德。如何是本身盧舍那。答云。與我過拂子來。俄而曰。置舊處。僧理前問。曰古佛過去久矣。又云。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後人由此。以舉手動足。開口作聲。便爲眞佛。是則是。而實不是。所謂認賊爲子者也。遂將柏樹子。麻三觔。翠竹黃花。鳥啣猨抱等。一槩認去。豈不誤哉。俱胝遇問。即豎一指。魯祖見僧。回身面壁。昔人道我若看見。拗折指頭子。亦云。待渠回身。攔胸踏倒。

宗門語不可亂擬

古人大悟之後。橫說豎說。正說反說。顯說密說。一一契佛心。印皆眞語實語。非莊生寓言比也。今人心未

妙悟而資性聰利辭辨捷給者竊看諸語錄中問答機緣便能摸倣只貴顚倒異常可喜可愕以眩俗目如當午三更夜半日出山頭起浪海底生塵種種無義味語信口亂發諸無識者莫能校勘同聲讚揚彼人久假不歸亦謂眞得甚至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者裏有祖師麼喚來與我洗脚此等處亦復無忌憚往往效嚬吁妄談般若罪在不原可畏哉

看語錄須求古人用心處

凡看古人語錄文字不可專就一問一答一拈一頌機鋒峻利語妙言奇處以爽我心目資我談柄須窮究他因何到此大徹大悟田地其中自敘下手工夫刻苦用心處遵而行之所謂何不依他樣子修也若但剽竊摸擬直饒日久歲深口滑舌便儼然與古人亂眞亦只是剪綵之花畫紙之餅成得甚麽邊事

古玩入吾手

今人於一彝一器一書一畫其遠在上古者出自名家者平生歆慕而不能致者一旦得之則大喜過望忻然慰曰此某某所遞互珍藏者今幸入吾手矣曾不思曠劫以來無酬價之至寶何時入吾手況世玩在外求未必獲至寶在我求則得之亦弗思而已矣

喜怒哀樂未發

予初入道憶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爲中意此中即空劫以前自己也既而參諸楞嚴則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夫見聞泯覺知絕似喜怒哀樂未發而曰法塵分別者何也意根也法塵也根與塵對順境感而喜與樂發逆境感而怒與哀發是意根分別法塵也未發則塵未交於外根未起於內寂然惺然應是本體不知向緣動境今緣靜境向緣法塵之麤分別也今亦法塵之細分別也皆影事也非眞實也謂之幽閒特幽勝顯閒勝鬧耳空劫以前自己尙隔遠在此處更當諦審精察研之又研窮之又窮不可草草

急參急悟

放牛居士古杭人余氏子參無門老人得悟於宋這祐中其言曰大聰明人纔聞此事便以心意識領解所以認影爲眞到臘月三十日眼光欲落時向閻老

子道待我澄心攝念却與你去斷不可也須是急參急悟放牛此語可謂喫緊爲人若眞實徹悟者平日踏得牢牢固固穩穩當當不動干戈可以八面受敵無常到來安閑自如不荒不忙不怖不亂何更待澄心攝念勉强支吾耶所謂急參急悟吾輩當力圖之

厭喧求靜

有習靜者獨居一室稍有人聲便以爲礙夫人聲可禁也鴉鵲噪於庭則如之何鴉鵲可驅也虎豹嘯於林則如之何虎豹猶可使獵人捕之也風霾水流雷轟雨驟則如之何故曰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欲除境而境卒不可除則道終不可學矣或曰世尊不知五百車聲盡禪定中事非凡夫所能然則高鳳讀書不知驟雨漂麥當是時鳳所入何定不答志之不堅而嫌境之不寂亦謬矣哉

除日

古人以除日當死日蓋一歲盡處猶一生盡處故黃檗垂示云預先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你熱鬧然則正月初一便理會除日事不爲早初生墮地時便理會死日事不爲早那堪荏荏苒苒悠悠揚揚不覺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況更有不及壯且老者豈不重可哀哉今晚歲除應當惕然自誓自要不可明年依舊蹉跎去也雖然此打徹二字不可容易看過不是通幾本經論當得徹也不是坐幾炷香不動不搖當得徹也不是解幾則古德問答機緣作幾句頌古拈古當得徹也不是酬對幾句口頭三昧滑溜當得徹也古人謂於此事洞然如桶底脫爽然如大夢得醒更無纖毫疑慮然後可耳嗟乎敢不努力

念佛不礙參禪

古謂參禪不礙念佛念佛不礙參禪又云不許互相兼帶然亦有禪兼淨土者如圓照本眞歇了永明壽黃龍新慈受深等諸師皆禪門大宗匠而留心淨土不礙其禪故知參禪人雖念念究自本心而不妨發願願命終時往生極樂所以者何參禪雖得箇悟處倘未能如諸佛住常寂光又未能如阿羅漢不受後有則盡此報身必有生處與其生人世而親近明師

孰若生蓮花而親近彌陀之爲勝乎然則念佛不惟不礙參禪實有益於參禪也

心得

以耳聽受而得者不如以目看讀而得之者廣也以目看讀而得者不如以心悟明而得之者極其廣也以心爲君以目爲臣以耳爲佐使可也用目當心斯下矣用耳當目又下之下矣

世智當悟

智有二有世間智有出世間智世智有二一者博學宏辭長技遠略但以多智多解而勝乎人者是也二者明善惡別邪正行其所當行而止其所當止者是也僅得其初是謂狂智當墮三塗兼得其後是謂正智報在人天何以故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也出世間智亦二一者善能分別如來正法四諦六度等依而奉行者是也二者破無明惑如實了了見自本心者是也僅得其初是出世間智也名爲漸入兼得其後是出世間上上智也乃名頓超何以故但得本莫愁末得末者未必得本也今有乍得世智初分便謂大徹大悟者何謬昧之甚

靜之益

日間有事或處分不定睡去四五更起坐是非可否忽自了然日間錯處於此悉現乃知爾來不得明見心性皆由忙亂覆却本體耳古人云靜見眞如性又云性水澄淸心珠自現豈虛語哉

佛經不可不讀

予少時見前賢闢佛主先入之言作矮人之視罔覺也偶於戒壇經肆請數卷經讀之始大驚曰不讀如是書幾虛度一生矣今人乃有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過目者可謂面寶山而不入者也又一類雖讀之不過探其辭致以資談柄助筆勢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究其理者可謂入寶山而不取者也又一類雖討論講演亦不過訓字詁文爭新競高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肎修而實踐者可謂取其寶把玩之賞鑑之懷之袖之而復棄之者也雖然一染識田終成道種是故佛經不可不讀

泰首座

或謂泰首座刻香坐脫九峰不許以不會石霜休去歇去寒灰枯木去等語也而紙衣道者能去能來將無會石霜意而洞山亦不許者何也愚謂紙衣若果已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則去住自由當與洞山作愚癡齋把手共行泰何可及如或不然未免是弄精魂漢古人所謂鬼神活計者是也而泰公却有眞實定方特其耽著靜境不解轉身一句二者病則均也然紙衣虛心就洞山理會而泰公奮然長往自失大利滿招損謙受益學禪者宜知之

心之精神是謂聖

孔叢子云心之精神是謂聖楊慈湖平生學問以是爲宗其於良知何似得無合佛說之眞知歟曰精神更淺於良知均之水上波耳惡得爲眞知乎哉且精神二字分言之則各有旨合而成文則精魂神識之謂也昔人有言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

僧習

末法僧有習書習詩習尺牘語而是三者皆士大夫所有事士大夫捨之不習而習禪僧反習其所捨而於已分上一大事因緣置之度外何顚倒乃爾

宗門問答

古尊宿家相見其問答機緣或無義無味或可驚可疑或如罵如謔而皆自眞參實悟中來莫不水乳投函蓋合無一字一句混施也後人無知效嚬則口業不小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別忽然邂逅相對作鄉語隱語諺語傍人聽之亦復無義無味可驚可疑如罵如謔而實字字句句皆衷曲之談肝膈之要也傍人固不知是何等語而二人默契如水乳如函蓋矣今不如緘口結舌但向本參上著力祇愁不悟不愁悟後無語

聞謗

經言人之謗我也出初一字時後字未生出後一字時初字已滅是乃風氣鼓動全無眞實若因此發瞋則鵲噪鴉鳴皆應發瞋矣其說甚妙而或謂設彼作爲謗詩則一覽之下字字具足又永存不滅將何法以破之獨不思白者是紙黑者是墨何者是謗況一

字一字皆篇韻湊合而成。然則置一部篇韻在案。是百千萬億謗書。無一時不現前也。何惑之甚也。雖然。此箇是對治法門。若知我空。誰受謗者

菩薩不現今時

竊怪今時造業者多。信道者寡。菩薩既度生無已。何不分身示現。化誘羣迷。且昔佛法東流。自漢魏以迄宋元。善知識出世若鱗次。然元季國初。猶見一二。近何寥寥無聞。如地藏願度盡衆生。觀音稱無剎不現。豈其忍遺未度之生。亦有不現之剎耶。久而思之。乃知菩薩隨願度生。衆生無緣。則不能度。喻如月在天上。本無絕水之心。水自不清。月則不現。況今末法。漸深心垢彌甚。菩薩固時時度生。而生無受度之地。是則臨濁水而求明月。奚可得乎

曹溪不斷思想

有譏六祖偈云。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生。菩提作麼長。揚揚自謂得旨。便擬縱心任身。一切無礙。坐中一居士斥之曰。大師此偈。藥臥龍能斷思想之病也。爾未有是病。妄服是藥。是藥反成病。善哉言乎。今更為一喻。曹溪之不斷百思想。明鏡之不斷萬像也。今人之不斷百思想。素縑之不斷五采也。曹溪之對境心數起。空谷之遇呼而聲起也。今人之對境心數起。枯木之遇火而煙起也。不揣已而自附於先聖者。試閒處一思之

根原枝葉

末法人業經論。其所尚多在名繁相劇而難為記持者。義幽理晦而難為剖析者。文隱句澀而難為銷會者。以是騁辯博誇新奇。而衲僧腳跟下一大事因緣。置之罔聞。又寧知彼名相義理文句。皆從此中流出。是則攻枝葉而昧根原。永嘉所以浩歎也。故曰但得本。不愁末。祇恐時人於此信不及。放不下耳

種種法門

譬如王師討伐。臨陣格鬬。以殺賊為全勝。而殺賊者或劍或槊。或槌或戟。乃至矢石。種種隨用。唯貴精於一技而已。以例學人。則無明惑障。如彼賊人。種種法門。如劍槊等。破滅惑障。如獲全勝。是知無論殺具。但取殺賊。賊既殺已。大事斯畢。所云殺具。皆過河筏耳

不務其大而沾沾焉謂劍能殺人槊不能殺豈理也哉參禪者譏念佛爲著相勵行者呵修定爲落空亦猶是也故經云歸元無二道方便有多門先德云如人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强分難易

生死根本

黃魯直曰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著脚但枯其根枝葉自瘁此至論也但未明言孰爲生死根者又禪悅下要緊在照破字若得禪悅便謂至足則內守幽閑正生死根耳須是窮參力究了了見自本性則生死無處著脚生死無處著脚憂畏淫怒何由而生

智慧

增一阿含經佛言戒律成就是世俗常數三昧成就亦世俗常數神足飛行成就亦世俗常數唯智慧成就爲第一義則知戒定等三學布施等六波羅蜜唯智慧最重不可輕也唯智慧最先不可後也唯智慧貫徹一切法門不可等也經云因戒生定因定發慧蓋語其生發之次第然而要當知所重知所先知所貫徹始得雖然此智慧者又非聰明辨才之謂也如俗所謂世智當悟中說

行脚住山

今人見立沙不越嶺保福不度關即便端拱安居以空四海及見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趙州八旬行脚即便奔南走北浪蕩一生斯二者皆非也心地未明正應千里萬里親附知識何得守愚空坐我慢自高既爲生死參師訪道又何得觀山觀水徒誇履歷之廣而已哉正因行脚之士自不如此

山色

近觀山色蒼然其靑焉如藍也遠觀山色鬱然其翠焉如藍之成靛也山之色果變乎山色如故而目力有長短也自近而漸遠焉靑易爲翠自遠而漸近焉翠易爲靑是則靑以緣會而靑翠以緣會而翠非唯翠之爲幻而靑亦幻也蓋萬法皆如是矣

惺寂

止觀之貴均等尙矣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或有稍緩急於其間者曰經言因定發慧則止爲要以是相沿

成習修行之人多主寂靜唯永嘉旣爲惺惺寂寂寂寂惺惺之說以明均等而後文曰惺惺爲正寂寂爲助則迥然獨得之見從古至今無道及者自後宗門教人者話以期徹悟而妙喜呵默照爲邪禪正此意也是故佛稱大覺衆生稱不覺覺者惺也永嘉之旨徹乎

眞道人難

凡人造業者百而爲善者一二爲善者百而向道者一二向道者百而堅久者一二堅久者百而堅之又堅久之又久直至菩提心不退轉者一二如是最後名眞道人難乎哉

楞嚴

天如集楞嚴會解或曰此天如之楞嚴非釋迦之楞嚴也予謂此語雖是而新學執此遂欲盡廢古人註疏則非也卽盡廢註疏單存白文獨不曰此釋迦之楞嚴非自己之楞嚴乎則經可廢也何況註疏又不曰自己之楞嚴徧一切處乎則諸子百家乃至樵歌牧唱皆不可廢也何況註疏

悟後

潙山和尙云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尤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敎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敎渠修行趣向潙山此語非徹法源底者不能道今稍有省覺便謂一生參學事畢者獨何歟

去障

修行去障亦有五等喩如一人之身五重纏裹最外鐵甲次以皮裘次以布袍次以羅衫又次貼肉極以輕綃次第解之輕綃俱去方是本體赤歷自身也行人外去粗障去之又去直至根本無明極微細障皆悉去盡方是本體淸淨法身也

禪佛相爭

二僧過諸途一參禪一念佛參禪者謂本來無佛無可念者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念佛者謂西方有佛號阿彌陀憶佛念佛必定見佛執有執無爭論不已有少年過而聽焉曰兩君所言皆徐六擔板耳二僧叱曰爾俗士也安知佛法少年曰吾誠俗士然以俗士

爲喩而知佛法也吾梨園子也於戲場中或爲君或爲臣或爲男或爲女或爲善人或爲惡人而求其所謂君臣男女善惡者以爲有則實無以爲無則實有蓋有是卽無而有無是卽有而無有無俱非眞而我則湛然常住也知我常住何以爭爲二僧無對

談宗

予未出家時乍閱宗門語便以情識摸擬與一座主書左縱右橫座主憚爲出家數年後重會座主於一宿菴勞問間見予專志淨土語不及宗矍然曰子向日見地超卓今反卑近何也予笑曰諺有之初生牛犢不畏虎識法者懼君知之乎座主不答

名利

榮名厚利世所同競而昔賢謂求之旣不可得却之亦不可免此却之不可免一語最極玄妙處世者當深信熟玩蓋求不可得人或知之却不可免誰知之者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求爲又求之未得不勝其慍及其得之不勝其喜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喜爲又已得則喜他人得之則忌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

還須疑倒

忌爲庶幾達宿緣之自致了萬劫之如空而成敗利鈍興味蕭然矣故知此語玄妙

神通

神通大約有三一報得一修得一證得報得者福業自致如諸天皆能徹視徹聽及鬼亦有通是也修得者習學而成如提婆達多學神通於阿難尊者是也證得者專心學道無心學通道具而通自具但遲速不同耳如古今諸祖諸善知識是也較而論之得道不患無通得通未必有道先德有言神通妙用不如闍黎佛法還須老僧意有在矣試爲喩之世間官人所有爵祿冠服府署儀衛等若神通然而亦有三種其報得者如功勳蔭襲自然而有者也其修得者人力貪緣古人所惡不由其道者是也其證得者道明德立而位自隨之仲尼云學也祿在其中矣是也是三者勝劣可知也

大豪貴人

世間大豪貴人多從修行中來然有三等其一持戒修福而般若正智念念不忘則來生雖處高位五欲

具足而心則時時在道眞所謂有髮僧也其二持戒修福而般若之念稍疏則來生遊戲法門而已其三持戒修福而於般若邈不繫念則來生爲順境所迷背善從惡甚而謗佛毀法滅僧者有矣鞠其因地則均之修行人耳而差別如是來生更來生其差別又何如也寒心哉

世界

憶昔童子時戲與諸童子相問難謂天地盡處當作何狀將空然皆太虛歟則此空者又何所止將結實如垣壁歟則此實者又何所止諸童子無以應笑而罷而予則隱隱礙於胸中也彼山海經所謂東西相去二億里南北相去一億五萬里祇據一方誠管窺而已彼國內與至虛空不可盡世界不可盡意始大豁以爲非佛不能道曉乎此未易言也

心不在內

楞嚴經心謂心不在內者指眞心也若妄想心則亦可云在內此意微妙未易與不知者道世書曰心藏識神即妄想別名其所得心則肉團之謂耳有義學輩聞予言搖首不信今請以事明之人熟寐戲以物壓其心則魘或自手誤掩其心亦魘又戲畫睡人面有至魘死者此在內之明徵也義學曰如是則眞妄成二物矣曰子徒知眞妄不二不知眞妄一而常二二而常一也不觀水與冰乎水冰不二孰不知之而水旣成冰水流動而無定方冰凝實而有常所眞無方妄有所亦猶是也從眞起妄妄外無眞由水結冰冰外無水故其體常一而用常二也義學曰此子臆見終違楞嚴有據則可曰有據在楞嚴諸君自不察耳經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豈在色身之內不妨體徧十方正徧十方之時不妨現在身內此意妄想破盡者方能證之吾與子尙在妄想中葛藤且止

出谷喩

詩咏鳥謂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蓋則是非權取舍之論昔德山作靑龍鈔初以爲三祇熏修乃得成佛而南方魔子謂一悟了畢吾當往滅其種以報佛恩當是時是一片眞實好心耿耿於懷特不自知其所見

之謬耳及夫受指教於婆子親見龍潭而積歲所寶所重棄之如腐草故能終成大器震耀末法也向使封滯臆見我慢自賢險如窶人珍祕燕石反謗賈胡謂嫉已寶雖有百婆子千龍潭其將若之何

丸餠誑兒

憶在家時一兒晩索湯餠時市門已掩家人無以應丸米粉與之啼不顧其母恚甚予曰易事耳取米丸匾之兒入手啞然而笑時謂兒易誑若此因知今人輕淨土重禪宗者似爲語以丸湯餠之淨土則啼易以匾米丸之禪宗則笑此眞與兒童之見何異嗟夫

好名

人知好利之害而不知好名之爲害尤甚所以不知者利之害麤而易見名之害細而難知也故稍知自好者便能輕利至於名非大賢大智不能免也思立名則故爲詭異之行思保名則曲爲遮掩之計終身役役於名之不暇而暇治身心乎昔一老宿言擧世無有不好名者因發長歎坐中一人作而曰誠如尊諭不好名者惟公一人而已老宿欣然大悅解頤不知己爲所賣矣名關之難破如是哉

看忙

世有家業已辦者於歲盡之日安坐而觀貧人之役役於衣食也名曰看忙世有科名已辦者於大比之日安坐而觀士人之役役於進取也亦名曰看忙獨不曰世有惑破智成所作已辦者安坐而觀六道衆生之役役於輪廻生死也非所謂看忙乎吁擧世在忙中誰爲看忙者古人云老僧自有安閑法此安閑法可易言哉雖然世人以閑看忙有矜己心無憐彼心菩薩看忙起大慈悲心普覺羣迷冀彼同得解脫則二心迥異所以爲凡聖小大之別

無義味語

宗門答話有所謂無義味語者不可以道理會不可以思惟通故也後人以思惟心强說道理則愈說愈遠豈惟謬說直饒說得極是亦只如鸚鵡學人語而已圓悟老人曰汝但情識意解一切妄想都盡自然於這裏會去此先德已驗之方斷非虛語吾輩所當深信而力行者也

得悟人正宜往生淨土

或問某甲向修淨土有禪者曰但悟自佛卽已何必外求他佛而願往生此意如何予謂此實最上開示但執之亦能有誤請以喻明假使有人穎悟同於顏子而百里千里之外有聖如夫子者倡道於其間七十子三千賢相與周旋焉汝聞其名往而見之未必不更有長處而自恃穎悟拒不覲謁可乎雖然得悟不願往生敢保老兄未悟在何者天如有言汝但未悟若悟則汝淨土之生萬牛不能挽矣深矣哉言乎

親師

古人心地未通不遠千里求師訪道旣得眞師於是拗折柱杖高掛鉢囊久久親近太上則阿難一生侍佛嗣後歷代諸賢其久參知識者未易悉舉只如慈明老人下二尊宿一則楊岐輔佐終世一則淸素執侍一十三年是以晨咨暮炙浹耳洽心終得其道以成大器而予出家時晩又色力羸弱氣不助志先師爲度出家便相別去方外行脚所到之處或阻機會或罹病緣皆乍住而已遂至今日白首無知抱愚守拙嗟乎予不能於杏壇泗水濟濟多士中作將命童子而乃於三家村裏充敎讀師可勝歎哉

千僧無一衲子

龍興靖公受知於雪峰大師峰記靖云汝他日住持座下千僧無一衲子後靖膺錢王之請住持龍興果衆千餘皆三藏誦習之徒而已一如峰記昔馬大師得人之多其成大器者至八十八人靖去馬師年不甚遠而衲子之難得乃千中罕見其一況今時乎人間無十善則天類衰僧中無衲子則佛種斷近且不知衲子之謂何也法道伶仃如綫欲絕悲夫

生日

世人生日設宴會張音樂繪圖畫競辭賦以之爲樂唐文皇獨不爲可謂超越常情矣或曰是日也不爲樂而誦經禮懺修諸福事則何如曰誠善矣欲報父母劬勞生育之恩及滅已躬平生所作之業於此宜盡心焉然末也非本也先德有言父母未生前誰是汝本來面目是日也有能不爲樂而正念觀察未生前之面目者乎若於此廓爾洞明則不但報此身之

父母而累劫之親恩無不報不但滅現生之業而多生之夙障冈弗滅矣罷人世之樂得涅槃之樂孝矣哉若人乎偉矣哉若人乎

年少閉關

閉關之說古未有也後世乃有之所以養道非所以造道也且夫已發菩提大心者猶尙航海梯山冒風霜於百郡不契隨他一語者方且挑包頂笠踏雲水於千山八旬行脚老更驅馳九上三登不厭勤苦尒何人斯安坐一室人來參我我弗求人耶昔高峰坐死關於張公洞依岩架屋懸處虛空如鳥在巢人罕覩之者然大悟以後事耳如其圖安逸而緘封自便則斷乎不可

僧畜僮僕

僧有畜僮僕供使令者夫出家人有弟子可服役奚以僮僕爲或曰弟子爲求道而來非執役人也噫夫子之適國也一則曰冉有僕一則曰樊遲御淵明之赴友人召也一門生二子舁其籃輿後世圖而繪之以爲高致今出家爲僧乃寵愛其弟子如富貴家兒而另以錢買僮僕供爨負薪張傘執刺末法之弊一至是乎

時光不可空過

世人耽著處不捨晝夜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耽賞玩也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耽麯櫱也野客吟殘半夜燈耽詩賦也長夏惟消一局棋耽博奕也古有明訓曰是日已過命亦隨減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今出家兒耽麯櫱者固少而前後三事或未免焉將好光陰驀然空過豈不大可惜哉

一蹉百蹉

古云今生若不修一蹉是百蹉一之至百何蹉之多直至於是經言離惡道得人身難得人生逢佛法難然而逢念佛法門信受爲尤難也如經所言蟻子自七佛以來未脫蟻身安知何日得人身又何日逢佛法又何日逢念佛法門而信受也何止百蹉畫千蹉萬蹉而無窮也傷哉

修福

古有偈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修福不修慧象身

掛瓔珞。有專執前之二句者。終日營營。惟勤募化。曰吾造佛也。吾建殿也。吾齋僧也。此雖悉是萬行之門。而有二說。一則因果不可不分明。二則已事不可不先辦。或曰果如子言。則佛像湮沒。誰其整之。塔寺崩頹。誰其立之。僧餓於道路而不得食。誰其濟之。人人惟辦已事。而三寶荒蕪矣。曰不然。但患一體三寶荒蕪耳。世間三寶。自佛法入中國以來。造佛建殿齋僧者。時時不休。處處相望。何煩子之私憂而過計也。吾獨慨夫僧之營事者。其瞞因昧果。不懼罪福。剋減常住。藏匿信施者。無論矣。即守分僧而未諳律學。但知我不私用入己則已。遂乃移東就西。將甲補乙。或挪還急債。或餽送俗家。不知磚錢買瓦。僧糧作堂。枉受辛勤。翻成惡報。是則天堂未就。地獄先成。所謂無功而有禍者也。中峰大師訓衆曰。一心爲本。萬行可以次之。則所謂已事先辦者也。已事辦而作福事。則所作自然當可矣。至哉言乎。爲僧者當銘之肺腑可也。

大鑑大通

大鑑能禪師。世稱南宗。大通秀禪師。世稱北宗。然黃梅衣鉢。不付時時勤拂拭之大通。而獨付本來無一物之大鑑。何宗鏡錄謂大鑑止具一隻眼。大通則雙眼圓明。信如是。何以不得衣鉢。夫曹溪親接黃梅。遠承達摩。又遠之承迦葉。又遠之承釋迦。乃永明傳道於天台韶國師。而爲此說者何也。抑隨時救弊之說也。昔人言晉宋以來。競以禪觀相高。而不復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故初祖西來。至永明時。又或以爲一悟即了。故宗鏡及萬善同歸等書。力讚修持。則似乎南宗專於頓悟。而北宗頓悟漸修。智行雙備。故有隻眼雙眼之喩。萬松老人獨奮筆曰。此一隻眼。是之謂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也。是之謂把定乾坤眼也。是之謂頂門金剛眼也。倘新學輩錯見者。執宗鏡所云作實法會。則大鑑止是空諦。而大通方始是中道第一義諦可乎。或曰。曹溪六代傳衣。舉世靡不知之。而當是時。何爲惟見兩京法主。二帝門師。北宗大著於天下。而不及曹溪者又何也。曰。曹溪既承印記。懷其衣鉢。爲獵人守網。潛光匿彩。至於一十八年。大通之道遂行。曹溪之名未顯也。迨風幡之對而後

道播萬世矣曾溪潛龍深淵不自炫耀大通見龍在田不自滿盈其言曰彼親傳吾師衣鉢者也蓋善知識之相與以有成也如是

詩偈

勸修四料簡

作福不念佛福盡還沈淪念佛不作福入道多苦辛無福不念佛地獄鬼畜羣念佛兼作福後證兩足尊

示廣位

病從身生身從業生不造諸業禍消福增娑婆念佛極樂標名一心不亂上品位登

因性靈示衆

聾啞癡僧名曰性靈世間好惡何足評論是非長短何必强分以此不說即杜禍門以此勿聽即塞謗門以此不疑成就信門人能學我萬禍無侵再或精進聖道可成

僧大文求偈字無外號含空

萬象之中唯空爲大空在我心眇如一芥大哉心乎誰與對待無對待故是以無外

示大琫

有生必有死長短安足論今得圓僧相平生願已滿當生大歡喜切勿懷憂惱萬緣俱放下但一心念佛注想極樂國上品蓮花生見佛悟無生還來度一切

新春日示衆

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却昨日作麼生十二月廿八

宿地藏院

濟寧城地藏院隱隱猶聞發弘願巧禪和空鉢還家癡道人賣衣買麵喫麵人休亂嚥照管胸中石頭片

還俗僧復祝髮入靈隱

數年佛殿蔓延一瞬魔宮震肅即非新起規模原是本來面目

答台州王敬所侍郎

問夜來牀頭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猫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因書頌曰

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

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採蕨歎

雲棲主人愛食蕨衲子山前羣採折採歸食已洗足坐忉忉喚我談心訣心訣何須待我談蹉過山前好時節蕨蕨豎起拳頭向汝說

放螺螄有感

盤盤曲曲深深密密出門則帶水拖泥閉戶則泯踪絕跡險遭玉鼎調和幾被金針挑剔今來復入波濤但願永離羅織休嫌肢體纏纖莫怪廊房窄塞若知圓覺作伽藍眼前便是金剛窟

示沈居士見衛

五十年前厥見衛一似描形不識面要將無見當玄修野狐僞作金毛現願依夫子眞實言念念存誠心不變一朝悟取首楞嚴見見之時非是見

向偽附此以戒妄言

跨上白牛車尺木橫當面頂門眼圓睜正見時時現千程復萬程永劫何曾變畢竟是甚麼來黑臉胡僧坐壁邊一物不存如是見

大音希聲

空谷幽然也一呼而響應十方雷霆寂然也一鼓而震驚百里若夫春禽晝啼秋虫夜鳴繁其聲者小音而已矣故世尊默然良久而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宴坐不言而帝釋云善說般若大音希聲非此之謂乎頌曰

不音之音名曰至音沈沈寂寂吼動乾坤無叩而鳴古人所箴學道之士默以養眞

大器晚成

楩梓在山千歲而巨材成室干將鑄冶九載而神光燭天若夫槿花早發而萎不終朝蜉蝣易生而壽不逾夕速其成者小器而已矣故長慶七破蒲團而捲簾大悟趙州八旬行脚而傑出叢林大器晚成非此之謂乎頌曰

不器之器名曰上器積厚養深一出名世欲速不達古人所刺學道之士靜以俟勢

大智如愚

連城之璧隱頑石而藏輝照乘之珠孕深淵而祕

彩若夫象以齒而焚身。翠因毛而殞命。銜其智者。小智而已矣。故曹溪妙契五祖而執勞負辛以韜光。慈明親見汾陽而含垢忍恥以匿迹。大智如愚。非此之謂乎。頌曰

不智之智名曰眞智。䔥然其容。韞輝內熾。用察爲明。古人所忌。學道之士。晦以混世

大巧若拙

騏驥負千里之能。而迹濫駑駘。楞檀值大千之價。而形同枯木。若夫振螳臂於齊輪。呈驢技於黔虎。售其巧者。小巧而已矣。故馬師具大機大用。而初守鈍於磨磚。香嚴能答十答百。而終甘心乎學圃。大巧若拙。非此之謂乎。頌曰

不巧之巧名曰極巧。一𡕀無能。萬法俱了。露才揚己。古人所少。學道之士。朴以自保

畫像自贊

瘦若枯柴。衰如落葉。呆比盲龜。拙同跛鼈。無道可尊。無法可說。問渠趺坐何爲。但念阿彌陀佛

又

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靑匠。庶幾此近之。權留作供養。若道這便是。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

示孫居士無高

人苦凡夫名。超之欲入聖。操此上人心。窮高不知病。我觀聖與凡。無欠亦無剩。廓然平等門。高下何足競。抑之又抑之。乃見眞如性

鬼子母揭鉢圖

鬼母失兒情太戚。天上人間求未得。鉢盂指示空覩形。盡其神力不能出。回光省過大歸依。刹那母子重相識。重相識。遲八刻。自家懷裏抱嬰兒。何必向如來膝下殷勤覓

答頭陀袁希賢

須知有念終無念。千丈綺羅無一線。誰識無情却有情。庭前鐵樹發新英。無亦非有亦非。偏南倚北莫相識。無亦是有亦是。東行西去隨我意。君不見虛空本自絕中邊。東西南北何曾異

擬古四首

畏寒時欲夏。苦熱復思冬。妄想能消滅。安身處處同

其二

忖得翻成失擬東仍復西未來杳無定何必預勞思

其三

蠶出桑抽葉蜂飢樹給花有人斯有祿貧者不須嗟

其四

草食勝空腹茆堂過露居人生解知足煩惱一時除

藍田

藹藹平畦瑞起煙山翁懷玉正高眠春深莫訝犁鋤靜不是人間稻黍田

東銘

一瓦一椽一粥一飯檀信脂膏行人血汗爾戒不持爾事不辦可懼可憂可嗟可歎

西銘

一時一日一月一年流光易度幻形匪堅凡心未盡聖果未圓可驚可怖可悲可憐

廚房銘

雪峰飯頭潙山典座古德芳風於今未墜攝爾狂心愼爾口過運水搬柴無忘這箇堂內坐禪堂外禪坐誰信傳衣不離碓磨

浴堂銘

山巍路遠致其柴薪瀹釜然火効其勞勤一月八浴叢林罕聞沙彌戲笑沸湯澆淋洗心滌慮日新又新何以報德忽悟水因

御製序

朕既選刻僧肇等禪師語錄長夏餘暇欲全覽歷代古德之所激揚而錄其眞切爲人者奈華藏浩瀚日不暇給臣工中與禪衲輩具能辨別淄澠目力者不得其人莫可使分任繙閱呈朕總覽者無已乃就妙喜所輯正法眼藏幻寄所刻指月錄二書採取若干則公案以示後學夫正法眼藏指月錄二書行海內數百年矣西竺四七震旦二三佛佛祖祖無義味語至今普遍閻浮提界僻荒山古刹渺渺禪棲楖栗蒲團脩脩釋子皆得展卷而見提唱而聞妙喜幻寄之功勳固爲不可磨滅但惜皆未具透關眼所以拈提

自先失利則紛中之雪煤裏之墨豈能揀辨的當擲黃金而取瓦礫寶魚目而棄摩尼定所不免是以正法眼藏指月錄之外其尙有元樞正體靈鑑眞光開示指歸禪燈末世者未經朕目無可如何在二書之中則可以自信選擇一無所遺矣明眼人自能辨取帙中所採言句非如妙喜幻寄所選祇尙語句尖新機鋒敏捷不論與本分心地有無交涉也皆專以提持向上不但時人之所推尙流俗之所盛傳而實非旨要未契眞宗者概置不錄卽古來大善知識遞相拈示之公案少或不依本分任其口頭滑利卽不與選焉夫此不了言句歷代明眼善知識非不知其爲非第一義諦或以祖父所遺只得傳爲家珍或因諸方檢點恐起爭端不無回互不但不肯明以指斥且棄短取長附合拈提將方寸之木聳令高於岑樓亦不過無柰聊作門前之繞豈實謂祖印在茲也初機後學未能人人具生知慧眼則不無悞人在朕今日無罣無礙一稟覺王正令黜陟古今有何忌諱而不爲直捷指明後世眞正發心參學之人如墮網之欲出若沐漆而求解者豈可不令解粘去縛之淨盡俾少留餘地耶如傅大士如大珠海如丹霞天然如靈雲勤如德山鑒如興化獎如長慶稜如風穴沼如汾陽昭如端師子如大慧杲如弘覺範如高峯妙皆宗門中歷代推爲提持後學之宗匠柰其機緣示語無一可入選者聊舉數端以見其旨如傅大士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及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之句長慶上堂曰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曰打中間的如此語句皆是祇識得個昭昭靈靈耳卽傅大士所云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亦祇到得脫凡情執著見耳祇如步行騎水牛較古德道士倒騎牛之句雖若彷彿而相去天淵如普化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此語雖亦非究竟較興化打中間語奚啻霄壤如龐居士一口吸盡西江水乃從來多傳爲極則者却不知但只會得個光吞萬象而已豈會脚跟點地所以五祖演云一口

啜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略約不似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此頌可謂補龐縕之欠缺也如龐婆百草頭邊祖師意之句尤爲膚淺而無知狂參亦稱爲究竟之說如汾陽昭除十智同眞之外其他語句無一可取似此見地則十智同眞之設亦從解路中得來耳若欲如是推演敷布豈有底止十智同眞亦奚足重若爲啓初學之疑情何必如此多言徒使眞參實悟之人牽連入於解路耳如德山乃從來歷代推崇之古錐而除一棒之外詳細搜求其垂示機緣却無一則可採不過會得個本無言說之理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地位耳未踏向上一著在所以嵓山之語泥裏有刺道德山向後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可謂將德山數語判斷也如托鉢公案亦只可啓發初學疑情與本分毫無交涉況亦有何奇特直得數千百年提唱殊不可解如巖頭雪峯實乃見過於師然亦未到圓通處較伊法嗣元沙縮欠百步在如大珠頓悟入道要門論不過提唱初機全未具頂門正眼其馬祖實歎之說未必確實如妙

喜乃數百年望重海內之人其武庫全錄朕皆詳細披閱其示語機緣中一無可取其拈提古德處亦間有透脫之論而支離謬誤處甚多觀此則非具眞知見者亦乃認得個本來微光用解識學問勉强擴充之所致非實透關之侶如靈雲青山原不動白雲任去來之句如露柱懷胎打破鏡來相見之說亦屬一流至風穴錄中所載不過默悟三元指要是其極則其語句如老僧闍黎祖意教意皆左右兩拍之說家國與野老老僧與闍黎豈有兩個雖將左右兩拍解路紛飾似同中有異異中同者其輩蹙安貼話成兩橛如何蓋覆如答隨緣不變云披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峯又如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之句皆從元要中知解得來不問可知不但非第一義而且貽悞後學況與世理大相矛盾似此不經之說徒增文士嗤謗耳與佛法毫無裨益此一實事有一絲毫便是一絲毫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眞僞之辨若過明眼人斷不能逃影如丹霞燒木佛觀其語錄見地只止無心實爲狂參妄作據丹霞之見木佛之外別

有佛耶。若此則子孫焚燒祖先牌。臣工毀棄帝王位。可乎。在丹霞以爲除佛見。殊不知自墮鐵圍而不覺也。意在立奇掃相而通身泥水。自不知也。若謂院主眉鬚墮。設立疑案。究亦無可疑處。不過亦從解路中成就耳。非切實爲人。開人天眼目之宗匠。況其示寂時。一足未及地而化。此亦護法神明令伊自示脚跟不點地之一證。如一古德殿前背佛坐。又一古德入殿向佛唾。傍僧云何得背佛坐向佛唾。答云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指無佛處來與某甲背。此等見解。與丹霞同。但知揥目前一像。却不覺自執千像萬像矣。當日但問此二狂徒。你道除此殿中佛。尚別有何佛。試指取看。管教立地現形。此等無稽魔說。何堪提唱。書錄掛齒。更有拾狐唾以爲獅乳者。尤堪憐愍。似此者不可枚舉。以上所拈。尙皆非屬邪妄。但脚跟未踏實地。非了義之說耳。如弘覺範指月錄中。採其拈提處甚多。其支離謬妄處。與幻寄同。可謂同病相憐。不過令人作發笑之戲具。更不必論者。至如三喚侍者。婆子燒庵。喫油糍。野狐。斬猫。犀牛扇。臺山婆子。子湖狗。香嚴上樹。雲門扇子。禾山鼓。慈明榜等公案。皆古今叢林中日日舉似者。朕悉不錄。蓋雖言語道斷。不涵啓發初機。非是究竟。但此等公案。尙不至榛蕪向上一路耳。總之此事如杲日光如大火聚。提則全提。印則全印。否乃不達佛之正旨。盡屬弄精魂。其言雖皆數千百年以來人人之所提唱。其人雖皆數千百年以來人人之所推崇。朕皆置之不論。蓋歷代震於其名。無人指出。殊不知此等未了之談。雜入眞正人天眼目之宗師語句中。後學豈能盡具參方眼。其目光如豆者。必致金鍮莫辨。皂白不分。到此地位。自以爲已造某古德所造之境。向上自然無路。妄爲參學事畢。豈不是盡九州鐵鑄成這一大錯。此等語句。雖於提撥初機。發人淨信。未始無功。然其功甚小。能令眞正發心參學之人。中止化城。過由伊造。其過甚大。如迦陵音亦可謂具參方眼者。乃於輿化古廟躲過。丹霞燒木佛。長慶路逢道伴等公案。尙被牽絆而未看破。且尤喜提唱風穴閤黎老僧一則。朕當年一一討論。爲之說破。尙不能透脫。何況初機後學耶。茲

集所選歷代禪師除六祖外一百五十六人語句固皆本分極則而諸人中如誌公馬祖一南嶽思石頭遷忠國師長沙岑觀國師臨濟亢投子同曹山寂元沙備韶國師其見識與前選中諸大善知識無二無別但其傳世語句可採者止於此因其難成卷帙是以並在後集中至於藥山儼黃蘗運洞山价羅漢琛法眼益天依懷細細評量猶有珠與璣之分其餘諸禪師公案言句二書所載祇此一二則語雖可錄不能品其次第學者能於古人語言相似而高下懸殊之處自具隻眼知朕採取刪汰意趣之所歸庶一明三方爲於此有分否則毋得顢頇含胡輕言參透葛藤轉不如講誦經典薰此佛種以待機緣尚爲未昧自己朕今此舉若無灼知定見豈肯多生枝節爲天下後世之所哂笑實憐禪宗頹廢慧命懸絲皆由此輩未了宗師開此紛雜岐徑令魚龍莫辨後學不知所從也故不得不爲蛇足一上如標月指所指必月無論三垣二十八宿未嘗悞指卽茲朓之月亦所不指所指者如月之恒旣圓且明普照三千大千後學但毋向指邊求月也是爲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望日

無名氏問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皆是無義味語
皇上品其優劣毋乃涉於解路乎

有名氏答從上祖師言句汝作麼生會無名氏云如鵶鳴鵲噪會有名氏曰汝旣不作言句會汝今云何復生分別心如可分別者固應如是分別如曰不可分別則古來言句旣作鵶鳴鵲噪會
皇上今日品題何不作鳳嘯龍吟會彎兎角弓而射空裏風影或百發百中或十發一中計功行賞夫何不可無名氏憮懼而退

御選歷代禪師語錄前集上

初祖菩提達摩大師

祖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佛大先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爲二甘露門而佛大勝多更

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纒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旣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而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者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尙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旣不知。誰云有無。尙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旣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辨析。卽悟本心。禮謝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汝可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旣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旣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

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三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旣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淸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淸淨旣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服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旣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旣不得得亦非得旣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旣非得得無得得旣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於是六衆咸誓歸依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

祖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般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乃辭祖塔別學侶泛重溟達南海乃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也廣州刺史蕭昂具禮迎供表聞武帝帝遣使賫詔迎請十月至金陵帝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祖渡江北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有僧神光諳祖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師立雪過膝斷臂求法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竺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

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二祖慧可大師

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尙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尙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卽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祖遂囑累付以衣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磵飲北齊天保初聞祖盛化乃致書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求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祖回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申禮覲密承印記

三祖僧璨大師

信心銘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　不用求眞惟須息見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　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

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絶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　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四祖道信大師

祖謂牛頭融禪師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絶思絶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五祖弘忍大師

咸亨中有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令隨衆作務盧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未審和尚敎作何務祖曰這獦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晝夜不息一日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擊其碓盧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敎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摩届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我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絶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既受衣付

何人祖曰昔達摩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

六祖慧能大師

祖抵黃梅參禮五祖當呈偈後三鼓入五祖室五祖復徵其初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語祖於言下大徹遂啓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遂傳衣法五祖送祖至九江驛邊令祖上船祖隨卽把櫓五祖曰合是吾渡汝祖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能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五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

祖至廣州法性寺値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旛聞二僧對論一曰旛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衆竦然

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祖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祖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祖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

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說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密是梵語

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卽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卽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眞性自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雖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解卽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竺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惟妄惟非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

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識自本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不思。常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

示眾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定慧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相。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祖云。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無相頌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名自性中眞懺悔忽悟大乘眞懺悔除邪行正卽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卽與諸佛同一類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總絕一世休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南嶽懷讓禪師禮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

僧智通看楞伽經約千餘偏不會三身四智禮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淸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旣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淸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通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旨因師曉終無汚染名

僧志道覽涅槃經至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而生疑禮祖求發明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

涅槃之所禁伏尙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之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眞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强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道聞已踊躍作禮而退

僧志常參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尙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望賜開示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學看曰大通云汝見虛空否對曰見通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通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尙示誨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有一童子名神會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祖曰知識

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曰和尙坐禪還見不見祖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祖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祖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家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

一日祖告衆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

唐中宗詔遣使薛簡迎祖祖以疾辭簡問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淸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淸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敎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詔加褒美

僧問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尙還得否祖曰我不會佛法

祖說偈曰一切無有眞不以見於眞若見於眞者是見盡非眞若能自有眞離假卽心眞自心不離假無

眞何處眞。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若覓眞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善能分別相。第一義不動。但作如此見。即是眞如用。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智。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若是不相應。合掌令歡喜。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

祖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之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

秦跋陀禪師

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於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

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寶誌禪師

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耶　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　又曰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

迷悟不二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即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渴鹿狂趁怱怱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吐吐

大乘讚七首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眞體莫除聲色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纏遶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爲實定知見性不了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自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一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形不知身本同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眞理相疏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沈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翻思覺時與夢顚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忘常寂自然契合眞如若言衆生異佛迢迢與佛常疏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二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迴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三報你衆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箇不居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即是眞如若欲存

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功
夫不解即心即佛眞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這
箇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
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四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
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見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
佛魔何處立脚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
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
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五世間幾許癡
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紛自救已身不了專
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永劫沈
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淸淨智心自惱眞如法界叢
林反作荊棘荒草但執黃葉爲金不悟棄金求寶所
以失念狂走强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
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眞如不少六聲聞心心
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何時了本語默
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
尋行數墨頭陀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
隔聖大道何由可得譬如夢裏渡河船師渡過河北
忽覺牀上安眠失却渡船軌則船師及彼渡人兩箇
本不相識衆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
如夢一切求心自息七

明州布袋和尚

師有偈曰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徧十方入
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
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求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
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
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
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淸
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
又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
自不識
師有歌曰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
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
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
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
知智者祇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强分別聖

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名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

南嶽慧思禪師

師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眞

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靑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淸涼澄觀國師

師答皇太子問心要書其詞曰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眞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惟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沈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眞猶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眞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

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惟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鑒象照而常空矣

青原靜居行思禪師

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尙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尙許箇鈯斧子秖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

荷澤神會參師問甚處來曰曹溪師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尙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師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秖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

一日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聖故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卽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故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

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眞如盡是眞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擧一千從事理無差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眞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卽是解脫解脫者卽是眞如諸法不出於眞如在纒名如來藏出纒號淨法身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苗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之用無爲是有爲之依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暗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境界妄想卽除妄想既除卽是無生若見此理眞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熏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珍重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去問西堂堂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百丈丈云我到這裏卻不會僧卻回擧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種沒弦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師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石頭希遷禪師

一日靑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

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曰誰將生死與汝

師問新到從甚麽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大顚問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麽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顚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麽汝即得入門

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

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念曰靈龜者智也深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游性海矣遂著參同契

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惟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

鳥窠道林禪師

有侍者會通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尙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尙佛法師於衣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

南陽慧忠國師

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麽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肅宗到師指石獅子云陛下這石獅子奇特下取一

轉語帝曰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曰山僧罪過後
戰源問皇帝還會麼師曰皇帝會且置你作麼生會
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覺義師曰佛曾迷否
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

供奉註思益經師曰凡註經須會佛義始得曰若不
會佛意爭解註經師令侍者盛一椀水中著七粒米
椀面安一隻箸問奉是甚麼義奉無語師曰老僧意
尚不會何況佛意

師問禪客從何方來禪客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
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卽心是佛佛是
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
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挃頭頭知挃脚脚知故名正徧
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卽有生滅心性無始以
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蛻皮人出故宅
卽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
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若以見聞覺知是佛
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
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
此復若爲師曰經云開佛知見尙不言菩薩二乘豈
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僧又問阿那箇是佛
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
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
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卽別悟卽不別曰經云佛性是
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
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
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
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
無情旣有佛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
間歇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
聞師曰諸聖得聞曰衆生應無分耶師曰我爲衆生
說不爲諸聖說曰某甲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
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旣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師
曰賴我不聞我若得聞則齊於諸聖汝則不聞我說
法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尙
爾況有情耶曰若然者南方知識云見聞覺知是佛
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

佛性耶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言非也曰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罣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此閒佛性全無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師亦言卽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眞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

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卽得師曰無心可用卽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曰無心卽成佛和尚卽今成佛未師曰心尙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卽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尙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見莫落空否師曰無空可落曰有可墮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卽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游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

護永無障礙何處不得逍遙

僧問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師曰此盖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於是禪客作禮而去

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曰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則是顚倒見曰師心是佛還用修萬行否師曰諸聖尙皆具二嚴豈可撥無因果耶

師將涅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弟子應眞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後詔應眞問前語眞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眞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耽源應眞禪師

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

圭峰宗密禪師

山南溫造尙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何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氷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托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

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常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托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宗密有八句偈顯示此意於尙書處誦之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卽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卽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卽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卽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卽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無名老宿

師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喫鐵棒有日在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

百丈懷海禪師

馬祖一日問師甚麼處來師曰山後來祖曰逢著一人麼曰不逢著祖曰爲甚麼不逢著曰若逢著卽擧似和尙祖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曰某甲罪過祖曰却是老僧罪過

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飢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

師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

師令僧去章敬處見伊上堂說法你便展開坐具禮拜起將一隻鞋以袖拂却上塵倒頭覆下其僧到章敬一依師旨章敬云老僧罪過

有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南山虎齩大

蟲曰不謬眞詮爲甚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遇中郞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爭遇知音拂袖便行師曰百丈今日輸却一半

南泉普願禪師

師玩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

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

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敎阿誰還

師與魯祖歸宗杉山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於中路相別次師插下拄杖云道得也被這箇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礙宗拽拄杖打師一下云也只是這箇王老師說甚麼礙不礙魯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

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

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師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如今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郞漢又與麼去也

師問僧云夜來好風僧云夜來好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株松次問一僧云夜來好風僧云是甚麼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是甚麼松師云一得一失

師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大潙智云三世諸佛旣不知有貍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

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

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插火箸叉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鹽官海昌齊安國師

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

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歸宗智常禪師

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菴南泉曰卓菴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銚便起南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曰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難銷

幽州寶積禪師

上堂夫心月孤懸光呑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眞空無跡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石鞏慧藏禪師

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西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西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鵝湖大義禪師

唐憲宗詔入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為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

伊闕伏牛自在禪師

上堂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

興善惟寬禪師

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楊岐甄叔禪師

示衆曰。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兆。萬像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河沙。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卽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

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

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菴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世音

襄州龐蘊居士

至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

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易復易卽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藥山惟儼禪師

師參禮馬祖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旣如是善自護持

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旣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

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師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箚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頭然之

坐次道吾雲巖侍立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

僧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看經次僧問和尙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尙還得也無師曰你若看牛皮也須穿

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朗州刺史李翱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李初嚮師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師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去。師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欣然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李罔測玄旨。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

潭州長髭曠禪師

師曾溪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天王道悟禪師

師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為廬。節使來訪。師不為加禮。使怒。擒師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發。且聞空中天王神瞋責聲。遂哀悔設拜。煙燄頓息。宛然如初。乃躬往江邊迎師。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益自敬重。於府西造天王寺供師。龍潭信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為長蘆。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

黃檗希運禪師

百丈一日因普請開田。回問師曰。運闍黎開田不易。師曰。隨衆作務。丈曰。有煩道用。師曰。爭敢辭勞。丈曰。

開得多少田師將鑁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
行道師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
師便過第二位坐泉休去
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
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
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
泉曰王老師呢師戴笠便行
裴相國一日托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
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
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
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
何師曰普
示裴公美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
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靑不黃無形無相
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惟此一心
即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別異若觀佛作淸淨光明解

脫之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
河沙劫終不得菩提爲著相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
許法可得即心是佛如今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
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
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
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即
是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
與道背恒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
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
寶馨香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無心
之心離一切相衆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
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造
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相造善枉
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
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
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故曰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淸淨佛人皆有之蠢動含
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祇自悟入直下便是圓滿

具足更無所欠
師云若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此是喩法身卽虛空虛空卽法身常人謂法身徧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卽虛空虛空卽法身也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卽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卽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衆生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菩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卽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亡乃是眞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眞法界耳
夫學道者若以一切時中心有常見卽是常見外道若觀一切法空作空見者卽是斷見外道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若但不說本祇說末不說迷祇說悟不說體祇說用總無你話論處他一切法且本不有今亦不無緣起不有緣滅不無本亦不有本非本故心亦不心心非心故相亦非相相非相故所以道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法卽非法非法卽法無法無非法故是心心法既若如此故知一切法性自爾卽不用愁他慮他如言前念是凡後念是聖如手翻覆一般此是三乘敎之極也據我禪宗中前念且不是凡後念且不是聖前念不是佛後念不是衆生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舉著一理一切理皆然見一事見一切事見一心見一切心見一道見一切道一切處無不是道見一塵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見一滴水卽見十方世界一切性水又見一切法卽見一切心一切法本空心卽不無不無卽妙有有亦不有不有卽有卽眞空妙有既若如是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塵國土不出我之一念若然說甚麼內之與外如蜜性甜一切蜜皆然世間出世間乃至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有性無性元同一體言同者名相亦空有亦空無亦空盡恒沙世界元是一空故達摩大師從西天來至此土經多少國土祇覓得可大師一人密傳心印印你本心以心印法以法印心心既如此法亦如此同眞際等法性法性空中誰是授記人誰是得法人他分明向

你道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無相故不可以心得心無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即便是本源自性天眞佛故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無相更得無相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無所得無得亦不可得所以道無一法可得祇教你了取本心當下了時不得了相無了無不了相亦不可得如此之法得者即得得者不自覺知不得者亦不自覺知如此之法從上已來有幾人得知所以道天下忘已者有幾人

師云凡人多爲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却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

示衆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即印不成文印著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即無心得即無得

一日云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絕意三乘惟一眞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恒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節也

師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辭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解却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眞本無名字

僧問妄能障自心未審而今以何遣妄師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無根祇因分別而有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盡自然無妄不得有纖毫依執云既無依執當何相承師云以心傳心云若心相傳云何言心亦無

師云不得一法名爲傳心若了此心卽是無心無法
云若無心無法云何名傳師云汝聞道傳心將謂有
可得耶所以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
無所得得時不說知此事若教汝會何堪也
問和尚現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
有法可說卽是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卽是處所法
亦無法法卽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
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
道場道場者祇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
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意逍遙何所
論
問聖人無心卽是佛凡夫無心莫沈空寂否師云法
無凡聖亦無沈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
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如幻翳所以云見聞
如幻翳知覺乃衆生祖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所以
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
問本旣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師
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
中箇箇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
不分時祇是一塊此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種種形貌
喩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
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
何得有異

長慶大安禪師

雪峰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曰本
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
斧痕

清田和尚

師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
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
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曰善知識
眼應須恁麼茶罷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
麼生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大慈寰中禪師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參百丈受心印
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

菴中主師曰蒼天蒼天南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菴中主師曰會即便會莫忉忉南泉拂袖而出

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麼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洞山曰闍黎爭合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洞山曰得

洞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麼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洞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

石霜性空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　沙彌即仰山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山復問溈山溈召慧寂山應諾溈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長沙景岑招賢禪師

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尙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

師游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游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

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曰得閑題取一篇好

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

種田割稻。麽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麽

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登州布。揚州絹

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

竺尚書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莫妄想。曰爭奈動何。師曰會卽風火未散。書無對。師喚尚書。書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卻。卽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主尊得麽。曰恁麽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示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已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示衆。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華亦應是生。若身是生。則山河大地萬象森羅亦應是生

問。教中說幻意是有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麽則幻意是無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麽則幻意是不有不無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學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入見幻本來眞。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

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尙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淸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

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牆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

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

初師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偏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偏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鄂州茱萸和尙

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便打虛曰莫錯打師便下座

子湖巖利蹤禪師

示衆諸法蕩蕩何絆何拘汝等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縣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旣已無

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迴避處恰似日中逃影相似還逃得麼今之旣爾古之亦然今古齊時汝還諱得麼佛法玄妙了得者自相策發無爲小緣妨於大事汝不見道寧可終身立法誰能一旦忘緣仁者要得會禪麼各歸衣鉢下看

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云一切物著不得進云爲甚麼一切物著不得師云汝是一切物還著得汝否

師曰仁者本自具足本自周備直敎無纖塵法礙你眼光始得若有微塵底不盡不是一生半劫賺汝皮囊汝性命根境法中造諸妖怪山精鬼魅附汝行持得少爲足鼓弄片皮於佛法却爲毒害譏禮塔廟毀彼持經則成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

師曰仁者豈不見目前太虛還有纖毫欠少處麼若也於中體得這箇消息不妨出得凡聖境界了得世間出世間之智一法旣爾萬法亦然仁者還樂也無

示衆天上人間輪迴六道乃至蠢動含靈未曾於此一分眞如中有些子相違處還信麼還領受得麼大凡行脚也須具大信根作箇丈夫始得何處得與麼難信他古人只見道箇卽心是佛卽心是法便承信去隨處茅茨石室長養聖胎只待道果成熟汝今何不效他行取仁者可煞分明並無參雜治生產業與諸實相不相違背

靈鷲閑禪師

明水和尙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

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無縫塔前多雨水

新羅大茅和尙

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

湖南祇林和尙

師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道吾宗智禪師

師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鳥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

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箇作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然雖如是且無滲漏

有施主施褌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褌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藥山曰與汝一腰褌

雲巖曇晟禪師

師問僧甚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

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徧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殺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

師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竪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

院主遊石室回師問云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爲祇恁麼便回院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作甚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師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衆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後夾山散衆束裝直造華亭師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鈎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

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澧州高沙彌

師住菴後一日歸省藥山值雨山曰你來也師答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藥山問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

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仙天禪師

洛瓶和尙參師問甚處來洛瓶曰南溪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麼曰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洛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忘名洛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

三平義忠禪師

師初參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參大顚舉前話顚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上辨師無對顚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師問大顚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顚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顚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顚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師有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睦州道明尊宿

師一日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

紫衣大德到禮拜師問曰所習何業曰惟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

僧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

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新到參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為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贓物現在

師問講金剛經僧荷擔如來即不問你寺門前金剛為甚麼入你鼻孔裏僧云和尚甚麼說話師云你講得夢裏

問僧甚麼處來云靈山來師曰近日打殺一門僧是否僧無語師云這箇蝦蟆

僧問寺門前金剛拓即乾坤大地不拓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吽吽我不會見此

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

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

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麼餢飳子快下將來

問僧甚處來僧云那邊刹師曰老僧屈僧云和尚即得師曰擔枷過狀擗脊便打

問僧幾人新到云五人師云瓦解冰消僧云和尚未曾有問師云賊把贓為驗

烏石靈觀禪師

師問西院此一片地堪著甚麼物西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汚了也

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師指蛇曰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秖這便是

大隨法眞禪師

僧問路逢古佛時如何師曰你忩逢驢駝象馬喚作甚麼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擧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

問僧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新興嚴陽尊者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因金剛到僧問旣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

日容遠和尙

因豁上座參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豁曰俊鶻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

關南道吾和尙

師問灌溪作麼生灌溪曰無位師曰莫同虛空麼灌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卽不倦

臨濟義玄禪師

師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師曰钁也未擧困箇甚麼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尙爭容得這風顚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

裏活埋
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麽師曰一與
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𡍼地三
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巳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𡍼地
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師到翠峰峰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峰云黃檗有何
言句指示於人師云黃檗無言句峰云爲甚麽無師
云設有亦無擧處峰云但擧看師云一箭過西天
師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
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
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巳行天下徧將軍
塞外絶煙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幷汾絶信
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
野老謳歌
有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
心淸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
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

間斷自達摩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
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大凡演
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
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麽生會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
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
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麽汝且作麽生分若分
不得巳後不得學老僧喝
師云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治病解縛你取山僧口
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
師曰你但一切入凡入細入染入淨入諸佛國土入
彌勒樓閣入毗盧遮那世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
空佛出於世轉大法輪入無餘涅槃不見有去來相
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處處游履國
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全眞皆是實相
師曰你一念心愛被水溺你一念心瞋被火燒你一
念心疑被地礙你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
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

邊涌中沒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爲達四大如夢如幻故道流你只今聽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沒嫌底法你若憎凡愛聖被聖凡境縛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求文殊現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你欲識文殊麼只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疑此箇是活文殊你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普賢你一念心能自在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爲主伴顯卽一時顯隱卽一時隱一卽三三卽一如是解得方始好看教

夾山善會禪師

師初在溈山作典座溈問今日吃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溈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尙爲甚麼却言無師曰三年不吃飯目前無飢人曰旣是無飢人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祇爲悟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眞

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

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靑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

上堂金烏玉兎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下黑暗上唇與下唇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覩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脚不著最好

上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黎困魚止濼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

上堂明不越戶穴不棲巢目不顧他位裏脚不踏他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機不假鋒鋩事到這裏有甚麼事闍黎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

清波意自殊

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秖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秖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漉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便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努持生死法惟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

投子大同禪師

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菴中坐師後攜一瓶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秖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秖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瓶曰油油茶次師自過胡餅與州州不管師令侍者過胡餅州禮侍者三拜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候白伊更候黑

雪峰到師指菴前一片石謂雪峰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有兩路峰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峰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钁頭拋向峰面前峰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峯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峰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

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毬子後僧問師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念念不停留

師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亦下禪牀立

問一等是水爲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

師在京赴一檀越齋。檀越將一盤草來。師拳兩手安頭上。檀越便將齋來。後有僧問。和尚在京投齋意旨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

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脚女子白頭絲。

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

清平安樂遵令禪師

初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卽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領謝。

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曰。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

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

洞山良价悟本禪師

師參溈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溈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溈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此去澧陵攸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遂辭溈山。徑造雲巖。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
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
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
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
有沖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
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問欲見和尙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卽無
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蹋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
問蛇吞蝦蟆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
不救則形影不彰
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
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
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顚倒曰
甚麼處是學人顚倒師曰若不顚倒因甚麼却認奴
作郞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
師曰今時人學道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已佛
法乎況此之是也賓中主尙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

僧問顚倒

僧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
卽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卽易相續
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
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卽便休
僧問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
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
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
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
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
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
不顧視者是
師與雲居過水師問水深多少居曰不濕師曰麤人
居却問水深多少師曰不乾
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
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
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
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

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外寂中搖。繫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

偈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師依仰山剃度。北游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福州雙峰古禪師

師因辭石霜。石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石霜曰。擬著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苟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後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祇教我不著是非。

三聖院慧然禪師

上堂。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

灌谿志閑禪師

師住末山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飢僧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

九峰道虔禪師

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亙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話月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巳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疎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渾圇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

洛浦元安禪師

師到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一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巳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珠遊魚不顧師於言下大悟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

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卽吾宗不墜矣

上堂師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鏁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

問僧近離甚處曰荊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爲甚不逢曰若逢卽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

巖頭全豁禪師

示衆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不見道無實無虛若向事上覰卽疾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著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兩頭靈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眞椀鳴聲塗糊汝繫寧汝古人喚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

示衆云夫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箇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便轉轆轆地不見古人道沈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轉轆轆自然目前露倮倮地飽齁齁地不解却不解較瞥起微情早落地上若也未得與麼蕩蕩地喚作依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學得一切言句隘在胸中有甚麼用處不見道辟觀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烯烯地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但向根本明取不見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人這箇不是汝習學得底這箇不是汝去住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月三十日赤閧閧地無益信知古風大好不見道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與麼逩出來時便知深淺這箇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出來有

甚麽碑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句子。軟嫩嫩
地。眞是無孔鐵椎。聚得一萬箇。有甚麽用處。若是有
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
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已
胸襟中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今時還有與麽漢麽。
莫終日閧閧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
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透向聲色
中。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燄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麽
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時熱珍重

雪峰義存禪師

僧問西山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擧拂子示之。
其僧不肯。後參師。師問甚處來。云浙中來。師曰今夏
在甚處。曰蘇州西山。師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師
曰何不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師曰有甚麽事。僧擧
前話。師曰汝作麽生不肯他。曰是境。師曰汝見蘇州
人家男女否。曰見。師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師曰
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肯他否。曰肯。師
曰祇如拈拂子。汝作麽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
次發言。乞和尚慈悲。師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麽
處蹲坐。僧無對

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
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
住持事繁

師問僧甚處來。曰潙山來。師曰潙山有何言句。曰某
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據座。師曰汝肯他
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潙山古佛。汝可速去懺悔

問僧甚麽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
亂走作麽。曰和尚莫塗汚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汚你。
古人吹布毛作麽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餿飯。已有
人吃了。師休去

玄沙問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麽生。師將三
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
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

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
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
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麽死急。話頭也不識。

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窗欞中拋入師便開門

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閩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

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玄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玄沙曰祇是人人底

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便打

上堂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

曹山本寂禪師

僧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若遇六賊來時却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劍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

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

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

角門禮拜
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
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
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
師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
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
僧問親何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
曰此猶是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
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
僧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
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
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
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
祇解與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眞
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
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
莫將知見妄疏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
隣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

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師問强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
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
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師讀杜順傅大士所作法身偈曰我意不欲與麼道
門弟子請別作之既作偈又註釋之其詞曰渠本不
是我(非我)我本不是渠(非渠)渠無我即死(仰汝取活)我無渠即
余(不別有)渠如我是佛(要且不是佛)我如渠即驢(二俱不立)不食
空王俸(若遇御飯直須吐却)何假雁傳書(不通信)我說橫身唱(爲信
唱)君看背上毛(不與你相似)乍如謠白雪(將謂是白雪)猶恐是
巴歌(傳此句無註)

雲居道膺禪師

師造洞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
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
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噇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
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
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與
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恁然之一日山問師甚處

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麽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麽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尙隔山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

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麽。師便休去。僧不肯。

示衆曰。佛法有什麽多事。行得卽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自古先德。醇素任眞。元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是道。或時答。甎木頭作麽。皆重元來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卽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相似盡說了。合煞頭人。總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力。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等閑。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什麽如此。常恐無利益。欲得與麽事。須是與麽人。旣是與麽人。不愁恁麽事。恁麽事卽難得。

師曰。汝等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尙不干自已事。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麽交涉。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闍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去。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甚麽。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蠱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

師曰。從天降下。卽貧窮。從地涌出。卽富貴。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門則難。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語言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卽貧窮。曰。不貴得。又問。如何是從地涌出則富貴。曰。無中或有。

疏山匡仁禪師

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

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井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秖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秖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

師常握木蛇有僧問師手中是甚麼師提起曰曹家女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

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

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

師有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

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

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

京兆府蜆子和尚

師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冬夏惟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越州乾峰和尚

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諾諾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

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峰前客元是

平田莊裏人

芭蕉山慧淸禪師

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天童正覺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當人與奪爭關芭蕉甚事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

南院慧顒禪師

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師尋居丹邱瑞巖坐盤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　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

鏡淸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淸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

玄沙師備宗一禪師

雪峰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尙脚跟猶未點地在

一日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

侍雪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峰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尙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峰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

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峰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尙脚跟未點地在

與雪峰夾籬次師問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峰曰有師曰如何是夾籬處佛法峰撼籬一下師曰某甲不與麼峰曰子又作麼生師曰穿過篾頭來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用自己作麼

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出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
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尙又作麼
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尙與麼道却得某
甲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師與韋監軍茶話次軍曰占波國人語話稍難辨何
況五天梵語還有人辨得麼師提起托子云識得這
箇郎辨得

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尙虎師曰是汝虎歸
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
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

師問鏡淸教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甚
麼法淸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師曰浙中淸水
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

僧問承和尙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
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
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
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
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云若論此事喩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賣與
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
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升沈建立乖眞非屬造化動
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鄕動靜雙泯卽落空
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
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道本如如法爾天眞不同修證
祇要虗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卽
爲魔王眷屬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
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
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
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
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
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若與麼現前更疑
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不因莊嚴本來眞淨便是
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

示衆夫古佛眞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處處流輝隱
顯坦然高低盡照是以沙門上士道眼惟先契本明

心方為究竟森羅萬象一體同源廓徹無邊誰論有滯塵劫中事都在目前時人曠隔年深致乖常體迷心認物以背眞宗執有滯空渾成意度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坐不臥住意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不免輪迴盡爲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如今甚麼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現何不與麼會去若無這箇田地時中爭奈諸般滲漏何總成虛妄阿那箇便是平生得力處有爲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只爲違眞業本厭離凡情忻心聖道作此見知不出他限量拋他五陰不去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你只擬向前爭能明得可中徹去方得知之若未究得當知盡是虛頭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達今生若徹去萬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珍重

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揑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現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顚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功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超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迴際不得依前被輪迴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我如今立地令汝構去更不教汝加功鍊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下

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為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為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為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眞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徧周沙界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

上堂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現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覷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省不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為緣為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綱未會措著一分毫惟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麼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沈幾時休息去若要明徹即今這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

師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如世間畫師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時却自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

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愶嚇得汝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知麼何不急究取

師示衆曰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猶如畫月曹溪竪拂猶如指月時鼓山出衆曰月聻師曰這箇阿師就我覓月鼓山不肯却歸衆曰道我就他覓月

師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

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

僧問學人作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

保福從展禪師

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

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甚麼不痛僧無對

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麤心

龍華靈照眞覺禪師

師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

翠巖令參永明禪師

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　圓悟勤拈云人多錯會道白日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夏末先自說過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圖箇甚麼到這裏見得透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著便向言句下鮫嚼眉毛上作活計看他屋裏人

自然知他行履處雪竇頌云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巖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竇著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衆直得千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翠巖雪竇爲人意在什麼處急著眼看

鏡淸道怤順德禪師

普請次雪峰舉潙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峰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怤鉏地去師再參雪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峰曰甚麼處逢見達摩師曰更在甚麼處峰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峰便休

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

師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淸今日失利

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

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顚倒迷己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己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太原孚上座

雪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秖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峰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峰深器之

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
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
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
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
峰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

金峰從志禪師

師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
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
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
窠裏
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
耳衆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
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
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
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
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伊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
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
僧侍次師曰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曰請和
尚舉師豎拂子僧良久師曰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
視東西師曰雪上更加霜

佛日本空禪師

師年十三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
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
山許相見師擬上階山曰三道寶階從何而上師曰
三道寶階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
乃上階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
山曰何不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
麼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
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
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
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
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窗下安排著
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
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
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釅茶三五盌
意在钁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曰瓶

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擧目師曰大衆鵠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衆皆仰歎

撫州疏山證禪師

師謁投子投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投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投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侍者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潁橋鐵胡安禪師

師與鐘司徒向火次鐘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鐘擬議師撥火云司徒司徒鐘忽有省

同安慧敏禪師

師初參洞山問諸聖以何爲命洞山曰以不問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洞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洞山曰不從問斷師於言下有省

白雲藏和尚

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溪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

明招德謙禪師

師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

到堯庵乃提起綵子云得恁麼毿毿地庵云莫錯認定盤星師曰恰是

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尙有來多少時師曰噫幾賺我踏破一緉草鞋便同師往國泰深乃領衆出接至門首師乃指金剛云者兩箇漢在這裏作什麼深搯拳作金剛勢師云殿裏黃面老子笑你

師在招慶因普請去王太傅宅取木佛傳乃問大衆云忽遇丹霞又作麼生衆無語師當時捧起向頂上云也要分付著人

鹿門譚和尙

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云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隔須彌在

羅漢院桂琛禪師

玄沙問三界惟心汝作麼生會師指椅子曰和尙喚這箇作甚麼曰椅子師曰和尙不會三界惟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

師侍沙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沙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師曰喚甚麼作門

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

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答曰有時示衆云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

師見僧擧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尙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竪拂子便云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擧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竪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竪起掃帚爲甚麼不讚歎

上堂諸上座不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用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爲甚麼却特地艱難去

上堂宗門玄妙爲當秖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擧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原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箇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

聲蝦蟆老鴟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辨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秖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卽今聲色摐摐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卽汝靈性金剛祕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卽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胸若論殺盜婬罪雖重猶輕尙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閒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

安國慧球禪師

師於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

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擧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旣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蚯蚓助汝發機若是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師問了院主秖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眞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尙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招慶省僜禪師

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覩佛像乃擧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尙也是橫身福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尙非惟橫身福然之

大龍智洪禪師

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碧如藍　雪竇顯頌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把珊瑚鞭驟珠盡擊碎不擊碎增瑕纇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龜洋慧忠禪師

一日謂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

白雲子祥禪師

上堂。諸人會麽。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麽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

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麽生。僧指椅子曰。這箇是椅子。師以手撥椅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虛頭漢　雲門聞乃云。須是我祥兄始得

德山緣密禪師

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麽生辨。若辨得出。有參學分。若辨不出。長安路上輥輥地

示衆。俱胝和尚但有問答。只豎一指頭。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擧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諸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麽恁則不謬去也。師便打

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

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撑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盤裏盛雪。雲門見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擧此三轉語。足以報恩

雙泉師寬明教禪師

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初曰。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

一日雲門問師。今日喫得幾箇胡餅。師曰。五箇。門曰。

露柱喫得幾箇師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師一日訪白兆兆曰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
兆曰伏惟爛木一橛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
直得聖凡路絕師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兆曰無成
褫師曰佛與衆生不別呢侍僧救曰有成褫師曰直
得聖凡路絕呢當時白兆一衆失色

洞山守初宗慧禪師

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
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
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
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麽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
恁麽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
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
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
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
大口師便禮拜
示衆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諸禪
德作麽生是活句到這裏實難得人若也不動一塵
不撥一境見事便道答話長老下脚不得東西南北
莫知多少要得去離泥水活人眼目舉唱宗風激揚
大事不道全無其奈還少只緣未達其源落在第八
魔境界中識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物物無
不具足道我得安樂田地更不求餘凡有叩擊問難
卽便敲牀竪拂更不惜使施使設便行便用向惡水
坑裏頭出頭沒弄箇無尾猢猻到臘月三十日鼓也
打破猢猻又走却了手忙脚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
若是箇衲僧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他鶻臭布衫
又曰舉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法眼精明方能鑒辨
緇素切緣眞妄一源水乳同器到此難分洞山尋常
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觀乃辨眞僞若不如是
何名善知識夫善知識者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
方名善知識卽今天下那箇是眞善知識諸禪德參
得幾箇善知識來也不是等閑直須參教徹覷教透
千聖莫能證明方顯大丈夫兒不見釋迦老子明星
出時豁然大悟與大地衆生同時成佛無前後際豈
不暢哉雖然如是若遇明眼衲僧也好劈脊便棒

問維摩掌擎四世界未審維摩身在甚處師曰在闍黎後底曰爲甚麼在學人後底師曰還我話頭來

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問自古及今不從人得六祖在黃梅夜間聞何事師曰誌公拄杖曰得用時如何師曰用那曲尺作甚麼

問十二時中行住坐臥自省覺時如何師曰看人喫飯曰爭奈樹影不斜何師曰親言出親口

問金鍮現前請師辨師曰兩脚蝦蟆呑却月

都監太保問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此意如何師云洞山茶碗裏有太保太保茶碗裏有洞山太保無語

首山省念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在老僧會裏多少時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擧似人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元字脚便下座

問僧近離何處曰廣慧師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離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長橋師曰與麼則合喫首山棒也曰尚未參堂師曰兩重公案曰恰是師曰耶耶

示衆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者裏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卽是兩箇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這裏急著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動卽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窗看馬騎相似擬議卽沒交涉諸上座旣然於此留心直須仔細不要掠虛好他日異時賺著你在諸人若也有事近前無事珍重

師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

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郞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著靴水上立咄哉巧女兒攛梭不解織看他鬪鷄人水牛也不識背陰山子向陽多南來北往意如何若人問我西來意東海東面有新羅

師上堂辭衆偈曰諸子謾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

彌勒文殊不奈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眞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

淸溪洪進禪師

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止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卽禮謝

龍濟修禪師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甚麼不壞師曰爲同於大千

上堂捲簾除却障閉戶生窒礙祇這障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

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智門光祚禪師

上堂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禍雹子裏藏身還藏身得麼若藏不得却被雹子打破髑髏

示衆數日好雨且道雨從甚處來若道從天降那箇是天若道從地出喚甚麼作地若更不會所以古人道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强移箇中生解會眼上更安錐

蓮花峰祥庵主

師示衆云若是此事最是急切須是明取使得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得隨處安閑亦不要將心捺伏須是自然合他古轍去始得纔到學處分劑便須露布箇道理以爲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上座却請與麼相委好

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櫛㮚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言畢而逝

藍田眞禪師

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簣修塗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

從地鑪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知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麼去參

清涼法眼文益禪師

師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鑪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辭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於言下大悟

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

嘗指竹問僧曰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與麼師笑曰死急作麼

師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代曰被眼礙

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

師曰出家兒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石頭初看肇論至會萬物為己者其惟聖人乎則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乃作參同契首言竺土大仙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亦只尋常說話夫欲會萬物為自己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已而又囑曰光陰莫虛度所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虛度光陰於

非色中作色解於非色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得否若與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但守分過時好

上堂大衆久立乃謂之曰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

文邃禪師嘗究首楞嚴爲之節解句釋自謂深符經旨謁師師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邃曰是師曰明還甚麼邃曰明還日輪師曰日輪還甚麼邃懵然師戒令焚所注文邃始依師請益

玄則禪師問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師師問甚處來則曰青峰師曰青峰有何言句則舉前話師曰上座作麼生會則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師曰與麼會又爭得則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師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則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丙丁童子來求火

三界惟心頌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頌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承天三交智嵩禪師

師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元偈曰須用眞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獅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眞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眞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眞到家首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耶師曰是首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首山曰惜取眉毛師

曰和尙落了多少首山以竹篦頭上打曰這漢向後
亂作去在
鄭工部問師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
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斷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
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
老婆吹火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

師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擧論宗乘頗敏捷會野
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惟心萬法
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是甚麽人語僧曰法眼語
師曰其義如何曰惟心故根境不相到惟識故聲色
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入口中
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皆駭然僧不能答師
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
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上堂擧古德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
便打坐便提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
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麽道神鼎則不然貪瞋
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
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谷隱蘊聰慈照禪師

僧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三門佛殿如何轉師
曰我向汝道汝還信麽曰和尙誠言安敢不信師曰
這漆桶
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
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即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
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
上堂師云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
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麽生是許外生底
句莫錯擧
僧問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
山巖崖中佛法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
龍

洞山曉聰禪師

僧問達摩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
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

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忉珍重

天台德韶國師

師所至少留見知識五十四人括磨搜剔窮極隱祕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契之師以徧涉叢林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參有僧問法眼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爲緣耶色與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爲汝緣乎師聞悚然異之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於是師大悟於座下平生疑滯渙若冰釋感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弘吾宗行矣無自滯

與教明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雞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耶衣解長耶師曰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

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也

示衆眞宗不二萬德無言正當明時如王寶劍所以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鑪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覺所以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一生一滅未曾

有纖毫異相未嘗有纖毫別相更無毫氂絲髮許作見聞心識解會何故誠謂是非路絕妙性天機所以云汝生我亦生汝殺我亦殺生殺輪王機交馳激電掣

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却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

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旛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旛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旛就風旛通取莫道風旛動處是甚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卽是空有云非風旛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

上堂毛呑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峰已顯揚般若圓通遍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

上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界緜緜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麼道三界緜緜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竪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揀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會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

上堂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

師曰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乃曰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珍重

上堂擧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緣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蔕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

師有偈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曰即此一頌可起吾宗

師以涅槃四種聞示學者諸方目爲韶國師四料揀云聞聞　聞不聞　不聞聞　不聞不聞

靈隱清聳禪師

師參法眼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

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顚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强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

奉先慧同禪師

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

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

永明道潛禪師

師謁法眼眼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無對眼曰汝問我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現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汝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在

石霜慈明禪師

師到大愚芝坐間開合子取香燒師問作麼生燒芝便放香爐中燒師指曰訝郞當漢又恁麼去也

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

問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

永首座與師同辭汾陽永未盡其妙從師二十年終不脫灑一夕圍爐深夜師以火筯敲炭曰永首座永首座永咄曰野狐精師乃指永曰訝郞當漢又恁麼去也永乃豁然

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

示衆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按山後是主山那箇是無爲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作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

瑯琊慧覺廣照禪師

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迴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像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拍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

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

大愚守芝禪師

僧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乃豎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掛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有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

陞座拈香合子曰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若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

問通身是眼口在甚麼處師曰三跳曰不會師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

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聞師之風自石霜至大愚入室師趯出隻履示之善退身兩立師俯取履善輒踏倒師起面壁以手點津遶畫其壁三善陞立其後師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為人瞎却一城人眼在

文公楊億大年居士

公出守汝州謁廣慧廣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廣慧曰來風甚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廣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廣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廣慧曰祕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廣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廣慧以手作拔鼻

勢曰這音生更蹲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天衣義懷禪師

示衆古人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有老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也太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檢點得分明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

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

上堂師云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上堂大衆集定乃曰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是良久曰還會麼珍重

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摩

上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孿孿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鬭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

上堂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

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

上堂靈源絕眹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

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見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為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君自看

上堂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

師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

色空頌二首色空空色色空空礙却潼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盡靑山依舊白雲中東西南北十萬八千空生罔措火裏生蓮

玉泉承皓禪師

叢林號為皓布裩一日為張無盡舉傳大士頌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舉洞山頌曰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餻子三箇猢猻夜簸錢此二頌只頌得法身邊事不頌得法身向上事張曰請和尚頌師曰昨夜雨霶澎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

永明延壽禪師

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

二僧來參乃問參頭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到否曰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選侍僧問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得那箇失師曰汝曾識這二僧也無曰不曾識師曰同坑無異土

指法以佛祖之語為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嘗作如是說此佛

爾骨髓也龍勝曰無物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惟諸緣起滅惟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倘風本性動則寧有靜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卽起非特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師利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也

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

五雲華嚴志逢禪師

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參一知識盡道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卽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相捨還信得及麽

瑞鹿本先禪師

師偈三首曰非風旛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眞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若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麽形作麽形兮無不是

上堂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眞箇也無且如佛身旣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脩羅界餓鬼地獄畜生界應無處蹲如是理論太煞聱訛尋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且道卽今六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耶是別耶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唯是一心大須著精彩佛法不是等閑

上堂天台敎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麽莫道別却天台敎說話無事且退

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

興教洪壽禪師

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住後中丞王公隨一日過師師擁毳負暄自若王下拜師推蒲團席地與坐笑語終日而去門人讓師曰此一衆所仰奈何不加禮他日王復來師出前趨迎之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師曰中丞即得奈知事瞋何王益重之

雲居道齊禪師

師謂門弟子曰達摩言此方經惟楞伽可以印心吾讀此經偈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背負恩德如恒河沙或問曰然則見自心遂斷分別乎師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也祇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祖師曰若見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亦不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

黃龍慧南禪師

有僧侍立師顧視久之問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對曰和尚誠言何敢不信師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師咄之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知之即趨入師理前語問之亦對曰安敢不信師又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竪住不往師又咄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

舜老夫暮年有所開示但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師聞之謂侍者曰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是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

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

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能契旨天下叢林目爲三關

大寧道寬禪師

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筯橫火爐上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

問天下禪客爲甚麼出這箇○不得師曰往往如斯

僧問教中云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爲甚麼有煩惱菩提師曰甘草甜黃連苦曰却成兩箇去也師曰你不妨會得好

道吾悟眞禪師

師問僧甚處來曰僧堂裏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曰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

上堂夜來雷聲震地今朝細雨霏霏乾枯滋潤萬物萌芽且道嘉州大像長得髭鬚多少還有道得者麼若也道得陝府鐵牛是常不輕菩薩若道不得土宿拽脫你鼻孔

越州姜山方禪師

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入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

雲峰文悅禪師

僧問嶺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嶺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

上堂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知諸法惟心便捨外塵相諸禪德只如大地山河明暗色空法法現前作麼生說箇捨底道理於此明得正在半途須知向上更有一竅在便下座

上堂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此事若向言語上作解意根下卜度天地懸殊不得相應豈況被人喚去方丈裏塗糊指注學楞嚴肇論根塵色法向上向下有無得失他時後日死不得其地近世更有一般宗匠二三十年馳聲走譽只管教人但莫上他言句喚作透聲色便問東答西以爲格外之句將

此狂解遞相沿習從此混傷宗教誑惑後生苦哉苦哉我王庫中無如是刀下座

慧林宗本圓照禪師

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於朝問師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曰法身說師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義茫然無對

黃龍祖心晦堂寶覺禪師

師與夏倚公立談至肇論會萬物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臥香桌下師以壓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即去香桌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師曰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爲己哉

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既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便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

示衆云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能如是會心色本來同拂子是色那箇是心靈利漢纔聞舉著隔牆見角早知是牛更若擬議思量白雲千里萬里

寶峰雲庵眞淨禪師

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敗遂敗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

白雲守端禪師

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卻被

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保寧勇和尙

示衆云。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哪嗚哮。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又云。無種靈苗火裏栽。鐵花還向樹頭開。驀然結箇團圞果。指似時人處得來。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師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人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

示衆云。心外無法而法可明。法外無心而心可通。可通可明。心法全宗。全其宗則法法皆宗。全其心則心心無心。心既無心。直造其源。得其源則現大身。兩滿虛空中。現小身而纖塵不立。作麼生是纖塵不立。良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靑原惟信禪師

上堂。師云。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五祖法演禪師

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克勤耳。

示衆。擧德山答僧。我宗無語句。雪峰聞之。有省。後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因緣。師云。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譬如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卻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祇尋常。雖然如是。譏白雲不過。何故。祇爲他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

師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〇。欲得成此〇。先須防於〇。若是眞〇人。〇〇。

示衆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摩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

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

郭功甫初到五祖請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略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

潙潭景祥禪師

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

問僧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

慈氏瑞仙禪師

師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祗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

丞相張商英居士

公嘗云先佛所說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真實義法華會上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文佛過去佛現在佛同坐一處實有如是事非謂表法

太平慧懃佛鑑禪師

文殊心道禪師初參諸方抵太平聞師夜參舉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師見來便閉門道曰和尚莫瞞某甲師曰十方無壁落何

不入門來道以拳揭破窗紙鑑卽開門搊住云道道道以兩手捧師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柏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忠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眞假師深然之

龍門淸遠佛眼禪師

示衆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喩衆盲摸象喩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逈絶無人處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上堂云大衆或有人喚上座上座便應設使不應心中也須領覽今時學人便道應底是也領覽底是也若如此會便是入地獄漢子是卽且置且道面前是阿誰喚你是有人喚耶是無人喚耶還裁斷得麼若是有人喚山精鬼魅喚你時天魔外道喚你時如何辨白若道無人喚你又不聾不瞎如何得無人喚者箇是十二時中生死路頭事諸人明得麼有人喚生迷亂無人喚遭繫絆若能行生死斷萬兩金終不換

下座

師作示道三偈一曰隨流　千聖靈蹤百草頭卓然放去號隨流從教萬古無人識笑殺潙山水牯牛

二曰合轍　水中月是天邊月南北東西更無別新羅打鐵火星飛燒著指頭名合轍　三曰雙唱　坐斷千差古路頭解開空岸濟人舟明明一句該羣象善唱無聲作麼求

淨因繼成禪師

師同圓悟法眞慈受幷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徽宗私幸觀之有善華嚴者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諸師曰法師所謂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

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旣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旣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原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實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實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出。上大悅。聞者靡不歎仰。

國淸妙印禪師

上堂。滿口道得底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道不得。且道誵訛在甚麼處。若也知處。許你照用同時。明暗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獅子吼。

華藏密印安民禪師

師一日白圓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圓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眞心。圓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

無上道。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圓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圓悟爲衆夜參。擧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圓悟曰。你問我。師擧前話。圓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即洞明。謂圓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圓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

大潙法泰禪師

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

雲居高菴善悟禪師

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齩。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佛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照覺。圓悟曰。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

白楊法順禪師

師依此佛眼。聞普說擧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乃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項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佛眼笑而可之

普菴印肅禪師

師謁牧菴於湘之潙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菴豎拂示之。有省。歸壽隆。時年二十九矣。使牒請主慈化寺。師利世不伐。嘗言捨家出家。當爲何事。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資家。虛負皇恩。若不導化檀那。枉作釋子。楮衣糲食。脇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體汗流。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示衆曰。李公長者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者作得滯礙。普菴老人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經。徧含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使見摩耶夫人

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殊普賢與我同參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涕歡喜踊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始信金剛經云信心淸淨卽生實相實相旣生妄想相滅全體法身徧一切處方得大用現前卽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師一日擧似心齋圓通二子云達本情亡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相顧笑云未達明日各呈頌師因題云據宗眼看來句到意未到其體未合其情未亡乘便强占二詞調曰解佩令明眼人前戲著三十拄杖不饒爲甚麼如此不合雪上加霜其一云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陀無物比況獨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迴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廬陵米不用商量血脈繞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其二云柏庭立雪一場敗闕了無爲當下休歇百币千圍但只這孤圓心月不揩磨鎭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祇得一橛十聖三賢聞擧著魂消膽裂惟普菴迥然寂滅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冒雪而來旣見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

淨慈師一禪師

師首參雪峰慧照禪師慧照擧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斷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霧濕秋光慧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慧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慧照深肯之

大安山省和尚

僧問離四句絶百非請和尙道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曰爭得到這裏云到後如何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眞中眞曰十字街頭泥佛子

花藥英和尙

示衆師拈拄杖云我今爲汝等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大覺世尊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不瞞汝諸人還信得及麼喝一喝云上無攀仰

下絕己躬虛空大地咸出心中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下座

清凉普明和尚

示衆云祖師心法洞貫十方今古恒然法爾如是如是之法不假修而自就不假得而自圓一切現成名不動地用而非有不用非無妙體湛然恒常不變體合妙用應備無爲映現重重無邊色相心無自性獨事全彰不動道場遍十方界如斯境界略暫回光背覺合塵妄爲影事此之事意如王大路行之卽是假使不行亦在其路如斯所論猶是化門之說若以舉唱宗乘只有一時散去好

御製序

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此慧燈續佛慧命到者裏唯證乃知非可測見聞知覺一點難容才辨聰明絲毫無涉但將一句無義味話似銀山鐵壁看去一時不了閱一歲一歲不了閱一紀拚却今生來生與之抵對久之久之一時參破萬有皆空併此無義味話亦了不可得樹頭果熟因風墮地五花八裂囫地一聲自然無著落處而知有著落在然此無義味話本同兎角龜毛豈爲眞實曰末後句曰活句者推用以接引初機千篇一律正是敲門之瓦意在門開若持瓦不敲唯向門前之邊摩挲把玩瓦不釋手甚至謂人之瓦不良謂己之瓦至美張旗樹幟爲瓦交鋒瓦戰彌深去門愈遠不曰狂徒不可得也今之宗門每以藏頭白海頭黑院主眉鬚墮落掇退棗棹之類謂之末後句蓋因先從解路推求推到解路斷絕處則强爲末後句飜成虎套實法也更有以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念佛的是誰等爲死句以東山水上行庭前柏樹子啐啞吽蘇嚕

蘇嚕悉唎悉唎等爲活句蓋謂有字義可尋則爲死句無字義可尋則曰活句也如此會取則末後句尚未是初句而活句已盡成死句矣水裏月輪豈容撈漉空中火聚安可推排果能化毒藥爲醍醐嚼金剛爲香飯脚跟著地鼻孔撩天自然知得祖師所言無非末後句無非活句卽至三藏十二分亦無非末後句無非活句否則千七百則公案盡是死句亦無一末後句古德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古人與麼老婆心切明明道出猶自不悟不肯向藤樹爛柴中直下承當體取活句只管向有句無句邊分別初末衆生顚倒實爲可憐甚至各立門庭回護祖父或乃當場敗闕嫉妬同參揮勸情絕見之太阿鋒爭情爭見用療恚醫癡之甘露味增恚增癡不知轉得句圓辨得機捷與吾靈覺有何交涉佛祖慧命豈其在斯況此因緣本同龜毛兎角如曰勝則有言亦勝無言亦勝如曰負則一場懡㦬固負便百轉不窮愈見其負豈得曰勝者活句負者死句勝者知末後句負者不知末後句也朕二十餘年來於

本分少得相應於藩邸時頗閱今時禪侶伎倆大抵不過如是嘗於此作游戲三昧巍巍堂堂者折其頭角窈窈沈沈者碎其窟窠出泥牛於海心截之片葉繫玉麟於天上控以單絲機辨紛馳遇者盡屈於句下方之於古朕實不後於人然於所爲本分相應者何嘗於此有絲毫交涉耶爲憫學人身任大圓覺場而不得正悟魔外滋繁狂參益熾故選錄從上古德專提向上之語刊示叢林以期燈傳無盡而凡接引初機及問答如流機鋒迅利者並不入選又恐未經學出學人眼目不明用是取其中不悞學者中止化城有礙正知正見者別錄一帙以供隨喜蓋古人既於無梯航處設茲梯航朕即於無等次中分其等次譬如虛空方則空方圓則空圓朕以方還方以圓還圓而爲分別然而方空圓空等是虛空非因分別而有同異也是選也譬如鼓瑟彈琴敲金擊石丹青書翰詠月吟花無非游戲三昧可佐法喜禪悅尙不得作楊葉止啼會云至其中有數十則可入前集者則以選閱指月錄等書之後採輯教外別傳禪宗正脈其時前集已經刻成難於按次添入因即編之後集卷內事出偶然遂成別例閱此書者玩千番之珉石忽遇九華散百斛之小璣間逢七采發心參學未妨引起疑情明眼宗徒不必逐條指出譬如曾遊龍藏自然到眼立分若其生長蓽門且任目迷五色爰識其緣起俟學人自擇焉

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望日

御選歷代禪師語錄後集上

善慧傅大士

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

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士以手指靸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在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泗州僧伽大師

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師答曰我姓何又問師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

天台豐干禪師

師欲遊五臺問寒拾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麽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麽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

寒山大士

師凡有人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

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大士見牛迹問州曰還識牛麽州曰不識士指牛迹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麽却作牛去士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士曰作甚麽州曰蒼天蒼天士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拾得大士

國淸寺半月念戒衆集大士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大士曰大德且住無瞋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布袋和尚

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回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你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

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麽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師云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仔細思量奈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

又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靑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法華志言大士

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眞

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誦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不會

僧問世有佛否師曰寺裏文殊有

問師凡耶聖耶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

扣冰澡先禪師

師謁雪峯手攜兇荼一包醬一器獻之峯曰包中是何物師曰兇荼峯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峯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峯曰還更有麼師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峯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峯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峯異之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初居溫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為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全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人號為扣冰古佛

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眞玉不隨流水化瑠璃爭得衆星明曰莫秖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花臘月開

天成戊子應閩王之召王敬禮謝茶次師提起橐子曰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

懶殘大士

師有歌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工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嗎世人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眞佛眞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須受薰煉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喫飯從頭捽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

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邱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影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法順大師

師作法身頌曰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

南嶽懷讓禪師

有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

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青原行思禪師

希遷諮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溪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尙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尙自離曹溪甚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尙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尙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馬祖道一禪師

僧問和尙爲甚麼說卽心卽佛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玩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僧參次師乃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

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

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揑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

鄧隱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帀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東湖水滿也未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尚未滿

石頭希遷禪師

門人道悟問曹溪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為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

牛頭山法融禪師

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學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眞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

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惟見虎狼之類祖乃擧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

博陵王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談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眞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旣有聲鏡像能回顧

天柱崇慧禪師

僧問達摩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摩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度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徑山道欽禪師

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

鳥窠道林禪師

白居易守杭時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

壽州道樹禪師

師得法於北宗秀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樸言談詭異時忽化作佛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

不見不聞無盡

嵩嶽破竈墮和尚

師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宰物命甚多師一日領寺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

嵩嶽元珪禪師

師得法安國師隱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神人率羣從謁師師覩其貌奇偉非常乃問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吾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旣乞戒卽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卽爲張座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悞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

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悞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顚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我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耶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墮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屛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而去師門送而目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其夕果有暴風吼雷棟宇搖蕩師曰神言徵矣衆可無怖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毋令外知人將妖我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置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

嵩山峻極和尙

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

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南陽慧忠國師

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於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

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呢南泉便休

丹霞來訪值師睡次乃問侍者耽源云國師在否者曰在卽在祇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師睡起侍者舉似師師打二十棒趁出丹霞聞云不謬爲南陽國師

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云城南來師云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云只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耽源應眞禪師

吉州耽源山應眞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卽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

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宋太宗皇帝

一日幸相國寺問看經僧曰是甚麼經曰仁王經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無對　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曰塔主曰朕之塔因甚卿作主無對

僧朝宗問甚處來曰廬山臥雲庵曰朕聞臥雲深處

不朝天因甚到此無對　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麽曰甚處相見來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曰以何爲驗無對　京寺回祿藏經煨僧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却燒無對　宗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麽生發無對

茶陵郁山主

師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曰噁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因茲更不遊方

樓子和尙

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韈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旣無心我便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福州雲頂禪師

有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麽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曰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呑老鼠

無名老宿

師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麽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尙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暫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麽道鄰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汚却

無名婆子

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麽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擧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麽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麽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

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怎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處州法海立禪師

師因徽宗革本寺作神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眞使乃分彼分此我身尙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添箇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詔仍改寺額曰眞身

歐陽文忠公

公昔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淸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問曰道人住山久否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喜不自知膝之屈也

無名僧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卽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擧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

又無名僧

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藏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藏主無對

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僧無對

無名古德

師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也侍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來謝和尚到莊

天竺證悟法師

師依白蓮僊法師嘗患學者開於名相至以天台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元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元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説破元曰却祇從這裏猛著精彩覰捕看若覰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祕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元元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淨居尼玄機

師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爲達耶乃往參雪峯雪峯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雪峯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峯雪峯曰汝名甚麼師曰玄機雪峯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雪峯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雪峯曰大好寸絲不挂

賣鹽翁

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説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箇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僧文通慧

師河南開封白雲寺僧也其師令掌盥盆偶有市鮮者濯於盆文恚擊之遽隕因潛奔華州總持寺久之

爲長老蓋二十年餘矣一日忽語其徒曰二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當自知之遂趺坐以俟時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待久矣卒曰素未相面今見而恚心不可遏卽欲相戕何耶文語以昔故卒遽說偈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覩之已立化矣文卽索筆書偈曰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變障書畢泊然而化

百丈懷海禪師

馬祖陞座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尙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麏至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吞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尙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

住後馬師寄三甕醬至師集衆上堂開書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卽不打破道不得卽打破衆無語師打破歸方丈

潙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潙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尙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汝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尙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尙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

時會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尙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巳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食後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晩上堂擧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祗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時潙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擧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麤生座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普請钁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擧钁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飢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

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卽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擧乃曰從來疑這箇老兄曰請和尙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

雲巖問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敎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

趙州參師問近離甚處曰南泉師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曰悄然一句且置茫然一句作麼生道州進前三步師便喝州作縮身勢師曰大好悄然州便出去

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

上堂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

南泉普願禪師

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尙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與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東過西又從西過東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擧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攜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

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
下曰歸我來歸我來拂袖便回
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
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
瞞
師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
底法麼師曰有丈曰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師曰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曰說了也師曰某甲只恁
麼和尚作麼生丈曰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
不說師曰某甲不會丈曰我太煞爲你說了也
師同魯祖杉山歸宗喫茶次魯祖提起茶盞云世界
未成時便有這箇師云今人秖識這箇未識世界宗
云是師云師兄莫同此見麼宗却拈起盞云向世界
未成時道得麼師作掌勢宗以面作承掌勢
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
敬云是是谷又到師處亦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
然而立師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
道不是師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
成敗壞
靈官請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麼人打得衆無
對有僧擧似師師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笛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
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
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便
回更不去禮國師
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
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噓曰多
少主便出去
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即
開或有祗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
陸大夫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
擬鐫作佛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
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
孔在甚麼處
師問神山何處來神山云打羅來師曰手打脚打山
無語師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山如問師曰分明記取

已後遇明眼人舉似他

師問座主講甚麼經座主云彌勒下生經師云彌勒幾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未來師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作飯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師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

師示衆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

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師云心如枯木始有少許相應

師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了也

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

師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鹽官齊安國師

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主沈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

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歸宗智常禪師

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尙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爲目前有物

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卽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大愚一日辭師師問甚處去愚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愚便問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愚忽然大悟云嗄我會也師云道道愚擬開口師又打趁出愚後到黃檗擧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問著箇箇屙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

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曰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

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擧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則途中授與不遇卽世諦流布

大梅法常禪師

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卽心是佛師卽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尙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卽心卽佛其僧回擧似寂寂曰梅子熟也

龐居士欲驗師特相訪纔見便問久響大梅未審梅

子熱也未師曰熱也你向甚麽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擧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疏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大梅山旁有石庫相傳神仙置藥之所一夕師夢神人告之曰君非凡夫石庫中有聖書受之者爲地下主不然亦爲帝王師於夢中答曰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爲樂厭壽何啻與天偕老耶神曰此地鬻府俗人居此立致變怪師曰吾寓跡梅尉之鄉耳非久據也

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鼳鼠聲乃曰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魯祖寶雲禪師

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乃云我尋常向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尙不得一箇半箇他潛麽驢年去

師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麽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麽喫飯僧無對

泐潭常興和尙

南泉至見師面壁泉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泐潭法會禪師

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尙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五洩山靈默禪師

師初謁馬祖次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麽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

幽州寶積禪師

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豬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觔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

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曉師曰去

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麻谷寶徹禪師

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

師同南泉歸宗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在甚處住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攜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間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東寺如會禪師

仰山參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溈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獅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歸舉似溈山溈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

相國崔公羣出為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

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為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為甚麼不向鷂子頭上放

西堂智藏禪師

師與百丈南泉同入大寂之室。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翺。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

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

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

大珠慧海禪師

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無卓錐之地。甚麼處聚衆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

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僞行入眞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跡用也。從本體起跡用。從跡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跡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甚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

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

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

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眞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固知南宗實不可測

問三教同異。師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喫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杉山智堅禪師

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

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

石鞏慧藏禪師

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投祖出家

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

南源道明禪師

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

中邑洪恩禪師

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卽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三角總印禪師

師示衆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曰四黃西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爲甚麼滿肚皮肘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去師曰直待皮穿

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

汾州無業禪師

師謁馬祖祖覩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堂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麤窮其旨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卽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

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
師旣住後凡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
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
又云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煑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

芙蓉太毓禪師

師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居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居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居士曰不消一句
居士又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居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

利山和尚

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爲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松山和尚

師同龐居士喫茶士擧槖子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擧槖子時

紫玉山道通禪師

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山問曰聞相

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頔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

五臺隱峯禪師

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箇礙得多少時耶

石頭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剗子向師前剗一株草。師曰和尙祇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頭提起剗子。師接得便作剗草勢。頭曰汝祇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對

師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笑置斧

到南泉。値衆參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瀉。泉便休

到溈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溈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臥勢。溈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溈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溈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

師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砧椎邊。拈椎云。道得卽不打。於時大衆默然。師便打一下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

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

烏臼和尙

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尙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卻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古寺和尚

丹霞來參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丹霞亦自盛粥喫行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丹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臼和尚

師初參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

師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曰為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居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

師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居士奪卻拂子卻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居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瘂龐公患聾居士曰恰是師無語居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居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居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言語居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曰作家作家

鎮州金牛和尚

師每自做飯供養眾僧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百靈和尚

師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

則川和尚

師摘茶次龐蘊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一日在方丈內坐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丈室不覺僧到參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

忻州打地和尚

師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卽於竈內取柴一片擲置釜中

江西椑樹和尚

師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

道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道吾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道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道吾曰祇爲有所以借

浮盃和尚

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

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使打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波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

洞山與密師伯行脚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相與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又曰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因燒庵不知所如故人亦稱隱山和尚

襄州龐蘊居士

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

士見丹霞霞作走勢士曰猶是抛身勢作麼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士以拄杖劃地作七字霞於下劃箇一字士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裏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

士悟後以舟盡載珍橐數萬沉之湘流擧室修行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

士一日庵中獨坐驀地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接聲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

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

士賣竹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

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去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

藥山惟儼禪師

住藥山後海衆四集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

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

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

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

師晩參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卽向汝道時有僧便出云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喚侍者將燈來其僧便抽身入衆

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師曰是是

師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問僧年多少也僧云七十二也師云是年七十二那僧云是師便打

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贄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中有人必不受此主歸納疏師問曰子歸何速主舉前話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主送還甘曰由來有人益金以施

師久不陞座一日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曰打鐘著時大衆纔集定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爲大衆說話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

丹霞天然禪師

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躂倒汝麼師曰若躂倒卽不來也乃杖錫觀方

遍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是師繞國師一帀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

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叉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嬭

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

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戽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戽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

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

潮州大顛禪師

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

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問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為船筏師曰以木為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

一日將痒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痒和子

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潭州長髭禪師

師問僧甚處來曰九華山控石庵師曰庵主是甚麼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若是庵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

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婆乃豎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

師見僧乃擒住曰獅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摑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料想不由別人

汾州石樓禪師

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朵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

大同濟禪師

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令侍者請米米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帀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

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

師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祗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

巧成拙

一日問龐居士是箇語言古今少人避得只如龐公還避得麼曰諾師再舉前話士曰甚麼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舞而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誰檢

士來訪提起笊籬喚曰大同師大同師師不顧士曰石頭一宗瓦解冰消師曰若不得龐公輩灼然如此士拋下笊籬曰寧教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笊籬曰龐公龐公士曰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

黃檗希運禪師

師上堂衆纔集師拈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衆衆回首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

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閙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祗是無師

長慶大安禪師

僧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

問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迴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

古靈神贊禪師

師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窗下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㸌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

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擧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

師訪茂源和尚源纔起迎師近前把住云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云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云著甚死急師云若非是師不免諸方點檢

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尙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主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尙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

洪州東山慧禪師

大於侍者到師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不妨和尙借問師曰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於還得麼者曰猶要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百丈山涅槃和尙

師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措

趙州眞際從諗禪師

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

師一日於雪中倒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

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臼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

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鵶爲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問鵶爲甚麼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

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汝玄來多少時耶。曰玄之久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

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

官人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云。官人宅內變生作熟。是甚麼人。云所使。師云。却是他好手

問作何方便卽得聞於未聞。師云。未聞且置。你曾聞箇甚麼來

新到參。師曰。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耶。師曰。饒汝從雲居雪峯來。祇是箇擔板漢

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笋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與一掌。師休去

師因有老宿問近離甚處。師云。滑州。宿云。幾程到這裏。師云。一蹅到。宿云。好箇捷疾鬼。師云。萬福大王。宿云。參堂去。師應喏喏

又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瘂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

南泉從浴室裏過。見浴頭燒火。問云。作什麼。云燒浴。泉云。記取來喚水牯牛浴。浴頭應喏。至晚間浴頭入方丈。泉問。作什麼。云請水牯牛去浴。泉云。將得繩索來不。浴頭無對。師來問訊泉。泉舉似師。師云。某甲有語。泉便云。還將得繩索來麼。師便近前驀鼻便搊。泉

云是卽。是太麤生
師問南泉離四句絕百非外請師道。泉便歸方丈。師
云這老和尙每常口吧吧。地及其問著一言不措。侍
者云莫道和尙無語好。師便打一掌。南泉便掩却方
丈門。便把灰圍却。問僧云。道得卽開門。多有人下語。
並不契泉意。師云蒼天蒼天。泉便開門
問承聞和尙親見南泉是否。師云鎭州出大蘿蔔頭」
問如何是佛眞法身。師云更嫌什麼
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山僧不問婦。如何是主中賓。
師云老僧無丈人
問如何是一切法常住。師云老僧不諱祖。其僧再問。
師云今日不答話
問萬物中何物最堅。師云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
潑水
問曉夜不停時如何。師云僧中無與麼兩稅百姓
師上堂云。兄弟你正在第三寃裏。所以道但改舊時
行履處。莫改舊時人。共你各自家出家。比來無事更
問禪問道。三十二十人聚頭來問。恰似欠伊禪道相

似。你喚作善知識。我是同受觜。老僧不是戲。好恐帶
累佗古人。所以東道西說
問如何是趙州主人公。師咄云這箍桶漢。學人應喏。
師云如法箍桶著
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樹搖鳥散。魚驚水渾
問如何玄中玄。師云說什麼玄中玄七中七八中八」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這僧若在。合年七十四五
師上堂云。兄弟但改往修來。若不改大有著你處在」
尼問離却上來說處。請和尙指示。師咄云熳破鐵瓶。
尼將鐵瓶添水來。請和尙答話。師笑之
問從上至今卽心是佛。不卽心還許學人商量也無。
師云卽心且置商量箇什麼
師示衆云。擬心卽差。僧便問不擬心時如何。師打二
下云莫是老僧辜負闍黎麼
問凡有問答落在意根。不落意根師如何對。師云問
學云便請師道。師云莫向這裏是非
問上上人一撥便轉。下下人來時如何。師云汝是上
上下下。云請和尙答話。師云話未有主在。云某甲七

千里來莫作心行師云據你者一問心行莫不得麼
此僧一宿便去
問眞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眞言師云更不道者
兩箇學云兩箇且置如何是眞言師云唵啣啉嚧
師示衆云心生卽種種法生心滅卽種種法滅你諸
人作麼生僧乃問只如不生不滅時如何師云我許
你者一問
師因參次云明又未明道昏欲曉你在阿那頭僧云
不在兩頭師云與麼卽在中間也云若在中間卽在
兩頭師云這僧多少時在老僧這裏作與麼語話不
出得三句裏然直饒出得也在三句裏你作麼生僧
云某甲使得三句師云何不早與麼道
問萬境俱起還有惑不得者也無師云有學云如何
是惑不得者師云你還信有佛法否學云信有佛法
古人道了如何是惑不得者師云爲什麼不問老僧
學云問了也師云惑也
師示衆云教化得底人是今生事教化不得底人是
第三生寃若不教化恐墮却一切衆生教化亦是寃
是你還教化也無僧云教化師云一切衆生還見你
也無學云不見師云爲什麼不見學云無相師云卽
今還見老僧否學云和尚不是衆生師云自知罪過
卽得
師示衆云八百箇作佛漢覓一箇道人難得
問白雲不落時如何師云老僧不會上象學云豈無
賓主師云老僧是主闍黎是賓白雲在什麼處
師示衆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問和尚還爲人也無
師云爲人學云如何爲人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學云旣是玄作麼生是旨師云我不把本學云者箇
是玄如何是旨師云答你是旨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無學云上至諸佛下至
螘子皆有佛性狗子爲什麼無師云爲伊有業識性
在
問如何是道人師云我向道是佛人
問凡有言句擧手動足盡落在學人網中離此外請
師道師云老僧齋了未喫茶
馬大夫問和尚還修行也無師云老僧若修行卽禍

事云和尙既不修行。教什麼人修行。師云。大夫是修
行底人。云某甲何名修行。師云若不修行。爭得撲在
人王位中。餧得來赤凍紅。地無有解出期。大夫乃下
淚拜謝

問學人才到。總不知門戶頭事如何。師云上座名什
麼學。云惠南。師云大好不知

問學人欲學又謗於和尙。如何得不謗去。師云你名
什麼學。云道皎。師云靜處去者米囤子

問不挂寸絲時如何。師云不挂什麼。學云不挂寸絲。
師云大好不挂寸絲

問用處不現時如何。師云用即不無。現是誰

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喚什麼作空劫。云
無一物是。師云者箇始稱修行。喚什麼作空劫

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垢壞

有秀才見師手中拄杖。乃云佛不奪衆生願是否。師
云是。秀才云某甲就和尙乞取手中拄杖得否。師云
君子不奪人所好。秀才云某甲不是君子。師云老僧
亦不是佛

師因出外見婆子揷田。云忽遇猛虎作麼生。婆云無
一法可當情。師云唸。婆子云唸。師云難有者箇在

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云只者牽耕牛底是

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云急流水上打毬子

問唯佛一人是善知識。如何。師云魔語

問如何是急切處。師云一問一答

問如何是無師智。師云老僧不曾教闍黎

問如何是親切一句。師云話墮也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板齒生毛

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云腋下打領。云學人不會。師
云不會請人裁

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搯之。云和尙猶有者箇
在。師云是你有者箇

問如何是塵中人。師云布施茶鹽錢來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禮拜著。僧擬進話次。師喚
沙彌文遠。文遠到。師叱云適來去什麼處來

問如何是忠言。師云你娘醜陋

問如何是忠言。師云喫鐵棒

問如何是不思處師云快道快道
問非思量處如何師云速道速道
兩出來底是什麼人師云佛菩薩
問如何是聖師云不凡云如何是凡師云不聖云不
凡不聖時如何師云好箇禪僧
問兩鏡相向那箇最明師云闍黎眼皮蓋須彌山
問高峻難上時如何師云老僧不向高峯頂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離行
問眞休之處請師指師云指即不休
問利劍出匣時如何師云黑
問如何是沙門得力處師云你什麼處不得力
問高峻難上時如何師云老僧自住峯頂云爭奈曹
溪路側何師云曹溪是惡云今時爲什麼不到師云
是渠高峻
問祖佛命不斷處如何師云無人知
問貧子來將什麼物與他師云不欠少
師因在室坐禪次主事報和尙云大王來禮拜大王
禮拜了左右問烈士王來爲什麼不起師云你不會

老僧者裏下等人來出三門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
上等人來禪牀上接不可喚大王作中等下等人也
恐屈大王大王歡喜再三請入內供養
故因問周員外你還夢見臨濟也無員外豎起拳師
云那邊見外云者邊見師云什麼處見臨濟員外無
對師問周員外什麼處來云非來非去師云不是老
鴉飛來飛去
問新到從何方來云無方面來師乃轉背僧將坐具
隨師轉師云大好無方面
師與侍郞遊園見兎走過侍郞問和尙是大善知識
兎子見爲什麼走師云老僧好殺
師問僧離什麼處云離京中師云你還從潼關過麼
云不歷師云今日捉得者販私鹽漢
師因到臨濟方始洗脚臨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云正値洗脚臨濟乃近前側聆師云若會便會
不會更莫啗啄作麼臨濟拂袖去師云三十年行脚
今日爲人錯下註脚
師行脚時見二庵主一人作丫角童師問訊二人殊

不顧來日早晨了角童將一鐺飯來放地上分作三
分庵主將席子近前坐了角童亦將席近前相對坐
亦不喚師師乃亦將席子近前坐了竜目顧於師庵
主云莫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何不教詔這行
者庵主云他是人家男女師云洎合放過了童便起
顧視庵主云多口作麽了童從此入山不見

師因看經次沙彌文遠入來師乃將經側視之沙彌
乃出去師隨後把住云速道速道文遠云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師便歸方丈

有新羅院主請師齋師到門首問此是什麽院云新
羅院師云我與你隔海

有一婆子日晚入院來師云作什麽婆云寄宿師云
者裏是什麽所在婆呵呵大笑而去

長沙景岑禪師

師與仰山玩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
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麽生用師劈胸與一蹋
山曰㘞直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爲岑大蟲

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爲甚
麽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
貍奴白牯爲甚麽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

問南泉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卽騎要下卽下

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石
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
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
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
師亦默然秀回擧似三聖聖曰若恁麽猶勝臨濟七
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
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
聞師亦默然

子湖巖利蹤禪師

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
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來參
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劉鐵磨參師曰汝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
轉曰和尚莫顚倒師便打

陸亘大夫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鵞鵞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損鵞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大夫亘應諾南泉曰出也亘從此開解卽禮謝

池州甘贄行者

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䞋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䞋

又一日入寺設粥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密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芙蓉靈訓禪師

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卽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五臺智通禪師

師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原是女人做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鎭州普化和尚

師事盤山密受記莂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此地行化每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面八方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卽似是卽不是

師嘗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

吾無語師掣手便去

虔州處微禪師

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

金州操禪師

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朗州古堤和尚

師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參師曰去汝無佛性仰山叉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仰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師曰莫是潙山的子麼仰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仰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仰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泊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

師初參潙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冑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潙山以手指曰喏喏師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五臺祕魔巖和尚

師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攛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潙山襄祐禪師

合醬次問仰山這箇用多少鹽水仰曰某甲不會不欲祗對師云却是老僧會仰云不知用多少鹽水師云汝既不會我亦不答晚間師却問仰山今日因緣子作麼生主持仰云待問即答師云現問次仰云耳

背眼昏見聞不曉師云凡有問答出子此語不得仰禮謝師云寂子今日忘前失後不是小小

師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囘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仰曰若教某甲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師云無圓位處原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仰曰旣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師曰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否仰曰是師云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

師一日見香嚴仰山作餅次師曰當時百丈先師親得這箇道理仰與香嚴相顧視云什麼人答得此話師云有一人答得仰云是阿誰師指水牯牛云道道仰取一束草來香嚴取一桶水來放牛前牛纔喫師云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二人俱作禮師云或時明或時暗

師因資國來參乃指月示之國以手撥三下師云不道汝不見祗是見處太麤

師問道吾甚處去來吾云看病來師曰有幾人病吾云有病底有不病底師云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師云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師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箇甚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師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曰殘羹餿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道吾山宗智禪師

潙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潙山山曰以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山便休去

師指佛桑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直得寒毛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

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

不求相見

雲巖曇晟禪師

師少出家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溈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麤經冬夏師曰若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

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

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師師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師却問神山一時下來後作麼生神山曰合取鉢盂師然之

師一日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學人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洞山曰非眼師便喝出

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

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

百巖明哲禪師

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尙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翠微無學禪師

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尙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槃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尙爲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燒不著。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的

孝義性空禪師

丁行者看師。師打一棒。云瞎却汝本來眼也。丁云非但今日。古人亦行此令。師云誰向汝道。古今丁拂袖便出。師云靑天白日有迷路人。丁云莫要指示麼。師便打。丁云莫瞎却人眼好。師云瞎却俗人眼有甚麼過

仙天禪師

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瘂却。卽閑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披雲和尙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

馬頰本空禪師

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

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衆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

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麼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石室善道禪師

師參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

師一夕與仰山玩月。山問這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

龍潭崇信禪師

初悟和尚居天王寺。師家於寺巷。其家賣餅。師日以十餅饋之。天王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返遺我。其別有旨乎。遂造問焉。天王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天王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天王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天王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天王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

盡凡心。別無聖解

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卽道來

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

李翺刺史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爲眞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睦州道明尊宿

師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

師見僧乃曰。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擧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

座主參。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持

問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

問僧正云。講得唯識論麼。正云。不敢。小年曾讀文字來。師拈起糖餅擘作兩片。云。你作麼生。正無語。師云。喚作糖餅是。不喚作糖餅是。正云。不可不喚作糖餅。師却喚沙彌。來。你喚作甚麼。彌云。糖餅。師云。你也講得唯識論

師問武陵長老。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

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十棒教誰喫

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卽緘口無言。汝旣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趁

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問僧何處來云靈山來師云涅槃是第幾座僧無對師又問迦葉甚麼處去僧云不知師云脫空妄語漢

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

陞座云首座呪答云在寺主呪答云在維那呪答云在師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

示衆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

示衆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爭較些子

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丘乙己

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

僧參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

看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須有雨

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蟆䠶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

問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麼生會沙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沙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

烏石靈觀禪師

師尋常扃戶人罕見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驀胸搊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

閉却門峯曰也祇要識老兄

雪峯至蔵門師曰誰峯云鳳皇兒師云作甚麼峯云來昭老鸛師便開門扭住云道道峯擬議師便托開閉却門峯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大隨法眞禪師

師妙齡夙悟徧參知識次至大溈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煖淸苦鍊行溈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敎某甲向甚麼處下口溈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溈口溈歎曰子眞得其髓

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帖茶與這僧

僧問如何是大隋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

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靈樹和尙

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千年田八百主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曰郞當屋舍沒人修

靈雲志勤禪師

師初在溈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淸曰未審太淸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淸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新興嚴陽尊者

師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後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杭州多福和尙

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

婺州西睦和尚

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趁出

石梯和尚

師因侍者請浴師曰旣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皁角來師呵呵大笑

一日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麼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末山尼了然禪師

師因灌溪閑和尚到若相當卽住不然卽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溪曰爲佛法來師乃陞座溪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溪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

金華俱胝和尚

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帀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卽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後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

用不盡

仰山慧寂通智禪師

師坐次有僧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尙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師下禪牀打四籐條

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麽時作麽生座曰正恁麽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麽時不見有和尙師曰扶我教不起

香嚴智閑禪師

師參潙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文字從頭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潙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潙山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潙山讚曰和尙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潙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尙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潙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

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蹋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麽時作麽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尙道師乃呵呵大笑

徑山洪諲禪師

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峯頂。日。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日。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日。今日賴遇佛日。却問隱密全眞。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陞降處。未審和尙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日。日爲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倫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無

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

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曰。直須萬年去。曰。萬年後如何。石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

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曰。祇爲太近實頭。僧却問石霜。如何是長。石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

定山神英禪師

師因椑樹省和尙行脚時參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省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省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搥胸大哭去在。省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謾一上。不同小小

京兆七師米和尙

師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老宿曰。千年桃核

王敬初常侍

公視事次。米和尙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

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不審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盧逐塊米聞此語卽省前繆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卽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箸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

御選歷代禪師語錄後集中

臨濟義玄禪師

師問黃檗佛法大意三度問三度被打師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卻回黃檗

黃檗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钁在何處師云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檗豎起钁曰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曰爲甚麼卻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

師一日在僧堂前坐見黃檗來便閉卻目黃檗乃作怖勢便歸方丈師隨至方丈禮謝首座在黃檗處侍立黃檗云此僧雖是後生卻知有此事首座云老和尚脚跟不點地卻證據箇後生黃檗自於口上打一摑首座云知卽得

師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檗卻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卻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卻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

黃檗因入廚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檗

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吾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轉一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

師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

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剜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林曰觀風知浪起玩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

到大慈慈在方丈內坐師問端居丈室時如何慈云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師云今古永超圓智體三山鎖斷萬重關慈便喝師亦喝慈云作麼師拂袖便出

到明化化問來來去去作甚麼師云祇圖踏破草鞋化云畢竟作麼生師云老漢話頭也不識

到金牛牛見師來橫按拄杖當門踞坐師以手敲拄杖三下却歸堂中第一位坐牛下來見乃問夫賓主相看各具威儀上座從何而來太無禮生師云老和

尙道甚麼午擬開口師便打一坐具午作倒勢師又打一坐具午曰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

師住鎭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等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尙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尙三日前打普化作麼師亦打

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擧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

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

有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

大覺到參師擧起拂子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覺收坐具參堂去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尙親不禮拜又不

喫棒師閙令喚覺覺至師曰大衆道汝不禮拜又不
喫棒莫是長老親故覺乃珍重下去
師問院主甚麽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
盡麽曰糶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糶得這箇麽
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擧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
尙意師曰你又作麽生座禮拜師亦打
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呑巨海芥納須彌爲復
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
麤生曰這裏是甚麽所在說麤說細次日又同赴齋
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
卽得太麤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麽麤細師乃吐
舌
師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地爐內坐因說普化
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顚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普
化入來師便問汝是凡是聖普化云汝且道我是凡
是聖師便喝普化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
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師云者賊普化云賊賊
便出去

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普
化便作驢鳴師謂直歲云細抹草料著普化云少室
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師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曰吽吽師曰啞那山
曰長老作麽師曰者畜生
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搊住曰大悲千
手眼作麽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却坐
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
便出

石霜慶諸禪師

師抵潙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潙曰施主米莫拋撒
師曰不拋撒潙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
箇是甚麽師不對潙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
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
甚麽處生潙呵呵大笑歸方丈潙至晚上堂曰大衆
米裏有蟲諸人好看
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尙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
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

草處去復良久曰秖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

師在方丈內僧在窗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偏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偏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

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秖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偏界不曾藏

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麼生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太煞道也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無人識得渠

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刺脚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曰審不得師曰汝衲衣與麼厚為甚却審這箇不得曰某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生曰爭奈呢師曰參堂去僧曰喏喏

示衆初機未覯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疏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

漸源仲興禪師

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為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夾山善會禪師

師會下有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云與麼則珍重又到巖頭亦云不審頭乃噓兩聲僧云與麼則珍重纔回步頭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師師明日陞堂乃喚昨日從石霜巖頭來底阿師出來如法舉前話僧舉了師云大衆還

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云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擧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尙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擧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

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尙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升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彖沸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緩斷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衆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

德山宣鑒禪師

師擔靑龍疏鈔出蜀主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靑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

師至龍潭上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也潭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

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擧火炬曰窮諸玄
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
焚
師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曰有
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
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
門提起坐具曰和尙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潙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
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
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
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尙因甚麼打某
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
與三十棒
示衆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
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
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
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擧似臨濟曰我從
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
打
龍牙問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
前曰囫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擧前
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
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
擧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
救得有甚麼用處
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
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
僧轉身便喝師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
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
三千年一度淸
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
時生按著
上堂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
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示衆有言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

時覩露機鋒如同電拂

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㖿阿㖿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

洞山良价悟本禪師

師初行脚時路逢一婆擔水師索水飲婆曰水不妨飲婆有一問須先問過且道水具幾塵師曰不具諸塵婆云去休汚我水擔

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爲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卽孤負先師也

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師喚侍者掇退果桌

問雪峯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

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峯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峯無語

雪峯搬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峯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峯無語

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蟆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祇爲闍黎

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嘗於此切

陳尙書問師五十二位菩薩中爲甚麼不見妙覺師曰尙書親見妙覺

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卽修行

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

曰不語話時即聞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
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
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
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
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
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

睦州刺史陳操尙書

公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
摑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
口喫飯得麼
齋次拈起胡餠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尙書
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
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
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
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擧首公謂諸官曰不
信道

無著文喜禪師

師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
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
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指繡墩命坐翁曰
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
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
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
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
茶幷進酥酪師食之覺心意開爽翁拈起玻璃盞問
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
師無對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
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
此爲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
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
童說偈曰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
無瞋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
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
東方來覆之不見師因駐錫五臺後參仰山頓了心
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
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

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已囘施。仰曰。汝大利益

霍山景通禪師

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興化存獎禪師

師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亦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有旻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歸衆。師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

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囘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

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宗大悅

鎭州寶壽沼禪師

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祗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

三聖院慧然禪師

師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

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座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更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鎭州萬壽和尙

師訪寶壽寶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寶壽下禪牀師却坐寶壽驟入方丈閉却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尙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寶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寶壽入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幽州談空和尙

鎭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祗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

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

虎溪庵主

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長呢師曰鬧市裏虎

桐峯庵主

有老人入山參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庵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庵主

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

問僧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豎起拂和子曰江西還有這箇麼僧拓膝閉目師曰東家厮兒却向西家使喚僧曰有口不煩賓主說師曰適來患聾而今患瘂僧曰買鐵得金一場富貴師曰客作無功未免逃避僧便行師曰自累猶可莫累老僧

谿上座

師參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曰這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的人來向伊道箇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

九峯道虔禪師

師爲石霜侍者泊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撫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涌泉景欣禪師

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憩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

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

雲盖志元圓淨禪師

僧問如何是獅子師曰善哮吼僧揖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

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與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

鳳翔石柱禪師

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盖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揖掌呵呵

張拙秀才

士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張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破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化

洛浦元安禪師

師抵潞陽遇故人因話武陵舊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祇在闤闠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闤闠中要且人不識故人罔測

龐居士禮拜起曰孟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莫錯士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士曰患聾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士曰啞却我口塞却你眼

蛤溪道者相訪師問自從犁溪相別今得幾年溪曰和尚猶記得昔年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

溪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仔細看師曰打即打會禪漢溪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繁

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上藍令超禪師

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

黃山月輪禪師

師謁夾山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

韶山普寰禪師

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麼處屙因無語師便打

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靑靑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

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挺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

太原海湖禪師

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尙甚麽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祗如憍陳如是甚麽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牀鬼

投子感溫禪師

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麽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鄆州四禪禪師

僧問古人有請不肯今請和尙入井還肯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

鳳翔天蓋幽禪師

因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旣是無垢淨光爲甚麽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

巖頭全豁禪師

師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尙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麽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麽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麽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辜負老僧

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擧似洞山山曰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麽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擧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

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寂

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缺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卽向汝道

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滿盛油

師值沙汰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牛頭微禪師

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

雪峯義存禪師

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遂謁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有省後與

巖頭至澧州鰲山鎭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噇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卽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

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

有兩僧來。師以手托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飢。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

有一僧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卽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跪師前。師卽與剃却。

僧問。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

未審和尙見性如何。師打三下。後問巖頭。頭打三掌。

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趁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竪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即不到也。師又打趁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行聞特去訪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罵他。遂擧前話被同行訶叱與他說破這僧當時悲泣。常向中夜焚香遙禮。

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尙去。師曰徑山若問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祗對。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擧問鏡淸。這僧過在甚麼處。淸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淸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

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對。乃回擧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

闍黎事。

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尙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

瓦棺和尙

師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碗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碗水與師。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箇甚麼。山曰子大似箇鐵橛。住後雪峯訪師。茶話次。峯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峯曰和尙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碗水。峯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峯接得便潑却。

高亭簡禪師

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曹山本寂禪師

師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箇呢。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

去山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

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鏡淸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

僧擧藥山問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勅既行諸侯避道

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淸

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

雲居道膺禪師

師結庵於三峯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

師曾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

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

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甚却回去師曰祇爲不將來所以却回去

荊南節度使成汭入山設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成應諾師曰會麼成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

疏山匡仁禪師

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

師參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有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壽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即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疏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鬚眉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青林師虔禪師

師初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筍山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辰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絕紅塵山

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

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迴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白水本仁禪師

長生然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欅樹否曰恁麼則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

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

白馬山靄和尚

僧問如何是白馬正眼曰南看北斗

龍牙居遁證空禪師

師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示誨一法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

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

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於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

裴相國入大安寺問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為第一曰以密行為第一裴不肯遂問此間有何禪者時師

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何爲第一師曰不知裴便拜曰破布裏眞珠

報慈嶼讚師眞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

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尙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佛祖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悟去始得

益州北院通禪師

師參洞山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尙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

欽山文邃禪師

師與巖頭雪峯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峯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豁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德山侍者來參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侍者曰某甲却悔久往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侍者撥開胸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用不著侍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

資福如實禪師

陳操尚書來師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南院慧顒禪師

師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

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子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僧參方入丈室便以手指云敗也師乃拈起拄杖度與僧僧纔接師便打

問僧近離甚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便打

僧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缺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

守廓侍者

師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師到鹿門一日見楚和尚與僧道話次鹿門下來問楚和尚你終日披披搭搭作甚麼楚云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師云諸上座你看這兩箇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却令侍者請師上來云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主相見什麼處敗缺師曰轉見病深門云老僧自見興化來便會也師云和尚到興化時某甲爲侍者記得與麼時語門云請舉看師遂舉興化問和尚甚處來和尚云五臺來化云還見文殊麼和尚便喝化云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和尚又喝化不語和尚作禮化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堂云你看這箇僧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巳後也道見興化來

師云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門云興化當時爲甚無語師曰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已去也鹿門明日特爲煎茶甌參告衆曰夫參學龍象直須仔細入室決擇不得容易遑得箇語便以爲極則道我靈利只如山僧當初見興化時認得箇動轉底見人道一喝兩喝便休以爲佛法也今日被明眼人覷破却成一場笑具圖箇甚麼只爲我慢無明不能回轉親近上流賴得明眼道人不惜身命對衆證據此恩難報何故興化云饒你喝得興化老人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款款地蘇息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如此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你在胡喝亂喝作麼眞謂藥石之言道流難信如今直下分明辨取豈不慶快平生參學事畢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學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擧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擧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寶壽和尚

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云與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鳳棲同安常察禪師

僧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籠煙薄重疊峯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繞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澀苦新到持錫繞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

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杯酒失却滿船魚

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恕龜殺活由我僧又問久造玄微如何洞曉師曰老僧耳背分明問將來曰快鷂不打籬邊雀師曰瞎中臨鏡誰辨妍媸曰向上機關如何洞曉師曰何必曰休休師曰始解乘舟擬跨劍水

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難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雁焉知沙塞寒曰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僧珍重便出師曰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

問僧近離甚處曰太原師曰太原近日法道如何曰只見雲隨日出水逐波生不知太原法道如何師曰豈不是離太原乎曰苦苦師曰不覩海雲色微覺早雷聲曰以金易鍮僧眞愛假師便歸方丈僧拂袖便出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禾山無殷禪師

師至九峯虔公問汝遠來何所見當由何路出生死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虔笑以手揮之曰佛法不如是師不懌請曰豈無方便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曰奴兒婢殷勤師於是依止十餘年

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

青峯傳楚禪師

一日洛浦問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卽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爲甚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

夾疑夾

僧問大事已明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木平善道禪師

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脈。浦曰。移舟諳水脈。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

郢州桐泉山禪師

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

瑞巖師彥禪師

師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臥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燋。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

師問夾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曰。老僧瞞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

羅山道閑禪師

師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師不契。謁巖頭。復如前問。頭喝曰。是誰起滅。師於此有省

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把拄杖向前面一擲。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

保福問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師召福。福應諾。師曰。雙明亦雙暗。福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爲看不破。師曰。盡情向汝道了也。福曰。和尚是把火行山。師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福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師曰。同生亦同死。福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福。同生亦同死時如何。福曰。彼此合取狗口。僧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

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曰如虎帶角

玄沙師備宗一禪師

師福州閩縣謝氏子少漁於南臺江上及壯忽棄舟從芙蓉山靈訓禪師祝髮芒鞋布衲食纔接氣宴坐終日衆異之初兄事雪峯既而師承之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峯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摩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搆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脩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

師辭雪峯云啓和尚人人自由自在某甲如今下山去峯云是誰與麼道師曰是和尚與麼道峯曰汝作麼生師云不自由自在峯云知

雪峯謂師曰有箇南際長老問無有答不得者際一日到雪峯峯令訪師師曰古人道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師曰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麼

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汝

閩王送荔枝與師師拈起示衆云這箇荔枝得恁麼紅這箇荔枝得恁麼赤諸人作麼生會若道得一色猶是儱侗若道是衆色又落斷常諸人作麼生有僧出云不可不識荔枝師自代云只是荔枝

師一日見二人新到自去打普請鼓三下請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自去打普請鼓三下却入僧堂久住來白師云新到輕欵和尚師云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至法堂却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云我與你勘了也

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旁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

具慙愧

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閙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

問承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沙界雪峯打鼓這裏為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

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峯山橡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

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舁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

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師曰佛法不是恁麼

上堂衆集師將拄杖一時趁下却回丈室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慙愧便歸方丈

長慶慧稜禪師

師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問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峯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授一路請師垂示峯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峯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曬麥自此酬問未嘗爽於玄旨

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

師在西院問誅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誅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

問僧甚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

雪峯問吾兒潙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仰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師云若問諸聖出沒處與麼道即不可峯云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師云但道錯峯云是汝不錯師云何異於錯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

保福院從展禪師

一日長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因舉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

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若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

鼓山神宴興聖國師

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師却曰家常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慶曰穩便將取去

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

茶盞。師曰莫是非好

師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僧問承和尚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尸學人是死尸如何是劍師云拖出這死尸僧應諾歸衣鉢下結束便行師至晚問首座問話底僧在否座云當時便去也師云好與二十棒

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學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問東使只如仰山祇對溈山於面前與一畫意作麼生東使云作家麼師云兄眞箇與麼作麼生東使云日可冷月可熱被師攔胸與一托

清源王太尉問安國了院主云劫火洞然向甚麼處迴避院主云這裏迴避太尉不肯自代云不迴避進云爲什麼不迴避太尉云他不出頭迴避什麼師云什麼處見他道不出頭

師因與清源王太尉話次云但是世間一切雜學底事盡是網太尉云只如今還網得也無師云太尉喚太尉乃展手云即今有甚麼師云只這一網亦不少太尉舉南陽喚侍者事趙州云如空中書字雖然不成而文彩已彰師云只如與麼道是宗國師不宗國師太尉云宗與不宗俱是彰也師云只如趙州意旨作麼生太尉云不辜負趙州師云此是句也趙州意作麼生太尉云作麼師云彰也趙州意作麼生太尉無對

鏡清道怤順德禪師

師謁雪峯峯問甚處人曰溫州人峯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師禮謝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峯曰祇恁麼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得峯曰於汝作麼生師曰辜負殺人雪峯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

密密峯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縣密師曰道怤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普請次雪峯舉溈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怤鉏地去師再參雪峯峯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峯曰甚麼處逢見達摩師曰更在甚麼處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峯便休

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

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

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钁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

安國弘瑫禪師

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示祇爲喚這箇作拳頭

清化全怤禪師

師初參南塔南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南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南塔囅然而笑遂乃印可

長生皎然禪師

師久依雪峯一日與僧斫樹次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拄杖而去

普請次雪峯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峯便踏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踏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

雪峯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峯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峯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

玄沙問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無住長老作麼生師云放某甲過有箇道處沙云放你過作麼生道師默然沙云教誰委師云和尚不委沙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師休去

太原孚上座

師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入嶺初至雪峯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將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

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

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

新羅國大嶺禪師

僧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栴檀片片皆香

金峯從志禪師

師問僧發足甚處曰趙州師曰趙州法嗣何人曰南泉師曰你何曾離趙州曰未審和尚尊意何如師曰趙州實嗣南泉僧至晚請益曰今日蒙和尚慈悲某甲未會請和尚指示師曰若到別處莫道後語是金峯底曰爲甚如此曰恐辱他趙州

師一日上堂喫胡餅次乃拈一箇從上座板頭轉一

匝大衆見一一合掌師曰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間有僧請益曰今日和尙行胡餅見衆僧合掌曰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尙全道師以手作拈餅勢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峯也始道得一半

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爲甚麼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

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處州廣利容禪師

因僧到師乃竪拂子云貞溪老漢還具眼麼僧云某甲不敢見人過師云老僧死在闍黎手裏僧以手指胸便出去師云闍黎參見先師來至晚請喫茶了僧拈起盞子云這箇是諸佛出世邊事作麼生是未出世邊事師以手撥却盞云對闍黎死在老僧手裏僧云五里牌在郭門外師云無故惑亂師僧僧遂起謝茶師曰特謝闍黎相訪

鳳棲山同安丕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

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欃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

佛日本空禪師

師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

池州稽山章禪師

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曰可惜一碗茶師後謁雪峯峯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

輪推勢峯肯之

朱溪謙禪師

韶國師到參乃聞犬鮫靈鼠聲韶問是甚麼聲曰犬鮫靈鼠聲韶曰既是靈鼠爲何却被犬鮫曰鮫殺也韶曰好箇犬師便打韶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

雲居道簡禪師

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逢

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意旨如何曰高峯深海迥絕孤危似汝閨閤中軟煖麼

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這赤頭漢作麼

靈泉歸仁禪師

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華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

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恰似箇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齋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

俗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伏龍奉璘禪師

僧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

石門獻蘊禪師

師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諾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止爲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

青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不須取

次安師曰雪滿金壇樹靈枝萬古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是羽毛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

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想君殘壽速歸耶

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

般若寺被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僧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戸非關鎖

重雲暉禪師

僧問要路坦然如何踐履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

報慈藏嶼禪師

僧問情生智隔相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梢郎子未遇人在

雲門文偃禪師

師在雪峯僧問峯如何是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峯云蒼天蒼天僧不會遂問師蒼天意旨如何師云三斤麻一疋布僧云不會師云更奉三尺竹峯聞喜云我常疑箇布衲

師在浙中蘊和尚會裏一日因喫茶次舉蘊和尚垂語云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作麼生有旁僧云見定如今目前一切見聞覺知是法法亦不可得師拍手一下蘊乃舉頭師云猶欠一著在蘊云我到這裏却不會

師到臥龍問明已底人還見有已麼龍曰不見有已始明得已又問長連牀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曰是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龍曰緊峭草鞋

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

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

首座適來和尙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卽得見卽便見若不見若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問新到你諸方行脚道我知有與我拈三千大千世界來眼睫上著僧云喏師云錢塘爲甚麼去國三千里僧云豈干他事師云若掠虛漢

問首座乾坤大地與你自已是同是別曰同師曰一切物命蛾蛘蟻子是同是別曰同師曰你爲什麼干戈相待

舉座主就華嚴講請翠巖齋巖云山僧有箇問座主若道得卽齋巖便拈起胡餠云還具法身麼主云具法身巖云與麼則喫法身也主無語本講座主代云有什麼過巖不肯柬使云喏喏師代云特謝和尙降重空筵

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體露金風

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

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

問承古有言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確

問新到甚處人曰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爲甚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跳僧無對

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問一口吞盡時如何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尙爲甚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

師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

何顒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舉問僧
你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
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
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
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
問僧甚處來曰西禪師曰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
師與一掌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
問僧甚麼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謾我曰某甲實禮塔
來師曰五戒也不持
問僧看什麼經僧云瑜伽論師云義墮也僧云甚麼
處義墮師云自領出去
問僧看甚麼經其僧却指旁僧云和尙問何不祗對
師云露柱爲甚麼倒退三千里僧云豈干他事師曰
學語之流代云洎合不識勢
師見飯頭云汝是飯頭麼云是師云顆裏有幾米米
裏有幾顆頭無對代云某甲瞻星望月
王太傅問北院古人道普現色身徧行三昧佛法爲
甚麼不到北俱盧洲院云祗爲徧行所以不到師云

如法置一問來
師坐次有僧非時上來師云作甚麼僧云請益師云
你有什麼疑僧云某甲曾問和尙一宿覺搬柴柴搬
一宿覺師乃敲椅子三下云你作麼生會僧云一切
臨時師乃揎拳云我與你相撲一交得麼僧無對次
日僧再上値師澡盥次師乃將水碗過與僧云送去
廚下著其僧送去了却來師見來乃從後門出去其
僧云比來請益祗得一口碗
因供養羅漢問僧今夜供養羅漢你道羅漢還來也
無僧無對師曰你問我僧使問師曰換水添香僧曰
與麼卽來也師云有什麼饅頭䭔子速下來
一日行次一僧隨後行師竪起拳云如許大栗子喫
得幾箇僧云和尙莫錯師云是你錯僧云莫壓良爲
賤師云靜處薩婆訶
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
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
師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問意旨如何師
云一條絲三十文買復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

兩僧又問一條繩三十文買如何師云打與

師赴廣主召至府留止供養兩月餘還山謂衆曰我離山得六十七日且問汝六十七日事作麼生衆莫能對師曰何不道和尚京中喫麪多

示衆古德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已乃曰過賤即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

示衆從上祖師三世諸佛說法山河大地草木爲甚麼不省去代云新到行人事

示衆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師每顧見僧卽曰鑒僧欲酬之則曰咦率以爲常故門弟子錄曰顧鑒咦德山密禪師删去顧字但以鑒咦二字爲頌謂之抽顧頌

芭蕉繼徹禪師

師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堂擧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領悟禮拜

承天院辭確禪師

僧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麼因緣曾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

風穴延沼禪師

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

一日南院問曰汝聞臨濟將終時語否曰聞之曰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即密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對曰親承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頷之

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時有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涌鉢囊花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黃龍誨機超慧禪師

僧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

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未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

明招德謙禪師

清上座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鍬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秖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

師在疾一日國泰深和尚來問疾侍者通報云深師叔來師令請深纔入方丈師便云阿哪阿哪深師叔救取老僧深云和尚有什麼救處師舉頭一覷云咦眼子烏崒崒地依前是舊時深上座乃回身面壁

師問國泰瑫和尚云古人道俱胝秖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豎起一指師云不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

師會迅庵主在高司徒宅見挂彌勒幢子師指彌勒佛喚云庵主主應諾師云這漢還徹也未主無語師云黃連和根莫也未是苦後國泰代合掌云善哉善哉師云和尚與他鄰舍住庵即得

嘗與僧擁鑪僧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那句是主那句是賓師指火曰與我向此中拈出一莖眉毛得麼僧曰非但學人盡大地人喪身失命師曰汝因甚麼自把髻投衙耶

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

羅漢院桂琛禪師

師因插田次見僧問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

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向汝道却成兩句

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甚麼師曰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

玩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麼對衆讒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

王太傅上雪峯施衆僧衣時從弇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弇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弇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代云兩度上名

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幛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

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柱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

太傅王延彬居士

公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即降

公曰忽遇拏雲驟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

公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為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𣘜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

漳州報恩道熙禪師

師因與保福送書到泉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為人也無師曰若道為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為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謝太尉領話

鼓山智嶽禪師

師遊方至鄂州黃龍問久響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斑蛇龍曰汝祇見赤斑蛇不見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

報國照禪師

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為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為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處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甚麼

同安志禪師

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舉莫有對者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

襄州廣德義禪師

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闤闠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花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闍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

襄州廣德周禪師

僧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

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石門慧徹禪師

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雲光法師不事戒律。誌公曰。出家何爲。光曰。吾不齋而齋。食而非食。後招報作牛。拽車於途。誌公見之。呼曰。雲光。牛舉首。誌曰。何不道拽而非拽。牛墮淚跳號而卒

香林澄遠禪師

僧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

僧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問。如何是室內一燈。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臘月火燒山。問。魚游陸地時如何。曰。發言必有後救。僧云。却下碧潭時如何。曰。頭重尾輕。

問。一子出家。九族盡得解脫。目連爲甚麼母入地獄。師曰。確。

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瑺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歸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

新開院顥鑒禪師

師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麼佛法。師曰。好箇無事禪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識。下去。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洞山守初宗慧禪師

師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作箇脫灑衲僧。根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爲善知識。於此不明。終成莽鹵。

問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破幾緉草鞋。曰。三緉。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曰。參堂去。僧應諾。

問僧。莫便是新到否。曰。是。師曰。夜來投棲處。今朝事如何。曰。今朝風較急。青山背上行。師曰。不是。更道。曰。珍重。師便打。

問。不向心頭安了義。如何得達祖師言。師曰。六脚蜘蛛上板牀。

金陵奉先深禪師

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師復出問。今日奉勅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鷂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師打一坐具。便歸衆。

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大容諲禪師

僧問。既是大容。為甚麼趁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谿多搕𢶍。

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

師與一老宿相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華嚴慧禪師

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即菩提。

西禪欽禪師

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天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大地坦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春生夏長。

洞山清稟禪師

師參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師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

白雲智作禪師

僧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海

北禪寂禪師

師問僧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趁出

首山省念禪師

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風穴次。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問僧不從人薦得底事。試道看。僧便喝。師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麼。僧又喝。師曰。今日放過。即不可。僧擬議。師喝之

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

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犬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即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襄州。師云路上曾逢達摩也無。僧近前云不審。師云這箇是驢前馬後底。僧云和尙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且坐喫茶。僧纔坐。師又問在甚麼處過夏。僧云石門。師云水牯牛安樂麼。僧云及時水草。師曰爲甚麼傷人苗稼。僧云對和尙不敢造次。師云放過即不可。便打

黑水和尙

師參黃龍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便禮拜

棗樹和尙

師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曰苦哉。賴値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則禍生。師曰。

作甚麼曰人尙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闍黎受戒來多少時曰二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清涼休復禪師

僧問古人得箇甚麼卽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甚麼卽不休歇去

龍濟紹修禪師

示衆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

又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

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尙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

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脣吻

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尙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

廣平玄旨禪師

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負名山秀谿連海水淸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

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點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靈峯志恩禪師

僧問如何是靈峯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師會下有箇園頭參得禪衆中多有不信者一日有僧去撩撥他要其露箇消息乃問園頭何不出問堂頭一兩則話結緣園頭云我除是不出問若出須教這老漢下禪牀立地在及梁山上堂果出問曰家賊

難防時如何。山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山云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裏龍。山云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梁山果然從法座上走下把住云。闍黎莫教溼著老僧袈裟角

智門光祚禪師

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薑椒

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擧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擧

開福賢禪師

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

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何事。師曰。一葉落天下秋

乾明睦禪師

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洞山曰。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玩者。洞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恁麼則知音不和也。洞山曰。知音底事作麼生。師曰。大盡三十日。洞山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尙手中痛棒。洞山休去

西峯雲豁禪師

師早扣諸方。晚見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清涼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清涼曰擘破鐵圍山。師於言下大悟。清涼印可之

大歷和尙

僧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撚髭。曰有髭即撚。無髭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

連州寶華和尙

師問僧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甕醬。師喚沙彌將一碗水來與這僧照影

月華山月禪師

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且坐喫茶。宿問曰。亙中最的。猶是龜毛

兎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宿曰恁麼則
拘折拄杖劃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

湖州上方嶽禪師至丈室師曰上人名甚麼對曰齊
嶽師曰何似泰山嶽無語師即打趯翌日復謁師曰
汝作甚麼嶽回首以手畫圓相呈之師曰是甚麼嶽
曰老老大大胡餅也不識師曰趁鑪竈熱更搭一箇
嶽擬議師拽拄杖趁出門及數日後嶽再詣乃提起
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爲復展即
是不展即是師遽下繩牀把住云既是熟人何須如
此嶽又無語師又打出

福昌善禪師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會意
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

法眼文益禪師

僧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
道這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
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尙
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
因僧來參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師云
一得一失
問覺上座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麼處曰在
河裏覺退師問旁僧曰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
曰橋東取師曰是眞實是虛妄
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
塔否曰出師却問旁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寱
語住也未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
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
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師忽聞齋魚聲謂侍
者曰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
聞會麼
師見僧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曰吾助汝僧
曰謝和尙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尙是甚麼心行

師便休去

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眞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

汾陽善昭禪師

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瞋亦無喜又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

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

鄭工部到茶話次鄭呈師偈曰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復云只將此偈驗天下長老師曰與麼則汾陽也在裏頭云擔枷過狀師云更不再勘鄭云兩重公案師云知郎得鄭良久師噓一聲鄭云文寶文寶師云在甚所在鄭云不容某甲出氣爭得瞋他道淹滯長老在此師曰是何言歟鄭云實師云也不得放過鄭云請師一偈師云不閑紙墨隨示偈云荒草尋幽徑巖松迴布陰幾多玄學客失却本來心

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莫

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方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

承天三交智嵩禪師

師辭首山山以拄杖送師師接得有偈曰和尚拄杖照破龍象臨濟家風落在我掌山云莫相帶累師打山一坐具山曰果然帶累師云今日捉敗這老漢山云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宜

楊侍郎李駙馬與師問答問彌陀演化於西方達摩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師云仙人無婦玉女無夫楊云尼剃頭不復生子師云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巔師云騎牛不著靴

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參知識五十三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峯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遮六箇漢爲復野干鳴爲復獅子吼速道速道師云水急魚行澀峯高鳥不棲楊云泗州大聖師云土上加泥更一重李云舌上覆金錢師云半夜歌樂動誰是得知音

師作宗本頌左顧右覰黃昏莽鹵展手同來早是彰露且道作麼生是彰露底句楊云正殺人時努出頭師云兩脚揹空手叉胸李云左鬢右鬢隱文章師云名利已彰天下去了頭女子倒騎牛師復云維摩一默文殊贊善若遇老僧在彼各與三十棒且道這二老漢過在什麼處楊云頭破作七分如阿棃樹枝師云迦葉不擎拳阿難不合掌李云似犢牛兒未用角時師云忙屈拳打令師復云教有明文佛身充滿於法界老僧今日充滿於法界侍郎即今在什麼處楊云布裙一截泥努出膝蓋子師云寬口布袴三尺杖李云河水一擔直三文師云只見鼻頭津不見項後涇

廣教歸省禪師

師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

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

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
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
尸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
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
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鬧市裏打靜鞭曰意旨
如何師曰日午點金鐙
僧問聞鐘聲只有這箇聲爲復別有師曰腦後三斤
問一僧曰近離什麼處僧曰東京師曰你因甚口上
破僧曰和尚也須仔細師曰七棒對十三庫下喫茶
去
師到洞山問洞山廓然無依法歸何處山云三番羯
磨師云恁麼即知音不和也山云知音不和底事作
麼生師云龜毛拂子長三尺山云你因什麼眉鬚墮
落師便禮拜

神鼎洪諲禪師

有僧自汾州來師倚拄杖曰一朶峯巒上獨樹不成
林時如何僧曰水分江樹淺遠澗碧泉深又問作麼
生是回互之機僧曰盲人無眼又問曰我在衆時不
會汾陽一偈上座久在法席必然明了僧曰請和尚
舉看師曰鵝王飛鳥去馬頭嶺上住天高蓋不得大
家總上路作麼僧舉起坐具曰萬年松在祝融峯師
曰不要上座答話試說看僧曰忽憶少年曾覽照十
分光彩臉邊紅郎拂衣去師曰弄巧成拙
師住神鼎以一朽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德臘
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

谷隱蘊聰慈照禪師

師到太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
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
師便參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
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
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
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眞鍮不博金
僧侍立次師問甚麼處坐曰後架裏坐師曰你向甚
麼處舉話曰與主人公舉話師曰主人公姓甚麼曰
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恁麼則不識主

人公也。僧便喝。師不對

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

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

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即是。用錐即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

廣慧元璉禪師

師初依招慶眞覺禪師。日事炊爨。有問語經。眞覺見而問曰。汝念甚麼經。對曰維摩經。眞覺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麼處。師茫然無以酬。泣涕曰大丈夫漢被人一問無詞可措。豈不媿哉。於是謁閩中尊宿。歷五十餘員。不能契旨。遂趨河南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盌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碙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

許郎中式漕西蜀。經由謁師。適接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長老。師曰蝦蟆吞大蟲。許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師曰運使話墮。許曰許長老具一隻眼。師以衣袖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

住後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甎打瓦。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郞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

鹿門慧昭山主

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

智門罕迥禪師

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鷂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棒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

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二盌

太陽警玄禪師

師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梁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梁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梁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梁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

石霜誠禪師

僧問古曰道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

上堂云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沈吟你等諸人纔上階道便好回去更要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潙潭澄禪師

師一日見僧披衲師曰得恁麼好針線曰祇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麼曰客來須看師曰祇有這箇更別有曰雲生嶺上師曰未在更道曰水滴巖前

御製後序

朕少年時喜閱內典惟慕有爲佛事於諸公案總以解路推求心輕禪宗謂如來正教不應如是

聖祖勅封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章嘉呼土克圖喇嘛乃眞再來人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西藏蒙古中外諸土之所歸依僧俗萬衆之所欽仰藩邸清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隨喜同坐兩日共五枝香即洞達本來方知惟此一事實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乃踊躍讚嘆遂謂已徹元微籠侗稱許叩問章嘉乃曰若王所見如針破紙窗從隙窺天雖云見天然天體廣大針隙中之見可謂徧見乎佛法無邊當勉進步朕聞斯語深洽朕意二月中復結制於集雲堂著力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

關之理乃復問證章嘉章嘉國師云王今見處雖進一步譬猶出在庭院中觀天矣然天體無盡究未悉見法體無量當更加勇猛精進云云朕將章嘉示語問之迦陵音則茫然不解其意但支吾云此不過剌麻教同途工夫之論更有何事而朕諦信章嘉之垂示而不然性音之妄可仍勤提撕恰至明年癸巳之正月二十一日復堂中靜坐無意中忽蹋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慶快平生詣章嘉所禮謝國師望見即曰王得大自在矣朕進問更有事也無國師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復用手從外向身揮云不過尚有恁麼之理然易事耳此朕平生參究因緣章嘉呼土克圖國師刺麻實為朕證明恩師也其他禪侶輩不過曾在朕藩邸往來壬辰癸巳間坐七時曾與法會耳迦陵性音之得見朕也乃朕初欲隨喜結七因柏林方丈年老問及都中堂頭僉云只有千佛音禪師乃命召至既見間雖甚久其伎倆未能令朕發一疑情迫窘詰屈但云王爺解路過於大慧杲貧衲實無計奈何矣朕笑云

汝等只管打七余且在傍隨喜爾時醒發因緣已具述如左若謂性音默用神力能令朕五枝香了明此事何得奔波一生開堂數處而不能得一人妄付十數庸徒耶向後性音惟勸朕研辨五家宗旨朕問五家宗旨如何研辨音云宗旨須待口傳朕意是何言歟口傳耳受豈是拈花別傳之旨堂堂丈夫豈肯拾人涕唾從茲棄置語錄不復再覽者二十年此府中宮中人人之所盡知者夫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過權移更換面目接人究之皆是無義味語所為毒藥醍醐攪成一器黃金瓦礫融作一團用處無差拈來有準並皆一代之宗師百世之模楷柰庸流不了自心累他塗汚有分鼓動識情橫生法執謬加穿鑿取笑傍觀明眼人前不堪學似因見性音諄諄於此是乃逐語分宗齊文定旨也甚輕其未能了徹如使性音明知之而勸朕於此打之遠更是何心行也則其限於見地可知矣如達摩傳衣偈云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後世附會其說以為五葉者五宗也夫傳衣止於曹溪則是從慧可而下五世矣因震旦

信心已熟。法周沙界。衣乃爭端。不復用以表信。達摩黃梅之言具在。由可至能。豈非五葉。後來萬派同源。豈非結果自然成耶。何得以五宗當之。且傳衣公案。世多囫圇吞棗。全未明白。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繼又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世尊所分之座。究是何座。僧伽黎究是何物。如云即是此金縷僧伽黎衣。從迦葉傳至六祖者。豈有自周昭王至梁武帝時。尙不朽壞。即屬異寶。不可思議。便能常存世間。又與正法眼藏有何交涉。且自六祖以後。何以又復消泯。世尊明言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乃未至唐時。即已無存。豈世尊妄語誑語耶。且以僧伽黎圍迦葉者。又是何意。總之未悟正法眼藏。從何推測。入必明取僧伽黎定然留得到慈氏出世之故。然後可與論傳衣之事。何得支離穿鑿。妄定宗旨。更以五宗牽合附會耶。況五宗前後參差。亦非一時。即五宗所明。同是大圓覺性。宗若有五。性亦當有五

矣。古人專為勦情絕見。惟恐一門路熟。又復情見熾然。是以別出一番手眼。使人悟取衆生心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今乃轉以情見分別之。埋沒古人不少。朕既深明本旨。只圖眞實以辦平生。豈肯被伊牽絆葛藤窠也。因一年之後。自清涼山回。宗教兩不拈提。迨即位以來十年。不見一僧。未嘗涉及禪之一字。蓋此事實明者少。逐塊之流。徒務延佇求名之輩。更長業緣。而世間井底蛙。又必妄生議論。朕慇諸有情無知愚陋。恐其因此造諸謗般若大罪孽。不談之意。良非偶然。今見去聖日遠。宗風掃地。正法眼藏。垂絕如綫。又不忍當朕世而聽其滔滔日下也。乃選輯從上宗師喫緊為人之語。刊示天下後世。使之擺脫生死根塵。掀翻輪迴陷穽。學者當知朕今此舉。實為佛祖慧命所繫。不惜眉毛拖地。非與十方常住行脚秉拂之徒較論見地短長。朕此選出。莫又緝緝聚頭妄論是何宗派。却與朕莫交涉。在天下宗徒能為自己一大事勇猛精進。如救頭然。立雪不寒。斷臂無痛。自然黑漆桶攔空撲破。玉麒麟就地勒回。那時方省得朕此

一番話墮無量慈悲。如或此心不眞不誠不苦不切。但從語言文字放出見聞覺知。任情卜度。細意推求。此一則是臨濟宗。那一則是曹洞派。起模畫樣。滯相執緣。以此求契求證。所爲將空塞空。徒使朕與從上諸古德百千方便。亦如取聲鎖向匣中。吹網欲令氣滿耳。豈不鈍置人耶。朕在藩邸時。亦以本分事接人。不無漏逗。所有語句。並已刊入圓明居士語錄卷內。此外並無一則機緣流布人世。況朕身居帝王之位。口宣佛祖之心。天下後世理障深重者。必以教外別傳之旨。未經周公子子評定。懷疑而不肯信。然此其爲害猶淺。若夫外託禪宗。心希榮利之輩。必有千般誑惑。百種謷訛。或曾在藩邸。望見顏色。或曾於法侶傳述緒言。便如骨巖木陳之流。揑飾妄詞。私相紀載。以無爲有。恣意矜誇。刊刻流行。煽惑觀聽。此等之人。旣爲佛法所不容。更爲國法所宜禁。發覺之日。卽以詐爲制書律論。朕今此舉。實以教外別傳。將墜於地。不得已而爲此。至於宗門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之趣。皆由宗師所參不謬。所悟無垠。如千里駒。隨意舉步。便是追風逐日。其不可及者。皆其所不自知。苟存一與奪自在。擒縱無偏之見於八識田內。則人法不空。能所交接。其與魔外有何分別。玆選之有正集外集前集後集。而又諄諄提示。各序其旨於篇端者。專欲學人眞參實悟。各得本分正知正見。如象渡河。脚踏實地。便能超出三界。而一一具足六度萬行。切莫仍向此中轉求口頭滑利也。此事不由語言文字。分迷悟。豈由語言文字定是非。已悟已證者。有語有句。固能爲人解粘去縛。若平生無一則機緣語句傳世者。豈得遂謂未悟未證乎。如西天四七所垂言句甚少。東土二三惟達摩曹溪尚傳語句。璨大師尚有信心銘一篇。其他二祖四祖並無一語垂後。豈皆是未悟未證人也。應知何在語錄之流傳與否。乃近代宗徒動輒拾取他人涕唾。陳爛葛藤。串合彌縫。偸作自己法語。災黎禍棗。誑惑人家男女。其口頭實能滑利者。便鳴鐘擊板。豎拂擎拳。彼建立則我掃蕩。彼掃蕩則我建立。各出妄見。爭持大家一場懡㦬。禮拜者作出身之活路。棒喝者成漂墮之黑風。如此心行。稱曰度

人佛祖門庭豈不汚辱又如古人契證無差每有拈代偈頌以相印合今則不然不於契證處自了自心但於公案上盲拈瞎頌剽竊成語差排牽合爲可解不可解之語作若通若不通之文千七百則皆可通融百千萬言無非活套以此爲拈代偈頌豈不塗汚古人誤累自已有何交涉虛費鑽研夫講師詮解教典何嘗不同於如來之語而不得謂傳如來之心者以心宗非語言文字所可傳故曰教外別傳今將教外別傳所有公案作文字則是又成一教外別傳之教典矣況文字邊事欲其工妙亦非聚數十年心力不能到家至作得文字好則此數十年不究本分可知教外別傳只是本分二字安可離却而爲此門庭以外事拈代偈頌四者頌最爲後學人於頌古切用工夫遂漸至宗風日墜此端一開盡向文字邊作活計趙州所呵枝蔓上生枝蔓正爲此輩至乃子孫稍得世榮便欲將祖父言句貪緣入藏不思千古自有明眼人豈得欺朦謾盡夫本爲利益將來流芳百世貪緣入藏而乃忘其貽誤後人遺臭萬年也何苦貪緣自貽伊戚平素一無所事喫得飯飽長連床上三三五五握管伸紙商量作一部好語錄垂後縱使句句如初祖所說亦乃餿羹餲飯與靈覺有何交涉況此實非學問之所能及思慮之所能到何苦造大罪業同於謗佛古人云佛法不怕爛却又云但得成佛不愁不會說法朕願天下宗徒參則實參悟則實悟此是菩提道場其中無求名利處於此尙不無汚染可見從初發心便非眞實爲生死出家也若爲名利何如耕農作一孝弟力田之民不然應試作一科學文學之士留此宗門以待眞正發心參學之人免致塗汚佛祖之慧命朕閱指月錄正法眼藏禪宗正脈教外別傳諸書所選古德機緣語句皆錯雜不倫至於迦陵音所選宗統一絲者尤爲乖謬古人語句專爲開人迷雲後人選輯專爲垂諸久遠今乃挨門逐戶拾取剩遺或珠或璣或金或鍮或絲或布或柴或草或瓦或礫或垢或膩一家强收一物入籠中更自詡曰秉公何庸愚之甚也但圖人人有分個個不遺紛紜雜陳撩亂錯出蝌斗與神龍並游野狐與師子

齊吼飽參者尚或一時目迷況初學之人豈不觀之而愈惑求之而愈遠其爲毒害奚可勝言此選朕近日方見未料性音昏憒卑鄙至於此極也至於取本朝開堂說法之衲僧平生所有亂統各各人編一則錯雜不堪謂之宗統一絲直接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眞令人笑之齒冷若然則禪宗之統實危如一絲也其意不過取媚同門參學之徒俾惑其選錄伊祖父言句入集以爲榮華此何異世間澆薄士子彼此標榜選刻文字自稱名士乎噫可爲宗風太息流涕者矣如朕於涌泉欣天衣懷韶國師等古德語句寶之如摩尼夜光亦刀大貝而諸書所載極少偏求不可復得蓋瞿汝稷輩自然皆是性音心行既雜取下等語句又畏繁多自然將眞正師範至言轉播棄之而不惜歷年既久漸以無傳良可歎惋因念從上古德不肯以佛法當人情一任香火歇絕不妄付拂者其與盲傳盲受祇圖支派蕃衍之人高下相去天地懸隔夫慧命絕續正同父子但與身體髮膚之稟受其理相不可强同雖瓣香所承定不容昧但如朕所採語句中諸禪師現在已無法嗣者天下宗徒之祖父豈得不從此摸著鼻孔是則亦爲伊祖父生身之所自也凡爲嗣續正當飲水思源柰何各立門庭同於世間種族趙甲之家不祀錢乙之祖橫分畛域各守封疆況伊輩盲傳盲受並未大死大活有何法乳所報何恩倘從此選中諸禪師垂示處得個入頭是乃瓣香法乳之恩理宜酬答者也如或未能則姑如先聖先賢列祀學宮之例使人人致敬要亦未爲不可天下叢林古刹衲子除各自供養伊本支祖父外應將從來拔萃古德一一設位於堂朝夕供養禮拜使其香火絕而復續徧滿震旦不但爲後世眞參實學者勸亦報本酬源之正舉再者從上祖師設呵佛罵祖之路蓋爲學人聖見不除則觸途成礙苟不向脚跟下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則見相橫前仍沿此岸夫如來直指靈鑑心體不特破根塵相對之妄亦乃破離妄絕對之眞眞妄兩途皆衆生無始以來之見病大善知識透天透地泯妄泯眞是以掃空生佛之虗華蕩盡妄眞之閑說喫緊爲人無柰立此呵佛

罵祖之說所謂以慈悲之故而有落草之談也其實水月道場空花萬行中此等語言何處安著如德山鑒平生語句都無可取一味狂見恣肆乃性音選宗統一絲採其二條內一條載去前後語言專錄其辱罵佛祖不堪之詞如市井無賴小人詬誶實令人驚訝不解其是何心行將以此開示學人耶是何爲耶近世宗徒未踏門庭先決堤岸一腔私意唯恐若不呵佛罵祖則非宗門强作解事學人饒舌狐行家跡鴉學鳳音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釋子既以佛祖爲祖父豈得信口譏訶譬如家之逆子國之逆臣豈有不人神共嫉天地不容者閻羅面前刀山劍樹專爲此輩而設極宜猛省如南泉願牧水牯牛公案最爲下品因南泉願頗有本分之語是以朕未加訶斥而性音則於其他語句概置不錄所錄二條其一即是此條具此凡眼有何聖見可除輒敢見人呵佛罵祖便生歡喜採輯鴟鼠嗜糞斯之謂矣又如大慧杲云今時宗師爲人入室三五徧辨白不出却教他說悟處若恁麼地如何爲人等語此論大誤從來如永嘉一宿覺之類祗因當時但知教乘初闡禪宗所以一言半語漏逗本分皆胸襟流出便可印合自唐季以後古德垂示流布海內人人捃摭攘竊預備應機若不入室細扣知其是何心行朕亦頗能爲人然實不能不令入室三五徧而即悉其底蘊開堂說法臨機問答固不可無若止憑一二語以定虛實此盲傳盲受之根大慧杲悞人謬論叢林當爲炯戒況大慧杲既具如此眼目所談奇妙法何耶所得英俊才誰耶朕實深嘗上乘圓頓甘露之味非依牆摸壁率意之亂統既知之無疑豈忍不報佛祖深恩因不辭話墮竭力爲宗門一番整頓所冀天下禪僧改往修來英靈輩出如朕所選中諸禪師者唱導十方使如來正教有振興之象是則朕之深願如爾等僧徒仍執迷不悟將朕一片慈悲全不領受仍以無明緇素人我心會取如世尊所說三藏十二分一例束之高閣則宗風之衰朕亦無如之何矣選輯既竣書此以爲後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朔日

御選歷代禪師語錄後集下

雪竇重顯禪師

師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留止五年盡得其道乃復徧參

師到大龍爲知客一日問曰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曰子有如是見解師曰這老漢瓦解冰消龍曰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衆龍却喚適來問話底僧來師便出龍曰老僧因甚麼瓦解冰消師曰轉見敗闕龍作色曰叵耐叵耐師休去後舉似南嶽雅和尚雅曰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師曰和尚更須行脚

問羅漢林曰法爾不爾如何指南林曰只爲法爾不爾師曰大衆記取某甲話頭拂衣歸衆林下堂却令侍者請師至方丈問上座適來不肯老僧那師曰和尚當代宗匠焉敢不肯林曰你爲甚拂衣歸衆師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你說看師拍一拍下去

僧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

師問新到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曰蝦跳不出斗僧曰踍跳師便打僧曰更踍跳師又打僧便走師喚同僧作禮曰觸忤和尚師曰我要這話行你又走作甚麼僧曰已徧天下了也師復打五棒僧曰有諸方在師曰你只管喫棒師又喚第二底近前來問甚處人僧曰鼎州人師曰敗也僧曰青天白日師曰兩重公案僧曰恰是師以拄杖指曰你擬踍跳僧擬議師亦打五棒參頭曰這僧喫棒與某甲不同師一時喚近前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

問僧名甚麼云義懷師云何不名懷義云當時致得師云誰與汝安著云某甲受戒來十年也師云行脚費却多小草鞋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我也沒量罪過汝作麼生僧無語師云脫空謾語漢便打

僧問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古人意旨如何曰夾山猶在曰和尚如何曰依稀似曲纔堪聽

又被風吹別調中僧却問如何是翠峰境曰春至桃花亦滿溪僧禮拜師曰山僧今日敗闕有人點撿得出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便下座

宗首座到方丈人事師約住云既知信之韜略便須拱手歸降宗云今日敗闕師云劍刃未施賊身已露宗云氣急殺人師云敗將不斬宗云是師云禮拜著宗云三十年後有人舉在師云已放你過

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師問牯牛舉頭作甚麼僧云怕和尚穿却師不肯自云看入草底

首座寫眞師曰既是首座爲甚麼却有兩箇曰爭之不足師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座擬問師曰雪竇門下

雪峰欽山主

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量快須薦地不薦地蹉過平生沒巴鼻咄

洞山曉聰禪師

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日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學似蓮花峰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

師嘗負柴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向山下擔柴師放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

發供養主示衆云住持之道勞他十方高人且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盡爲清衆之故所以忘勞然盡大地作一胡餅天下人盡得喫惟有深沙神不得喫怒發將蒺藜杖打一棒瓦解冰消

師手植萬松於東嶺而恒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因名其嶺曰金剛方植松而寶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師問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寶曰氣急殺人師拄鑊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佛法却成流布寶請代語師曰氣喘殺人

逍遙問嶺在此金剛在何處師指曰此一株是老僧親栽

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歌

金陵天寶和尚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列中作三日學人未曉

師曰鼻孔針筒

清涼泰欽法燈禪師

師在衆日性豪逸不事事衆易之法眼獨契重法眼一日問衆曰虎項金鈴是誰解得衆無對師適至法眼擧前語問師曰繫者解得法眼曰汝輩輕渠不得

上堂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麽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

報恩慧明禪師

一日有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僧無對

資巖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麽巖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

師尋還天台山白沙卓庵有朋彥上座博學强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彥無對

雲居清錫禪師

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眞乃問曰眞前是什麽果子師曰假果子廖曰旣是假果子何以將供養眞師曰也祇要天使識假

羅漢院智依禪師

師問僧今夏在甚麽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僧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麽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麽處不問得師喝曰恰似問老兄

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麽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尙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

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麽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已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麽僧問纖塵不立爲甚麽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

報恩玄則禪師

上堂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立

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

寶塔紹巖禪師

吳越王命師開法上堂云今日大王施張法筵致請山僧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談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玩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

棲賢圓禪師

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峰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

石霜慈明禪師



師謁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跨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

師謁李督尉公聞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刋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

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處得這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眞獅子兒大獅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蹋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

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翦敝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高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示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

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

問磨礱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

問僧近離甚處曰雲過千山碧師曰著忙作麼曰鴈過水聲凄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亦打師曰你看這瞎漢本分打出三門外念你是新到且坐喫茶

師問顒英首座近離甚處曰金鑾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先前夏在甚處曰和尙何不領話曰我也不能勘得汝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勘且點一碗茶與汝濕口

師室中晏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來參扣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

又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二三儿覃橅其下註云

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有首座者見之謂曰和尙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

法華全舉禪師

師得法汾陽徧歷諸方首謁荊南福昌善禪師善問曰同互不同互師曰總不與麼曰爲甚麼巳喫福昌棒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脫空謾語師曰調琴澄太古琢句體全眞

謁公安遠禪師遠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靑松蓋不帀黃葉豈能遮曰道什麼師曰少年玩盡天邊月老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祖師關

謁夾山眞首座眞曰還見麼師曰萬事全無曰還不見麼師曰千般皆在手師曰首座未見澄散聖時如何曰湖南江西又問見後如何曰江西湖南師曰却共首座一般耶曰打草驚蛇師曰終不捏怪

謁大愚芝禪師芝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市中拾得寶比鄰那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元沙道諦當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恰是師曰樓閣淩雲勢峰巒疊翠層

謁五祖戒禪師戒問作麼生是絕羈絆底人師曰反手把籠頭曰却是作家師曰背鞭打不著曰爲什麼上來下去師曰甚處見上來下去戒便打師曰一言無別路千里不逢人

謁雪竇顯禪師竇問牛喫草草喫牛師曰圖顯欲識尾巳隔萬重關曰應知無背面要須常現前師曰驗在目前曰自領出去

到瑯琊覺和尙處瑯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且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耶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

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瑯遂作禮曰
某甲罪過

示衆釋迦不出世達摩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
不開

芭蕉谷泉禪師

師謁慈明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
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
師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摵之師接住推明置禪牀
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
日始遇作家

天聖皓泰禪師

師到瑯琊琊問埋兵掉鬪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
相見師指瑯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打師一坐具
師亦打瑯一坐具瑯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
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瑯拓開
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瑯曰
且坐喫茶

浮山圓鑒禪師

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
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即令撾鼓陞
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
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
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
破後徒勞綽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
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
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
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
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為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
所造并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

師老退休於會聖巖因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
敘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機語參同印證其一曰佛正
法眼帶其二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
貫帶其五曰事理縱橫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
叶兼帶其八曰金鍼雙鎖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
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
帶巳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

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惟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大衆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去

金山曇頴達觀禪師

師首謁太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擧前話隱曰太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墼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喩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怳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沈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謾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

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李公問曰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摝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李曰心如何了師曰善惡都莫思量李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師曰且請太尉歸宅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

光慶遇安禪師

上堂欲識曹谿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眞實箇不用別追攀僧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尙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

景淸居素禪師

僧問卽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塡凹就缺

駙馬李遵勗居士

公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届中都方接鑒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淸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擧斗牛寒公曰恰値今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

華嚴道隆禪師

師初參石門徹和尙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石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

文公楊億大年居士

公問廣慧曰承和尙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疏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疏財乎慧曰旛竿尖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

投子義靑禪師

師謁見圓通秀禪師無所參問惟嗜睡而已執事白通通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尙敎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

方丈

興陽清剖禪師

師在太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

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覿面相逢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捉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眞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

羅浮山顯如禪師

師初到太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耶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

修撰曾會居士

公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塗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於景德寺公遂以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節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

雲居曉舜禪師

師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請開疏若不相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師懡㦬而歸洞山問其故師述前語山曰汝問我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

師嘗譏天衣說葛藤禪一日聞懷遷化於法堂上合掌云且喜葛藤樁子倒了也秀圓通時在會中作維那每見訶罵不已乃謂同列曰我須與這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參又如前訶罵秀出衆厲聲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師遽曰久立大衆伏惟珍重便歸方丈秀

曰這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尙也

翠巖眞點胸常罵師說無事禪石霜永和尙令人傳語云舜在洞山悟古鏡因緣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却一隻眼師聞之作頌曰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永和尙亦作頌曰石霜不會禪洗脚上牀眠枕子撲落地打破常住磚

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韈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師問秀圓通曰你見懷和尙有何言句秀擧懷投機頌師曰不好別有甚言句秀曰一日有長老來參懷擧拂子云會麼云不會懷云耳朶兩片皮牙齒一具骨師歎曰眞善知識

佛日契嵩禪師

師得法於洞山師夜則頂戴觀世音菩薩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萬餘言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嘉賞令編次入藏賜號明教

太守許式

公得法於洞山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揚州出現語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尙早晩同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公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曰四十七夏公曰聖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受戒公拍板頭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玉泉承皓禪師

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得法何人師曰復州北塔廣和尙公曰與伊相契可得聞乎師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

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子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

一日衆集師問曰作什麼曰入室師曰待我抽觧來

及上厠來見僧不去以拄杖趕散
示寂門人圖鏡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見
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育王懷璉大覺禪師

師持律嚴甚仁廟嘗賜以龍腦鉢盂師對使者焚之
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仁廟益嘉歎
師自京師乞還山時英宗賜手詔有經過庵院任性
住持語師藏之不以示人東坡為師撰宸奎閣記欲
一見之師終不出示寂後始得之笥中示寂之時年
八十二

法昌倚遇禪師

師謁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
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
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
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
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
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
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
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
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雞
師事北禪最久慈明過北禪師侍立禪曰汾陽獅子
可煞威獰明曰不道來者齩殺禪曰審如此汾陽門
下道絕人荒耶明擧拂子曰這箇因甚到今日禪未
及對師從旁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禪呵曰汝
具甚眼目乃敢爾師曰若是齩人獅子終不與麼明
將去至龍牙像前指問師云誰像師曰龍牙像明曰
既是龍牙像為甚在北禪師曰兩彩一賽明曰像在
此龍牙在甚處師擬對明掌之曰莫道不能齩人師
曰乞兒見小利明呵逐之
遊廬山寓圓通時大覺璉公方赴詔辭眾曰此事分
明須薦取莫教累劫受輪迴師問曰如何是此事曰
薦取師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薦箇甚麼曰不是知
音者徒勞話歲寒師曰豈無方便曰胡人飲乳反怪
良醫師曰暴虎憑河徒誇好手拍一拍歸眾
師在雙嶺受法昌謂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
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

這箇卽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逕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

住後英勝到山相訪英曰和尙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祇要驚蛇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剌頭入膠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尙見箇甚麼師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祇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钁不及拖犂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尙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蝦跳不出斗師曰林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奈公案現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雲居了元佛印禪師

師入室次蘇子瞻適至師曰此間無坐處蘇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座師曰山僧有一問學士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玉帶蘇欣然請問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蘇遂施帶師答一衲

西塞師王公韶自以殺業重祈爲澡雪請說法上藍師炷香曰此香爲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衆稱善韶亦悠然意消

智海逸正覺禪師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

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買鶴顚崖上沖天昧米民

五雲華嚴志逢禪師

師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惟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

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

瑞鹿上方遇安禪師

師事天台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

雁蕩願齊禪師

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惟弄影衆乃怖頭

雲居道齊禪師

大梅煦來參師問汝從甚處來若從僧堂來即是謾語不從僧堂來又是自瞞汝從甚處來梅於言下頓悟

支提辯隆禪師

上堂巍巍實相逼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無靑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作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逼塞虛空爲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

僧問耽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

師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禪師初遊方年方少從之屢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尙定從人天中來叢林標表也

黃龍慧南禪師

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㖶便下座

師問翠巖承聞首座常將女子出定話爲人是否巖曰無師曰奢而不儉儉而不奢爲甚道無巖曰若是本分衲僧也少他鹽醬不得師却回首喚侍者報典座明日只煮白粥

師風度凝遠叢林中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顔者居積翠時一夕燕坐閒光爛室戒侍者令勿言四祖演長老通法嗣書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

楊岐方會禪師

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一日慈明問師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甚麼處師曰要悟即易要迷即難

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祗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師下座九峰勤和尙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曰九峰牽犂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揑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揑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尙休揑怪師曰兎子喫牛嬭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

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曰天無四壁師曰路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尙著忙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

又問來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

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

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

一日七人新到。師問。陣勢既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以坐具便打。師曰。作家。僧又打。師曰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麼生。僧擬議。師背面立。僧又打師曰。你道楊岐話頭落在甚處。僧指面前曰。在這裏師曰。三十年後。遇明眼人。不得錯舉。好且坐喫茶

翠巖可眞禪師

慈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喝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

師語南禪師曰。我他日十字街頭作箇粥飯主人。有僧自黃檗來。我必勘之。南公曰。何必他日。我作黃檗僧。汝今試問。師便問。近離甚處。曰黃檗。師曰。見說堂頭老子脚跟不點地。是否。曰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師曰。有人傳至南公。笑曰。却是汝脚跟不點地。師亦大笑而去

靈隱德章禪師

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仁宗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靑霄外。萬仞峰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

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踪

大寧道寬禪師

僧問。飲光正見。爲甚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

問。既是一眞法界。爲甚麼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盛。曰。未審還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

道吾悟眞禪師

示衆。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攙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貍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兎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

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丁寧損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師臥病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粥飯頭不得氣力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數入新到禮拜師曰總是浙裏師僧曰猢猻向火師曰踍跳作麼僧曰今日得見和尚師曰伏惟尚饗僧無語師便打

師在慈明會裏一日提螺螄一籃遶院行云賣螺螄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視師放身便臥師放籃子便行

越州姜山方禪師

僧問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乃拍禪牀一下

興教院坦禪師

師住興教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與打雪竇寶宗禮拜

西余淨端禪師

師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

丞相章惇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宣疏至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一日章丞相留飯師頭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却喫素。汝却喫葷。惇爲大笑

又因惇請供。饌下餛飩。師偈曰。腥餛飩。素餛飩。滿碗盛來渾圇吞。垃圾打從灘上過。龍宮海藏自分明

惇起召別師。師曰且爲愛護佛法。惇曰不與不廢。愛護佛法也。師令侍者取糖與相公送路。喫糖次。師問甜麼。惇曰甜。師曰甜便住。惇一笑遂起

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獅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

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師抵鄞南。見上方超和尙。有一尼來參。師曰。待來日五更三點入來。師侵早紅粉搽面而坐。尼入見驚而遂悟

天寧道楷禪師

師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教。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方擬進語。子以拂子摵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以手掩耳

後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煑粥耶。蒸飯耶。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煑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尙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尙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尙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尙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尙年尊缺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慇懃。師曰。報恩有分

示衆略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著屑。無始以來。此等不是不曾經歷。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

入廛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衣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僉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今日向諸人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張眉努目東棒西喝如猶病發相似不見達摩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摩不曾措一辭二祖不曾問著一句喚達摩作不爲人得麼喚二祖作不求師得麼

靈隱玄本禪師

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慧林宗本圓照禪師

神宗最重師嘗召對師脩然自如無所加損出都日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動

長蘆應夫禪師

上堂召衆曰江山繞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籠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

佛日智才禪師

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

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絲溫冷塞汝身根顚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離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

上堂舉柏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柏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羅亮隔

開聖棲禪師

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龍象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

法雲寺法秀禪師

師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而頗疑禪宗。聞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謁。懷問。座主講何經。師曰。華嚴。懷曰。華嚴以何為宗。師曰。法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宗。師曰。以心為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

住眞州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衆目笑之。無出問者。師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已。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自已乎。師曰。當局者迷。一衆服其荷法心

長蘆福長老道眼不明。嘗將所得施利。舟載往上江齋僧。師聞之。往驗其虛實。適至。見福上堂云。入荒田不揀。可煞顢頇。信手拈來草。猶較些子。便下座。師大驚曰。說禪如此。誰道不會。乃謂諸方生滅也。遂躬造方丈禮謁。具說前事。仍請舉提唱之語。福為依文解義。師曰。若如此。諸方不謾道你不會禪。福不肯。師曰。請打鐘集衆。有法秀上座在此。與和尙理會。福休去」

李伯時善畫馬。師呵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也。伯時遂絕筆。師勸畫觀音贖過。黃魯直工豔詞。師亦訶呵之。魯直笑曰。又當置我馬腹耶。師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犂耳。黃竦然悔謝。遂勵精求道

禮部楊傑無為居士

公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參究。深造後奉祠太山。一日雞初鳴。觀日如盤涌。忽大悟。乃別老龐偈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寄衣。衣稱善

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

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
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慈雲慧禪師

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眞
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髑髏片月觸著你
鼻孔珍重

黃龍祖心晦堂禪師

居士吳敦夫自謂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峰
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忽疑之曰彼化
之異故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師師曰汝今衣
順垂於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師笑曰此旣無疑
則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有哉敦夫言下開解
師過法昌遇禪師遇問曰承聞和尙造草堂已畢工
否師曰已畢工曰幾工師曰止用數百工遇恚曰大
好草堂師指掌笑曰且要天下人疑著
師於南公圓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
依前人不來今旣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徘徊誰
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

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

寶峰克文眞淨禪師

師坐夏大溈聞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
曰淸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
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尙順問甚處
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
日州府委請黃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
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
路坐龍遂令去住黃蘗順不覺云勝上座祇下得一
轉語便得黃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
知黃龍用處
遂回見黃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尙龍曰恰
値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
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
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得龍曰何曾得自
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異之
一日龍曰適令侍者捲簾問渠捲起簾時如何曰照
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捲不放時如

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龍喝曰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龍大笑

問講師曰火災起時山河大地皆被焚盡世間虛空是否曰教有明文安有不是之理師曰如許多灰燼將置何處講師笑曰不知師亦笑曰汝所講者紙上語耳

劉宜翁嘗參佛印頗自負一日見師便問長老寫戲來得幾年師曰專候樂官來曰我不入這保社師曰爭奈即今在這場子裏劉擬議師拍手曰蝦蟆禪祇跳得一跳又坐次劉指禪衣曰喚作甚麼師曰禪衣曰如何是禪師乃抖擻曰抖擻不下劉無語師打一下曰你伎倆如此敢勘老僧耶

錢弋郎中訪師談久錢如廁師令侍者引從西邊去錢遽曰既是東司為甚麼向西去師曰多少人向東邊討師報謂錢有獒逸出師避之錢戲曰禪者教誨龍虎乃畏狗乎師應聲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錢嘉之

南康諸山相會佛印後至師問曰雲居來何遲曰為著草鞋從歸宗肚裏過所以遲師曰却被歸宗吞了曰爭奈吐不出師曰吐不出即屙出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寶公云若欲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汝今求佛道虛空向汝道甚麼其僧於是大悟於言下

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

僧問有一人欲出長安有一人欲入長安未審那箇在先師曰多少人疑著曰不許夜行師曰蚊子錐鐵牛曰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鴈下平沙師曰長安人已入你合作麼生曰春日華山青師曰這僧雖然後生却可與商量

僧問雲門大師欲一棒打殺釋迦老子和尚又欲糞掃堆裏瘞殺雲門未審和尚罪過還許學人點檢也無師曰且莫造次曰和尚坐斷廬山為甚麼不識某甲這話師曰三十棒曰關師曰點曰剳師曰念汝做

街坊
師室中問僧云了也未僧云未了師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了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門外甚麼聲僧云雨聲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面前是甚麼僧云屛風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還會麼僧云不會乃云聽取一頌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顚倒

上堂視無襠袴無口頭上靑灰三五斗趙州老子少賣弄然則國淸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柰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飜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隆慶院慶閑禪師

師父事黃龍龍甚重之時與翠巖順公同在黃檗順時時詰問師師橫機無所讓順謂龍曰閑輕易且語未辨觸淨龍曰法應如是以情求閑乃成是非旣龍過雙嶺師謁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龍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隨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飢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咨嗟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龍曰旣無事何須剃髮師曰若不剃髮爭知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淸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便喝師拍一拍龍又喝師便出復侍次龍曰此間有辨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麼長處曰也搯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師便出齋後又侍立龍問懡懡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桌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尙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拄一

柱曰此木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便出龍出堂外曰適來與麼是肯你不肯你師曰若與麼何曾得安樂處師上方丈問訊龍曰據汝知見祇得上梢不得下梢師曰某甲上梢亦得下梢亦得曰如何是上梢師曰風過樹頭搖曰如何是下梢師曰刀斫斧鑿龍曰老僧即不然師曰如何是上梢曰頭鬅鬙耳卓朔曰如何是下梢曰緊梢草鞋師曰謝師答話龍便喝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為汝說師摑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

泐潭洪英禪師

有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煙息弓弰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漢

雙嶺順禪師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師乾笑而已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著鼻道吾答話得腰裩玄沙開書是白紙順公屈服

黃檗積翠永菴主

師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為奇曰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師曰舉似我奇敘所得師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以語偉偉曰汝非永不非奇走積翠質之南公南亦大笑師聞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古錐

白雲守端禪師

師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曰見岐

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何謂也岐曰渠愛人笑
汝怕人笑師大悟

示衆明明知道只是這箇爲甚麼透不過只爲見人
開口時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喚作良久默然
又道動展施爲開言吐氣盡十方世界內無不是自
已所以墮在塗中隱隱猶懷近日嫌豈不見雲門道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擧手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
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又不見山僧在法
華時嘗示衆云無業禪師道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
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大衆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
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看取參

示衆曰此事如萬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撲
到底只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
到底去也擲拄杖下座

保寧仁勇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曰泥裏
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曰切忌踏著

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

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
波毱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摩不居少室六
祖不住曹溪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
得天下太平

師云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數目甚分明上
下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以拄杖畫一畫云大衆一
時亂却六十甲子了也

示衆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簷前雨滴潤
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
問彌勒

比部孫居士

因楊岐來訪值親斷次士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
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士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
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士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
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士
於此有省

寶峰闡提惟照禪師

示聽藏主法語五則一曰曹山立四禁盡衲僧命脈透得過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衲僧向異類中行履先德道異類墮此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闡提尋常向人道不得參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這般見解他時爲人切宜仔細四曰吾家立五位爲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教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箇是得處總不恁麼時如何卜度卽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見無情無語無捜住便問他你是何人

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

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卧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

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卽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

石門元易禪師

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秖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謂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元宗泯性相而歸法界謂之心空耶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腳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

資聖南禪師

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

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法雲善本大通禪師

僧問寶塔原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干淸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

師所至見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胾名者不食其眞誠應事防心離過類如此

壽州資壽巖禪師

僧問大藏經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即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淸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投子修顒禪師

師參慧林因契擬有省作偈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淸風明月杖頭挑

富鄭公因趙淸獻公警發不捨晝夜力進此道謁師於投子會師方爲衆登座富見師左右顧視忽有省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師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翁猶在外富聞汗流浹背即大悟

淸獻公趙抃字悅道

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繫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靑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公嘗自題偈齋中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郞復曰切忌錯認臨終遺書佛慧有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師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師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師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師

曰晉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師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統師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師無留意至黃龍謁晦堂堂竪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尙談辯無所柢悟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尙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識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

謁法昌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師曰某甲自黃龍來遇曰還見心禪師麼師曰見遇曰甚麼處見師曰喫粥喫飯處見遇插火箸於爐中曰這箇又作麼生師搜脫火箸便打

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

師住翠巖時翠巖有淫祠鄉人禳禬酒胾無虛日師誡知事令毁之知事辭以不敢掇禍師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毁拆俄有巨蟒盤臥內引首作吞噬之狀師叱之蟒遁安寢無他

領雲巖時經藏太史黃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志鐫於碑陰者師罵曰凌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雷光翻屋雷擊戶入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志已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

晩屬疾退居晦堂夜參竪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甚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有乞末後句者師示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旣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平生愛罵人只爲長快活

泐潭草堂淸禪師

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太史山谷黃庭堅居士

士初謁秀圓通。語具圓通章。自是遂著發願文。痛戒酒色。日惟朝粥午飯。銳志參求。旣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同堂山行次。時巖桂盛開。堂曰。聞木樨花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之謁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瞞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

祕書吳恂德夫居士

士參晦堂。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卽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皷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蟯螂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

兜率從悅禪師

師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惱。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卽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眞淨。後出世鹿苑。有淸素者。久參慈

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事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事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受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子之所見。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日。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師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眞淨。如素所戒

師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

泐潭湛堂文準禪師

初雲巖虛席。郡牧命死心禪師擧所知。心曰。準山主住得。某未嘗識渠。見有洗鉢頌甚好。牧請擧。心擧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牧奇之。因請主雲巖

一日新到相看。展坐具。師曰。未得人事。上座近離甚處。曰廬山歸宗。師曰。宗歸何處。曰嗄。師曰。蝦蟆窟裏作活計。曰和尙何不領話。師曰。是你豈不從歸宗來。曰是。師曰。驢前馬後漢。問第二上座。近離甚處。曰袁州。師曰。夏在甚處。曰仰山。師曰。還見小釋迦麼。曰見。師曰。鼻孔長多少。僧擬議。師曰。話墮阿師

問僧你來作甚麼。曰特來問訊和尙。師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曰和尙莫瞞人。師曰。馬大師爲甚麼從闍黎脚跟下走過。僧無語。師曰。却是闍黎瞞老僧

一日法堂上逢首座。便問向甚麼處去。座曰。擬與和尙商量一事。師曰。便請。曰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

師曰爲甚拈起靈縣茶瓶却是饒州磁碗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師叫屈座吐舌而退

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隕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鍛峰不打這鼓笛便下座

示衆云鑽珍珠解玉板却易看窟籠著楔却難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卽不問你諸人且道大目犍連共須菩提商量箇甚麽事

淸涼洪範慧禪師

師示衆曰靈源禪師謂予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敎是良藥汙染心是雜食不能忌之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予愛其言追念圓覺經曰末世諸衆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卽菩薩法句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南嶽思大禪師悟入法華三昧卽誦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汾陽大達國師一生答學者之問但曰莫妄想是謂稱性之語見道徑門而禪者易其言反求元妙良可笑也

尊勝有朋講師

師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領悟開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麽師曰不敢貴耳賤目開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開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開元曰閒言語且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尙恁麽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開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摩問你作麽生道師便喝開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開元拊掌大笑

五祖法演禪師

師至白雲擧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淸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一日有僧見磨轉遽指以問師曰此神通耶法

爾耶師褰衣旋磨一匝僧無語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學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淸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擧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

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

圜悟一日請益臨濟四賓主師曰也祇箇程限是甚麼閑事又云我這裏却似馬前相撲倒便休

師謂圜悟曰你也儘好只是有些病悟再三請問不知某有甚麼病師云只是禪忒多悟云本爲參禪因甚麼却嫌人說禪師云只似尋常說話時多少好時有僧便問因甚嫌人說禪師云惡情悰

師一日問圜悟無縫塔話悟罔然直從方丈至三門方道得師云你道得也悟云不然暫時不在便不堪也

三佛一日相謂曰老和尚祇是乾爆爆地往往說心說性不得因請益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師曰譬如淸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五色是數摩尼是佛身圜悟謂二老曰他大段會說我輩說時費多少工夫他祇一兩句便了分明是箇老大蟲師聞之乃曰若說心說性便是惡口又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示衆將四大海水爲一枚硯須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下座大展坐具禮拜爲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有麼有麼便下座大衆散師高聲云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收取坐具復問侍者云收得坐具麼者提起坐具師曰我早知汝恁麼也

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豎起拂子便作

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罕聞殊不知

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

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

見了仔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

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尙看便了問甚麽姓大衆

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

山僧道得麽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

師垂語曰譬如水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

甚尾巴過不得

室中常問僧倩女離魂那箇是眞底

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

擔仰山鍬驅潙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

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助唱歸田樂飍羹

淡飯且恁麽過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

一文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頭上戴㯮垂云

見後如何曰靑布遮前云未見四祖時爲甚麽百鳥

啣花獻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云見後爲甚麽百鳥

不啣花獻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

天童正覺禪師

師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

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

室陳所悟香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麽物師曰

是甚麽心行香山曰汝悟處又作麽生師以手畫一

圓相呈之復抛向後香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麽限師

曰錯香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丹霞

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

更不借夜明簾丹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丹霞打一

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

華藥智朋禪師

師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寶峰自題其像曰

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

露綠水光中古木淸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

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

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祗

作境會師卽契悟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

寶林果昌禪師

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齩不破師曰祇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同相見一回新

雲蓋智本禪師

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靑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

禾山方禪師

上堂擧拂子曰看看祇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潙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於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辯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洎合錯下註脚

空室道人智通

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厭世相求父祝髮龍圖難之遂淸修因看法界觀有省乃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二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超主伴了了徹眞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葉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尙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

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於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乃可入浴古靈祇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

西竺

雪竇持禪師

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靑山

石佛益禪師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中巖蘊能禪師

師一日與黃提刑奕棊黃曰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固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棊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

慧日安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擻擻頭

雪竇智鑑禪師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

大平慧懃佛鑑禪師

師以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昧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還侍五祖得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擧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尙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尙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掌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擧東寺和尙問仰山汝是甚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曾收得否山曰收得寺曰珠作何色山曰白月卽現黑月卽隱寺曰何不呈似老僧山叉手近前云慧寂昨到潙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悟顧師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云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師無語忽一日謂悟曰仰山見東寺因緣我有語也東寺當時只索一顆珠仰山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

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懡㦬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何如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的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

龍門清遠佛眼禪師

師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質其講師師不能答遂徧參至太平見五祖旋丐於廬州偶雨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祖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鑪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相與甚善話次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源曰演公天下第一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耶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鑪見火如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

示衆以迷心故山林中來見善知識將謂別有一道可令人安樂不知返究向來迷處工夫乃最第一

大隨南堂元靜禪師

師參永安恩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歷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

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得老僧說話在。齋後汝可來祖爺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至及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得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鈴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密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乃拽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

上堂。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眞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

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廝。祇是不許人屙。僧學以叩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拜謝。

無為宗泰禪師

師參五祖。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呪。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游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

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杖鼓勢操蜀音唱緜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元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

五祖表自禪師

師依五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

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窗下安排

九頂清素禪師

師聞五祖舉首山西來意話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

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

法閔上座

師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閔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閔即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啓悟

師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花繞度禪牀一帀背手插香鑪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乃令師試說之師曰某祇將花插香鑪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金陵俞道婆

市油餈爲業常隨衆參問瑯琊琊以臨濟無位眞人

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
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油瓮投地夫曰你顚耶
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
箇是無位眞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眞人六臂三頭
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圓悟蔣山開堂方至法座前婆於衆中躍出以身一
拶便歸衆悟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悟次日至其家
婆不出厲聲曰這般黃口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
悟曰婆子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遂大笑出相見
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
勘之婆見如前問珣曰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
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
惜你則箇珣竟不顧
須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
天下人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石門聰和尙

師在報慈聞鳩子鳴乃問僧是甚麼聲云鳩鳩聲師
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淨慈慧暉禪師

師謂云智智學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
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
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擧堪
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
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眞子

雪竇嗣宗禪師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
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
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
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華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
正師曰團圞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偏界絕
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醫鏃功前戲曰如何是
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
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
父宿蘆華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
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

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吉祥元實禪師

師自到天衣早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天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天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天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天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天衣稱善

左丞范冲致虛居士

公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塵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諾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豁然有省

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諾諾

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錯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徑山塗毒智策禪師

師初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時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不柄靶

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瓣足矣

虎丘紹隆禪師

師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峰次湛堂客黃龍扣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堂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

育王佛智端裕禪師

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埰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刹刹塵塵是要津

護國景元禪師

上堂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

師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拓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事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聱頭立侍者悟自題肖像付之有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

靈隱慧遠禪師

內翰曾開居士久參諸方紹興辛未值師領光孝開來謁問曰如何是善知識師曰燈籠露柱猫兒狗子開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師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開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師曰向煩惱處見向歡喜處見開擬議師震聲便喝開擬對師曰開口底不是公開罔然師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開猛省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師曰

也祇得一橛

知府葛剡志慕禪宗久無證入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有省說偈云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謁師求證師云居士見處祇可入佛未得入魔在葛禮拜師曰云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葛乃頓領

華藏安民禪師

師謁佛鑑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為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茶鹽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為你說我為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

玄沙僧昭禪師

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南峰雲辯禪師

師參圓悟值入室纔跨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

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淸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鄉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嚀嚀且道叮嚀囑付箇甚麼卓拄杖曰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淸明

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臘雪兜冬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鐮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研槌撩餛飩

大溈佛性法泰禪師

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傳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

鼓山珍禪師

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

昭覺道祖首座

初見圓悟於卽心卽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駭愕悟聞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視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慧日默菴道禪師

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閙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樞密徐俯師川居士

公參圓悟悟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顰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龍牙智才禪師

師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

何山佛燈守珣禪師

師參佛鑑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顚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知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尙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擧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卽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

待制潘良貴依師久不契謂師曰某祇欲死去如何師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便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望和尚慈悲師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師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飢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視衣裓師逐出院

龍翔士珪禪師

師醉心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晚至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遂大悟

黃龍法忠禪師

師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是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磵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掩耳而出已而禮辭渡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相羊山水會意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臥髮長不翦衣敝不易故禪會呼爲忠道者

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恒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

世奇首座

師徧參諸方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聞羣蛙忽鳴悞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

益加參究洞臻玄奧佛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眼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佛眼因以偈美之

護聖居靜禪師

師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南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南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南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

開先智和尚

示衆曰宗之與教權道佛之與祖强名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眞覓實轉更參差若取自己自心爲究竟必有他物他人作對治時有僧問如何則是曰是則有非云如何得入曰汝何劫在外頭問如何是佛曰汝喚那箇作衆生云與麼則無佛無衆生也曰者衆生問如何是平常心曰蜂蠆狠貪云與麼則全衆生心也曰你道那箇是平常心云不會曰汝他後會去在問四大何緣有形曰你道虛空何緣無像云到者裏却不會曰我也不會又曰汝道汝不會與我不會是一是二云乞和尚慈悲曰我早晩罵辱汝問如何是大道曰我無小徑云如何是小徑曰我不知有大道問和尚見處如何曰非汝境界云學人見處如何曰取我處分又爭得云乞師指授曰我長劫來不曾蒙蔽汝

◉忘疑妄

龍圖王蕭居士

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南堂却問朝旛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南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南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南臯安和尚

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曰寂寂底呢因有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忘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法輪添禪師

上堂喝一喝曰獅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嚬呻又

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

光孝深禪師

上堂維摩一默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華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

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中竺癡禪玄妙禪師

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

御製序

朕自去臘閱宗乘之書因選輯從上古德語錄聽政餘閒嘗與在內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載而王大臣之能徹底洞明者遂得八人夫古今禪侶或息影雲林棲遲泉石或諸方行脚到處參堂乃談空說妙者似粟如麻而了悟自心者鳳毛麟角今王大臣於半載之間略經朕之提示遂得如許人一時大徹豈非法會盛事選刻語錄既竣因取王大臣所著述暨進呈朕覽者擇其合作編爲一集錫名當今法會附刊於後朕惟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如杲日在空有目共覩迷者自迷悟者無語誠於此一超直入則經綸萬有實爲行所無事朕一日二日萬幾諸臣朝夕不懈於位莫非平治天下之爲而即於此深嘗圓頓甘露之味可知此事之爲實際理地而非狂參及解路所可得而託也朕居帝王之位行帝王之事於通曉宗乘之虛名何有況此數大臣皆學問淵溥公忠方正之君子一言一行從無欺妄又豈肯假此迎合爲諂諛小人之事朕又豈肯默傳口

授作塗汚慧命之端誠以人果於心性之地直透根源則其爲利益自他至大而至普朕之惓惓於此固非無謂而然也卷中言句所爲師子祇三歲便能大哮吼可以啓入弘信廣布正燈是選之傳或於宗風不無小補至在內焚修之沙門羽士亦有同時證入者六人其所作亦附刊焉是爲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望日

御選當今法會

皇十六弟莊親王愛月居士

禮佛

盈天地間惟一眞佛百千萬億泥佛木佛總是一佛若著相而求翻成隔礙不須擬議叩求但辦立地薦取欲識眞佛無往不是非將曠劫無明徹底盡去何可得見如何得徹底盡去但只去縛縛之一字衆生業識根深千生萬劫纏繞無休色能縛見聲能縛聞觸緣便縛對境卽昏轉求轉遠愈覓愈深欲得解縛別無方便一念回光卽覩佛面非心非佛白雲萬里是心是佛萬里白雲佛卽是見見本離因如青蓮花不染一塵見如不見聞如不聞色不礙見聲不礙聞根塵空寂歷歷明明千江一月一月千江風來水面雲繞層崗極樂世界東方西方有何隔礙不用參詳佛卽是我我卽是佛佛與衆生無二無別孰欠孰剩孰優孰劣迷之則凡悟之則聖凡聖雙泯全體大用離相若非卽相則是卽相若非離相則是是非兩忘眞佛出世佛生一如無出無入彼此不二無來無去大慈悲父設茲慈航拯救羣迷解縛脫纏此恩此德難議難量無上醍醐今已得嘗願同含識共登道場稽首歸依頂禮法王

祖意

六祖不傳衣達摩留隻履欲分異與同透得知玄旨若直露消息一月千江裏何妨更註脚脚跟下薦取

問答一則

一僧問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雲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王頌曰透法身藏北斗有是無無是有泥牛吼月木郞醉酒如是如是知否知否

六根頌

六根原來一物收誰知一物價難酬鍵關碌碌空妨鼠鞭拌旁旁錯打牛綠水青山觀自在淸風明月任優游拔根應會生根地聽取凉蟬報早秋

地

大地一毫端本來不見土識得脚根下任伊呑與吐

水

一勺全滄海滄海無滴水滄海與桑田海田只如此

火

石火與電光何須分人我識得丙丁因自知火中果

風

遍界不曾藏遍界不曾有但觀動靜聲盡是獅子吼

道

至道原無一語何妨信口吟哦靜喧語默任和和無可亦無不可　極樂世界何處色空裏面諸訛曰魔曰佛總非他却又本來無我

月

朔日何曾隱晦光明仍滿三千莫言三五是團圓大地依然黑暗　明自暗中折合暗從明裏周旋明明暗暗兩無偏此月方纔出現

燈

一盞能分千盞須知一盞何來直饒照出九層臺者箇何嘗有礙　用處分明無照體時不隔塵埃蓮花火裏霎時開方得名爲自在

鏡

恰似氷輪高掛自然形影不藏何須刮垢更磨光方現如如妙相　縱使塵封豈掩便從籠罩無妨昏明只辨一毫芒畏障都盧生障

心珠性水

心珠性水合同途此界他方本不殊珠燦爛時涵湛水水澄淸處見圓珠光風霽月全身現碧沼寒潭寸影無亘古至今無箇事何須依樣畫葫蘆

錄語二則

萬物如如在目前小而無內廣無邊圓通一性何來往水底靑山火裏蓮

尊貴從來不自知幸逢一撈好修持誰知一滴曹溪

水却在吾
皇太液池

示明鼎

柏林寺禮佛次示明鼎曰佛爲一大事出家豈僅爲
自了生死已哉衆生沈淪願拯拔之衆生迷謬願徹
覺之衆生纏縛願解脫之衆生蔽障願開明之一切
聖凡料共喩斯旨然拯拔衆生即自拯拔也徹覺衆
生即自徹覺也解脫衆生即自解脫也開明衆生即
自開明也如是拯拔徹覺解脫開明實無我得拯拔
我得徹覺我得解脫我得開明者亦無衆生得我拯
拔得我徹覺得我解脫得我開明者如是謂之度人
如是謂之自度所以從上古德已得已證必爲人天
推作導師一本慈悲隨人接引而當其所得未得所
證未證之時則必孳孳汲汲眠食俱廢不惜軀命力
索勤求匿影銷聲閉關杜口惟依本分絕不關人甚
至兀坐空岩行脚異域斷臂立雪若救頭燃其苦心
忍行曾不以年歲計逼拶戛擊誓期徹悟一旦摸著
鼻孔如絕如甦然後即事即理無罣無礙以至人天
趨向秉拂開堂自利利人一時圓滿蓋已事未明而
即能導人不能導人而遂爲了已事者十方萬古決
定無此教無此法也今爾著僧伽衣喫香廚飯爲佛
弟子人號善知識住名剎升法席集緇素而說法亦
歷有歲年矣
皇上以帝王之尊證如來之果隨喜所及時承
開示不異日月輪邊光明常被其爲萬辛歷劫難逢
然以余觀爾桶底不脫竿頭未進雖經行禪誦日不
忘兩餐而見性明心實莫參一味執著名相纏繞語
言尋討無功哰啄奚補豈不上負
聖恩下負自已如此而或欲爲人是乃聾以導聾瞽
以傳瞽迷人正覺斷人慧命鐵蛇橫路自誤誤人墮
落輪迴將阿誰消受余深代汝愧畏爾亟當及此猛
省打透關頭自度度人並不是兩事爾應知
皇上恩大難酬幷肯余言之無妄也古佛已過再世
未來不向今生度懊惱亦何及況自誤猶小誤人罪
大舌在不從心具眼莫問口其努力迴向毋有玷沙
門俾三千大衆各發信心廣衍宗旨且讓道授記靈

山必將穫人天福報是否是否如何如何莫謂如來教下絮絮瑣瑣大似談老婆禪也爾其珍重毋忽

皇十七弟果親王自得居士

究竟銘

三界衆生自從無始忽起無明成就根塵即此無明同佛正覺迷妄執著昇沈業識悟無愚智覺無凡聖不從彼來不從此去前後際斷非即非離無依有立有憑無成坦然一致眞妄無二能所俱離隨類普應有方則滯著處即邪癡靜冥空六塵緣影不染而染是而非是聲聲色色揑目生花昭昭靈靈龜毛兎角二途俱泯圓成彈指無證之證無修之修次第漸除宿昔染習六般同濟衆生一如佛魔邪外一軌同收好醜分明寶鏡不垢常泯常照常動常寂無可不可不取不捨圓通蕩蕩不思不議

如如歌

從上佛祖傳心法無異無同無二轍本非知見所能明不是施功可了脫目前色相悉眞常耳畔音聲盡妙說箇中毫髮費商量即落千差與萬別未從擬議全賓主不用足移入道場圓滿融通無淨染希夷微妙又尋常凝然不動超塵劫寂爾無爲建寶幢刹刹塵塵皆實相更餘何物可承當中非內兮表非外非須彌兮非纖芥還問皓月印千江復若颷風鳴萬籟揑之不聚視無形當前即是尋無在但能頃刻回光照不勞彈指便圓成眞諦無聖無不聖妙義非生非不生逢建立時隨建立遇光明處合光明山河大地如來藏動植含靈佛祖燈何用改弦兼易調從他月白與風清澄之不清淆不濁亦非迷兮亦非覺圓融即是實金繩耽玩翻成斷貫索塵勞妄想等龜毛般若涅槃同兎角那伽常定繁與處徧界縱橫無住著大千世界一慈航露柱燈籠何處藏若向草頭尋祖意恰如針上覓鴛鴦六根即是菩提種萬念無非如意幢大似寒梅經雪後花開不是去年香把斷一津非是入放縱千流非是出泊然心境湛兮澄豈假絲毫功與力無住無行不墮空常明常照還如漆滄海涓涓入百川盈溪盈壑作波瀾曹溪一滴遍三千豈待拈花始莞然月照寒潭波映月月波浩渺潭皎潔

此中體用甚分明何必諦詮墮言說物物同參報化身一塵不染淨光佛淨光佛住在何方卽在衆微塵裏覓渴飮飢餐朝復昏本無些子異於人纔言解脫卽坑塹脚底何非不二門有作有爲終屬妄除煩除惱亦非眞若言如如成兩橛試問此歌聞不聞

示初學

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假文字語言蓋因衆生以無量劫來識情染習一向外求不知返本但推窮尋逐攀緣思慮只益多聞還成滯礙故祖師慈愍垂示後學於刹那之頃令明心地直達本源則言言盡是眞常無一句不指淸淨之體無一聲不闡圓妙之音經云先佛所說後佛隨順三藏十二部卽語言文字而非語言文字從此了明而無了明之者是爲實語不誑語弗契斯旨但隨文解義墮於見網如日下孤燈失其所照亟須勇猛精進直下了脫自有釋然於無邊教海之詮諦矣

閒言說十則

有生於無無生於有有無相生統歸之道有爲無爲超乎名言是道耶非道耶

道非巍巍如仁者樂山道非蕩蕩如智者樂水山水之外道將何求若執山水以爲道又復以魚目作明珠且道究竟如何山不是山水却是水

人言空花我談實相人說山河大地我道夢幻泡影非衒異於人正所以示大同若以異爲同以同爲異風馬牛

不自見故普見不自生故長生以其無生萬物大同故覲無上菩提猶如兒戲

道本無動故不在動道本無靜故不在靜道若在靜但守槁木寒灰便超法海道若在動但逐飄塵野馬卽踏眞如總沒交涉在夫體道者但向湛寂就紛紜紛紜成湛寂處會

千尋之木成於尺寸萬里之程始於跬步故道雖高妙不離尋常目下若舍近而求遠厭凡而慕聖是捨萌芽之木而求參天不出戶庭而欲適遠不謂愚得乎

一切自然矯作則失因無矯作天地成其廣大日月

成其光明山川草木飛潛動植自然合體故曰如來藏

明鏡照形其短長肥瘠一如也釋鏡求吾貌而不可得虛谷應聲其大小緩急一如也去谷尋吾聲而不可得故曰在鏡卽鏡在谷卽谷

大道希夷不可得而尊不可得而貴安之隨之和之同之有而不有爲而不爲是名大道

寥廓者天無物不包浩瀚者海無物不容故則天者同其廣大法海者同其淵深至於道不可思議而莫之量

隨筆五頌

佛祖弘慈拯溺一切蓋爲衆生本眞錮蔽客塵掩埋業濤騰沸憎愛取舍自縛自緊輪迴生滅致難脫離

憎凡愛聖求靜厭喧皆爲執著盡屬攀緣在聖則聖在凡則凡處靜卽靜處喧卽喧本無方所如珠走盤

素位而行佛儒同道俗則居家僧則秉敎爲臣當忠爲子當孝能盡倫常卽爲玄妙絕世逆情捨明求照

或以釋敎遺棄綱常競相排詆如墨如楊或慕邪行裂衣毁裳務容撚指妄自殘傷兩俱謗佛與道乖張

拈一放一未是平沈水不洗水金不博金心外非物物外非心物自是物心自是心何爲昧昧撥相而尋

觀山

山之高兮衆石所成石雖衆兮山一其形千仞之山一拳之石石卽是山而山非石

臨水

漚之與水異形同體結則爲漚散則爲水漚非是水水卻是漚不如縱目任其注流

性根偈

恒沙諸佛同一性此性無修亦無證若離修證卻成狂動非動兮靜非靜性

觸目盡成顚倒見山河大地誰形容自從一覩明星後物我原來無異同眼

若向音聲求佛法譬猶假翅欲騰飛何如撒手行平路靜默語喧無二歸耳

見說栴檀片片香此中非嗅孰知芳若言佛性離聞性何處尋求寂滅場鼻

百味莫言只一味分明河淡海爲鹹必須一一從吾辨始把塵砂作米鹽

幻化空身卽法身縱然認著亦非眞直將瓦礫成吾體誰道身心摹刹塵

動靜卷舒無二致後前左右合其宜若於意外求他道何異輕金而重泥

錄語

我不談空空亦不說有有問我何所言一聲獅子吼

萬川一月印

一月緣何印萬川隨波上下自年年莫將戲論談同異一月圓來萬月圓

偶述

佛性非從色相尋若離色相辯旁心龜毛兎角眞如體鵲噪鵶鳴般若音不是吾身同木石直須木石卽吾身聖凡情見從生滅山自高兮水自深

皇四子和碩寶親王長春居士

覺海論

覺以海言强喩也海亦覺中之一物覺不可以海喩覺固無可喩以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故强以爲喩夫天一生水降而爲膏升而爲月動而爲波凝而爲冰渟而爲陂爲澤流而爲江爲河千支萬派莫不朝宗于海海受之而不見其盈海洩之而不見其竭海亦鉅矣哉雖然海固有形在也海之形在則海之名存至若不可以形求不可以名擬無所於受而實無所不受無所於洩而實無所不洩受不見受洩不見洩湛湛乎蕩蕩乎是海也其自性之覺海歟非從中出非從外生其先無始其後無終上之莫見其顚下之莫窮其底十方世界莫測其涯涘大地衆生莫不備具如來此覺海菩薩此覺海一切聖凡以至蠢動含靈無非此覺海三界同居生佛一體於一體中而差別逕庭者生佛之攸分也差別逕庭而同歸覺海者生佛之本來也以覺海爲體而不執覺海不捨覺海者如來也在覺海中而或執體海或捨覺海者衆生也教外別傳令人透脫根塵剿絕情見並覺海二字亦無所存修而無修證而無證譬之百川歸海而海不自識其容納也夫修世間法至於臺極矣若明

出世間法廓然無聖廓然無聖聖凡等觀戒定慧亦覺也貪瞋癡亦覺也貪瞋癡之覺非圓覺戒定慧之覺亦非圓覺求貪瞋癡不可得求戒定慧不可得不可得中如是得如是得中無所得而後其覺乃圓圓亦非圓而覺乃覺海矣古人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又曰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佛生之分在覺與不覺之別然覺者與未覺者同住覺海之中如或以覺爲覺則是心意識之覺所爲損法財滅功德者也即不以覺爲覺仍是幻化空身中之無明實性非眞覺也必得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幷此無明佛性幻化法身之名亦不可得夫然後入微塵而不浿徧大千而不溢以缶取之盈缶以甕取之盈甕以陂取之盈陂以澤取之盈澤以江取之盈江以河取之盈河以海取之盈海以天地取之盈天地澄澄湛湛寂寂惺惺雖覺而不覺不覺而常覺是乃所爲覺海歟

水月說

天上之月一耳水印之而萬焉一月普現一切水其本自同一切水月一月攝其歸不二設使祇明得眞體之一而未明幻體之亦一則古人水月之妙喩猶爲未究也有如泛航溪中溪中此月也由溪以之湖湖中即此溪月也由湖以之長江黃河長江黃河中即此湖月也由長江黃河以之海海中即此長江黃河月也由一小海以之乎四大海四大海之月即此一小海之月而亦即此發航時小溪中之月也祇有一月求兩月不可得忽於其間堤岸隔之一溪之水分爲二溪則一月亦分爲兩月矣由是而之焉四海之內江有沱河有滎汝有濆漢有潛水草之交爲湄水決之澤爲汧注川爲谿注谿爲谷注谷爲溝注溝爲澮又細之而爲行潦又細之而爲牛蹄之涔各各得水則各各得月而月乃不知其幾千萬矣又細之而爲瓶爲罍爲杓爲斝爲杯爲斝各各得水則亦各各得月而月又不知其恒河沙數矣如畢百小器之水倂於一大器則百小器中之百月皆空而成一大器中之一月矣如畢百千萬器之水倂於一谿則百千萬器中之百千萬月皆空而成一谿中之一月矣

由是從谿之湖之江之河之海則恒河沙數之月又成一月如初矣信乎水中之月本一其不一者有隔之而使然非其本然也由此觀之不特天上之月普同水中之月亦普同矣天上之月眞如也水中之月幻有也幻從眞出幻乃成萬幻亦無萬幻萬亦一一亦不立夫是以萬然則眞如之月卽在水中幻有之月亦在天上也人倘其撲陶器而破之掘堤岸而通之庶幾宴坐水月道場也歟

呵佛罵祖論

或問宗門每有呵佛罵祖之語何也王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華嚴四句誠爲諸祖要語的旨雖然人若於此隨語生解便成天地懸隔卽此隨語生解之心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於此倘未能灑然命根何由得斷縱使盡山河大地化爲齒頰喉舌一一齒頰喉舌演無量妙音同時讚佛亦沒交涉夫能讚歎者卽所讚歎者也所呵罵者卽能呵罵者也然則何讚歎之有又何呵罵之有況乎能所皆空讚歎呵罵又有何處可以安著衆生以是佛爲聖非佛爲凡凡聖兩途卽是衆生無始以來之見病必得聖凡情盡然後人我雙忘古德老婆心切是以呵佛罵祖除其見相云爾或曰若然則鼻上之斥人呵佛罵祖其義何居王曰古德爲此不過接引初機何嘗以此爲究竟極則接引初機之善權方便甚多又何必定出於呵佛罵祖

皇父以現在佛顯如來身慈悲無盡化導無垠智日普臨法雲常潤所見所證超出從上古德萬萬豈尋常所能窺測余惟信奉受持安能疎通證明其義雖然恭承

誨示得領玄音亦忝一知半解不忍不以示天下後世作將來眼也特爲爾申論之夫虛空大地皆屬幻結而成然此大地虛空卽是實際理地眞全是幻諸幻皆眞幻全是眞一眞亦幻此幻影中步步不離眞地此眞如性刹刹歷此幻緣松原是直棘原是曲烏原是黑鶴原是白松直棘曲烏黑鶴白倘不得改其自然之幻影況人爲萬物之靈乎是故爲臣當忠爲

子當孝民則當仁物則當愛萬善具足乃得圓此幻影幻影眞如無二無別幻影圓卽眞如矣離此一字便屬魔外夫佛祖者以出世間法論則無生身之所自生也以世間法論卽先聖先師也下口呵斥可乎不可乎夫聖凡俱泯然後前後際斷固已然若以呵駡爲聖凡俱泯則此聖凡俱泯之見幷凡見亦無分矣安得不墮畜生道宗徒又謂古德嘗言須向異類中行六道輪廻一道齊平方是透天透地有何因果可言不知卽此執著狂見止有墮畜生道分無古德透天透地分古德心行驢年未夢見在人果踏過重關幻眞一致正須圓滿幻中眞果安得呵佛駡祖若猶未也則呵佛駡祖如何可容區區接引初機之無舌人饒舌

皇父豈不照破爾悟耶吾與爾信受奉行爾不悟耶

聖旨不可違也或人唯唯而退

示超鼎

禪喜次示超鼎曰佛法者出世之梯航世法者住世之關鍵徑異途分南轅北轍殆夫人而云然矣然使其人果於佛法能了自心得無所得則以不染之心現隨緣之相無憎無愛無取無捨自然不逐波流不隨影住而得理事一如空相無二世法正是佛法也若或心依塵剎任起糺纒取捨愛憎雜然紛錯甚至奔趨名利希望寵榮隱顯異行外內異習如此則雖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公案一一如瓶瀉水其所爲佛知見者已不啻狐唾狸涎況復藉古德之微言作逢時之利器了了於口役役於心其不至塗汚慧命垢濁祖庭者幾何惟貴力行佛訓信守沙門於一切世法中不生歡喜心而持貪瞋戒則雖鐵蛇橫路終可作弄死蛇想從未有不行戒定頓爲了知假借佛法以行世法而不至習染因仍增諸幻妄以昧佛性而擾世網者我

皇父以現在佛發如來藏萬幾餘暇時一隨喜偶揭片語如灌醍醐所以提持禪衲整飭宗門諄諄懇懇直引曲喩期望各有成就者原爲如來教外之旨實能普利十方弘濟萬品會者自得一如本分當下卽是不假外求而於修齊治平兵農禮樂政刑德教及

飲食起居出入作息一切有爲法原無干礙故欲護
此一燈永毋消殞
慈悲念切光照無私此物我之胥忘固緇素所共信
余言不其然乎爾幸際隆時叨蒙
開示蓋有夙因得具正見正宜及此努力合眼埋頭
進慚愧門修迴向行誓期徹底了此一事以仰報高
厚
恩克紹佛日乃邇者聽汝言說驗汝行爲鳥欲沖
天脚未點地雖荊榛隊裏曾暫斬斷葛藤而水月光
中猶時錯認花影對人饒舌豈接引之婆心到處呈
身半逢迎之鬼伎試問此選佛場一塊乾淨土旣不
能伐毛洗髓轉且目眩耳譁於些子榮利事尙無從
勘破而可望其於本分向上事有所探討不至墮落
或且能度人有是因乎有是果乎無種且勿道何下
種之不審也語云見道易修道難又曰知之易行之
難縠羅之隔即不能辨物何論九嶷咫尺之間即不
云到家何況萬里爾其及早猛省痛自翦除毋作非
非想但作如如觀途路未迷驀直前去庶此一事猶
終還故吾不然文殊念起鐵圍隨之下又下者地獄
何辭佛法本無住度溺皆自取究無與世間法也勉
諸勉諸

皇五子和碩和親王旭日居士

初學詩六十首

人我原無二主賓自歷然當前不迴換一月萬川圓
空亦本非空有亦本非有空有兩相忘三三原是九
餤影不解渴畫餅不充飢愚夫多錯認達者會其機
纔擬離於空已是落於有不知空有間何物最長久
古鏡埋塵垢幾人仔細尋東風回暖候窗外日華新
東院風光好扁舟一櫂輕千山沈翠影山行舟不行
跳出金剛圈打破栗棘蓬問余何所得一擔挑春風
魚兎不需用何必守筌蹄偶爾閱金經權爲遮眼皮
但知翻貝葉日日誦哆囉不聽林間鳥盡演摩訶歌
以聲爲直指拈色作單傳但即此聲色觀音如是觀
先了同中異還明異裏同三千原是幻四大本非空
閉目妄求見觀心誤覓通可憐講解者恰似觸窗蜂
倒騎龍象走春夏鬓髯鬆去際渾無影來時不見踪

慈雲鋪密密。法雨落重重。雖弄泥團漢。却能立峭峰」

證佛還除佛。達禪莫泥禪。若從露柱覓。卽落淨瓶邊。妄處塵心滯。通時佛性圓。茫茫如涉水。且趁法王船」

佛國隨方現。西天只在東。但開彌勒閣。自上德雲峰。樹杪留明月。花邊送好風。一般奇絕處。從古與今同」

住此無爲地。何妨處鬧場。歸來炭裏坐。還去雪中藏。大道絕能所。虛空不可量。世尊一按指。海印盡生光」

打破黑漆桶。瑠璃界裏行。十方自普遍。三際任縱橫。有火還同暗。無燈却是明。此身齊日月。何必問年庚」

對病得良方。長生極樂鄉。山河爲事業。雨露作壺漿。伏虎空勞力。降龍徒逞狂。須知龍與虎。覷體是心王」

入定原無定。休心更錯休。階花兮並茂。溪水兮隨流。誰去尋蘭若。何妨執鈎鉤。年年祇此日。暖冷自春秋」

幻妄何曾幻。須看火裏蓮。一池常湛湛。八水自淵淵。無佛方云佛。非仙始是仙。佛仙毫錯認。霄壤兩茫然」

一線通天地。何人能覩之。夢中不識夢。迷裏復尋迷。歲月如風疾。時光似電馳。於茲當警醒。速覓法王師」

臘月乘涼解帶。三伏向火披裘。愚夫喚謂顚倒。知者

笑默點頭

丈六三千法相。區區一粒微塵。芥子須彌不別。山川草木全身

一人常喫不飽。一人不喫不飢。此意阿誰參透。直言不掛一絲

黑炭難方其黑。白冰莫比其冰。畢竟問他何物。答云白炭黑冰

將欲以靜止動。恍如日下逃影。欲修無上菩提。務須開眼落井

春日嚴風栗冽。三冬煖氣溫和。不是春冬互換。祇因會見彌陀

對鏡二我現前。畢竟自著何所。當下入鏡雙忘。了然他我我我

昨日園花開放。幾枝白白紅紅。祇因貪觀芳色。不肯踏入叢中

四面八方惟我。飛潛動植皆佛。佛我原無兩箇。非是依稀彷彿

學道方不自棄。見道自棄方親。六塵六根放下。大千

總一眞人

湛湛純淸元氣。澄澄不雜精神。識透三千世界。能使十二時辰。秋水一泓作體。澗松百尺爲身。項後金光是。幻雲生足下非眞

有意絕登淨土。卻於諸佛無緣。一芥猶餘一芥。三千豈止三千。識得七花八裂。何分六欲四禪。漫說鳶飛魚躍。毫釐卽隔天淵

常時隨緣飮啄。閒來乘興高歌。看破菩提是妄。了知佛祖皆魔。識得六根無我。放教五蘊從他。祇此理窮性盡。如頑如鄙呵呵

莫論誰觀誰聽。休問有言無言。欲證至眞正道。須知探本尋源。欲得古佛會面。須從草鞋踏翻。但會懷中滌垢。孰能物外馳奔

小攝毫毛卻。大大彌宇宙而微。不識不知佛智。并生非滅天機。冬日雪飄纍纍。春朝雨灑霏霏。雨雪任教應節。我祇相時著衣

猛虎當途何懼。從來物我原同。同處原無彼此。異時卻辨雌雄。養素全眞失策。合醇抱樸非功。若然以南作。北究竟未見西東

風雲體態無定。猿馬情性難安。依靜止動妄作。將有爲無自讒。浮漚非是濤浪。海水卻卽波瀾。不教絲毫障礙。一顆寶珠走盤

一點微塵之內。一佛國在其中。道有森然實有。說空豁爾皆空。彼此親疏無二。東西南北皆同。莫訝輝煌古鏡。團團只是青銅

迷則多知多識。悟卻如醉如癡。無見方成實見。有爲卽是無爲。大道非難非易。天下何慮何思。鶺鴒緣何有舌。蜘蛛畢竟無絲

色相元非色相。空虛豈是空虛。三昧由來都幻。六根隨在皆如。此地端然有我。他方何處尋渠。西天只在脚下。不煩走馬驅車

已躬下事作麼參。兀坐蒲團意不甘。前後一朝窣地斷。十方四面是瞿曇

一歸何處是耶非。笑倒庭前木板扉。唯有此門爲不二。本無有一更何歸

色空明暗千般相。地水火風一箇身。若要捨離增謬

妄塵廝涉入始爲眞
直教如幻方非幻莫要消除幻百端欲覓是眞非幻
者猶如風裏捉風看
桃花溪上年年發只有靈雲見不疑我欲將花問少
宗此花爲髓抑爲皮
者箇豈容有悟迷無餘無欠等均齊若言今日方成
悟何異朝東說向西
畢竟色前無別法良由聲外有單傳騎聲蓋色何方
便如色如聲任自然
無錐可立尙餘身彼岸猶遙海深直待將身也貧
却方纔撮土即黃金
明明昨定今何定一句包涵萬法門猶向法塵邊覓
取將頭自刺入膠盆
寶殿黃金丈六身萬年常轉法王輪展單作禮人多
少開眼誰能見得親
家舍途中百事宜何須端策問庖羲山河大地無非
自壹夜迴環不是伊一月迴明千佛土六時夢作四
威儀堂堂獨立渾無事歷劫常如者片時

撤疑撤

一聲鳥語出林端說得如珠走玉盤五教分明齊貫
串三乘階級總團圝大千已是渾包裹些子何曾更
熱瞞若也未能拋漆桶廣長舌又底相干
動念何非生死根不生一念又沈淪大圓覺海無門
路兩鐵圍山盡是旻放則雪獅鎔火聚捉時流汞入
沙塵中邊若不齊拈却難與空王結淨因
百般神妙都除屛一味眞如任所之莫是透天還透
地本來無我亦無伊三身總不分長短此路何曾有
順違堪笑南泉牧水牯東西岐處又成岐
直下本來無一事莫從無事覓安心精修原屬尋常
分密行唯隨力所任中不容他淸淨慧外無可問去
來今搬柴運水如如裏便是無絃太古琴
羣生盡是金剛體四相全彰般若光坐斷菩提與煩
惱踏翻地獄升天堂出門一笑靑天闊欹枕三更白
月涼樹倒藤枯是何物分明寶印出輪王
合水和泥與麼來雖然何處惹塵埃解開六結無餘
結蕩盡凡胎與聖胎撤手懸崖履平地開睛墮井上
蓮臺丈夫步驟當如此一念千年復億垓

三尺兒童也共之千生歷劫久忘斯拽將鼻孔虛空吼打著頭顯大地知直下何曾些子欠當前莫更自相欺若於此外閒拈弄畫餅終難充汝飢

千門萬戶盡司南只要拈來仔細參莫道此中還是一當知句裏亦無三泥牛入海探消息鐵馬當風演妙譚妙覺空王眞種子毫毛頭上坐瞿曇

山重疊又水重重寶鏡交光光不窮能所頓消何軌格聖凡淨盡始圓融草鞋倒還三千界破衲高圍丈六空半點安排渾不用何須更覓主人公

多羅平郡王福彭如心居士

眞如銘

眞如性海法界圓通聖凡一轍佛生途同只緣迷已逐物西東從有背有從空背空識心顚倒生死相從憎愛繼起善惡業生輪迴六道受捨不停大慈悲父悲憫羣迷設茲寶筏拯救出離誠言寶訓作速皈依若求解脫不遠非難信心一辦祇在目前不需半念不用一言鴉鳴鵲噪木片磚碑同演摩訶普示莊嚴當下薦得誰分彼此三界唯心萬法一已知解體會却沒交涉若非眞了何言休歇自誤誤人魔行邪說即心即物即物即佛心佛物兮何異何同無一無二二一圓融色空明暗隨處合通無心於法無法於心心法雙泯是名曰眞眞亦强名普告來今

一貫說

語默動靜不異暗明通塞何殊了達彼此無二大千沙界如如

雲山圖

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欲識雲山意諦觀分不分

眞妄謠

起妄還妄雙成妄用眞求眞何處眞眞妄兩地情能盡寒灰枯木一時春

迷悟詰

迷者將空作色悟者以色爲空迷兮悟兮如夢色兮空兮本同

心體歌

剎剎塵塵總一心沙界之中獨露身其間妙體誰人識直饒識得亦非眞

不住詞

住南却在北。住北却在南。一切如是住。無所住心然

人我論

人法本來無二物。我原自一同。就中妄生隔礙。致令觸途難通

轉物解

轉得山河歸自已。轉得自已成山河。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落平坡

動靜詠

靜中須覓動。動中須覓靜。解此動靜關。是名眞如用

心境曲

人多言境礙心。不知乃心礙境。若能除却此心。萬境自然相應

智光三時頌

境有心有雙成幻。心有境空半幻眞。心境俱空離眞幻。空不空兮無比倫

眞如言

有言皆是謗。無言盡成誑。除却有無言。地下與天上

活汞吟

我有水銀一團。迸散三千法界。縱橫離合隨緣。十方通塞無礙

談夢話

睡夢安和夢是幻。覺來方悟夢非眞。迷人譬似夢中客。悟者猶如醒睡人

空橛註

將橛釘空易。將空釘橛難。會得箇中意。大千隨處安

三際論

現在總無現在事。未來那有未來時。能知三際原無際。一任今之又古之

西江月六首

法相雖超色。體眞機不在空。觀維摩空裏散花。天見者見須離見　能合六塵不染。何妨萬象當前。試看雲影靜寒潭。雁過可曾留戀

驀聽空中鶴唳。渾忘牀下牛鳴。不分笛韻與鐘聲。萬籟自然各靜　毒鼓人言當避。火輪我道堪乘。隨緣不動寂常明。便是如來本性

五教三乘懇懇千萬八告諄諄別傳却不在經文默契自心自印　但會歸一妙諦即通不二法門得來隨手總家珍執著還防錯認

大地亦非大地一絲便是一絲此中機祕少人知非是是非非是　若問如何行履告君不假修持莫言無事亦無爲好作夢中佛事

括盡恒河沙界那來法藏眞經維摩一默豈無音何在高談闊論　試聽窗前竹韻自然葉上風生風生葉響兩無因古渡舟橫不定

若問心根心蒂靈苗不變春秋尋蛇撥草費窮搜如見霜前雪後　物我原同一色孤雲欲去還留三更明月正當樓又復半遮半露

偈語二則

數黑尋白自鼓風浪指東畫西錯尋古路泥牛海底穩棲身石虎山中復何懼

沒名沒姓無繫無拘數萍海面一塵空裏漫訐青山藏曉霧還看滌水長新藻

偶偈四首

一念淸淨是佛一念煩惱衆生淸淨不離煩惱佛與衆生同名

緣塵起於對待無對待處無因一心自生萬法萬法本不礙心

是非便生憎愛憎愛取捨流輪識得高下平等三千世界一身

衆生執空作色二乘執色爲空執空執色皆非常知即空即色

警迷箴

地水火風流轉三界幻化空身惟此四大無明識性紛擾其中妄執爲我憎愛交攻旣貪且瞋旣瞋且癡癡爲其體貪瞋用之因起果生生滅滅滅必更生恒河沙劫或乃悲悔誓斷無明求證佛道脫離衆生如走日中而欲無影形到影隨謂影爲梗乃起狂見一切皆空何佛何生善惡混同持此一念萬有俱删此念維何大鐵圍山未了空性强排有緣一空何據萬有現前有即是空空不異有厭有欣空怖頭而走幻身法身識性佛性皆無寸土一大圓鏡祇緣曠劫

迷其本眞强生分別而有幻因佛祖慈悲垂諸方便已躬下事直須自薦

大學士伯鄂爾泰坦然居士

述課

十載攀緣歷四天須彌百億鐵圍前因知舌在還成業縱使錐無未是禪入慚愧門覓進步感慈悲力度重顚三關到底如何踏風在林梢月在川

禪課截句

楞嚴說罷又楞伽法語從無一字差畢竟何曾留一字隨緣且喫趙州茶

雲門臨濟各紛然棒喝無端更豎拳截却葛藤佛法現秋風八月好涼天

折葦西來有意無麻觔柏子忒模糊夜來瞥見天邊月恰似驪龍項下珠

香嚴卓地漫經年錐到無時也未然米熟便篩篩在否猶撩根性幾曾全

輥毬活計許誰拈得一猶非寧有三認取箇中關捩子餓時喫飯困時眠

風旛互動各成眞饒語誰煩更說心到底此中無覓處古錐密諦不從尋

三世因緣彈指間去來來去幾曾閒有時看取階前樹秋露如珠葉葉圓

出門拂袖恰衝塵放下緣何便入眞滿院梧桐花落盡沿階秋草又生春

謾說小乘與大乘斷常生滅本無情辟支成果塵煙淨依舊恒河沙裏行

泥洹功德了無因法化何曾有二身普界金光沈黑裏兜羅掌下正迷人

是迷是悟是文殊門外應須一再呼入得門來門是外一簾香雨著花無

西堂風月總無功捉向西來又向東拽斷鼻頭脫末得虛空何處捉虛空

山原著地玉無瑕如此能時便出家出得家來家故在祇陀林裏看曇花

巖前獨坐月輪圓對月只須作月看指月是心心是月寒山此語要重參

摘茶樹底覓形聲覓到形聲古路橫紅葉青山秋正好涅槃般若本同名

難難易易幾多般就裏還他下手看踏破鐵鞋還穩坐雪山風月古今寒

偈語二十一則

迷非迷覺非覺識得迷時似脫纏認煞覺處旋成縛覺迷迷覺兩無干一輪秋月照東閣

昨日桐花開今朝桐葉落花開是何因葉落成何果曉來冷露濕秋衣年年花葉自開落

菩提本無因種因隨生果有果轉生因顚倒沒歸著世尊有何言拈花笑無可

水底陽光微火中陰氣顯陰陽不二物水火何相反住取水火無呑吐金蓮火裏灑甘露甘露成珠火自燃到頭郎是回頭路

回頭是何家眼底具三界身色雖本空還須持淨戒盧師大利根且喫肉邊菜

東西南北行只此山下路打破黑漆桶倏忽晶光露露處轉成黑來須驀直去

趙州老枯禪布衫七觔半過橋度馬驢銷落無一片縱然無一片這中還相見留得這中相見時也祇是弄泥團漢

芥子藏須彌古德遺閒話須彌不減小芥子誰添大夜來溪上行碧天如圖畫

萬法無一法無法亦非法非法住法位何處別眞假雲門鐵棒疾如雷打破虛空須自打

大地一隻眼罔口說三跳設復問耳鼻跳到幾時了

南北是長江東西是官道牛羊只戀山不戀山中草

朝看山頭雲夕對溪邊月雲月本無心溪山各有別溪山若不別千嶺閒雲千潭月

一串摩尼珠箇箇相連貫孰知連貫中處處成隔斷是連是斷是斷連寶光顆顆輪如閃

黃蘖持钁來活埋速於火火化有商量活埋無閃躱任是金剛不壞身尋常一例都埋却

結社來東平薦送潙山鏡偶爾亦何因兩當成聚訟老僧斷獄如商鞅一時撲却無質證無質證還質證空林月上餘淸影

曉起階下行階前踏塵起塵起本無根欲掃掃不已
放下笤箒且遊行如來一生塵坌裏
東方西方人各自問佛果佛果是如何東西各自著
等閑掀倒青猊座文殊普賢非渠我
船子一頭僧持橈胡亂撞撞著撞不著總成隔壁帳
折却橈竿翻却船碧波光溢三千丈
獅子項下鈴本是何人繫解須繫鈴人解向何處去
解鈴繫鈴認煞鈴泥牛入海無消息
月自西方升日向西方墮升墮本如環甚處覓鉤鎖
大家拊掌笑呵呵常住常住團欒坐
因縛有解因著有脫本無縛著何須解脫因解又縛
因脫又著若非解脫何來縛著羽自飛飛鱗自躍躍
不知不識無病無藥
宣尼有至訓克已復禮爲先難而後獲勤而行者誰
夫道若大路遠邇本同規一舉足之役胡乃不知歸
此心生微礙寸步隨多岐藉曰力未充畫地愼登危
深幸提撕切頗爲賢聖資誠明不貳物坐立皆通逵
恩大實難酬所感匪慈悲如如契妙理唯唯識良師
無人不自得黽勉及今茲

問答偶錄

或問於坦然居士曰世尊千言萬語只要人見性但這性字却是佛與衆生一切有情無情以至脩羅非人等普同共具的隨你上天下地日生月落明暗中邊前際後劫那一處脫却那一時粘住一切衆生凡耳所聞目所見意念所觸覯感所現種種因緣空色那一件不可見那一件是可見且道性字是如何見時又如何粘住則執縛脫却無歸著不粘不脫是粘是脫又早成合頭活套須直指一下落以便學人脚踏實地驀直前去答曰這性字原是人人同有物物不無只因衆生迷墮障却本來隨緣顚倒認相起滅如失路人忘記家鄉落在荊棘坑坎去又去不得回又回不得惶駭昏憒自仆自立總無出頭處經云如嬰兒失母此語極切世尊發大慈悲直指心源令人步步追尋反源還本一旦省悟正如識路歸家嬰兒見母其悲感歡慶無可譬喻無可形容無可思議無可擬會妙明圓覺無生無滅非無生滅以無生故證

取無生無因無果非無因果以無果故證取無果學者只須發大勇猛驀直前去有時醒然有時瞶然有時擾然有時寂然一任生滅滅生生滅滅迷覺覺迷迷迷覺覺總不須疑擬不須體會到得功行圓滿瓜熟蒂落那時本來自現本來却只如是眼原是眼耳原是耳人原是人物原是物衆生原是衆生佛原是佛一切有情無情有相無相各歸本性同入般若涅槃共證圓覺各認圓覺各具妙明共具妙明無論本來面目四字如同戲論即如何是三字亦屬贅語此是如來說法第一實諦非緣覺聲聞各所取證亦不可認作拈花微笑爲教外別傳學者且只向這裏究去自然得箇消息却又不是向這裏討得箇消息出也又問世尊直指心源固是第一實諦但這心字却也是捉不來推不去粘不著脫不落原自灼灼的的却又渺渺茫茫還是心因物覺還是物由心見若道是心因物覺一物未對時此中原自醒省說不得無心若道物由心見一念未起時萬相原自森列說不得無物如今說是明心還是將心去明心還是將物去明心若道將心去明心這未明處是那裏將去明他的是那裏若道將物去明心這物還是由外而入還是由中而出況這心字明與暗俱無可著如何說得已明未明這物字內與外俱加不上如何認取由中由外學人嘗要明心只是將甚箇去明心請再爲指出答云性字是萬物同歸這心字却是衆生各具只因凡夫誤認知覺作心因知覺遂成緊綴因緊綴遂成執著因執著遂成分別因分別遂成顛倒靈根一味塵境紛起宿業現緣迷失本體不知這心字却本是虛明眞妙任是十聖出世幷不增一些靈光任是六道現前幷不減一些妙體湛然寂然任行任住湛然處如日月普光寂然處如陰陽默運行處如風轉雲流住處如水澄波定學者且向一念未起一物未對時極力參尋任他參尋不出到底一力參尋於萬念紛起萬物雜陳時極力體驗任他體驗不出只是一力體驗久之又久一旦豁然正如一輪寶鏡具足光明任你業山慾海一例照了毫無滯染任你梵天淨土一例看破些無繫戀這光明幷非從內生

亦非從外來。任是天魔外道。總逃不出。任是菩薩大乘。亦逼不入。長寂長照。長顯長隱。這事極須參會。却用不著參會。極須修持。却依不定修持。經云。迷時師度。悟時自度。佛度衆生。衆生度佛。學人若當下領會。便不妨立地成佛。且爲諸佛師。若不肯參會時。亦不妨向黑漆桶中。任坐百劫千劫。但可惜當面錯過。枉自蹉跎。正世尊所謂可憐愍者。爾或慄然起。更端而進曰。心性之指。既聞大略矣。敢不努力。但些子未明。卽成隔礙。縱稍有知解。亦無以堅信心而發勇猛願。終白之。敢問儒言入世。佛言出世。儒將天下國家。皆歸到身心。佛併眼耳鼻舌。總攝還心性。雖俱於世無著。却同是一步步入來。如何又說是出世。譬如現今坐立處。還是身入虛空。還是身出虛空。若道身入虛空。現今並不見有逼攏處。如何見得是入。若道身出虛空。現今並不見有邊際處。如何見得是出。這出入二字。畢竟著落在那邊。答云。只因世人認煞一邊。便自出入兩礙。然果識得出入。卽便認煞一邊。亦正無出入。且如學者現擬出門。原因身在屋裏。纔說是出門。若並不曾入屋。何從更道出門。此處極易見。但如何道是入。却自費解。只如世間萬法萬緣。各各現在世人會出却那一件。既未出却。如何道得入在那一件。禪講入定出定。且不道如何是定。請道如何是出入。儒解得出入二字。便能功參造化。禪解得出入二字。便可坐證涅槃。學者且究尋這入處。閉眼埋頭。勿參雜念。但理會得入處出處。自不須再說。再說時。便是騎牛覓牛。世間第一呆漢。然亦不妨再說。再說時。却是見月認月。當前如如。佛也或又。唯唯否否。重申問曰。儒行親疏遠近。逐事分明。佛法方便慈悲。一切平等。若說不必分別。試看天地間。尊卑上下。動植飛潛。智愚善惡。是非剛柔。那一件是一樣的。若是一例的平等。便自禮樂刑政。不須設施。城郭阡陌。不須經畫。如何行得去。卽佛法中。亦自有三途六道。五戒四果。種種分別。如何說得平等。若道儒是世間法。佛所說是出世法。世法必不得平等。佛法原可平等。則佛乃大聖人。具足萬法。妙明圓覺。普度萬方。若到得世間。有行不去處。便是小道可觀。致遠則泥矣。如何稱

為世尊萬劫賢聖普同皈依如今只道這平等法門是行得去是行不去還是有行得去的去處又有行不去的去處亦須剖示俾學人得有下手處答云此理只在眼前學者不會體認便道出許多閒話現今不必遠引試看今日這一天霜影從空飛下點草著木撲水浮山這霜下來時却是一例平等道不得更有分別然松柏添翠蕭艾自萎老幹仍直柔條各胼菊被之而競秀蘭觸之而爭摧波合之而益澄峰承之而益峭只緣這霜是一例平等降來所以能因物付物萬物各得其天各還其本若使這霜降來時先作分別一物各作一霜便是化工大力驅役丁甲經營搆移亦只是一處到一處缺無論缺處不是即到處亦不是推之鏡光波影日照風迴無不如是須知平等二字天道如是王政亦如是佛法如是聖功亦如是學人若能識得便不妨實指妙明圓覺亦不妨直認參贊化育頭頭指來處處現出易云聖人無心而成治經云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正是平等註脚學者須自認取若此不能理會措大只守著誠敬二字衲子只守著戒行二字尋把茅蓋頭自行理會定然有箇見處到得有箇見處時方知這誠敬戒行之功用宣尼論語釋迦談經總於此住實無所住一貫不二本是大同其微有不同者緣孔子之言性止於無聲無臭如來之印心極於無性無生一箇圈裏一箇圈外此又入世出世之名之所從來也若不及此窮究踏實前行纔得一知半解便自妄語狂言以為希有世尊不過如是無論於佛宗旨如癡人說夢即於聖道亦豈有了知日哉慚愧慚愧勉旃勉旃

大學士張廷玉澄懷居士

佛法頌并序

蓋聞法雲普蔭靈相徧於十方慧照朗升恩光曜於八極握仁王之寶鏡日月重輝轉梵帝之金輪雷遶道銳惟湛然長住大雄包混沌之源寂滅無生正覺超氤氳之表故能使九十六道紀菩提之一門三十三天貫須彌之四頂天上天下通明之體常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廣被信乎海水可量虛空不可量虛

空可量。菩薩摩訶薩成就衆生。變化隨感。不可量。菩薩摩訶薩修行地位。有分劑可量。諸佛眞如性海。無邊無中。無內無外。不可量。至哉。大哉。鄒衍之口不能譚。章亥之術不能算。鈞天之奏不能聲。易牙之類不能味。然則雖欲頌之。曷從而頌之。學稽古昔。三藏之義未顯。二乘之運莫窺。蠢爾衆生。芸然食息。弁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生死紛馳。起伏沈浮。千態萬狀。如來乘本願以度人。現慈力而應化。制六部而正四倒。祛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妄心。發觀象之翳目。持寶炬而明覺路。揚法舸而濟迷津。應病投藥。爲無上之醫王。含乳調酥。作羣生之慈母。此法王之至仁也。法忍智忍。率難忍以皆空。無心卽心。總羣心以俱釋。珊瑚江海。彈一指而起波瀾。瑠璃日月。垂兩手而綰晝夜。百千妙偈。生於鳥翅之間。十二音聲。出於象牙之表。演涅槃則智超三界。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獅子一吼而外道摧鋒。法鼓暫鳴而天魔稽首。此法王之神力也。高梯直上。籠絡太虛。抽針旁投。區分小有。貫花之句。光如水上之群蓮。說偈之音。朗若星中之皎月。非有相而非無相。凡聖莫窮其幽微。空是色而色是空。智愚鮮洞其要妙。綜括弘遠。奧致遐深。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祇園鹿苑之譚。海殿龍宮之調。玉諜金書之字。七處九會之言。罔非垂妙道於天上人間。扇元風於前今後古。開千百葉之因因果果。啓億萬心之法法如如。實爲世界福田。盡是蒼生歸宿。聞者甘露入頂。悟者慧水灌心。含生抱氣之倫。蠕動翾飛之衆。莫不掌合腹內。思聞十善之音聲。唱殼中。遙領四天之說。金口妙義。掩二曦以長懸。環轍微言。貫三才而靡絕。此法王之教化也。以妙法爲車。以禪定爲軫。以忍辱爲轂。以持戒爲轄。以勇猛精進爲輻。以金剛般若爲輪。始於自載。終於載人。俾訪道者識路。迷宅者知歸。智珠法鑑。人人可持。四忍五明。家家有望。斯其爲功。豈海水恒沙之所可量哉。至若晨鐘暮鼓。喚回夢境之愚頑。皓月清池。洗淨塵襟之坌集。六時翹請。常以國王水土爲心。三業精修。必以君父恩深爲念。斯又熱毒之淸涼。忠孝之遹繹歟。夫月無却水之心。水有含

月之性如水失本淸之質則月無自現之方必也早契禰那久依定水意花不染弘上善之慈心勝果爭拔察中乘於慧眼則積滯皆傾類秋風之落葉繁疑盡釋比春日之銷氷矣麤述勝因接茲初地若夫向上非可言詮頌曰

藹藹慈雲蓋覆十方湛甘露味溥瑠璃光慧燈常照智日常臨斯日斯燈萬古之心惟心非心名亦强名現無相相廣無生生十地九天破幽燭暗月月之光海海之岸象馬東馳金身丈六柱地維天經航法皷傳衣一花說法無字震耀鏗鍧聾聽瞽視祖紹宗承皮髓肉骨究何有哉佛亦無佛明星漏光本心直示法爾如然西來大意

眞如說

達摩自西天來至中國祇期密傳心印印爾本心以心印法以法印心心旣如此法亦如此所以說無一法可得祇教了取本心當下了時不得了相無了之心心了兩融是乃所謂眞如也夫眞如者寂而非無動而非有行而非遷住而非止萬色齊彰非靑黃黑白之可色衆聲交作非淸濁短長之可聲用周沙界而纖影不留體遍大千而寸絲不掛古之今之八萬劫不離當念人之我之三千佛總在現前化城八面無非淸淨法身蓮座千層總是莊嚴妙相四生六趣俱遊寶筏慧津十地五天盡作水晶堂壁無一法本有無一法本無無一法欠缺無一法棄餘泯中邊斷前後絶妄眞同垢淨忘能所齊色空印同異等聖凡一滴水味與八海無差一蘿金體與全礦無別一毛孔能容納太虛一毫端能蓋覆大地卽性是相卽相是性卽理是事卽事是理卽空是有卽有是空卽法是塵卽塵是法現今天覆地載日東月西晝明夜暗山峙水流更無一絲一毫不同隱現過去八萬劫未來八萬劫更無一塵一刹不共出沒人誠到此眞如境界如鏡照鏡如空合空如水投水如月攝月摩尼寶珠具含衆色淨瑠璃瓶光境兩忘收則俱收現則俱現不容造作不假安排自然無作無止無任無滅且也作亦無作止亦無止任亦無任滅亦無滅卷舒與奪如意分疏生死去來於法自在卽眞如二字亦

了不可得矣。至哉此旨。難遇罕聞。惟證乃知。非悟可測。言前薦得。已涉程途。擬著意求。刻舟何益。昔雪山夜覩明星。覩此也。迦葉破顏微笑。笑此也。少室面壁九年。面此也。六祖夜半傳衣。傳此也。以及從上古錐。凡有一契一證。一棒一喝。無非契此證此棒此喝此也。覓來移步換形。不道却在這裏。拈去千頭萬緒。可知究覺無多。吹無孔之笛簫。聽空中之法鼓。乃至觀無所觀。笑無所笑。面無所面。傳無所傳。亦復契無所契。證無所證。棒無所棒。喝無所喝。擎拳豎拂。自是傀儡登場。拈兩簸三。是說他家財寶。旨哉。世尊有言。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然則猶有一絲未淨。仍在夢中。必至了無所得。乃為大醒耳。夫此了無所得。豈言思擬議所可及哉。請為偈曰。我有一丸佛。虛空滿一切。欲說本無形。欲畫元無色。來時有信潮。定處無痕月。妙味難言言。欲問須問舌。又偈曰。如來還來如。來來還如如。是名為眞如。眞如定何如。

唱覺歌

淨掃塵根幻妄身。先須認得本來心。實相莊嚴皆色相。無相無心見始眞。持心觀心紛主客。即心即佛添名目。非心非佛又如何。箇中妙意難容說。浩浩靈臺方寸區。湛然無有亦無無。靜不滯兮動不溢。化非變兮寂非枯。誰栽意樹發空花。誰放心香吐塵馥。誰施八水潤焦芽。誰握雙丸啓凡目。一點靈光無障礙。就裏普含十方界。一一界中放光明。一佛千佛皆現在。太虛中。法雨香。醍醐一滴幾人嘗。嘗過醍醐味無味。夏飲水兮冬飲湯。妙勝堂。牟尼殿。幾人曾見如來面。戒香手炷謁靈山。又早山門闢兩扇。迷迷迷兮迷不醒。一聲獅子當空震。日照潼關四面開。長安大道何須問。垢垢垢兮垢不淨。縱汲西江浣難盡。亭亭出水妙蓮花。生在汚泥不染性。狂狂狂兮狂不定。罡風吹透寒冰浸。六窗受月片雲閒。猿馬何須縶索禁。邪邪邪兮邪不正。驅逐玄魔愁劍鈍。金剛百練繞指柔。百萬魔軍齊乞命。迷者醒。垢者淨。狂者定。邪者正。頃刻凡夫頃刻聖。聖聖凡凡豈兩人。明珠一顆當心印。三春物態好繁華。萬樹夭桃萬樹花。如何遍滿無虧缺。請從箇裏究根芽。日上三竿萬象森。大千世界普光

明如何一隙皆生白破暗通幽徹底淸滄江之水浩
漫漫一平如掌無峯巒如何蕩泯高低迹放眼從教
平等觀梵志夢中多梵志刹那一夢千年事如何千
劫一刹那妙諦須知融攝意冷然微笑天宇空聞聲
讚歎繞天龍何人長嘯響山谷直似寒蟲吟壁中巨
靈擡手華山劈區區眞是縛雞力我聞佛力大無邊
一指能援衆生溺渡非航卓非錫海靡涯履一隻黑
漫漫明歷歷二五原來是一十打破算盤珠珠歸
一一何須披半夜之衣不待面九年之壁歸依復歸
依稽首
常前佛祥風甘露徧十方億衆常安一心福
偶吟二十首
圓光一顆本虛空萬象森羅面面逢月影印潭潭印
月欲分賓主却何從
雙丸旋轉在當前暑往寒來孰後先探取無生無滅
理大椿朝槿恰齊年
鳶飛魚躍各升沈山自蒼蒼水自深欲識高山流水
意夜來明月印天心

思從覺路覓眞傳枉踏芒鞋路萬千識得平常心是
道飢來喫飯困來眠
本來無相亦無名纔著思量翳障生塵掩鏡光雲掩
月不分明處最分明
非空非色非明暗無我無人無古今可歎世人多不
解掌中一指是知音
參佛佛原無覓處傳心心又在何方不如眞妄都忘
了笑看忙人夢裏忙
佛本無心安有意西來之意問奚爲莫言此處人難
會露柱原來也不知
認著依然不是眞休從語句枉勞神可憐一樹庭前
柏賺盡古今多少人
永嘉七字指迷津心法雙忘性卽眞始信如來大圓
覺仍然宇宙一凡人
不坐蒲團不面牆聲聞色見總尋常自從領略醍醐
味六月炎風透體涼
多年暗谷一燈明明暗都從眼界成何似道人酣寢
後一輪紅日在三更

地闊天空方寸寬。笑他蟻磨與黏竿。一節偶上蓬山頂。百萬峰巒脚底看

畏喧求寂兩紛張。臧穀原來總失羊。萬事心中無一事。荷花雨迸滿池香

門前誰斷客停車。只要主人省得家。一任春風蝴蝶鬧。可能飛上雪梅花

焚修朝暮傍蓮臺。聖見凡情枉自猜。大地山河俱是佛。讓教移過淨瓶來

合浦珠光映月圓。行人岸上誤流連。歸來認取衣中寶。何用重尋下水船

奥義莫從言外覓。眞詮休向句中求。撥開文字抛知識。無孔笛吹江上秋

心淨時時聞妙香。何勞鼻觀費思量。諸般法相歸烏有。一任天花作道場

誦罷蓮經有會時。倚闌高詠昔賢詩。梧桐月向懷中落。楊柳風來面上吹

西江月十二首

纔見冬風栗冽。旋看春色芳菲。箇中消息是耶非。斯理無難領會　都說鳶飛魚躍。何妨鳶躍魚飛。高卑俯仰總天機。方是活潑潑地

身上垢衣未解。懷中塵鏡慵磨。不知自障礙偏多。反說佛門高大　悟即易如拾芥。迷時難若塡河。忽然夢醒發高歌。心佛原無兩箇

代謝本無生滅。循環安有初終。請看春夏與秋冬。來往猶如接踵　人見是空是色。我言無異無同。天然空色在其中。一任風旛自動

泛海乘風破浪。蒼茫不見涯垠。忽逢寶筏渡迷津。彼岸不須重問　本自無眞無幻。休言非幻非眞。萬緣旣息有何因。一點靈光無性

佛旨非藏非露。佛言非淺非深。若從語句覓眞心。恍似充飢畫餅　魚兎得時便了。筌蹄何用重尋。自參自悟自通靈。聊把經文印證

誰道心兮微渺。時時遍滿乾坤。一輪月印萬川明。方識萬殊一本　悟道誰分頓漸。成功豈在操存。天長地久自惺惺。到底不離主敬

多少靈山法衆。一人識解高超。語言文字總徒勞。纔

覩拈花卽笑　老馬也能知路昏鴉幾見迷巢卽心
卽佛不須招何必自生顚倒

除法偶拈拄杖傳心試取袈裟雲門胡餅趙州茶妙
味惜無知者　窗外青青翠竹籬邊鬱鬱黃花無端
花竹影交加聊作道人禪話

現在尙爲幻境未來過去茫然强詢父母未生前有
見仍同無見　池內是冰是水爨中爲火爲煙開時
成掌握成拳此際何須分辨

無味乃爲至味希音方是玄音何人解鼓沒絃琴更
有何人解聽　古井湛然常寂閒雲散去休尋經言
成佛本無心心有卽成凡境

煩惱皆由心起無心煩惱何居誌公密諦指迷途脫
盡衆生愁苦　方寸本無愛憎大千安有榮枯妄從
塵海覓亨衢忘却家園樂土

更設不知不識易言何慮何思果然無作亦無爲便
是羲皇上世　芳草落花蹤跡孤雲野鶴襟期春風
沂水詠歸時想見一般況味

左都御史張照得天居士

心賦并序

臣幼誦詩書惟通章句長窺緗素徒亂狂華旣理障
之沈深亦欲根之堅固周旋樂趣彌益苦荄意蕊紛
開頭燃良痛側聞宗說能使心地淸涼乃閱教文涉
獵龍宮寶藏剎知山河大地本是妄生地水火風原
從幻結一身非有此外何言然而明暗色空塵塵和
合身親民物了了當前欲遣去則皆非豈混同而猶
是捨一取一罔息於馳求前三後三彌增其較計得
少謂足中止化城慕聖厭凡兩頭璧壘惟身惟口惟
意步步交加曰貪曰瞋曰癡層層涉入滅此生彼終
無已時誤後悔前豈能自在幸十世福田之廣種遇
一人首出之垂慈欽惟
皇上參贊三無經綸萬有用周孔之典則致唐虞之
協和尊居九重而如遊山澤恩覃八極而視等浮雲
同太虛之穆淸若杲日之明照現
帝王身而爲說法發如來藏於一微塵夙契一貫之
心源宏闡別傳之妙旨未嘗言說已震雷音普示提
撕常垂甘露憐臣迷頭認影爲臣解結開巾遂使蛙

出井心翹首而瞻天際蜂穿紙隙翾飛以近日輝始知本性如然此門不二大學之道固御世之權衡直指之傳乃明德之統要非敍倫庸禮修政明刑何以妙此心之法相非破妄泯眞圓通普覺何以濬萬化之靈源空有相倚而成盡其有纔圓空性幻實異名而一履其實始了幻因名相空華涅槃實際如猶未到寸絲不掛之實際將何以秉萬善具足之空華世出世間不取一法空投空際寧捨萬緣歷劫難報斯恩大千的歸一旨今者奉

勅恭撰心賦一篇進呈

御覽爰述此序自志本末夫心也者譬喻莫施敷陳奚盡嬰兒開口已了根源佛祖相商莫能下語即金針在手何由捉霞彩以裁縫縱綵筆凌雲豈可取太清以繪畫然一絲孔宛然華藏千須彌不異毫毛物物圓成頭頭顯露豈臣斯賦獨乃非心心亦非心賦寧是賦諺即鸚鵡翦舌而學語蝦蟆鼓腹而鳴歡黃花對日而舒顏翠竹因風而吟籟云爾賦曰

無生無滅無在無遷慈氏以後威音以前卓爾獨存而離彼離此湛然常住而匪中匪邊惟圓斯覺惟覺斯圓圓不見圓圓周他自覺無所覺覺徧人天拈起十方虛空不足以絜其大數盡恒沙萬有不足以語其全芥子孔中容納四大海水屈伸臂頃直過萬八千年攘爲已有則曰正法眼藏權當人情則曰直指別傳何凡何俗何聖何賢何迷何悟何法何禪六趣三塗全該眞體十身四智靡隔妄緣起而無生諸佛入涅槃於衆生識海寂而常動衆生墮生死於諸佛心源無一塵而不入如大圓鏡無一刹而非眞是金剛圈若大火之聚空攫手難近若水銀之墮地轉瞬渺然法法依之影現如摩尼珠體非一色物物仗此光騰如寶絲網層映相連擴爲六合而又包六合之外故莫量其外之際碎爲微塵而又居微塵之中故莫測其中之堅色色全彰頭頭顯露廓然無相而衆相交橫寂爾無音而羣音並吐欲要其終智勝之所不能窮欲原其始然燈之所不能遡欲走以避則九天九地總相逢欲捉以覿則千劫千生不能遇茫無朕跡何地可以染汚周遍大千何所容其保護大小

同量。高卑同度。有無同體。生滅同住。亦是亦非。亦起亦仆。亦遠亦近。亦縮亦素。了之則一道齊平。執之則千途各立。依同於地水火風。眩轉於受想行識。牽纏於見聞覺知。泥滯於去來今昔。迷誤於狐唾貍涎。尋探於破書殘籍。茫昧於泬寥杳冥。計較於寸分丈尺。拈弄於有覺精魂。斷滅於無知木石。厭棄於人我衆生。埋沒於暗明空色。安排於佛剎道場。起倒於世諦徽纏。習慣於揑目生華。凝著於遺金拾礫。淆亂於欣就厭離。紛紜於得失損益。烏非黑鶴非白。無始劫來名相。迹道黑道白。鶴正白烏正黑。六結當心不調直。疑白疑黑。是以著處便粘。交加不釋。以膠投漆而漆亦爲膠。以客迎賓而賓全是客。春蠶成繭而繭還縛身。夏蟲依冰而冰先喪。魄熱毒海漫漫沈沈。鐵圍山巍巍岌岌。四種相怪怪奇奇。一箇我緜緜脈脈。枕中槐國。指揮鳥虎龍蛇。石裏火光。分別卵胎化濕。人間之滴水難消。地獄之程途孔亟。火厚二百肘。何處蓮華。風吹三千年。幾時安宅。病既千端。丹斯萬品。西天四七。受藥師之親傳。東土二三。共醫王之正眞。或拈

大地作伊蒲之饌。充彼飢虛。或稱浮雲成金縷之衣。蘇其襟痒。或然香燈寶炬。照彼昏酣。或驅法電智雷。醒其寤寢。或喩空華。或方二月。滌除有漏根窠。或指四大。或標六塵。卷却無明衾枕。或現檀那之力。佛鉢可滿以少華。或建精進之幢。金剛不雜於凡鉎。或戒香薰習。出白淨於泥塗。或定水淵澄。返眞常以漸浸。或禁瞋蛇之妄動。免燒功德之林。或喩太末之難緣。拈出菩提之錦。或收狂象以擾拴。或禁亡猿以圈檻。或揮智慧劍。破欲網之重重。或棹般若航。度愛河之囂囂。或說乾城大海上。無邊龍蜃樓臺。或譚淨土寶池中。無數金銀菡萏。或顯三身。應現非斷非常。或示一顆圓成。不增不減。裂開一味平等之法。爾如然演出萬般差別之教宗。頓漸超方。便住圓覺止啼楊葉婆娑。成佛果斷輪回。翳眼空華荏苒。薑燒須彌雅宜螢火。而東虛空。純賴龜毛撥開。幻影浮光。玉龍迴跋築著銀山鐵壁。石虎聲號。華亂澄空。五宗各飄其香雨。浪翻平地。三關長卷。夫銀濤非平非滿非偏非圓一種。沒華之果。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單運無木之橋

走殺天下參禪衲子。惑倒世間成佛英豪。獅兒口嚼樹頭風。縛歸袖裏兎子角。挑潭底月。挂在眉稍。八海水化爲醍醐。無非毒藥。一些子現成法寶。只這毫毛卽此是實際理地。卽此是夢幻影泡。何愛何憎。刀割檀塗一般滋味。何取何舍。釋迦調達。兩處逍遙。非見非聞。涉解會而皆爲自棄。非無非有。滯方隅而卽起塵勞。等量均齊。若動一念。卽資其顚倒。本來具足。若向他求。轉益其紛囂。必也如杲日之皎皎。必也如太虛之寥寥。必也如風輪之急轉。必也如川月之普照。須如是人。明者箇事。寶鏡光千千不隱。切忌眼觀。師子吼嗥嗥厥聲。直須目視。如水成氷。是氷非水。而全水是氷。如金成器。是器非金。而全金皆器。開眼作夢中之佛。六度萬行。圓滿方成。一事不爲。操心降鏡裏之魔。十聖六凡。齊遣始知兩頭。皆是事卽理。理卽事。二障全消。迷卽悟。悟卽迷。雙因並置。隔時能隔所隔。是名爲愚。了卻無了。可了乃稱曰智。似騰蛇之遊霧。住霧非空。若香象之渡河。履河皆地。不執緣以修證。不住相以布施。玉水自然澄澈。一任波濤。金山不畏泥封。何爲瞋恚。德瓶撲而不破。只因包舉三千。道岸登而捨航。始信泥洹不二。夫惟者箇不落圈繢。無一法自中出。無一法自外至。昭昭太古之先。歷歷窮未來際。大光明藏。觀體無依。淸淨本然。獨尊至貴。生人生物。生佛絶妄。絶眞絶對。卽別而同。四不離一。卽同而別。一不離四。一本無一。四事有四。能所兩亡。色空雙寄。體離凡聖。路絶彼已。靡間一絲。云何可祕。本無所悟。强名曰會。證見以心。明而絶明。以見絶而證見絶故。眞俗垢淨。不礙眼光。何大千之可辨。心明則菩提煩惱。一路涅槃。何七處之可徵。一珠入一切珠。一切珠入一珠。無分無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頓頓圓頓成。窮三際而直立。亘十方而大橫。百千萬劫。如是南北東西。等平斯爲華嚴會之方廣。是以無量壽而圓明

勉學論

或於座次。問何以入道。余曰。道無門戶。而子問何以入者。毋乃失問歟。夫道不取不捨。卽今能失問之子

所失問之語俱在道中。而又何從入耶。或曰豈無善權方便曰。世尊四十九年。說三藏十二分作善權方便矣。末後拈出一華。在百萬人天中。作將來眼。誠亘古亘今善權方便矣。西天四七。各有偈示。機緣傳至少室。以及曹溪。流乳分波。枝條蕃衍。四方八面。霆奔雷震。如所爲木上座。金剛圈。靑州衫。娘生袴。三脚驢。蔴三斤。鱉鼻蛇。獼猴鏡。拈布毛。旋風打。至若五位君臣。四賓主。三玄三要。九帶十智等。前後出興。莫之紀極。各各隨緣順時。以垂善權方便矣。孟子有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而又何問之有。或曰。雖然必有以告我。曰迷者覺悟。譬如坐者求起。倘不得言。易何況於難。今子坐於此。設欲起而立。則亦惟子自起於座耳。他人其何由代爲。他人爲子說善權方便。不過曰子竦身直足。離座斯起。如是而已。告子而子不知起。卽羅毒蛇猛獸。以駭子。而子仍不能起。則他人其奈何。縱使令兩人。夾而掖子以興。而子不會於起。則兩人釋手。而子又廢然還其故坐矣。卽時時刻刻。令兩人夾而掖子以興。此兩人者。終必有釋手之時。則子亦終必有廢然還其故坐之日矣。且也夾掖之久。而子乃謂人之由坐而起也。非用兩人夾而掖之。不能。則子將終身不知起立之所由矣。將爲所謂善權方便者。轉而爲罟擭陷阱也。夫子若眞欲自起於座。唯辦肯心。不知不覺。蹶然而興。則子雖欲自言其由坐而起之因緣。方且語言文字不能詮釋。丹靑紛墨不能摹繪。而他人又何處可以畫蛇添足哉。客聞此語。嗒然不能起於座

筏喩室記

余室左右窗皆臨瀛。形似舫。名之曰筏喩。有客入室。請問筏喩之義。曰子今在筏而問筏耶。譬沈大海。溷浪拍空。魚龍出沒。水怪磨牙。其順流而尾風。則千萬里不知其所止。其首風而觸流。則尺寸地不能以自前。不有此筏。曷登彼岸。生死猶大海也。衆生歷劫不能自出。佛祖乃爲設善權方便。解粘去縛。抽釘拔楔。使獲大自在。一切安隱。以筏爲喩。豈曰不然。客曰。此子所爲以見聞覺知。傍語言文字。用之乎者也。而解如是我聞。夫豈小子之所請益也。古德云。唯此一事

實餘二即非眞如子之云猶有岸焉猶有筏焉岸與筏旣爲二矣幷乘筏登岸者而爲三安在其爲一路涅槃門耶曰衆生自無始來沈沒生死大海塵根相對根識互牽刹那刹那微塵微塵息息不停心心不住如波騷風如風盪波善因惡果迴環轉旋萬劫千生生滅無已世尊於是生憐憫心於四十九年中爲說三藏十二分明此六根六塵六識皆是虛妄和合因緣非眞如自性本覺明妙此熙連禪河所結筏也迨佛以一華囑付飮光而令阿難輔之傳至菩提達摩實來震旦時則三藏十二分復被六根六塵六識所和合如油入麪是麪皆油無油不麪紛紛穿鑿全失佛心乃爲直指一華渾作無義味語俾學人味之如木扎羹鐵釘飯親之如吹毛劍大火聚目之如閃電光擊石火耳之如塗毒鼓旱地雷緣到時來直下粉碎覿體眞純此葱嶺發源曹溪流乳歷代祖師所結筏也語未竟客曰嘻子豈已登岸而捨筏乎岸也筏也子也仍三也我聞此門不二子何以云曰居吾語汝自久遠劫來一段心光動爲妄習所障而不自覺不特四大六根已也乃至讀書書障窮理理障行善善障持戒習定戒定障參禪學佛禪佛障但有所爲皆是心光影事苟不到淨躶躶地則命根終於不斷然則淨躶躶地乃岸也而凡諸善權方便俾得到此淨躶躶地者皆筏也然雖如是一旦迷妄頓消開豁顯露讀書亦無書障窮理亦無理障行善亦無善障持戒習定無持戒習定障參禪學佛無參禪學佛障乃至六根六塵六識亦無六根六塵六識障頭頭是道一一全彰盡是菩提皆成甘露竪窮三際橫亘十方無一刹那而非佛日無一毫毛而非法身脚跟點地岸斯在矣向所爲淨躶躶地者其又筏歟雖然如是讀書窮理行善持戒習定參禪學佛卽是空華卽是夢幻了不可得於了不可得中如是如是無間無斷純眞一如始得休歇於無休歇處然則所爲脚跟點地固時時刻刻不離筏上大海本來是岸亦無此岸彼岸之可言岸卽淸淨法身筏卽百千萬億化身乘筏登岸卽圓滿報身三者一耳一亦不立安得云三今我與子相對此室岸耶筏耶子耶吾耶客乃

相視而笑因書其語以爲記

茶話

或問有曰空問空曰有或猶未達乃說偈曰空倚有以立有倚空以名萬有悉皆空虛空實爲有一毛孔之空有有中居之凡此實有物自具本性空有既不可得空亦是强名若住空有相何得云涅槃今爾問於我我爾復何名名空既不可名有實豈然若然無爾我何處立問答於此二無中爲空抑爲有空有若一如强名曰不二

覺生寺文覺禪師元信雪鴻

上堂佛法兩字不是惟佛有此法亦非衆生無此法謂之佛法也佛者覺義覺即是法覺因迷立不迷何覺何爲迷見山河大地認作山河大地於見聞覺知便立見聞覺知此即是迷何爲覺見山河大地喚山河大地於見聞覺知使見聞覺知此即是覺同見山河大地同是見聞覺知因甚有迷有覺咄山河大地見聞覺知幾曾向你道迷道覺來總之說覺說迷說眞說妄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吾人本有之性本自現成本自具足本無生滅非空非有非眞非妄非迷非覺祇爲衆生無執生執無礙作礙妄見有空有有有眞有妄有迷有覺若能一念回光自然萬法俱了要知了底道理麼驢事未去馬事又來

上堂一人有眼不能見有耳不能聞有舌不能語有心不能鑒一人無眼能見無耳能聞無舌能語無心能鑒兩人相見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復云且道兩人因甚得恁麼

上堂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山僧敢道凡有言說無非實義諸人還識得者道理麼若識得也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但有言說無非實義若識不得也塵亦不說刹亦不說無熾然說無無間歇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上堂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者箇說話大殺不知自己拄杖頭短山僧亦南方來拄杖頭不敢動著一箇何故呢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乃一夏在者裏終日與諸人搬石運土拆東補西山門決要向南露柱定須著地鍋子有大有小杓

柄較短較長。無規繩中立規繩。無內外處分內外。堂內底要知堂外事。不得離堂內。堂外底要知堂內事。不得離堂外。且道與諸人分中。最動耶。不是動耶。業拄杖云且喜太平

示衆。東弗於逮人喫飯。西瞿耶尼人腹脹。南閻浮提人行路。北鬱單越人脚痛。是合有底常事。因甚眼能見物。有見得及底。有見不及底。耳能聞聲。有聞得到底。有聞不到底。爲見聞之性有不徧耶。爲見聞之境有隔礙耶。皆因迷却目前。往往失却背後。理上無不融通。事上不免成滯。總能理事一如。畢竟事理兩橛。釋迦老子直得差排不來。只得道箇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須知者法位。迷亦在。是悟亦在。是無明煩惱由此。妄想執著由此。全身在者位裏。更向外覓全身。原不在者位裏。却向內求。左也被他礙。右也被他礙。口能喫飯。手能捉持。道融不來。火作水用。水作火用。假借不得。所以學道人貴知處處有出身之路。物物上有轉身之機。能於一法位中轉得身。便於一切法位出得身。自然東不礙。西南不礙。北移彼作此。移此作彼。然後入佛不礙。入魔不礙。入凡不礙。入聖不礙。入空不礙。入有不礙。入生不礙。入滅不礙。若作本無佛魔。凡聖本無。空有生滅。認爲不礙。敢保伊總會得是法住法位。未會得世間相常住在

示衆。不可以智知。亦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亦可以識識。本無名相。亦有名相。本無言說。亦有言說。本無差別。亦有差別。本無遷變。亦有遷變。因有遷變。知無遷變。因有差別。知無差別。因有言說。知無言說。因有名相。知無名相。因可識識。知不可識識。因可智知。知不可智知。所以若剩一法。不是者箇法。若欠一法。不是者箇法。譬如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肥亦土也。瘠亦土也。大亦臣也。小亦臣也。恁麼也。王還有功幹也無。不見道不現而章。不動而化。無爲而成。其惟聖人之道乎。設謂山僧不解直指。只念篇章。便向道某也幸

示衆。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要知別無指法。只要忘情泯見。自然見性明心。若不明心。不知心之本空。若不見性。不識性之本。該本空故。即執著全消。

本該故卽圓融無礙何爲執著全消色不是色聲不是聲何爲圓融無礙色直是色聲直是聲雖然聲色不到處又作麼生莫著空好

示衆人但知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不知凡聖情起眞常體露何謂凡諸佛是何謂聖衆生是何謂眞幻化是何謂常生滅是雖然須開透關眼始得若透關眼未開古人道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是一箇是兩箇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毫釐無差天地懸隔參

小參諸法皆有對待生佛聖凡頓漸偏圓等法是也惟者箇法無對無待非生佛聖凡頓漸偏圓可該而該得生佛聖凡頓漸偏圓故擬向對待法裏覓者箇法不可得不向對待法裏覓者箇法亦不可得只者兩箇不可得處無教可收那得不是教外也旣總不得又如何傳彈指一下云切莫妄想

小參華嚴經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山僧道差別心不是佛佛不是生生不是佛何故佛時決不見有生生時決不見有佛心時決不見有生佛生佛時決不見有心試體驗看

小參三教聖人皆實說中或說時中或說守中或說中道祖師門下却用不著若有中卽有偏中偏相立取捨情生是法非取捨法所以從上只說○者箇其實者箇亦不立故方如圓如高如下如一亦如多亦如橫亦如竪亦如塵塵如刹刹如謂之如如法門也

心佛

卽心卽佛非心非佛心佛本空卽非何有能不守空眞源自通佛佛祖祖以此立宗

眞性偈

譬如富長者財施遍國土令各各莊嚴成就種種事而此富長者安住自娛樂都不知有是眞性諸法依亦復如是爾若佛若衆生身心及世界乃至無量法皆從性幻起眞性常淸淨猶如世間海現蜃樓幻市海相還如故所以修學人勿滯一切法一切法無實但以無見見見此無性性皆成無佛佛常度無生生

山居偈

七凸八凹山下路有誰來叩白雲扉披雲常嘯千峰月爾却人間是與非

住得青山深更深長松脩竹沒閒林神光一道從無昧非去來今貫古今
枯者自枯榮者榮春來秋去又經冬要知山上住山客卽是山中山住翁

興因寺悟修禪師明慧楚雲

實親王賜拄杖師接杖拈起云這杖也是七十年與山衲同庚王云一百四亦不爲分外師笑云大家的大家的

小參佛者心也法者心也僧者心也色空者心也明暗者心也是非者心也善惡者心也凡此等心皆屬幻妄如空中花水中月了不可得乃生滅法也且道如何是眞心心者佛也心者法也心者僧也心者色空也心者明暗也心者是非也心者善惡也良久云莫者便是眞心那將拂子擊案兩下云莫瞞人好

小參太湖三萬頃葱嶺九由旬塵塵葉葉出頭天外易葉葉塵塵從空放下雖頂門具眼的黑漆漆十萬脚跟點地的露堂堂八千若以色見聲求何異鑽冰覓火如或意解思度大似向西東行這件事欠一法不是剩一法不是取一法不是捨一法不是卽一法不是離一法不是設有人問如何得是去但低聲向他道老僧却在是非裏

小參諸人看看闔常住山僧及大衆殿堂寮舍柴水米鹽椅案牀架盡被一條繩一串穿却諸人還見這條繩麼良久云是什麼斷貫索

小參無言說無言說沒甚事沒甚事大道只在目前祇此目前空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他卽是我我卽是他若也眼目定動却成白雲萬里豎拂子云莫將閒學解望擬祖師心

小參豎拂云山川人物上下四維五金八石磚頭瓦礫琴瑟鐘鼓風雲月露寒煥溫凉馨香臭穢布縷羅綺米麪醬醋菴觀寺院庭堂殿陛是什麼擲拂大笑云那里說得盡

小參目前六月好箇時節熱處却冷冷處却熱火裏水裏蓮紅藕白佛法門中有權有實衲僧分上何得何失銀碗盛出峨嵋雪聊與諸人解煩渴雲門扇子風凛冽扇得虛空毛骨徹舉起扇子云且待翠岩眉

毛落再向諸人細解說且道說箇什麼搖扇云舌頭一片肉牙齒兩排骨向侍僧云切不可記錄

上堂前者蒙

聖恩賜一飽齋實可謂天厨御饌百味具足大衆且道是何珍饈衆云請和尙告示師云老實對汝等說也不過是土物耳下座

上堂問答畢乃高擧拂子云山僧卽是拂子拂子卽是山僧且道大衆是拂子拂子是大衆也不將拂子向空一拂擊几案三下下座

上堂兩班闍黎一箇老僧恰好一比山僧卽是香餌大衆一一皆如貪他香餌上他鉤雖然衆中若有奔騰霄漢的英靈呑却山僧則易著山僧呑却却難諸仁者作麽生會若也不會聽山僧重下註脚喝一喝云向嘉州大象牙裏作活計去

上堂召大衆云看看老僧手中一握水從何處得來衆無語便下座

上堂拈拄杖云者木上座有時向洪濤裏燃香有時向烈燄中酌水諸仁者切莫道作夢中佛事的然實相功德只有一件事不唧嚠却與老僧相同何者不解誦經號佛有僧出云若然和尙何得每每示人念佛師云孟八郞又恁麽去也

上堂一僧出衆叩謁師喝云闍黎何得受老僧禮拜僧罔措師笑云若要好大就小

上堂老僧偶作一夢夢與大衆陞座說法諸人且爲圓光看衆無語師云累我累我便下座

上堂師云唵啞吽口字傍邊添一奄字名曰唵左口字右亞字名曰啞口牛相並名曰吽梵語唵啞吽此云阿耶阿耶吃嘹舌頭註脚不來慚愧慚愧便下座

上堂師據座良久大衆啓請說法師袖中取心經一部高聲朗誦一遍下座

上堂拈一瓣香云將此一粒金丹布施大衆但只可吐不可呑衆中還有領受底也無若不肯領受老僧只得取入三十三天寶藏庫去也爇向於爐

天寧章禪師過訪師門迎才見指面前案山云老僧日來高掛孤峰頂上何以相救天寧向地作舞钁鋤勢師曰概放概埋天寧云百消丸一任咬嚼師大笑

攜手歸丈室

西江月十首

堪笑多年鈍置。把磚作鏡研磨。百千關鍵指彈過。袖裏乾坤粟大　放開山河大地。捏聚大地山河。而今任我樂高歌。圇圇劈開一箇

太古鴻濛前後。威音彌勒始終。誰論九夏與三冬。秋春一任接踵　色卽是空空色。同中有異異同。色空同異自縱橫。妙用隨宜定動

本元豈容造作。心田那有涯垠。渾忘彼岸和迷津。踏著無勞更問　佛曰離名離相。法云非假非眞。森羅萬象露全身。物物各彰妙性

打開凡聖關鎖。霎時徹透玄微。無心何是復何非。貴在當人自會　戴角大蟲穩臥。落毛鐵鷂翻飛。一塵劈破露眞機。吞吐三賢十地

千仞須彌不廣。萬丈香水非深。覓心不得是安心。可把雙丸作餅　覓佛不在聲色。求法何用搜尋。本來不昧一虛靈。自怡還須自證

九秋黃菊冉冉。三春芳草菲菲。西來祖意是耶非。箇事急須領會　兩手拍成一響。兩隻孤雁同飛。打開權實自知歸。穩穩脚跟點地

古鏡本雖具照。然須假借措磨。云何歲月枉蹉跎。自愧浮生老大　能達一塵不立。却然大地山河。空手行拳舞婆娑。何妨將錯就錯

迷本苦連根蒂。悟時甜合邊中。分疏一點枉勞工。休把葛藤播種　聞見非聲非色。心佛非異非同。萬象不著卽空空。皎月澄潭不動

有念山頭鼓浪。無心海底揚塵。悟迷迷悟總非眞。生佛何修何證　太虛純清絕點。寒潭皓月一輪。百花叢裏不沾身。許汝明心見性

勘破色香味觸。了無知見覺聞。空空色色露天眞。囫地一聲方憶　明明百草叢裏。普現自已家珍。頂門豁眼覷方眞。此眼人人有分

妙正眞人婁近垣三臣

性地頌四首

輝輝大圓鏡。物我具此照。彌勒與威音。一身兼兩號。心本無可明。因明啓其奧。性本無可見。因見顯其妙。

惟玆心性中。同含眞常道。妙體恒湛然。光華六門耀。紛紜處本靜。寂歷中原闊。忘機泯取捨。歸根無老少。欲知佛仙理。祗這玄關竅

三千金世界。卽此方寸竟。毫端顯眞性。大地驗幻軀。心無因境有。境有因心無。心如不逐物。何處更尋吾。仙凡分頃刻。表裏別精麤。萬象任紛紜。眞心迥峭孤。於焉契妙理。一滴隱江湖

天心一輪月。淸淨印我心。我心與明月。互印光轉深。有光便有相。焉能免物侵。何如泯其光。萬境任浮沈。此之謂至明。翛然出五陰。若箇金丹訣。多少錯推尋

從天本無降。從地本無出。其間此一事。自在而自適。如珠在虛空。光華不染色。如露滴荷盤。圓轉不落跡。應現諸刹塵。遊戲仙佛土。幻化雖異形。如千燈一室。在智本非智。言得却無得。前聖本無說。後學强傳述。諸佛與衆生。同仁不同德。若作分別想。歷劫迷邪惑。如月印千潭。含元萬而一。說與智愚人。共證波羅密

心佛歌

心與佛。等虛空。空中之物妙難窮。碧海光涵輝萬狀。青山色聳千峰。休摸索。莫施功。無形無象迥絕蹤。眞如妙相原非相。六通解慧亦非通。塵塵起處佛佛現。刹刹隱時心心空。了知眞佛住無心。始悟無心是眞佛。如是心。如是佛。心兮佛兮皆妄說。認得摩尼一粒珠。恒河沙界光常徹。寒兮暑兮侵不侵。赤條條地滅非滅

快活歌

快活快活眞快活。一切葛藤都擺脫。如今不用覓眞詮。任我去來活潑潑。時人不解眞實義。只待遇緣參活佛。誰知活佛眼睛前。爭奈凡夫愚不識。此心何異頑石頭。此身不殊檮櫟質。聖恩一指髑髏碎。恰似盲人見日月。見見之中絕見聞。方得名爲大休歇。眼聞耳見也尋常。不動遍行八萬億。舊時窠臼潑生涯。一一於今都掉脫。我非我兮彼不知。彼非彼兮我却識。大地原來眞是我。一切非我是眞說。不知往古與來今。誰道長生及寂滅。憑他春夏與秋冬。任聽炎蒸寒徹骨。東西南北懶拈名。懵懵懂懂忘分別。自在縱橫無定體。卽是天仙三世佛。

閒踏泥牛海底行或乘木鳳雲中涉千峰頂上弄瘋顛十字街頭打鬨笑穿衣喫飯只尋常混俗同塵應時節有酒一杯復一杯有歌一闋復一闋愚人笑我是誑言誰解我言眞老實由他笑我非笑我我只如今且快活

闡眞篇

原夫道本無名因名立名道本無形因形成形名者道之用形者道之體至道之體本無定位沖然漠然而住於無所住也非空非有非來非去非始非末非向非背明明而非照歷歷而不知融空有合眞妄萬象紛紜而自不適閒者我爲法轉也一鏡圓明而物無遁形者法爲我用也眞妄相待迷悟相因融妄即眞猶冰之於水轉迷就悟猶影之於形夫鑑覺之功不至於圓滿者心有照也欲泯照而覺圓須無心而應運故曰天地同根物我一如明並日月而普被其光輝功高二儀而均受其陶鎔非至人之無心孰能一至於此乎是以世尊覩明星而起悟太上跨青牛而觀化至聖樂沂水以徜徉皆灼知萬物之備於我而未嘗有心於萬物也無心於物故心心皆佛心無心於道故處處是道體水燥火濕陽靜陰騰一來一往互爲出入化母孕其靈胎眞君宰其堅骨是以丹汞成焉谷神養焉內外明徹表裏洞達內其神而神固外其身而身存然後易彼幻形成其眞體出此眞體轉彼幻形是知大地山河無非我體蟲魚鸞鶴悉成我身可以翺翔六合放曠八表泠泠然御景風乘慶雲逍遙於聖人之世覩瞻舜日堯天又何必蓬瀛閬苑更問壺中天地乎雖然非參無悟非悟無修非修無證合萬法於一空納一空於萬法不空即空空即不空是之謂妙有眞空眞空妙有即眞空而顯妙有即妙有以證眞空於參而實無所參於悟而實無所悟於修而實無所修於證而實無所證是謂之眞參眞悟眞修眞證所謂沖然漠然而住於無所住者此也

西江月十二首

覷著壺中日月毫端一撮三千由來非佛亦非仙誰在瓊樓玉殿　此界他方不隔圓明一性明圓眞圓

明處照無邊說甚夜藏晝現

運出六般神用打破明暗色空不空空處是眞空一任風旛定動　起滅不離當念頭頭物物圓融識得萬緣與千紅彈指桃源仙洞

水自不留雲影月非長在天心沈沈湛湛去來今明暗雙彰雙隱　若要太空著實還從大地推尋水雲天月已分明鳶躍魚飛悉聽

空色從來一體就中誰强安名汝渠伊我互相稱究竟何曾喚定　擬把空花滅却眼中自起無明不能眞幻兩平平大似磨磚作鏡

性悟頭頭是道心空處處菩提若人會得這玄機卽是佛仙秘義　誰禮函關老子不參西域牟尼無根樹下舊時廬覓甚眞詮妙諦

一切有爲境界百千無相莊嚴這些因彼那些牽彼此空生留戀　師子雲中哮吼蒼龍窟裏盤旋霎時一縷遍三千舒展萬條白練

慢說太虛無體莫言大道有形有無形體任升沈總卽圓明自性　恰似深潭印月却如空谷傳聲昭然

隨處露天眞一派寒空妙境

白浪風吹鯨躍綠林月度雀驚笑看上下箇中因箇裏誰探箇境　月印寒潭有跡荷珠滾葉無痕去來動止甚分明但唱應時律令

對境何嘗有境遣心何處非心癡人妄執境和心遂使紛馳不定　翠竹黃花漏洩鴉鳴鵲噪宣明百般幻化此形聲法法眞如實性

卽色色中非色離空空外無空天邊明月水邊風活潑機關定動　陰至冬寒凜冽陽生春暖和融眞如運用妙難窮切莫思量奪弄

彼此幻軀互易幻身眞體同途箇中此味在冰壺嘗著一任吞吐　但自無心於物何妨物我都盧一條拄杖萬人扶走遍天涯寸步

大小高低踢踏十方六合遨遊逢源物物與頭頭自覺非前非後　觸目光風霽月

聖恩浩蕩難酬祝言萬載與千秋一句天長地久

觸境會心偈四首

泉流明月月流泉上是淸溪下是天就裏玄機誰識

得只應分付釣魚船

觸目無非大道場。明明遍界不曾藏。金風一動全身露。巖桂傳來八月香

一池秋水月爲心。萬象森羅倒影沈。北斗藏身南斗住。無聲曲和沒絃琴

幻滅覺圓圓卽幻。衆生與佛更何殊。妄心盡處眞心了。說箇眞如早不如

示後學

紫陽張祖師云。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又云。觀境能無心。始是菩提面。只此二語。一部楞嚴全旨已備。卽世尊四十九年所說妙法。總不出此四句。佛仙一貫之理。總以見性明心。開導後學。世間種種法。皆出於自心。故曰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如果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則自然能轉一切。而不爲一切轉去。究竟我是一切。畢竟一切非我。轉與不轉。大似吹光割水。眞實地位。有何轉與不轉也。一切有情無情。乃如如來大圓覺海中漚泡。皆海水所成。然離海無漚泡。離漚泡別無海水。衆生仙佛。同一大圓鏡智。不過遇聖現聖。遇凡現凡。因有聖凡之差別。强立鏡中之覺照。如聖凡同體。心鏡一如。則覺照之功。何處施設。所謂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到者裏始知本無聖凡。本無生滅。本無來去。本無前後。本無今古。本無上下。本無垢淨。本無表裏。增半點不得。減半點不得。捨半點不得。取半點不得。一種平懷泯然自盡。不妨於本無聖凡出入聖凡。本無生滅出入生滅。本無來去出入來去。本無前後出入前後。本無今古出入今古。本無上下出入上下。本無垢淨出入垢淨。本無表裏出入表裏。非出入是出入。離內外卽內外。心是箇甚麽。物是箇甚麽。見是箇甚麽。不見是箇甚麽。直饒識得菩提面。猶恐祖師未肯點頭在。若然則祖師與從上佛祖。實實同一鼻孔呼吸。吾徒究明大道者。當奉爲寶範。幸共勉旃

拈花寺方丈僧超善若水

性海頌

眞如性海湛寂常澄。生佛一致。物我同情。世出世間。孰濁孰淸。情與無情。誰死誰生。死原不死。生亦無生。

死亦何滅生亦何增生死去來是幻非眞眞如性海無臭無聲水中鹽味色裏膠靑言語道斷心識不行非智可測辨豈能明五眼難覩四山莫侵蕩然寬廣靜矣淵深大而河岳細而魚禽炳然齊現無跡可尋六凡四聖渾融一心毫釐差互便見升沈理隨事變萬法森森相以性融衆器一金不斷不盜亘古亘今潔不可垢高莫能齊非結非雜無著無依空而不空江漢所宗有而不有沖虛自守妙體瑩然鑒物無謬識浪奔騰水性無咎或東或西坎止行流適用隨器巽順溫柔百川收納一味無餘三際平等十界一如迷則生死悟則涅槃一根返源法界平安頭頭無礙法法圓通恒沙性德應用不窮輝天鑒地月朗天中徧歷塵刹跬步不移彈指超越一念三祇因該果海果徹因基幻相皆實實相却非非卽是是是卽是非無是非是無非不非佛魔一室邪正同歸萬象參天肉眼不黏羣音揭地聞性寂然眼聞耳見六用通圓卷舒任運出沒隨緣六度萬行本自無偏修而無修是名莊嚴至尊至貴無上無先一乘捷徑不二妙門本來具足法爾現成何必擬心斷妄著意求眞厭凡忻聖奪境奪人如猿捕影枉自勞形絕情離見當下洞然無思無慮密密緜緜廓如太虛萬物育焉淵如大海無不包涵亦同亦別非一非三縱橫豁達自在優游欲歸性海直須溯流溯流窮源泯絕中邊無功用道飽食安眠聖凡情盡妙覺明圓塵塵刹刹體用無偏與麼與麼如然如然

拈花說

或問師曰拈花之說果有之耶曰然心印之傳誠有之者曰若是則世尊之出世也祇應專以拈花設教俾百萬人天各各自契自悟立踏佛祖田地豈不簡易慶快又何須四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談經小乘大乘之各別漸教頓教之攸分終日勞勞爲觀機逗教以說聽爲事哉曰惡是何言歟而獨不聞夫子之誨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然則夫子亦惟應以一貫之說詔門人而七十子之徒亦惟當應之以唯也又何必以文行忠信爲教詩書禮樂爲言哉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不博則觸途成滯不約則汗漫無歸二者皆不足以語道也泗水諸賢如宰我子貢輩是徒以文章詞說求夫子者也子雖告以一貫之旨終不能直下無疑故曰予欲無言蓋不返博以歸約終不足以適道也我佛祕傳心印教外別傳之涅槃妙心乃如來三祇煉行百劫修因自覺已圓悲他未悟然後降跡皇宮現身說法始自華嚴終至涅槃隨機設教應病施方雖十聖三賢不無化城之果而髻中明珠未肯妄授於人直到多子塔前時至理彰華慈分付故有拈花微笑之說正法眼藏之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設若世尊但拈花迦葉不破顏而心印未始不傳假如拈花之際百萬人天各各微笑而正法眼藏亦有攸歸故知教外別傳之旨不在拈花而亦不外拈花譬之春在百花草木間百花草木無不是春若執花木以尋春而春遠矣若離花木以求春而春愈遠矣何得執末後拈花之意分辨四十九年之說耶子縱不會拈花之旨寧獨未聞一貫之道乎若知一貫之與四教雅言並行則亦應知教內教外之傳不相悖也復何疑於拈花之說哉

行解歌

咄哉出家兒箇箇稱佛子圓頂與方袍當思爲何事菩提根本定慧基最初一步莫遲疑三衣具鉢爲羽翼身心淨潔似瑠璃精戒律習威儀究講參禪遵古宜親近高流須檢擇庸師愼勿誤相依研經教觀心識切莫執文而解義從上智者與淸涼靡不由茲而悟入最上乘要眞參急急用功勿等閒一片身心無滲漏管教直下透三關三關透須料掉坐斷白雲宗不妙一輪心月印千江萬朶身雲隨處照不持戒不破戒任運騰騰常自在雲收雨霽碧天秋一亘晴空無內外誰爲我誰爲人荊棘林中好臥身拖泥帶水渾閒事外道天魔是我親禪亦通教亦通智悲雙運振宗風不是攙行并奪市丈夫意氣活如龍過量人正好修其實無修無不修若能泯絕聖凡情曠劫無明當下休廣六度勤萬行濟人利物隨緣應不是莽蕩撥無因亦非住相而執行行如解解如行行解相

應始名證。堪嗟著有談空者拈一放一錯奪。弄當末
劫。法垂秋凹弘誓願急須修眞參實悟蹤前哲。便是
苦海大慈舟。不傍岸不中流。來來往往無定浮。只解
身心奉塵刹。誰知德報與恩酬
地藏。畢誕陞座。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
成佛。此是我地藏能仁直心深心大悲心也。汝等諸
人作麼生會。若謂有衆生界有地獄界有菩提可證。
有佛道可成。是凡夫見。若言一切皆無。是闡提見。文
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貶向二鐵圍山。地
藏菩薩未證菩提誓不成佛。是無佛見法見。爲甚麼
却常在鐵圍山間。有的道在彼教化衆生。有的道只
爲願力弘大。所以不肯成佛。且喜沒交涉。衆中還有
緇素得出的麼。若有不妨出來通箇消息。如無。善上
座且作死馬醫。驀豎拄杖云。看看地藏菩薩來也。在
拄杖頭上放光動地。宣說偈言曰。假使熱鐵輪。於我
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說此偈已。見漆桶
不會。仍入鐵圍山間去也。顧左右云。且道此偈是佛
法。不是佛法。若作佛法會。入地獄如箭射。不作佛法

會。亦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良久云。鴛鴦繡出從
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示衆。大凡舉唱宗乘。須離四句。欲離四句。莫遣四句
若用心去遣。則百千妄句從此而生。八萬塵勞因之
而起。是以有無相生。色空相奪。明暗相傾。高下相形。
博地凡夫。動步著有。上慢狂徒。滯守偏空。直饒坐斷
千差。强作主宰。亦不能出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所謂
斷除妄想重增病。又安得離之。若欲得離。直須竿頭
進步。絕後再蘇。無一物非我心。無一法是我。已然後
隨波逐浪。全身在裏。許無絲毫法爲對爲緣。方有些
子相應。譬如蓮花處汙泥而不染。透淸波而香潔。高
超羣卉。爲世所珍。豈不快哉。若未到恁麼田地。大須
仔細
師曰。般若無知。無所不知。般若無相。現一切相。無知
而知。斯爲眞知。無相而相。名爲實相。是故無名無說
無滅無生。非同非異。非實非虛。寂而常照。性覺妙明。
照而常寂。本覺明妙。知而無知。故非有無。知而知。故
非無。是以知即無知。無知即知。相即無相。無相亦相。

用雖殊而體不異智雖鑒而無照功同中異不可得而同異中同不可得而異同者同其異異者異其同言詮莫能詮心識終難測直須眞參實悟妙契環中摸得髑髏無識枯木龍吟方許少有語話分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急須努力

早參諸仁者當知內之色身外洎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精妙心中所現物且道妙明眞心因甚却現色身大地是你諸人卽今妙心在甚麼所在試指出看衆無語師敲禪牀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晚參衆兄弟當自愛巳躬下事休懈怠朝三暮四等閑過萬劫千生不自在桶底脫心暢快明月淸風如有待根身器界總圓通刹刹塵塵無障礙九衢燈萬戸彩昔日家聲今尙在揮拂子下座

萬壽寺方丈僧超鼎玉鉉

上堂大衆列兩序請山僧陞此座舉揚法要鼎上座今日將無上妙法布施大衆諸佛子可各盡心念直登彼岸良久一手指云兩序不得移一步東序的西序來西序的東序去下座

上堂以拄杖向空一點向地一畫復卓一卓云拄杖子騰空諸人則道是龍拄杖子入地諸人則道是蛇目今拄杖子在諸人面前道他是阿誰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却將他喚作什麼良久云釣魚船上謝三郎却然不是閑相識

小參供養三世諸佛不如齋一無心道人然無心易無我難投大海於一滴易投一滴於大海難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必待目前不現方能句後不迷要問不迷不現的意旨麼眼若不睡諸夢自除

小參將絲縷擲地云看看絲縷化爲毒蟒欲將諸人一口呑去大衆何不齊力敵對良久云亦不得草草不見道路逢死蛇休打殺

早參云日東昇宇宙淸乾坤大地普光明摩醯首羅非鼻孔八角磨盤是眼睛喝一喝下座

小參旣知萬物是我何不解我是萬物一陣薰風自南來千枝菡萏波中出癩蝦蟆天眞佛屈不屈夜來說盡了十二部經天曉依然是箇脫柄龜毛拂諸人不得將我面前案山移向後面去

晚參鳥窠拈一毛便有人悟去玉鉉今日擧筆還有人悟去的麼衆無語師云佛法太多之過

小參流水日日流曾見河裏減去一點麼行雲朝朝起還見山頭增了一片麼既無增又無減豈不是去來自爾起滅如然如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且道是起是滅是增是減咄莫謗古佛好

小參有一人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身無意會盡無生法忍有一人有眼有耳有鼻有舌有身有意不會無生法忍且道二人孰優孰劣豎拂云遊山若到山窮處不計靑山高與低下座

僧問實際理地不受一法爲甚經中又道有三受師云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

僧問不生一念未審與本分有交涉否師云無交涉僧云作麼生得交涉去師云不生一念

僧問如何是黑白裏藏身師云日光菩薩月光菩薩云莫只者便是麼師云山高水深

僧問如何是塵塵刹刹盡圓融師云白月現黑月隱云還假修證否師云修證則不無隱現則不得

僧問如何是萬壽門前一灣水師云全身在裏許云還能鑒物否師云不鑒云爲甚不鑒師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僧問如何是眞語實語師云鵲噪鴉鳴柏樹間云如何領會師曰有眼須合有耳須塞云不會師曰南天台北五臺一步不移十萬里應知無去亦無來

心物

心外無物物外無心無物無心一出百出心內有物物內有心有心有物千入萬入心物物心是內是外物心心物非內非外物非外有心非內守無去無來天長地久

大圓鏡

大圓鏡無背面上下通四維現淨月光大火燄含萬物不隔線入泥沙超閃電貫古今融貴賤不盈餘不虧欠有迷悟墮頓漸虛豁豁空念念靜何忻瞻何厭無解脫無貪戀任去來不遷變

性體

薰蕕味非二靑黃色是一說一早已分言二成辨別

此物無比倫非二亦非一不後不先不離不卽言莫能詮語莫能及春夏秋冬常湛然寒來暑往無休歇無休歇常湛寂珍重諸人當下息若能息鐵牛背上木郞騎抱著琵琶吹篳篥

如物說

有時百億合身有時分身百億分身百億無分百億合身不合合則萬物一如分則一如萬物萬物一如非如一如萬物不物非如不物是如不物非如物是如如物物如是名諸佛妙義

性用

名不得狀不得名狀多出是强說出亦非入亦非出入何嘗有所依無深無淺無高無低包六合塞四維分三界列九巖百千萬億數一種是虛期有今有古有去有來玉洞金蓮幾度開火燒不損水洒不濕長餓不飢長凍不冽變化萬端未嘗漏洩圓非點方非塊囫圇非全零星非碎圓明無生滅湛然何代謝千賢妙用萬聖三昧林木森森石頭磊磊天長地久遠非遙奉告諸仁從裏會

本源

硬是石軟是緜紅非赤黑非玄隨聚散任方圓靜不止動不遷活潑潑滑涓涓入微塵出大千無名相常湛然假出入虛往還擊不碎捏不圓孰先天孰後天本極始一畫先設凡聖諸佛仙或山林或市廛響誰應答誰傳一彈指一豎拳有言說非眞詮無言說是狂禪壽夕惕空朝乾隨隱顯曰本源

混然吟

水光月印白含白草色雨滋青吐青於此觀心若了了混然一味自惺惺

山中四儀

山中行足底煙雲生未嘗移一步踏遍十方城

山中住不動常來去野蕨結紫芽幽蘭開綠樹

山中坐芒鞋都著破嶺橫碧澗長脚枕石頭大

山中臥睡著念功課佛陀達摩僧三身只一箇

三身頌

絕相離名不欠虧箇中無物自巍巍倒騎佛殿吟風月百尺竿頭歸不歸

山河大地非吾體草木叢林是我身無往無來沙界現却然覿面不相親一串穿來古即今色空空色兩般心當陽爍破乾坤體剎剎塵塵觀世音

海會寺方丈僧超盛如川

上堂一人會得一是一一人會得萬是萬一人會得一是萬一人會得萬是一且道四人是何面貌案無語師云風花雪月

上堂拈拄杖云纔被鐘聲引入去又被鼓聲喚出來且道引入的是阿誰喚出的是那箇若道有出有入辜負拄杖子若道無出無入埋沒鐘鼓去在畢竟還是有出入也無卓杖兩下云空花結果石筍含茅下座

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此乃我佛大慈大悲開導人天第一義諦指示勝如拈花之旨若道本無言說會不但辜負文殊抑且塗汚世尊不少且道世尊所說的是什麼法良久云萬象之中獨露身一句了然超百億下座

上堂古人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豎拂云這是苦海作麼生回頭又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是屠刀作麼生放下不見文殊令善財採藥善財遍採無不是藥將一莖草度與文殊菩薩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所以岸無彼此刀無操放智者自智仁者自仁全在當人自會諸仁者作麼生會擲拂云不可推解心望會佛祖意下座

上堂六祖道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盛上座則不如是說心是地性是海海居心地內若道與祖師同陝府鐵牛吞却嘉州大象若道不同嘉州大象吐却陝府鐵牛諸人作麼生會以手作普施抉云來受甘露味下座

小參拈竹杖云有者有合空者空應上者上去下者下來長者長使短者短用外者外住裏者裏立寒者寒中熱者熱內明者明出暗者暗入莫是因物付物麼莫是遇緣即住麼莫是應時及節麼莫是如如不動麼却都沒交涉在畢竟如何多少老堂頭手中竹杖子到者裏管教節節自生隔礙去在下座

小參。小㡯上座有面鼓。不是禾山鼓。有條棒。不是德山棒。有箇球。不是雪峰球。有隻狗。不是子湖狗。此鼓擊不響。此棒拈不起。此球滚不動。此狗不咬人。諸人若道四般無用之物。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下座

小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二句人人盡知。念誦大似鸚鵡學人言。却沒交涉。在以拂子點空云。這不是色。又擊案云。這不是空。指空云。原是色。何必言即是二字。復指案云。原是空。何必言即是二字。恁麼說話。若尚不能領會。欲待彌勒下生。那高聲唱念。色空空色。空色色空。空空色色。色色空空。下座

小參。古人道大海投於一滴易。將一滴投於大海難。此等說話。慈悲之故。而有落草之談。只爲分明極令人輕易看。今日盛上座重開一面。大千投入虛空易。將虛空投入大千難。諸仁者作麼生會。若仍不肯驀取。可謂不貪香餌。味盡是碧潭龍嘯。一嘯下座

小參。古人道大善知識須具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手段。方堪爲人。盛上座乏此伎倆。但知助耕夫之牛。與飢人之食。何故。呪佛不違衆生願。且道與古人還有同異也不。將拂擊几兩下云。山中草木皆光潤。知有寒輝玉在淵。下座

問如何是佛。師曰除却拄杖子一切都是佛。問如何是法。師曰除却拄杖子一切都不是法。問如何是僧。師曰你這拄杖子是僧不是僧

問如何是戒。師曰一切處不著爲戒。問如何是定。師曰一切處不住爲定。問如何是慧。師曰一切處不知爲慧。問不著如何是戒。師曰用戒作麼。問不住如何是定。師曰用定作麼。問不知如何是慧。師曰用慧作麼

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蔴三觔。問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蔴三觔。問如何是圓滿報身。師曰蔴三觔。問若然三身乃一體也。師曰不見祖師道。但用名言無實性。問究竟如何是三身。師曰淸淨法身。千百億化身。圓滿報身

問如何是空如來藏。師曰喫飽了睡。問如何是不空如來藏。師曰睡醒了喫。問如何是空不空如來藏。師曰日間喫。夜間睡。僧云學人不會。師曰鈍置漢。喫飯

睡覺也不會

問如何是過去心師曰目前是問如何是現在心師曰目前是問如何是未來心師曰目前是問若然三心皆可得也師曰你道目前得箇什麽

問如何是第一玄師豎一指問如何是第二玄師豎兩指問如何是第三玄師豎三指僧云是何言歟師曰向你道什麽來問如何是第一要師豎一指問如何是第二要師豎兩指問如何是第三要師豎三指僧禮拜師曰是何言歟

問如何是欲界師曰君臣父子問如何是色界師曰山海川原問如何是無色界師曰風雲雷電問如何是天師曰無色界問如何是地師曰色界問如何是人師曰欲界云若然則與經旨大相違背師曰夢裏更要作夢那

問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我這裏無一句問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兩句爭又道不出問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此乃山僧尋常日用的云恁麽則不堪爲師也師曰不見道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問如何是見滲漏師曰泯見卽不滲漏問如何是情滲漏師曰絕情卽不滲漏問如何是語滲漏師曰無言卽不滲漏問何得泯見絕情無言去師曰孟八郎又恁麽會也

問如何是無師智師曰空界影中空界月萬年峰頂萬年枝問如何是自然智師曰畢竟水朝滄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問如何是無礙智師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中

問如何是含蓋乾坤句師曰赤如日白如月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鐘未鳴鼓未響問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拂子短拄杖長

問如何是空無變易義師曰你曾見蒸砂得成飯那

問如何是空無邊際義師曰你道岸山高多少丈問如何是空無罣礙義師曰你說燈籠罣礙露柱什麽僧云學人問的是空義師曰莫不山僧向你答的是有意

僧問一物不將來。請師一接。師曰寄放何處去在。云何不領話。師曰又道不將一物來。云直下似箇大虫。師曰只恐汝不肯。云嘉州大象吞却陝府鐵牛。坐斷衲子舌頭。不無好手。如何令不具口的人能言。師曰。你道阿誰是具口的。云百匝千重不消一拶。師曰自起自倒。自領去。云多少天台人不識寒山子。師曰莫將寸管擬闚穹蒼。僧便喝。師曰龍頭前喝蛇尾後喝。僧又喝。師曰將謂龍門躍鯉。原來潭底蝦蟆。云莫念篇章。請師再示。師曰始信古德不誑言。云莫將閒學解。錯擬聖賢心。師云東西南北一任闍黎行脚。且道上中下是一是三。云雲水非闍黎。請問和尚於雲水而得自在也不。師曰錯擬了也。云恁麼則皇上釣盡滄波金鱗始遇。師曰律有明條。云淨潔打疊了也。猶是路途邊事。意旨如何。師曰既為大僧何得不持五戒。云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洪濤。師曰又念篇章。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曰這漢曠劫無明今始方息。云鬼腦上安神頭。師曰昨日有人從普陀來。為何却往落伽去。云某甲常不喫飯。從不道飢。

師曰那里得這箇消息來。云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禮拜。師曰捉敗這賊。

申敬述

徹悟禪師語錄卷下 終